
古龙作品集
剑客行
下
珠海出版社

第三三章　狠毒无常“青蚨神”

展白腾身探臂，适时扶住欲倒的金彩凤，暖玉温香，抱了个满怀，虽是惶急之中无心之举，展自也禁不住心头猛跳。

又见金彩凤花容惨白，双眉微皱，咬紧嘴唇，酥胸急遽地起伏着，似是受伤不轻。展白看到这如花似的美人伤在自己手中，心中不禁又生出一阵怜惜之情，呐呐地道：“金姑娘，我不是有心伤你……”

金彩凤星目微睁，见展白抱着自己，满脸惶恐之色，像小孩子做错了事，向自己认错，企求原谅，心中竟感到了说不出的温馨，樱口半张，娇喘道，“我——不怨你，展——只要你知道我的心就好了……”

展白头脑“轰”的一震，到底他所害怕的事发生了，这被他打伤了的千金小姐，竟毫不怨恨他，而且，这充满了柔情蜜意的两句话，不是比什么都明显吗？

她，爱上了他！而他呢，明知她是仇人的女儿，万万不能接受她的爱，可是，现在只有他自己的良知清醒，仇恨、理智，一切都不存在了，他不能欺骗自己，他也爱上她了！

金彩凤勉强张口说了那两句话，竟忍不往内腑翻涌的气血，话才说完，一股鲜血已从她那半张的樱口内流出！

展白惊呼一声，再也不顾一切，从拥抱着金彩凤的出一只右手，连点金彩凤胸后三处要穴，然后以掌心抵住金彩凤胸前“期门”穴上！

只觉柔软的胸上，隆起的双乳，使他触之如受电击，周身血液如万马奔腾，几乎使他把持不住……

“喔……”

不知是痛楚？还是满足了梦想？当展白手掌按在金彩凤的胸前来，她微微发出一声娇呼！

展白蓦然惊觉，强稳住心猿意马，以真力贯注掌心，并低声说道：“金姑娘，在下运功为姑娘疗伤，请姑娘以气相引……”

金彩凤送给他一个媚眼，不知是嗔是喜？但却没说话，依言调均呼吸，暗暗与展白掌心贯注真力相合，立觉一般热流，由“期门”直达“三焦”，又由“三焦”下沉“丹田”，周身舒畅无比，而且，胸前痛楚立失。

又觉得展白一只贯满热流的手掌，在胸前游动起来，从上至下，将及小腹……她除了周身感到无比舒适之外，更有一种似痒似酥、从未经验过的感觉，使她禁不住整个娇躯一阵微颤，一张惨白无血色的娇美面孔，立刻布满了红云……

“喔！”金彩凤闭着眼睛，梦幻般地说：“我不要你叫我金姑娘……”

展白也迷迷糊糊地道：“那么叫你什么呢？”

金彩凤答道：“叫我凤妹妹……”

展白心头一荡，完全忘记了仇恨，竟依言叫道：“凤妹妹“喔！”金彩凤叹息一声，道：“展哥哥，你真好……”

突然，一声极细微的冷笑，起自月下花荫！

其实，金彩凤受伤并不重，在展白以天下奇学《锁骨销魂佛卷》上所载之疗伤大法为之疗伤，可以说是“大方小用”，她那一点微伤早已痊愈了，而且，借展白“真气渡穴”，内功真力方面尚受惠不小，至于二人仍在拥抱抚慰，不过沉醉在爱情之中而不自觉罢了。

但这一声来自月下花荫的轻微冷笑，却惊醒了这沉醉于爱河的一对初恋情人！

展白首先惊觉，忙把偎在怀中的金彩凤扶起，沉声喝道：“什么人？”

一条黑影从花荫深处一闪而出，真比电还疾，猛然收势站在石亭台阶上，娇躯如迎风弱柳，玉颜如春花盛放，秀发随风，锦衣如云，正是那刁钻难缠、天真未凿的娇憨少女展婉儿！

婉儿却一皱琼鼻，“嗤”的一声笑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设想到月已经半天高了，这约会的人还没有散呢！”

展白尴尬万分，但硬着头皮说道：“婉儿，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哟！”婉儿酸溜溜地道：“我来这里玩啦！反正我不会让人家抱着叫妹妹……”

一句话说恼了金彩凤，陡然抬头娇叱道：“你是哪里来的野丫头？竟敢跑到南京金府来撒野！”

婉儿柳眉一立，道：“你讲话最好客气一点，要不，可别说姑娘要你的好看！”

金彩凤在金府家中力是千金之躯，即是她的父母兄长对她也不会有半句不敬之言，今被婉儿抢白了几句，只气得周身乱抖道：“好！你倒敢教训起我来了，你若是不立刻道歉就别再想活着离开金府！”

婉儿冷笑道；“说大话不怕折了舌头，凭你，还不见住你家姑娘！”

金彩凤怒气填膺，叱道：“好利口的丫头，接招！”

声出招到，左手骈指直点婉儿双民右掌乎胸推出，横砍婉儿左肋，用的是“游蜂戏蕊”与“彩蝶恋花”，两招齐出，手法不凡！

但婉儿武功可要比金彩凤高多了，原因是她在岩山十二洞，巧遇“神猴”铁凌，百日传功，已使她跻身当今武林一流高手之列。

金彩凤两招齐出，虽然凌厉无比，但她却面带轻蔑冷笑，脚下微微一滑，立刻脱出金彩凤两招之外，紧跟着左掌探出，猛抓金彩凤右腕“关元”！

金彩凤大吃一惊，想不到突然现身的这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手法招式竟然如此精奇，不但漫不经心地便躲过了自己两大杀招，而且还抓向自己的左手，出招之巧，拿捏之准，简直达到神化的境界！

尤其那强劲指风，竟然刺肤生痛，可见其内功潜力之大，亦必惊人！

金彩凤懔然之中，右腕猛向下一沉，险些未被婉儿抓住，但指风扫过腕部，竟使她痛得差一点喊出声音来！

但婉儿并不容她抽身换招，右掌斜立如刃，已砍向金彩凤“肩井”重穴！

金彩凤虽然勉强躲过婉儿的左手一抓，但婉儿砍至的右掌，却再也无法躲闪，而且，她自己点向婉儿双目的一招用老，想收招回来格挡也不可能．眼看婉儿一掌便要砍在金彩凤的项下！……

别看婉儿那柔若无骨的小小一只手掌，内力贯注之下，真不亚于锋利的刀剑，而且，劲疾破风生出锐啸，也可见其这一掌的威力，实在不小！

展白猛吃一惊，急喝道：“婉儿．住手！……”

但婉儿犹如未闻，如刃的掌锋，疾啸破空，照直向金彩凤粉白玉颈上切下……

展白身形电射而出，左手抓住金彩凤顺势一带，把金彩凤甩出五六步去，右手由下向上往婉儿掌势迎去！

“啪”的一声脆响，展白与婉儿硬对了一掌！

婉儿娇躯微晃，被震得连退三步，方才站稳，粉脸气得煞白，一对明眸怒瞪着展白，几欲喷出火来……

金彩凤死里逃生，被展白一手甩出，也是玉颜似纸，又羞又怒……

展白掌心也感到火辣辣的一痛，心中暗赞婉儿武功内力之纯，但表面上却装得极其平静地说道：“婉儿，你与金小姐无仇无怨，为什么一见面使施杀手？”

被展白从掌下救走情敌，婉儿心中先已不快，如今，见展白说话又帮着金彩凤，不由满腹委屈，涌出满眶的眼泪来。

但她强忍住满眶的眼泪，不使它掉下来，猛一跺脚，咬着嘴唇发狠道：“我今生再也不愿看到你！……”

说罢，回头飞身而去。

“哪里走？看打！”

突然，亭外一棵大树后，传出一声暴喝，接着一蓬青影，猛向凌空飞驰的婉儿迎头射去！

婉儿“蹑空幻影”身法，已到出神入化境地，虽然事起仓猝，来人又是以满把暗器速施偷袭：可以说是阴毒而惊险万状，但婉儿仍能临危不乱，半空中，一个巧妙的“云里翻身”，娇躯倏然提高五尺，一蓬青影的暗器，疾啸着从婉儿脚下打过……险些伤着婉儿，连展白都替她捏了一把冷汗！

婉儿爱展白爱得发疯，突然发现展白与别的女人幽气得不得了。此时，她那温柔和顺的少女心，早已被妒火、仇恨、愤怒，燃烧的变了样，临空一翻，躲过如满空流萤的暗器之后，她身在半空中，怒叱一声，头下脚上地猛向暗袭她的人扑去！

同时，借下扑之势，运足了十成功力，双掌猛向来人迎头劈下！

来人似也估不到婉儿身形凌空，尚能临空换步，躲过他的独门暗器，又见婉儿凌空下击来势甚猛，不由脚步微挫，探手从背上抽出一支精光耀目的长剑来！……

但就在此时，在另一个角落里无声无息地又打出一蓬青色暗器！

这一把暗器，为数更多，而且似乎也比刚才那一把暗器来得势猛，显见这第二次打出暗器之人，要比第一次的人武功手劲要高强得多！

但见满空青影，如群萤齐飞，疾啸着向婉儿周身罩下！

展白大吃一惊，急喝道：“婉儿小心！身后又有暗器到了！”

展白知道光是提醒，婉儿也无法第二次躲过这满空暗器，在喝声中已然腾身连劈两掌，向婉儿身后的暗器打去！

有不少暗器，被展白掌力震飞，但因为展白离得较远，掌力不能完全把满空暗器挡落，因此，尚有十数枚劲力特足的青影，仍然向着婉儿射去！

婉儿身形下扑，也发觉身后又有暗器打至，但由于她心恨第一次暗袭他的人，以致半空下扑出招用力过猛，待发觉又有人在身后暗袭时，欲想再次凌空换式，已是力不从心，但求生的本能，仍使她尽量躲避，猛打“千斤坠”，身形急速下坠，同时，双掌也更加用力，猛向身下之人打去！

第一次现身之人，虽已亮出宝剑，但见婉儿掌势甚猛，不硬接，横飘八尺，以躲婉儿势如惊雷的凌空一击！

“砰”的一声巨响，沙石横飞，婉儿掌力落空，竟然把地下打了两个大深坑！

如此年轻的小姑娘，能有如此雄厚的掌力，真是令人咋舌！

但婉儿掌力击下，人也落下地来，脚步踉跄，玉容惨白，而且摇摇欲倒，似乎已受了重伤！

那第一次现身之人，哈哈狂笑，却缺少左臂，只用一只右手，举起寒光森森的长剑，恶狠狠地向婉儿胸前刺来！

婉儿在空中，已然被那破空而至的暗器打中两处，一在大腿上，一在左肋骨，只感到奇痛钻心，奇寒入骨，连打了几个寒颤，落下地来已经站不住脚步，能够勉强不倒，已是她过人的忍耐力了，哪里还有力量挡架这迎面刺来的凶猛长剑？

不要说挡架，婉儿此时痛得眼前直冒金星，四肢发软，欲想躲开刺来的长剑，也无能为力了，不由暗叹一声道：“唉！想不到我会死在变了心的情人之前，早知如此，不如早一点死了倒好！还可以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象，如今，如今……”

婉儿喃喃自语，对迎面刺来的长剑，已无力躲避，但使她伤心的不是死亡，而是亲眼看到梦中情郎与别的女人幽会，打破了她青春少女初恋的美梦……

突听展白一声大喝：“孟如萍！住手！”

接着听到“轰！砰！’一阵巨响，婉儿睁开将要昏花的双眼，朦胧中只见拿剑刺向自己的断臂少年，脸色惨白，目光狞厉，但他的长剑已经脱手，而嘴角上挂着殷红的血迹，看样子他不但没有杀了自己，而且他还受伤不轻！

婉儿转头又见使自己爱得发狂、又恨得发疯的展哥哥，已经渊停岳峙地站在自己身旁。<

婉儿伤痛欲绝的心灵，突然又感到一阵狂喜，嘴中喃喃地道：“是白哥哥救了我！哦！白哥哥还是爱我的！哦！这该多好！这该多好！白哥哥，白哥哥，妹妹就是现在死了，也会感到幸福了……”婉儿喃喃自语着，一阵巨痛钻心，当真昏死了过去……

展白一掌震飞孟如萍刺向婉儿的长剑，并把孟如萍震伤，突见婉儿伤重栽倒，忙跨前一步，扶住了差点栽倒地上的婉儿，见到婉儿奄奄一息的惨状，不由怒道：“对一个无辜的少女，竟也连施暗算，你们金府在江湖上还称什么字号？简直叫人齿冷！……”

突然一阵阴森冷笑，从花荫中转出一座轮椅来，轮椅上端坐着的赫然竟是威名显赫的“青蚨神”金九！

在“青蚨神”金九背后，站定十数个劲装大汉，六名手执银剑的白衣小童，一个个虎视眈眈地望定展白！

“青蚨神”金九冷笑道：“胜者王侯败者贼！江湖上争强斗胜，谁能不倒下谁是英雄，又何谓是明打？何谓是暗算？”展白一见“金蚨神”露面，双目尽赤，咬牙切齿道：“恶贼！老匹夫！你冒充伪善！你以杀害结义盟兄，抢掠来的金银财宝，收录天下亡命之徒，以广树你的恶势力！今日碰上小爷，算是你的恶贯满盈，寿数该尽了！”

展白说至此处，“呛琅”一声清越龙吟，亮出“无情碧剑”，咬牙切齿地说道：“金九！你就纳命来吧！”

展白一顿恶骂，竟把这性情怪僻的“青蚨神”金九给骂愣了他瞠视着展白，好大一会，才道：“你小子竟敢当面如此辱骂老夫，非要把你碎尸万段不行！可是，看你小小年纪，对老夫竟有如此深仇大恨，老夫倒非要问个是非黑白不可！你说说看，老夫十数年不出江湖，只因被奸人计算，才落了个

双腿残废，脾气是暴躁一点，但从未与人结仇，你小子因何与老夫竟有血梅深仇的，凭你这点年纪，莫非你一出娘胎便与老夫有仇？还是受了别人的教唆来与老夫作对？说罢！老夫都听着你的。”

展白悲愤莫名，仰天一阵狂笑，道：“叫你一说，你‘青蚨神’倒成了好人了。我且问你，当年‘江南七侠’之首、‘霹雳剑’展云天，你可认识？”

不但“青蚨神”金九听到展白提“霹雳剑”之名，大大吃了一惊，就是在场之人，也奠不感到一惊。金九狠瞪了展白一会，才道：“听说你姓展，莫非你是展云天之后？”

展白道：“令你惊奇吧？你也许认为先父不会有后，而你杀害结义盟兄的事，便可以无人找你报仇了！哈哈！谁知道苍天有眼，当年‘霹雳剑’展云天之子，竟然找你老儿索命来了！哈哈……”

展白说完，一阵震天的哈哈狂笑，只笑得“青蚨神”金九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不知是惊还是惧，半天做声不得……

“爹！”突然金彩凤满眼痛泪，扑到“青蚨神”金九身旁，哭声说道：“展小侠说的是真的吗？爹！女儿想这一定是误会，一定是有人从中挑拨离间，女儿相信爹是好人，不会害死结义盟兄！爹！您快当着展小侠的面把话说明白，解释开这误会，爹，您说，您说啊！……”

“青蚨神”金九望着悲哭倾诉的女儿，脸色瞬息数变，突然双睛一瞪，眼露凶光，望着展白哈哈大笑道：“你小子说的一点不错！展云天的确是被老夫杀死！但并不像你小子所想的那样，因为你爸爸是一个恶魔，欺侮压迫我们兄弟六人，使我们兄弟六人忍无可忍，才合手把他杀死，是他先无盟兄之情，我六人才无盟弟之义，而且公平决斗，胜存败亡，毫不为过！”

展白听至此处，目眦皆裂，但仍咬牙强忍着，不使怒火爆发，因为他心中明自，能不能为父报仇，全在今夜一战，决动暴躁，而致功败垂成……

但金彩凤却已悲呼一声：“不！这不是真的！……”

她昏倒在“青蚨神”轮椅之前，有人说“男人是为事业活着，而女人却是为爱活着”，金彩凤幼失慈母，父亲在她心目中是一座“慈爱之神”的偶像，这偶像在她少女的心中一直被崇拜着，是信托的象征，也是荣誉的标帜。

如今，这座偶像，一齐在她少女心之圣殿中倒塌了！

一个慈父，不是她想像中的完美无瑕，如是其他的错误，她还能自己找出理由来原谅他。

但那慈父却一下子变成摧毁她“恋爱之神”的刽子手，这无论如何是使她无法原谅的，而且，她也看清了黯淡的远景。

但“青蚨神”金九不愧是铁石心肠，竟不管爱女的悲痛昏厥，仍然阴森地对展白说道：“本来这件事已隐没了十数年，也无人知道展云天尚有一个儿子留在世上，今天，话已说明，你如深明大体，老夫也不为已甚，可以任你一走了之，如果你小子自不量力，那也随你！”

“青蚨神”金九说至此处，又嘿嘿冷笑两声，接着：“不过老夫可以明白告诉你，你小子只是自寻死路而已！”

展白双眼怒睁，眦裂流血，咬牙切齿道：“父仇不报，何为人子？老匹夫、你既有胆量敢自承罪愆，展白今日要你老儿的鲜血，以祭先父在天之灵！”

说罢，丢下婉儿，一挺手中“无情碧剑”，腾身就向“青蚨神”

金九刺去！

展白挟怒施展，第一招便施出了“神驴铁胆”所授的“风雪八剑”！

“ 风雷八剑 ” 不愧为剑法中之至尊，一招 “ 风震雷鸣 ”，只见森森剑气，弥天而起，当真是风起云涌，挟着隆隆雷鸣之声，“ 无情碧剑 ” 寒光如练，数道飞虹一般，猛向 “ 青蚨神 ” 金九前胸要害罩下！

“ 青蚨神 ” 金九一见展白剑招威势，竟然超乎想象地高强，几乎下下于当年 “ 霹雳剑 ” 展云天威震大江南北的 “ 霹雳剑法 ”，心中下由一懔，慌忙手掣轮椅转盘，向一侧疾滑而出！

“ 青蚨神 ” 金九只顾自己躲招避敌，可把昏厥在轮椅边的女儿忘了，他轮椅制作精巧，灵活非常，固然闪过展白挟雷霆万钧之势一击，但金彩凤却自然倒在地上！

而展白心切父仇，出招太狠，“ 青蚨神 ” 金九闪开，仍然向前冲去，风迅疾雷似的剑光却已向倒在地下的金彩凤刺去！

“ 青蚨神 ” 金九心肠纵是铁打的，见到唯一爱女将要伤在展白剑下，也不由高声急呼：“ 不要伤了我的女儿！…… ”

展白似也谅觉，见自己招疾力猛，吞吐剑尖将要划及伏倒在地的金彩凤身上，下意识地心觉不忍，急打千斤坠，撤剑收招但站在 “ 青蚨神 ” 金九身后的六名白衣小童，却经过严格的训练，旦年幼心地单纯，难以判断江湖上是是非非，一心忠于主人，见展白剑到，竟不约而同地，银剑出鞘，抛剑招起，六柄银剑，形成一招 “ 弥放六合 ”，几如一片银色剑墙，齐向展白来势封去！

“ 叮！叮！…… ”

几声悦耳金音，几如轻摇的银铃，六支银剑，齐被展白一剑荡开，六名白衣小童只感虎口发热，手中银剑几乎一齐脱手飞去！

但展白并未跟踪进招，而是飘身后退，展白心地忠切父仇，急怒攻心之下，仍不失仁慈之风，他既不愿伤着倒地昏厥的金彩凤，也不愿杀害六个稚年幼童！

可是，他的敌人并没有像他一般仁慈，在他飘身后退之际，“ 青蚨神 ” 金九一扬手，打出一蓬 “ 青蚨镖 ” 来！

“ 青蚨神 ” 金九一生仗着 “ 青蚨镖 ” 成名，晚年因误服药物，练功岔气，双腿变成残废，对 “ 青蚨镖 ” 更是加紧苦练，可以说到了独步天下的境界，满把 “ 青蚨镖 ” 出手，虽然同是用的 “ 瞒天过海 ” 手法，却要比他的儿子 “ 祥麟公子 ” 以及他的徒弟 “ 小青蚨 ” 孟如萍要高出多多了！

展白身形未稳，只见满空青影，疾啸破空，向着自己周身罩来，大喝一声，把 “ 无情碧剑 ” 舞成一面剑墙，护住周身要害！

“ 铮！铮！…… ” 如鸣琴乱弹，“ 青蚨镖 ” 满空横飞，均被展白磕出圈外！

但 “ 青蚨神 ” 不愧是 “ 青蚨镖 ” 的行家，在展白挥剑把满空的 “ 青蚨镖 ” 磕飞之际，他又在椅边的皮兜中抓出一把 “ 青蚨镖 ” 来，用手指弹出一枚，直向地下弹去！

展白正不知他是何用意，“ 铮 ” 的一声，如黄蜂离巢，那一枚 “ 青蚨镖 ” 已由地上弹起，划半个圆弦飞旋着向展白下腹跳至！

展白心想：你满把金钱，尚不能奈何我，一枚金钱又有何用……

谁知他念头尚未转完，那从地下弹起的一枚 “ 青蚨镖 ”，已跳近他的小腹前，他本能地用剑一挡！

“ 叮！ ”

一声脆鸣，那枚“青蚨镖”绕了一个圈子，又向他的腿上打到！

展白吓了一跳，急忙收腿转身，躲得再快，那枚“青蚨镖”仍然“哧”的一声微响，把他的裤管割破了一所幸未伤到肌肉，但已把展白吓出一把冷汗来，因为他知道这“青蚨镖”都喂有剧毒，见血封喉，子不见午，便可致人于死，上次他被孟如萍打中了一枚，多亏金彩凤适时给他服下解药，才保无恙，如今自己身份已明，可不能再大意，如果再受伤可就得不到解药了。

“青蚨神”哈哈大笑道：“这是老夫的‘青蚨拜寿’，施展之下，你小子已应付不了，如果老夫更厉害的杀手‘青蚨满塘’施出来，那就是你小子寿终正寝之时！”

说罢“铮”的一声，又屈指弹在地下一枚“青蚨镖”，展白已知道厉害，不敢再用剑去接，待一道青影飘旋而至时，只有闪身躲过。

可是，不等他躲过第一枚，“青蚨神”第二枚已出子，接着一枚一枚地连串弹来，都是由地下反跳而至，像这种从地面上反射上来的暗器，乱飞乱进，而且横飘斜掠，要比直接打来的难躲多了，刹时把展白闹了个手忙脚乱！

展白一边连蹦带跳躲闪那些横飞斜掠的“青蚨镖”，一边心中暗暗焦急，暗忖这样长久下去，自己不被打死，也要累死，莫不如拼命冲近老贼身边，好歹也要距老贼一拼，纵然落个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

展白决心已定，立刻进跳着向“青蚨神”接近，但“青蚨神”金九炬目一转，阴森笑道：“用不到枉费心机，连你父亲都逃不过老夫的手法，你小子还想活吗？”

说着满把“青蚨镖”向地下一摔，只见满地青影四射横飞，直向展白周身重穴袭至，展白大惊失色，只听“青蚨神”狂笑道：“这就是‘青蚨满塘’来为你小子送终

第三四章　美妙绝伦布衣女

展白感到腿、臂等处凉辣辣划肌而过，心中一寒，身上已有数处被“青蚨镖”打中！

展白心中暗叹：“完了……”

突又想起杀父血仇，完全在自己身上，岂能甘心就死？

想到这里，运气闭穴，以暂使毒气不致侵入心肺，猛提一口真气，也不知哪里来的神力，重伤之下，仍让他跃上花园的高墙！

“青蚨神”金九哈哈笑道：“小辈！你还想跑吗？中了老夫‘青蚨镖’，不出三个时辰必死无救！”

展白站在墙头，身形晃了几晃，双眼发黑，几乎又栽下墙去，他便咬牙强稳住身形，切齿骂道：“老贼！今夜暂饶你不死，小爷早晚有找你算清血帐的一天！……”

说罢，翻身向墙外窜去！

“青蚨神”金九在院子里大喝道：“不要让小辈走了，给我拿下！”

接着数声厉叱，金府门下数大高手腾身追来……

展白窜落墙外，尚听到金彩凤惨呼：“爹！饶了他……”的哀求声。

但他怎肯再落入仇人子中，又知有人追了下来跳出墙外，咬牙强忍住满身酸、痛、软、麻之感，忘命地向前逃去…

此时已是半夜，南京城已陷入了狂欢的高潮，这是上元节最热闹的节目，“放火焰”及“放花灯”！

彩灯式样繁多，颜色各异，在潮水似的人头上，结成了一条火龙，人的脸上映着灯光，有的变红，有的变绿，有的五颜六色地变幻着，加上狂热的脸上冒着油光汗气，看起来有点奇形怪状！

而且还有化装成“大头鬼”游行的行列，也夹杂在人群之中，更显得奇特！

名之，这是上元佳节狂欢的高潮，整个南京城都沸腾了，但不知怎的，这狂欢的场面，叫人看了却有着末日来临的感觉！

但这却给了展白逃亡的方便，他混杂在汹涌的狂欢人流中，顺着人流向城外涌去，那些追拿他的金府高手，竟然无法看清他逃走的方向……

展白周身是血，“青蚨镖”上的剧毒已慢慢行开，他几乎陷入昏迷状态，幸因人挤人的关系才未栽倒，只踉跄趑趄，不由自主地随着拥挤的人群向前走去……

追拿他的金府高手数次险些抓住他，都由于人多拥挤不堪，又使他逃脱……

就这样，混乱中展白随着人流拥出，来到秦淮河边，人群发了一声喊，一齐奔向河边，争先恐后地把手中的彩灯放进河中去，盏盏彩灯，立即顺着河水流去，千万盏不同形式、不同色彩的灯，在河面上明明灭灭，顿时成为一片奇景！

人们此时却鸦雀无声，望着何水中各自放的灯，默默祈祷起来，各自希望着自己的灯不要翻覆，不要熄灭，最好是随着河水流向遥远，遥远……

据说那放入河水的灯，流得越远，福分越长……<

由于河岸宽广，人们分散开了，又不再疯狂地拥挤，失去了挟持的力量，展白立刻昏倒在河边……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彻骨的巨痛，把展白痛醒，他睁眼一看，自己竟躺在一个破庙的大殿中！

这座大殿屋顶有数处透空，能够从破洞处望到天上的繁星，可见还是在夜间。

只见壁倒梁颓，这间大殿破烂得可以，立在供案上的神像，泥金斑落，像一具具的僵尸，看起来有点阴森吓人！

四壁倒了三壁，剩下的一壁壁角蛛网悬挂，尘灰寸积，但展白睡卧的一张供桌上，却打扫得很干净，而且，在他身下还铺上了厚厚的干草，身上盖了一床厚厚的棉被，因此，他痛醒之后，竟略有舒适之感！

但等他神智清醒，掉头一看不由把他吓得差一点没有叫出声来！

原来在案头燃了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在那惨淡的光线之下，见一个青脸红发的怪人，正手拿着一柄明亮的解腕尖刀，直向他身上刺来！

展白一眼看到这形象，吓得倒抽一口冷气，以为自己是落到什么恶鬼手里了，才“啊”出了半声，腿上一阵彻骨的奇痛，又把他痛昏了过去……

待他第二次醒来，惊魂犹存，转眼向四下一看，不由又把他楞住了！

眼前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怪现象，那青脸红发的怪人不见了，在他身旁却坐着一个千娇百媚的少女！正以关切、怜惜的神情望着他！

展白猛然抬身坐起，惊道：“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身上一阵巨痛，使他才坐起一半，一句话未说完，又“哎哟”一声，睡倒下去！

那美丽的少女璨然一笑，道：“我才把你身上的暗器起出，毒已尽，但伤口未收，你不要乱动，休养两天就好了。”

展白只觉这少女说话时，吹气如兰，而且美质天生，他见过的美女不少，如慕容红、展婉儿，以及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彩凤，都是出类拔萃的美人胎子，但眼前这少女，容貌之美不下于金彩凤，钟灵秀气也不下于展婉儿，冷艳高贵更超过慕容红几分，而且姣容如春花朝阳，眉梢眼角不带一丝愁怨！

竟似午夜里出现了太阳，寒冬冷雪里开放了牡丹，那温馨的美，简直无法形容！

而且，她布衣钗裙，不施一些儿脂粉，当真是丽质天生，小家碧玉的气度，带着大家闺范的高贵，高贵俊美之中，却又不带豪门千金的富贵娇气！

像这样的美女，展白真是平生仅见！

展白不由一怔再怔，出了会子神，反而掉头回顾，像是在找寻什么东西！

那美极的布衣少女倩然一笑，道：“你找什么？”

展白茫然道：“方才我好像看到一个红发青脸之人……”

布衣少女又是了笑，回手拿起一副面具在展白眼前晃了两晃。

展白立刻恍然大悟，原来那青脸红发之人，竟是少女手中拿的一副假面具。

展白哦了一声道：“原来那是姑娘的一副面具！唉！这样看来，在下的一命，也是姑娘救的了？”

那布衣少女笑着点了点头。

展白道：“不知姑娘贵姓大名，尚请见告，在下日后也好报答大恩！”

那布农少女笑而不答，只把那青面红发的假面具，又拿起来晃了晃。

展白疑惑地望着她，不知是何用意，但神色中充满了问号。

布衣少女笑道："你猜我叫什么？"

展白纳闷道："姑娘是跟在下说笑话了，人的名字怎可乱猜？"

布衣少女明媚的大眼睛，含着深意地盯着他，说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装傻？"

展白一愕，又仔细望了望那美得使人昏眩的面容，努力搜寻自己的记忆，实在没有跟她会过面，也从未听说过江湖上有这么美的一位带着鬼面具的少女，最后苦笑着摇了摇头道："在下从未与姑娘会过面，而且也没听说……"

他本想说："没听说过江湖上有你这么一号，"但怕惹起她的不快，故此顿住未说。

少女又举起假面具道："难道你看到这面具，还不知道我是谁吗？"

展白更愣住了，一时之间答不出话来，暗忖道："莫非她在江湖上真有很大的名声？自己孤陋寡闻，才不知道她？……"

布衣少女却婉然一笑，像慈母抚慰婴儿一样拍了拍他道：

"不要费脑筋想了，日后你自然会知道，现在你伤势未好，我虽然给你取出身上的暗器，又为你解了暗器上的剧毒，但你最少还要休养三至五天，才能复元，现在你刚苏醒过来，恐怕肚内早就饿了，你在这里等着，我去给你找吃的……

说罢，丢下六枚青铜制钱在展白头边，身形一晃，快逾闪电，她婀娜的身躯恍如一丝轻烟，眨眼消失于窗外！

展白不由暗暗咋舌，心说：好快的身法！不要说自己比不上，就连以前见的"雷大叔"那绝快的身法，以及连"神驴铁胆"都当面夸奖过婉儿的轻灵身法，都无法与其抗衡！

展白心思电转，看这少女的身法，武功一定也很高强，从她让自己猜名字的举动看来，分明自诩名望甚大，但自己却怎么从未听到说过呢？

忽然，他的眼光又投在布衣少女临去时，丢在他头边的六枚青铜制钱上，他不看还好，这一看不由热血沸腾，双眼几乎冒出火来！

那六枚青铜制钱，跟他父亲临死之前交给他六件遗物之中那枚青铜制钱一模一样，正是"青蚨神"金九的独门暗器，称为"青蚨镖"的东西！

展白想到这枚青铜制钱，可能就是那美绝天人的布衣少女，用尖刀从自己身上剜出来的！暗想父亲也是被这种歹毒暗器所伤，才遇害身死，如今自己又险些死在这种歹毒暗器之下，若不是这不知来历的少女所救，恐怕自己也步了父亲的后尘，丧命在这枚"青蚨镖"下！

展白悲愤不已，父子同仇，竟几乎都毁在这"青蚨镖"下，不由伸出手来，抓那几枚青铜制钱……

突然，案上的油灯一闪，灯光摇曳，灭而复明，那布衣少女面戴假面具已站在展白的卧铺之前！

她面具也来不及揭下，轻喝道："不要动！那制钱上含毒尚未去尽！"

展白闻言，又缩回手来，那少女道："那制钱上的含日以后，才能褪尽，今天才是两天，还要等到天明才没有关系了。……"

展白惊道："怎么，我来此已经两天了？"

少女噗哧一笑道："十五夜到今天十七夜，刚好整整两天，其实，我也是太紧张了，这制钱上的毒虽然厉害，但不见血是没有关系的，我不过怕你不知道，拿在手中把手指割破，增添麻烦就是了……"

说着把手中拿来的食物，放在展白的面前，把脸上的面具也摘下，又道：

“吃罢！你整整两天没肯吃东西，可能早已饿了！”

展白见她拿来的是用绿荷叶包着的一整只“南京板鸭”、十数张葱油薄饼。

可是，板鸭和油饼都是干的，展白吃得太猛，塞了满嘴竟一时之间咽不下肚去了，只噎了个脸红脖子粗，那副怪像，把一个美逾天人的少女，笑得花枝乱颤！

布衣少女笑得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但她那娇憨的笑态，的确可以令人意乱情迷，忽然她笑着说道：“我的小爷！你慢点吃好不好？如果没被暗器打死，吃东西反而噎死了，那才划不来呢……”

可是，她刚说到“我的小爷！”那句话时，展白“嗯”的一声，把一大口的食物咽下肚去了，好像是答应了少女的叫爷声，那少女刚一瞪眼，展白却吁了一口气道：“哎呀！我的妈呀！真差一点没有噎死……”巧不巧地，展白一声“我的妈呀！”那布衣少女见自己无意中叫出一声“我的小爷”，展自“嗯！”地一声竟似答应，无形中占了自己的便宜，忙道：“呢！你怎么……”

谁知道这一“呃”，竟又接上了展白的那声“我的妈呀！”二人都是出于无心，却赶得这样巧，好像都是成心占对方便宜似的待二人会过意来，不由相对大笑起来！

这一笑，二人的情感无形中已接近到毫无隔阂的地步了……

布衣少女一头扑到展白怀里不依道：“你坏！你坏！净占我的便宜……”

展白又是痛呼，又是大笑，原来布衣少女一撒娇，便忘了展白身上还有伤，这一扑在展白身上，便把展白的伤口碰到了，痛得展白尖声急呼；可是那少女扑在展白怀里，娇嫩的手肘又格到了展白的肋骨，所以奇痒难熬，又禁不住大笑起来……破庙之中春色无边，充满了两个青年的天真无邪的欢笑……

忽然庙外传来一声极微弱的响声，似乎是秋天落叶的声响，若不留心，决听不出来，可是这微弱的声音，却未能瞒过那武功绝高的布衣少女！

只见她突然收住了如银铃的笑声，猛然从展白怀里站起，娇叱道：“什么人？大胆在此偷窥！”

在“人”字出口时，她已飞身掠出殿外，“大胆在此偷窥”的几字，已经是在殿外房顶上发的了！

这布衣少女身法可说是快得出奇，但她饶是如此快速，石庙残破院落之中，冷月寂寂，却不见一条人影！布衣少女对自己的耳目之聪敏，似有充分的信心，绝不疑心自己会听错，娇躯站在殿顶的破瓦残栋上，瑶鼻一皱，冷哼了一声，缓缓言道：“恐怕你也知道是谁住在此地，若再敢来偷窥，别说姑娘对你不客气！”布衣少女说此话时，娇美的脸上竟现出一丝煞气，虽然她的声音不大，但已传出了十数里之外！若暗中有人偷窥的话，凡在十里方圆以内的，都可以听到她犹如黄莺百啭的呖呖莺声，但却充满了骇人心魂的恐怖语气！

布衣少女说罢，也不管是否有人隐身附近，身形横空一掠，半空里一个盘旋，犹如归巢乳燕般，穿窗而过，又回到了房中。展白愕然道：“姑娘，你发现了什么？”

布衣少女笑容灿然如花，跟在房顶说话的语气，有如天渊之别，在殿外发话时冷如冰霜，见了展白却又艳如桃李，只见她贝齿闪光，笑道：“可能

有一两个胆子大的小老鼠，躲在大梁上偷看我们说笑啦！”布衣少女又跟展白说笑了一会，便安抚展白睡下，她自己便坐在展白榻前闭目调息起来……

展白心情起伏，思潮澎湃如大风暴中的海洋，不要说睡觉，他连安息下来都不可能！

他又不时睁开眼睛来，看看这不知来历、却救了自己又这般神秘莫测的布衣少女！

那布衣少女打坐调息的姿势很特别，既不是盘膝趺坐，也不是五心朝天，而是玉手支住香腮，两条修长的玉腿，一屈一伸，韵致婉然，长长的眼睫毛覆盖着似水双瞳，嘴角含笑，苹果似的双颊上梨涡隐现，竟像是美人假寐，又好像一幅海棠春睡图，这哪里像是在静坐行功，分明是一幅春色无边的诱人图画！但看他耳、鼻及微张的樱口内，有五缕袅袅白气升起，竟在她头顶上聚集成了三朵云花般的云雾，便知她不但在静坐行功，而且显见其内功修为已到了“三花聚顶”、“五朝气元”的精妙境界

第三五章　河边鬼事

她实在太美了，美得无法形容，展白纵然心无邪念，也不由双眼怔怔地望着她出了神……

她却缓伸两条玉腿，纤腰一挺，脚尖落地，走向展白，双手轻轻地抚在展白的身上！

展白只觉她素手触处，温暖酥麻，一股说不出的感觉，使他周身血液加速地沸腾起来……

晨白轻轻地“啊”了一声，心旋摇动，几乎把握不定……

那绝美的布衣少女，却吹气如兰地在他耳边说道：“为了要你早些复原，为你运功疗伤，说不得要损耗我一点真元，你现在运功相引罢！”

展白顿感一阵羞愧，不自觉地脸上发烧，心说：“展白呀展白！你自命为一个奇男子，就不该胡思乱想，何况人家还是一片好心，要为自己疗伤呢……”

想至此处，立刻收回绮念，清心澄志，默默运功相引，只觉她手触处，一股温暖的热流，刹时通过了自己全身！

那布衣少女双手不住在展白身上游动，展白渐渐觉得四肢百骸舒畅无比，腿臂伤处痛楚也逐渐消失……

正在浑然忘我之境，那少女突然双眉一皱，停下手来，侧耳听了听，美丽的脸上突然泛起一抹杀机！<

展白胡思乱想，却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正在此时，忽听衣襟破风，从屋外飘进一人。

展白还以为那神秘美丽的布衣少女去而复回，因此也未在意。但等那人走至展白面前，展白不由吓得一怔！

原来进屋的不是那布衣少女，而是一个白色儒服的少年！

新正天寒，展白卧榻上铺着干草，身上盖着厚被，还觉得有点冷，那白色儒服少年手中却拿了一柄银扇，看来分外扎眼！

展白见与他素不相识，微感意外，尚未发言，那白色儒服少年却莞尔笑道：“兄台艳福不浅，有‘红颜魔女’陪伴，想必是破庙当瑶台，乐不思蜀了！”

展白愕然道：“阁下何出此言……”

白色儒服少年右手银扇在左掌掌心轻轻一击，道：“红粉佳人不过是带肉的骷髅，美女如玉也不过是有毒的蛇蝎，恐怕你春梦未醒，便已做了荒庙冤魂了！”

展白惊道：“阁下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白色儒服少年手拿银扇，却摇头晃脑地道：“色即空，空即是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展白被他说得蒙了一头雾水，越发不解地问道：“阁下有什么见教？不妨明说，何必如此故作惊人之言……”

白色儒服少年忽然哈哈笑道：“你当真不知那魔女是何许人吗？竟有胆量跟她亲近！”

展白虽觉得那布衣美女神秘不测，但人家救了自己一命，对那布衣少女没有一丝恶感，见这白衣少年说话吞吞吐吐，又一味地故作惊人之言，不由心中起了反感道：“如果阁下没有什么事，还是请离开这里吧！在下有病在

身，实不愿与阁下多谈！”

白衣少年道：“我倒是一番好意，没想到会引起你的误会！实对你说了罢，那魔女乃是‘红粉骷髅，鬼面娇娃’！天下第一号大魔头，你该懂了吧！”

展白闻听此言，头脑“轰”的一声，如受雷殛！忙道：“此话当真？”

白色儒服少年道：“我何必骗你哩！我由东海‘魔鬼岛’跟踪这魔头，一路至此，难道还有假吗？”

展白喃喃道：“竟是她！竟是她……真令人不敢相信……”

原来这“红粉骷髅，鬼面娇娃”，大约是在整十年前名字轰动过整个江湖，原因是她生得美逾天仙，心却毒辣有如蛇蝎，加上她一身神鬼莫测的高强武功，生性淫荡无比，却又奇妒。凡是美貌的青年男子，她都要掳在裙下称臣，稍不称意，动辄杀害，遇到貌美的女子，更是必杀无赦，而且手段毒辣阴狠无比，一定要把女子剜目割舌，残面毁容，把其折磨得不成人形，方任其悲呼惨号自行死去！

因此，她出道不久，即震动了整个江湖，因为她不知从何处学得一身诡异武功，武林中很少有人是她对手，短短数年，毁在她手底下的青年男女不知有多少！

因为她伤害武林青年太多，而且其中不少是武林各大门派的幼年弟子，当然黑道豪门死在她手下的也不在少数，因此引起武林公愤，不论黑白两道均恨她入骨，有一次集合了黑白两道顶尖高手，合力围剿，在东岳泰山观日峰一战，把她战败，而且使她身负数处重伤，没想到仍让她跑了！

那一战，武林八大门派，及南七北六的黑道盟主，伤亡也够惨重，各门各派精英，几乎伤亡殆尽，以致使八大门派人才凋零，武功式微，数十年偃旗息鼓，才使“武林四公子”相机崛起！

可是，从此江湖上也就失去了“红粉骷髅，鬼面娇娃“的行踪！

有人说她伤重毙命，死在泰山观日峰，也有人说她潜在东海“魔鬼岛”隐修，江湖上人言人殊，不过，从此再未见她现身江湖，却是真的。

时日已久，人们把这件轰动江湖的大事也就淡忘了，偶尔一些老一辈的江湖侠客，茶余酒后谈起来，也当是讲历史陈迹一样了。

展白也是从镖局中，听到年老镖师们谈起过，当时不过是当做传奇故事听的，万也想不到救自己的布衣少女，就是当年那“红粉骷髅，鬼面娇娃”，这岂不惊人？

而且，也使人不敢相信，那美绝天人的少女，竟是数十年前杀人如麻的头号魔头？

展白当时一惊，瞬即醒悟过来，认为这是绝不可能的一件事，因为，就算那女魔头仍然活着，也不可能这般年轻。于是，淡然笑道：“阁下这样信口一说，以为在下会相信吗？”

白色儒服少年道：“我知道你不会相信，可是等到你相信的时候，后悔就已经晚了……”

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冷哼，白色儒服少年面色一变，倏然回身，不知何时，那脸罩鬼面的布衣少女已然站在房中！

展白见那布衣少女，脸上罩了一个鬼脸具，青脸红发，巨齿獠牙，像貌狰狞怖人，除了身材略显矮小一点之外，竟如一个厉鬼一般，若不是展白见过她的本来面目，说什么也想不到，这厉鬼似的怪物，竟是美逾天人的一个绝色少女！

只听她冷森森地说道：“我一猜便知是你！任你诡计多端，也难以欺骗得了我，但是，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一路跟定了我，而且处处跟我捣乱，究竟你是何居心？……”

白色儒服少年在鬼面少女说话时，突然攻出一掌，鬼面少女随手一封，“嘭”的一声大震，余力四激，回旋生机，立刻把案头的油灯打灭！

房中变成一片漆黑，看来二人掌力都够惊人，展白倒在床上，都能感到劲风刨面而过，触肤生痛！

黑暗之中，听到鬼面少女叱道：“你又想跑吗？……”

跟着听到掌拳破凤之声，猛烈非常！

又听到那白色儒服少年道：“少陪了！但你别得意，‘海外三煞’一到，便是你丧命之时……”

最后一句话，声音已在数十丈开外，显见那白色儒服少年已逃至庙外，其身法可说是快得出奇！

接着又听到鬼面少女的怒叱声：“这回你逃到天上去，我也要把你抓回来！……”

话声未落，那身影已别至数十丈之外了。展白不由暗暗咋舌，这二人身法之快，可说是前所未见！

展白暗想：“这布衣鬼面少女，如果真如白衣书生所说，是那震惊江湖的‘红粉骷髅，鬼面娇娃’，自己还真不好脱身。但细想又不可能，一个数十年前名满江湖的魔头，竟是一个年届花信的少女，这无论如何使人不能相信：又想到那白衣儒服少年，与自己素不相识，为何又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向自己泄漏他人的隐秘？而且见了那布衣少女，便想尽了方法逃跑？又提出‘海外三煞’之名来吓唬人，那么这‘海外三煞’又是何许人呢？……”

展白越想越想不出个所以然，反觉得鬼面少女与白衣书生都不是什么好人，尤其诡秘行踪，更使人可疑，二人又都不说出自己姓名出身，来历不明，武功又高，真要落在他们手中，也许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祸害！还是早些离开此地，另找隐伤，伤势好后，速去为父报仇才是正事……

展白有了逃跑的念头，手脚活动了一下，竟觉得无甚痛楚，暗暗运了运气，亦觉得腹内真气能聚散如意，身上的伤处竟似痊愈了，知道这是那鬼面少女为自己运功疗伤所得到的效果，心中暗暗高兴……

可是等他翻身坐起，不由又愣了，原来他伤重昏迷，竟未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已不知何时被脱光了！

展白惊惶中周身一阵摸索，除了臂、腿等伤处裹了布带之外，身上已是一丝不挂！

展白这一惊非同小可，忙着在榻上一阵乱摸，昏黑中倒是摸着了自己的衣服，但已全被撕破！

这时，他才明白，一定是那布衣少女在为他起出暗器及裹伤时，把他的衣服撕破了……

他想到被一个少女把身上的衣服剥光的情形，脸孔不由胀红起来……

但有使他比害羞更着急的事，是他那视如性命、整天贴身藏在怀里的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卷》竟然不见了！ 他再去摸，连他那比性命更为重要的“无情碧剑”也不见了！

展白气得大骂，这时他倒不想逃了，反而想立刻把那布衣鬼面、又美逾天仙的神秘少女找到，向她追讨《锁骨销魂天佛卷》以及自己的“无情碧剑”

衣服已无法穿，他气起来，把一条棉被扯成一片一片的，用破衣服扎在身上，虽然不成人形，但总算可以蔽体及略遮风寒了。

一切扎束停当，他从庙中窜到外边来，只见冷月西沉，凄凉的月光斜照着一片断瓦残垣的破庙，景色竟是荒凉无比！<

展白不知这座破庙是何所在，只有朝着布衣少女追赶白衣书生的方向驰去！

展白一直驰出数里之遥，一丝声迹都未发现，横在眼前的是一条滔滔大河！

河水在黑夜中闪白发亮，水声哗哗，却不见一个人影！

展白自知追错了方向，才要返身转回，忽听左侧河岸芦苇深处有脚步声走近！

展白听那芦苇中刷刷直响，而且脚步杂沓，绝不止一、二人，心中一动，立刻找了一个草丛把身形隐蔽起来！

月夜中，天空透亮，展白伏在地面，反而更能看得真切，只见从芦苇中连续走出一队人来！

这些人排成单行，鱼贯而出，怕不有整十人之多，每人肩头扛着一个黑忽忽的箱子！

一直来到河边，才一把肩上箱子放下地来，展白隐身地点，距离那些人堆放箱子的地点很近，所以看得很清楚，只见那些人都是劲装大汉，而且其中尚有十数个穿戴金盔金甲的人物，展白看着眼熟，猛然醒悟，这不是金府的人吗？他们何以会深夜之间，扛这么多箱子来至河边？……

展白正在看着起疑，忽听一个金甲武士喘吁吁地说道：“真不知我们主人是做何打算？黑夜里要我们扛这么沉重的箱子到河边来，又不像是搬家，这倒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金甲武士低声道：“老口，你还不知道哇！前天晚上‘石矶大阵’困住的人，今天不知怎么都跑光了，我们主人怕人家集合来报仇，所以才把家中贵重物品先搬出来，万一应付不了，也好有个退路。”

那金甲武士以惊诧的语调道：“不是听说陷入‘石矶永远不能脱身吗？怎么又会跑出来了呢？”

“那可就不知道了，听说发动‘石矶大阵’并不是主人之命，而是孟少爷擅自发动的，为此主人还大发脾气，说孟少爷乱了步骤，把一件很有把握的事弄得不可收拾，因此还把孟少爷关起来了。”

“孟少爷为什么不听主人的命令行事，难道他疯了吗？”

“他可不是真的疯了，你想他若不疯，怎么会连公子小姐也陷入阵中呢？”

叫老四的金甲武士，嘴中啧啧两声，又道：“他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先发言的金甲武士道：“还不是为了姓展的那小子。本来小姐和少爷从小在一起长大，情感很好的，在孟少爷心中打算长大了娶小姐为妻，我们老主人也答应过这件事，可是，自从姓展的那小子来了府中一趟，我们小姐突然对少爷冷淡起来，反而对那姓展的很亲近，是以孟少爷气得不得了，没想到上次比剑又被姓展的砍掉一只手臂，孟少爷蓄心报仇，前天晚上又被姓展的少年一掌震伤，是以才突然发疯，趁着姓展少年在大厅中，竟发动了‘石矶大阵’的机关……”

这二人说话声音很低，但展白就藏在附近，所以听得很清楚，本想再听

下去，忽见何对岸现出了一个摇动的灯光，似乎是向这边打来的暗号。

一个劲装大汉跳起来，把手指放近口中，打了一声尖长的唿哨，跟着回头道：“ 准备着，船要来了！ ”

那两个金甲武士的谈话，因而中断。倏时间橹声依呀，河面现出了一片黑糊糊的船影！

这船来得极快，数十丈宽的河面，转眼摇了过来，竟有十数艘之多，原来都是河上渔夫捕鱼用的小舟！

迎头小舟上端摆着一张轮椅，轮椅上坐的正是“ 青蚨神 ” 金九！

舟至河边靠岸，舟上之人用钩饶稳住船身，岸上众大汉及一些金甲武士，立刻扛起箱子向船上搬去！

展白一见“ 青蚨神 ” 金九，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只感热血沸腾，再也隐忍不住，猛然跳出，喝道：“ 金九！老贼！纳命来吧 1 ”

喝声中一掌猛向金九劈去！展白突然出现，出手又快，岸上那么多人竟来不及阻拦，齐声惊呼，展白如狂飙的掌风已向“ 青蚨神 ” 金九迎胸卷至！

“ 青蚨神 ” 金九估不到会突然遭到暗袭，百忙中运掌一对，“ 嘭 ” 的一声大震，竟使他的轮椅在船上一阵乱晃，险些落到河中！

尚多亏他门下一名高手，在他身后急用双手把轮椅稳住，但他坐的一只小船，却因掌力一震，在水中荡离了岸边！

“ 青蚨神 ” 金九见自己秘密被人窥破，又惊又怒，在河心中高叫道 :“ 快把来人拿下！一个不放，格杀勿论！ ”

因为他不知来了多少敌手，故有此一说。展白却心中暗暗后悔，不该太沉不住气，如今“ 青蚨神 ” 到了河中间，自己无法再加追击……

同时，岸上众大汉及金甲武士，已有十数人丢下箱子，向他围了上来！众武士及劲装大汉向展白围上来时，已用目向四周打量，见河边上就展白一人，不由胆气陡壮，大喝一声，有四名金甲武士举剑，齐向展

第三六章　神秘鬼面女

展白身形一旋，避开剑锋，单掌横扫，狂飙怒卷，四名金甲武士齐声惨嗥，四散着跌出一二丈外！众壮汉齐声惊呼，脚步立时停止，显然被展白一掌震倒四人的威势震住！

突听一声厉啸，一条黑影蓦地升空而起，半空中身形一旋，倏然疾扑下来，犹如一只朋大巨鸟，铁翼猛挥，直向展白迎头扑下！

展白从那身法及下扑之势的威猛，已能判断出来人是“金府双铁卫”之一的“铁翼飞鹏”巴天赫！

但展白经过“神驴铁胆”百日传功，武功突飞猛进，自信心也大为增强，虽知“铁翼飞鹏”巴天赫乃金府顶尖高手，而且有“铁翼神衣”之助，凌空下扑之势，威不可挡，仍然不躲不闪，挥臂向上迎去！

一上一下两股极大无比的掌力相接，半空气爆，巨响如雷，展白昂立原地不动，半空中的“铁翼飞鹏”却被震得连翻了两个筋斗，才敛翅斜掠，落于地面！

这一来，金府之人个个心惊，想天下武林能够接得住“铁翼飞鹏”临空一击的，可以说是寥寥可数，何况还能使“铁翼飞鹏”屈居下风呢！

“铁翼飞鹏”落于地面，双翼一收一张，黑夜中虽然看不清他的脸色，想必也是吃惊不小，正在鼓翼纳气，准备作第二次的扑击！……

突然小船上亮起十数盏孔明灯，十数道灯的光芒，交错地齐向岸上展白停身之处照射而来！

展白在十数道灯光交射之下，立刻纤微毕现，只见他身上裹着一条破棉被，腰里扎着几条破布，双臂双腿均露在外面，而且也多裹着破布条，赤足未穿靴，样子狼狈已极！

但他英俊挺拔的脸上，却露出凛然不可侵犯的一般杀气！

金府众人，多半认识他。见状不由齐声惊噫：“啊！原来是他！……

“青蚨神”金九更是在船上高声大叫:“莫要放走小贼！上呀，拿住他！”

一群壮汉，以及十数名金甲武士齐握兵器，住前一围，立刻把展白围在核心，但被展白威势所慑，一时还在趑趄，未曾出手。……

突听一声豪笑，声可震天，笑声中一驼背老者，越众而出！

此人正是“金府双铁卫”的另外一位“铁背驼龙”公孙楚！

只见他大笑说道：“小兄弟数日不见，武功又增强了不少！啊——啨！可是，老夫有一事不明，尚请小兄弟不吝见告，金府素来拿小兄弟当客人一般款待，为何小兄弟三番两次与金府作对？是何道理？”

展白素对“铁背驼龙”有好感，尤其自己初进金府时，尚蒙此老不少照顾，闻言强忍住心中仇人造：“公孙前辈有所不知，晚辈先父被‘青神蚨，金九老贼所害，晚辈与老贼有杀父之仇，岂可一日或忘，但晚辈杀父仇人只老贼一人。与众人无关，如辈放手不管，展白绝不与前辈为敌！”

公孙楚愕然动容道：“不知小兄弟先父是何人？”

展白凄然道：“子不言父名，但既是前辈问起，晚辈也不相瞒，先父就是‘雳霹剑’展云天！”

“铁背驼龙”哦了一声道：“那倒是失敬了，原来小兄弟乃是展大侠的后人……”

昏黑中只听桨橹激水之声，展白怕“青蚨神”借星夜溜走，忙道：“话

已说明，公孙前辈，是否可放手不管？”

“铁背驼龙”公孙楚面现难色，尚在沉吟未决。展白已听那船舟激水之声，渐去渐远，但数道强烈灯光照着他，敌暗我明，看不清楚河中情形，展白不由急起来，大叫道：“金九老贼休走！……”

喝声中，飞身向河边扑去！

“铁背驼龙”公孙楚，人本极重义气，对“雳霹剑”展云天的侠名，也早有耳闻，听展白自报身份，本无意出手，但又拘于身在金府，食人厚禄，无法决定自己该不该出手，故此一时委决不下，今见展白身形掠起，他想挡阻展白，把话交代明白，然后再作定夺，忙道：“小兄弟慢来，且听老夫一言……”

同时，也探臂向展白抓去！

展白身形掠起，突见“铁背驼龙”向自己右臂抓来，误以为“铁背驼龙”已向自己出手。心急仇人去向，也不躲闪，就在半空中右臂一抖，五指反弹“铁背驼龙”抓向自己右臂的肘腕关元！

“铁背驼龙”未防展白反击，也估不到展白有如此快捷手法，猛见展白抖臂脱出自己掌外，刚一疏神，展白五指破风，已弹向自己“关元”重穴，知道这“关元穴”如被弹中，自己一条右臂就算毁了，真是又惊又怒，惊的是展白小小年纪，竟已有了想像的高强手法，怒的是自己一番好意，展白竟对自己施出杀手，更何况他素极自负，心目中把展白看成晚辈，展白这一招施出，分明未把他看在眼内，惊怒之中更加气愤，拼着右臂受伤，猛然吐气开声，以左掌猛扣展白后心！

展白自知危机一发，而且他也无意与“铁背驼龙”拼命，急忙收招，腰里一叠劲，翩然横飘一丈开外！

“铁背驼龙”须眉皆炸，怒道：“小兄弟如此狂傲，敢情是自恃武功高，来！来来！老夫倒要领教几手高招！”

说罢，拱身弯背，双手十指箕张，漫空一舞，直向展白抓来！

展白见他神态成猛，屈背如弓，两爪如钢钩一般，漫空挥舞而下，加上他满头苍发随风幡扬，额下虬须绕颊，双眼怒睁，睛光如炬；看到他的形象，展白猛然记起，这可能就是此老“铁背驼龙”绰号的来源了，看他的样子，真如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一样！

展白被他的威势所慑，心中一懔，不敢硬接，飘身向一侧躲过！

可是，展白立足未稳，忽听脑后风生，知有暗袭，但情势危急，来不及回头察看，猛然回身运掌往外一对，“嘭”的一声大震，竟震得展白双臂发麻，心血翻涌，蹬！蹬！蹬！倒退三步！

展白暗道：“好大的掌劲！”

还以为又来了什么高手，待回头看清，才知又是“铁翼飞鹏”

巴大赫！而且，一击得手，还在那里双翼翕张，怒视着展白！

第一次凌空下击，“铁翼飞鹏”只以六成功力，吃了展白一次暗亏，所以他这第二次下击，已用出了全力。

展白却是匆忙回身，未能运出全力，是以反被“铁翼飞鹏”掌

展白愕然惊视之中，身后又传来“铁背驼龙”吐气沉喝之声，接着一股狂大劲流直向自己身后涌至！想不到名震江湖的两大高手，竟也联起手来向他攻击，展白倏然而怒，也激发了豪性，不再躲闪，把“神驴铁胆”传授他的“风雷八剑”，以掌法施出，一招“迅风疾雷”，以掌代剑，猛向身后砍

去！“噗”的一声，展白一掌，如击败革！
原来“铁背驼龙”被展白激怒，一招“苍龙舒爪”，又被展白躲过，此老本就性烈如火，此时暴怒更甚，见展白又与“铁翼飞鹏”硬对了一掌，立即施出一招“潜龙探海”，双手齐张，全身向展白身后扑去，他本想抓住展白，但展白身法太快，反臂一掌，正好砍在“铁背驼龙”的驼背上！
“铁背驼龙”只看他这绰号，便知他背上必有特殊的功夫，果然，展白力可开石断金的一掌，结结实实地砍在他的背上，丝毫未使他负伤，反而使展白掌缘感到一阵巨痛！
但这一掌的力道，却把“铁背驼龙”直打出一丈开外，“铁背驼龙”踉跄前扑，几乎来了个大马爬，这一下“铁背驼龙”更是暴怒如雷，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栽过的跟斗，激怒之下反身急上，“怒龙搅尾”，一脚踢向展白小腹，跟着上盘“龙出深潭”，猛向展白迎胸捣出一拳，同时左手并指疾点展白的双目，乃是一招“双龙抢珠”，连环施出三大杀招，真可使风云变色！
展白脚踩“九九归元”步法，这步法也是“神驴铁胆’传授他的，踩对了步位，身形看似无甚进退，但不论对方使何种招式，也休想伤得分毫，本也是“神驴铁胆”的一种绝艺，只为了与“神猴”打赌，要想胜过婉儿的“蹑空幻影”步法，才传给展白，没想到展白在此时派上了用场，“铁背驼龙”的三大杀招，竟被他从从容容
“铁翼飞鹏”见“铁背驼龙”久战展白不下，铁翼猛展，倏然也加入了战团！
“金府双铁卫”这一合起手来，果然威猛非常，一个空中，一个地下，铁翼疾挥，铁掌猛翻，劲风气流，犹如怒海狂飙！
展白曾在“十二岩洞”，见识过“金府双铁卫”合战穷家帮的“青竹大阵”，但自己未亲身领教过，没想到二人合起手来，竟有如许大的威力！
“铁翼飞鹏，铁翼猛挥，倏飞倏落，借那俯冲之势，每一下击之力，怕不有千钧之重！而“铁背驼龙”指抓掌打，每一招出手，也足可裂石开山，加上他不时施出他“靠山背”的独门功夫，拱起如丘的铁背驼峰，横挤猛靠，往往迢得展白无法躲闪，只有硬碰硬打，兼之“铁背驼龙”有名的背，不要说是拳掌打上，他昂然不惧，就是刀斧砍上，也不能损伤他分毫！
展白立刻陷入苦况，以他现在的功力来说，虽然“金府双铁卫”合起手来，威猛无侍，他还能勉力支持不败，可是他身上穿的并不是合身衣服，而是用布条捆在身上的破棉被，他自己运力施力，加上“金府双铁卫”掌风的激荡，他身上的布条早已松弛，破棉被一直往脚下滑落，使他缚手缚脚，分外不便，加上被中棉絮被掌风吹得满空横飞，更使他狼狈不堪！
可是苦于无法跑，不但破棉被已缚住他的双腿，就是没有绊脚的东西，也难逃出“铁翼飞鹏”的铁翼临空，展白一边心中暗暗焦急，一边只有咬牙苦撑！
又战了数合，展白身上的被布条已完全松开，半条破棉被已滑脱在小腹以下，上半身赤裸，转动更加不便，堪堪就要落败……
忽听一声娇叱，一条人影电闪而至，手中一道青蒙凌空几闪，空中的“铁翼飞鹏”一声厉啸，有如断线风筝般，直跌出五六丈外！
“铁翼飞鹏”竟似失了凭持，从空中惨嗥着栽落地下，竟然跌滚出好远，方翻身爬了起来，再一看，他赖以成名的“铁翼神衣”，竟然折了一翼！

而且左臂也负了伤，鲜血顺流而下！

“铁翼飞鹏”面色惨自，满面惊容，显然他是为了自己“铁翼神衣”毁在来人剑下，而心怀惧意！

再一看，战圈中已多了一个手执长剑、身材矮小的青面红发之人！

除了展白知道来人是谁之外，金府众高手一齐吃了一惊！

“铁背驼龙”一见老搭挡断翼，惊上加怒，暴吼一声，挥掌向青面红发之人攻去！

“铁背驼龙”掌力本就雄厚，如今积怒出手，更见刚猛，只见掌影如山，挟着烈烈狂飓，卷向青面红发怪人！

青面红发怪人却漫不经心地挥出一掌，“嘭”一声把“铁背驼龙”震退了五步！

“铁背驼龙”怪眼圆睁，颔下虬须根根直炸，他想不到来人竟有如此高强武功！

但他姜桂之性，遇挫更怒，愣了一会，突然大吼一声，身形如车轮般一旋，以他有名的“铁背”，施出了一招“靠山功”，耸起如丘的驼峰，猛向青面红发怪人靠去！

青面红发怪人微微一笑，低声叱道：“你是找死！”

“死”字出口，只见她一挺手中碧剑，“呲”的一声，直刺进“铁背驼龙”的铁背之内！

“铁背驼龙”惨嗥一声，犹如野兽哀鸣，前冲丈外，方但一道血泉，已如水箭般从他的驼背上射起！

“铁背驼龙”练有“莽牛罡气”护体，周身刀枪不入，尤其他的“铁背”，更是坚硬如钢，功运至顶峰，可以无坚不克，没想到竟被青面红发之人一剑刺破！

“铁背驼龙”声声惨嗥，周身肌肉颤抖，虬须纠结，脸上痛楚的神情，更是狰狞可怕，想是他横练被被，周身气逆血泻，比普通未练功之人受伤更加痛苦千倍，即连展白也觉不忍！

金府之人更是个个吓得胆落魂飞，这是他们连想也没有想到的，南京金府指靠为长城靠山的两大高手，竟同时受伤惨败！

尤其“铁背驼龙”极为爱护晚辈，甚得人望，看到他受伤后惨怖的情形，不少人吓得惊呼出声！

但见那青面红发之人身形一旋，真比飓风还疾，手中碧剑接连几闪，血光崩现，有几个惨呼失声的壮汉，立刻身首异处，倒地死去！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青面红发怪人连斩数人之后，仍然飘身立于原地道：“哪个再敢鬼叫鬼叫的，这就是榜样！”

金府那么多高手，果然被她震住，一个个噤若寒蝉，没有一个再敢出声，都瞪大了惊怖的眼睛望着她，脸色如死！

展白一皱眉，心颇不忍，知道那青面红发的鬼脸之后，乃是一位美逾天仙的少女，万也没想到她手段如此毒辣！又见她用的是自己的“无情碧剑”，便跨前一步叫道：“把我的‘无情碧剑’还给我！”

青面红发怪人回头对展白道：“怎么？你心软了！忘记刚才他们是怎样欺侮你……”

说至此处，倏然住口不说了。

她现在是戴着鬼面具，如若不然，展白可以看到她面红霞！

原来展白身上裹的破棉被，已坠落到大腿根以下，上半身都已赤裸，什么都露出来了！

但展白自己还不觉得，闻言道：“ 不管怎样，我也不愿见你用我的剑枉杀无辜！快把剑还我！ ”

青面红发怪人“ 嗤 ”的一笑，背过脸去，道：“ 看你的怪样子！还不快把衣服穿上…… ”

展白猛一低头，见自己赤身裸体，脸上羞得像大红布一样，赶紧把褪至腿下的破棉被往上提了提，重新用布条扎紧……

在展白做这些事时，金府之人惊魂初定，已有数个胆小的，想偷偷开溜。

没想到逃不过青面红发怪人的眼睛，只身形一晃，倏去即回，“ 无情碧剑 ”一晃，立刻又有数人脑袋搬家，鲜血四溅！

展白更觉不忍，大叫道：“ 快把剑还来！你要再滥杀，别说我对你不客气了！ ”

青面红发怪人缓缓把剑递给展白，道：“ 剑名‘ 无情 ’，难道还怕沾血吗？多杀几个走狗，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侄的！ ”

展白气呼呼地把剑接过，道：“ 亏你说得出口，难道他们便不是人吗？ ”

青面红发怪人哟了一声道：“ 干吗这么凶？我不是为救你，才杀他们吗！”

她这一“ 哟 ”，回复了女声，配上她这副鬼面，显得有点不伦不类，受了伤的“ 金府双铁卫 ”，以及吓呆了的金府众高手，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一齐怔怔望着青面红发怪人发愣！心说：“ 这恶鬼似的怪人，说话怎么似女子声音…… ”

展白不理她，提着剑直向河边船上走去，但到了河岸边只靠着数艘空船，“ 青蚨神 ”金九早已鸿飞冥冥，走去多时了！

而且，连那些壮汉搬来的箱子也都不见了，想是“ 青蚨神 ”金九借着“ 双铁卫 ”缠住展白时，早已率众坐船走了，只剩下这些搬运箱子的壮汉在河边上做替死鬼！

展白在河边上望着河水发呆，青面红发怪人却悄悄来到展白身后道：“ 你找什么？ ”

展白道：“ 我的仇人逃跑了，我要过河！ ”

青面红发怪人道；“ 那么，就上

第三七章　小舟情缘

展白怔了怔道：“可是，我不会划船啊！”

青面红发怪人娇笑道：“你不会我会，包送你到对岸去就是了！”

展白心急追踪仇人，不遐细想，听说她有办法送自己过河，立刻纵到船上去。

展白从未坐过船，这船身又窄又小，展白从岸上掠下船来，脚尖一点船板，船身向一侧一晃，他赶紧用另一只脚去稳住船身，谁知用力过猛，小船反向另一侧倾斜，展白失去重心，一个身子直向河水中倒去！同时张嘴惊呼：“哎呀！……”

突然身后伸来两只手，正好把他扶住，接着小船像箭一样，直向河心射去！

身后扶他的人，正是戴了假面具的“鬼面娇娃”，她从小在海岛上长大，玩船如骑马一般灵活，上船扶住将落水的展白，脚尖一用力，小船即如离弦之弯一般驰向河心，但她也没想到展白在船上这般不济事，展白向后一倒，正好倒进她的怀里，她也是丝毫不备，身形受了展白重量一压，加上船上不能借劲，她的一副娇躯竟也倒了下去！

二人一齐倒进船舱，船小恰好容下他二人的体积，但再要想转侧可就困难了！

二人都是仰面朝天，展白在上，“鬼面娇娃”在下，幸好小船未翻，二人都想挣扎着站起，可是船舱太小，一时之间竟爬不起来，展白翻身向上爬，“鬼面娇娃”忙除却脸上的鬼面具，也向上仰身，恰好二人来了个面对面！

展白在淡月清光下突然瞥见那如花似玉的容貌，已不再是青面红发的鬼脸，心情立刻起了绝大的变化，只感她娇躯温柔香软，樱口吹气如兰，不觉手脚一软，才仰起一半的身形，又跌在“鬼面娇娃”的身上，半晌不能动弹……

“鬼面娇娃”——其实她并不是“鬼面娇娃”，“鬼面娇娃”实另有其人，不过她是被人误会罢了。至于她的真实姓名，书后另有交代，此处不赘——虽然略脱形骸，但那是环境使然，她的本性还是善良的，而且，她又是一个情窦初开的黄花少女，如今被一个青年男子压在身上，全身也是又软又麻，说不出什么滋味，这种情景她从未经验过，只感心头小鹿突突乱撞，欲起无力，只娇喘了两声，便闭目不动了！

二人暂时陶醉在异样的感触中，久久不动，只任凭那一叶孤舟，在河面上自行飘流……

这时岸上的金府众高手及“金府双铁卫”，却又惊又恐地呆望着二人乘舟离去，既未敢阻拦，亦未敢追赶，直待二人的小舟溶没于月光下的河心，渐去渐远，这才收回惊恐之心，扶伤抬死，悚然若丧地转回金府，这且不提……

展白与那神秘鬼面的美丽少女，互相倒在船舱中，双双闭着眼睛，享受那谜一样的温柔滋味，好像忘记了世外的一切，只任那小船在河心中无目的地飘流……

月夜静极了，河上也静极了，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在静谧之中，只有他二人，能够互相听到对方心跳的声音，稍为吸声音，甚至对方体内血液奔流的声音，但已分不清那谁是谁的了，好像二人已经合而为一，对方已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份了……

展白神思恍惚，一忽儿觉得自己像是初降的婴儿，躺在花朵一般的锦褥

中，赤裸裸的，却清新无比，圣洁无比，心里不起一丝杂念，一忽儿又觉得自己像是睡在母亲的怀中，母亲微荡着摇篮，轻唱着眠歌催自己入睡，只感到舒适无比，安稳无比；一忽儿又觉得自己是一个伟丈夫，正在拥抱自己年轻的情人，保护着她，温暖着她，让那小情人睡在自己臂弯里，连梦中也不使她受一些儿惊恐：一忽儿自己变成一个慈父，正在以无比祥和的爱心，守护着自己的女婴睡眠……

但他的思维中虽离不开睡眠，头脑中却清醒得很，只是没有睁开眼睛罢了……

不知那谜一样的美丽少女，此时心中做何感想？他没有睁开眼睛看，也不想睁开眼睛看，仿佛是在做一个极美满、极美妙的好梦，睁开眼睛，美梦便消失了……

可时，那身下的美丽少女，却喘息了一声，微微动了一动她那软绵绵的肢体，也不知是展白把她压痛了，还是她的手臂被压麻了？反正展白被惊觉了，才想爬起身来，谁知她却从身下抽出两只手来，缓缓抚摸在展白的身上！

展白如被电激，她的两只小手竟如充满了电流，抚摸之处，立刻有一股暖流，通过了展白的周身，使展白周身发热，血脉贲胀起来！

展白赫然睁开了眼睛，却见那如花娇靥，和自己唇颊相接，再看那怀中的美人，星眸半张，樱口微启，脸泛桃花，眉含春黛，似乎期待着什么，酥胸起伏，双手紧紧抱定展白，而且不住地抚摸……

展白本就未穿衣服，所以她手触处已是肌肤相接！这已不能说是诱惑，也不能说是罪恶，完全是发自本能、出于自然的一种举动，展白立刻冲动起来，疯狂地还以拥抱，疯狂地接吻，疯狂地……

那少女似是承受不住展白的疯狂，不住地娇喘，不住地娇呼，躯体像垂死的蛇一样扭着……

突然一阵凉云，掩住了天上的明月，水上的清光也消失了，水上的小舟，变成了一片模糊的黑影，船上的光景，已无法望见，只能听到水浪撞击船底的微微声响……

良久，明月西沉，天边现出了第一道曙光！

良夜不能留，夜，已经过去，白日又降临了人间，一切都清醒了，清醒，又唤回人们对世俗的记忆！

这世俗不管是凶恶还是良善，但从梦中苏醒的人们，却得面对它！

梦，虽是荒唐的，但却充满了忘却世俗的快乐！

那河面上的小舟，仍然无目的地飘流在岸边，“嘭”的一声，船头撞在岸边的沙滩！

这一震动，惊醒了船上的梦中人，二人惶然爬起，睡眼惺松，首先二人对望了一眼，又想昨夜的旖旎风光，不由双双羞红了脸！

朝阳也在河对岸的山后，探出娇红的脸儿，似乎跟他二人一样的害羞。那美丽的少女，低头看到展白赤裸的情形，娇羞不胜地笑道：“看你——”

话未说完，人已腾身掠上河岸，不知怎的她身起半空，突然一皱眉，娇呼了一声，不到一丈的距离，她竟险些栽落水中！

展白适时腾身而起，半空中用手把她扶住，双双落下地来。

展白竟一反素常木讷之态，多情而关心地柔声说道：“你——怎么了？这么点远都跳不上来了！’

她斜睇了展白一眼，嗔道：“还不都是你，昨夜——”

展白虽不明白，但也会意了一二，心中感到一甜。但却无限愧疚地道："不要紧吧？……"

那美丽少女幽幽地道："虽不妨事，可是我的修炼算是完了！再不能达到金刚不坏之体的地步……"

展白道："还不是我害了你！唉！想起来，昨夜真不该……"

她反而一笑，道："也不能完全怪你，我自己也有责任，若不……"

说至此处，她忽然住嘴不说了。展白道："若不怎样呢？"

美丽少女叹道："我在来中原时，父亲本不叫我来，说我的道心未坚，容易堕入情劫，但我自己还不相信，因为天下的男子我一个都看不上眼，所以一定要来，没想到父亲还是说对了，遇见你……"

展白道："遇见我，你就把持不住了……"

没想到木讷如展白的忠厚青年，一旦爱情开窍，竟然也会说起俏皮话来。那美丽少女脸色一红，扬起粉拳道："你敢笑我，我就捶你！"

展白忙道："我怎敢笑你呐——呃，刚才你说父亲，你父亲是谁？你不是什么'红粉骷髅，鬼面娇娃'吗？'红粉骷髅，鬼面娇娃'，哪里又来的父亲？"

展白连提出了一大串疑问，那少女道："你听谁说我是'红粉骷髅，鬼面娇娃'？"

展白道："就是那手拿扇子的白衣书生对我讲的，老本不相信他的话，想那'红粉骷髅，鬼面娇娃'，乃是数十年前闻名江湖的大魔头，怎会有你这般年轻！"

那少女却诡谲一笑道："他说得不错，我就是'红粉骷髅，鬼面娇娃'！"

展白闻言一愣，怔望着美丽少女道："此话当真？"

美丽少女咯咯一笑道："怎么？你害怕了吗？"

展白愣了一会，才道："如果是昨夜以前，我或许会害怕，但经过了昨夜相聚，我却不害怕了！而且，我知道你是跟我说着玩的，你绝不会是'鬼面娇娃'！"

美丽少女仍然紧盯着问道："我若是'鬼面娇娃'怎么样？是否你便不爱我了！昨夜跟我说的海誓山盟是否便不算了？"

展白愕然道："你说的话，我虽然不敢相信，但如果你真是'鬼面娇娃'，我还是照样爱你，而且昨夜的誓言，地老天荒，永不改变！"

美丽少女被展白真情所感，不由一回身又扑进展白怀里，吻了展白一下道："你真好！……"

突然又"呀"地叫了一声，推开展白道："你看你！光顾了说话，还不敢快把衣服穿好，如果有个人看到了，成什么样子！"

展白低头一看，身上的破棉被仍未捆好，只扎住了半边，赤身裸体一目了然，幸亏晨起山野无人，真要遇到生人，自己赤身露体，披着半片破棉被，又伴着一个如花似王的美女，还是真不好意思。忙把破棉被扎好，道："真要找件衣服穿，像这副形象，可是无法见人！"

把少女说得笑了。展白又道："从昨夜说到现在，说了半天你还没有把你父亲是谁告诉我！"

美丽少女道："我父女虽然久居海外，但提起我的父亲，你一定知道。"

展白急道："我的小姐，别卖关子了，快说吧！你的父亲到底是谁？"

美丽少女道："'银扇子'柳崇厚，我叫翠翠。"

展白惊跳起来，急道：“当年‘江南七侠’老七？”

美丽少女庄重地点了点头，道：“正是！”

展白犹如乱箭攒心，仰首向天，悲呼道，“天呀！为什么老是让我遇到仇人之女？婉儿！慕容红！樊素鸾！金彩凤！现在又遇上你！柳翠翠！翠翠！昨夜我还不知道你姓柳！为什么你不早说？为什么你不早说？……”

展白悲呼惨号，犹如发疯。谁知翠翠——就是那戴鬼面具的美丽少女——却平静得出奇，等展白发了半天疯，她才慢条斯理地道：“这事我比你知道得清楚，杀害你父亲的是‘江南五侠’，我父亲没有份！而且，就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参加，才被他们逼得不能在中原立足，带着我母女俩逃到海外孤岛上去存身！”

展白本待不信，但看她神情不似说谎，而且说得有条有理，便问道：“那么，你知道我是谁吗？”

翠翠道：“怎么不知道？展云天展伯伯之子，姓展名白，我现在的情人，将来的丈夫！你这小傻瓜，你以为我那么不值钱吗？不知道你的底细，便肯把我的清白的女儿身……献给你……吗？”

翠翠本在荒岛野人部落里长大，脱略形骸惯了，尤其坦率大方，毫不矫揉造作，但说到最后几句话，也不由娇羞不胜，吞吞吐吐。

展白道：“奇了！我昨天夜里方与你初见，除了名字外，我又没对你说过我的家世，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翠翠突然笑了，道：“你知道陷在金府‘石矶大阵’中谁放出来的？”

展白惊道：“莫非是你？”

翠翠点了点头，又道：“不但放人的是我，而且，我也跟你一样，这次远来中原，也是找他们四大豪门来为我的父母报仇来的！”

展白更觉得惊奇，道：“难道你的父亲远在海外，也被他们所害？”

翠翠叹了一口气道：“看来我们上一代的人被害详情，你不大知道。这是父亲告诉我的，当初你父亲加上当今四大豪门与镇江樊非，原是结义金兰，号称‘江南七侠’……”

展白道：“这个我知道！”

翠翠道：“你知道，我就不必说了。”

展白急起来，忙道：“我只知道一点，后来的就不详细了，还是请你说下去吧！”

翠翠道：“那就别打岔！”

说着又转头四顾，指着水边一个树桩道：“那边既背风，又可迎着水面看日出，我们到那边去坐下来谈！”

于是二人走下河堤，迎着太阳在一棵大树桩上并肩坐下，娓娓清谈起来。原来“江南七侠”在洞庭湖取宝，“霹雳剑”展云天借“避水珠”之助，与“银扇子”柳崇厚，一齐进入湖底，探得了藏宝秘道，但由于宝藏太多，一时不能取出，二人又上得岸来，与另外五侠商议取宝之策。

展云天还是主张把这份宝藏取出来，赈济湖广一带的灾民，柳崇厚也很赞成，但另外五侠不同意。坚持要分宝藏归为已有，可是展云天乃七侠之首，又加上展云天性格虽是大公无私，却有点刚愎自用，不管五人意下如何，坚决按照自己的意思侠拗不过他，只有勉强应允，但心中已暗起不忿，种下暗害展云天之心！

偏偏那宗宝藏之中，不但珍宝金银价值连城，而且还有三宗武林秘宝，

一是“避水玉璧”，二是“大罗金丹”，三是一本《武学真经》这三宗秘宝俱是武林千年难逢的珍贵之物，这一来更引起五侠的贪心！

因此，在第二次准备停当、赴洞庭湖取宝时，趁展云天不备，五侠猛施杀手，首由“青蚨神”以成名之暗器偷袭得手，接着五人联手猛攻，卒使展云天一代大侠饮恨归天！

在他们五个暗算杀死展云天之时，恰值“银扇子”柳宗厚在湖底安置取宝工作，因此，并不知岸上的变化，等柳崇厚破除藏宝秘封，构筑水底暗道，一切做好之后，回到岸上，展云天他们结义的大哥，却已伤痕累累陈尸湖边了！

翠翠说至此处，展白已经泣不成声，满脸痛泪，悲声道：“我的父亲当时并没有死，只是负了极重的伤，他还回到家中，与母亲和我见了最后一面才死去的！”

翠翠道：“这一点，恐怕连我父亲也不知道，他只说后来却不见了你父亲的死尸，恐怕是被江湖上的朋友代为埋葬了，却没想到伯父仍能回到家中与你母和你见上最后一面。”

展白道：“还有一件，我至今不明白，父亲临死之前，除了交给我这一柄‘无情碧剑’，嘱我为父报仇之外，另外还交给我这六样东西……”

说着便向怀中去掏，谁知一掏掏了个空。翠翠反而笑着从怀中掏了出来，道：“不是这六样东西吗？”

展白这才知道，自己身上的东西都到她身上去啦，不过现在二人已经不必分彼此了，故此展白也不再着急，便点头道了，其中除了那枚青铜制钱，已然知道是金九老贼的‘青蚨金钱镖’之外，那另外五样便不知来历了。”

翠翠道：“你不知道，我却知道！”

接着她又滔滔地说下去：“这一方丝绸，是从‘摘星手’慕容涵衣襟上撕下来的！”

展白点头道：“我早就看着像！”

翠翠接着道：“这一粒钢珠，是‘霸王鞭’樊非的绝门暗器，名为‘弹指银丸’！这一枚青铜钮扣是‘混元指’司空晋的，这一段丝绦是‘乾坤掌’云宗龙的，而且还拿来捆绑过我，至于这一团乱发，却是我头上的……”

翠翠越说下去，展白越吃惊，忽听一声急风破空向二人头顶袭来，展白大吃一惊！

第三八章　白发婆战“血掌火龙”

展白才要回身躲闪，柳翠翠却连头也未回，只反臂一捺，用尖尖两指，捏住了一条绣花手帕，举到面前来！

展白暗吃一惊，是谁有这么高的功力？把一条柔软的丝巾竟能当暗器打出，而且急啸破风，那来人的内功之高，真是不可想像了！

惊诧之中，猛一回头，却见展婉儿玉面煞白，杏眼含悲，衣袂随风地站在河堤高埠之处，怔望着自己！

展白大出意外，“呀”了一声，道：“原来是你！婉儿，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婉儿嘴唇撇了撇，不知是哭还是笑？满腹幽怨地道：“河山无主，这又不是你的家，怎么？你们来我不能来吗？是不是妨害了你们的……”

她本想说“妨害了你们谈情说爱”！但究竟她还是一个闺阁少女，虽然醋火冲天，那样露骨的话，还是没有好意思说出口来！

展白脸上一红，呐呐道：“我是问你，你不是在金府花园受伤了吗，怎会跑了出来？……”

展白本不善言辞，这一问更显不当。正触到了婉儿的委屈处，眼圈一红，道：“我伤不伤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不着你管！……”

说到这里，突然面露诧异之色，望定展白身后，未完的话也忘记说了。

展白掉头望去，却是柳翠翠踱了过去，但已然罩上了鬼面具。

婉儿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看背影，分明是一个女子与展白并肩坐在河边谈话，怎么转脸竟是一个丑鬼似的怪物？

柳翠翠一惊而前，阴沉沉地说道：“她是谁？”飞身一掠，“呛”的一声，从展白背上抽出了“无情碧剑”！

展白不备，被她吓了一跳，又猛然记起昨夜柳翠翠杀人如儿戏的事情，怕她突然出手，伤了婉儿，忙道：“来！我给你们介绍，这是婉儿姑娘，这是柳……”

展白还未“柳”出来，柳翠翠一震手中“无情碧剑”，仍然以冰冷的语调说道：“哦！你们是早认识了！快说，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展白想不到柳翠翠竟也是这么大的醋劲，但觉得如今与她的关系已不比寻常，又不愿让她伤害婉儿，忙道：“她是我一个小妹妹……”

翠翠叱道：“没有问你，你少插嘴！”

说着，又转向婉儿道：“你不用发呆，快说实话！否则，别说我对你不客气！”婉儿冰雪聪明，乍见翠翠戴着鬼面具的容貌，还以为自己看错人，但等到翠翠一开口，竟也是酸劲冲天，虽然翠翠喉音已改，她也看出了八成，这丑鬼似的女人，可能是伪装，又见展白尴尬的神态，便已了然于胸，于是也冷哼了一声。反问道：“你又是展哥哥的什么人？胆敢对我这样凶？”

翠翠道：“我是他的妻子，你……”

婉儿冷笑道：“哈！我倒没听说展哥哥结过婚，却跑出妻子来了！而且……”

翠翠一震手中“无情碧剑”怒叱道：“而且什么！”

婉儿小嘴一撇，道：“而且你也不照镜子，就算没有镜子，你也可以在河水中去瞧瞧自己配不配做展哥哥的妻子……”

翠翠大怒，抖手就是一剑，直向婉儿前胸要害刺去！

翠翠武功高强，剑出如风，“无情碧剑”闪起一溜碧光，几乎以肉眼难见的速度，递到婉儿胸前！

谁知婉儿“蹑空幻影”身法，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稍一错步，即行闪开，同时猛然推出一掌！

掌风锐啸，势疾力猛！

展白大叫一声：“不要打！……”

人也飘风似的向二人中间扑去，想挡开二人，但展白扑过去时，婉儿的一掌也推了出来，强猛掌风，正好向展白身上卷来！

展白扑势游疾，再想躲已来不及，无奈何举掌一封，“嘭”的一声大震，展白与婉儿，同时上身连晃，各自退后一步！

婉儿以为展白帮着青面红发怪人欺侮自己，气得眼泪在眼眶打转，粉脸煞白，怒道：“你帮谁？……”

还未等展白说话，那边柳翠翠已娇叱一声，第二次运剑向婉儿刺来！

展白听到身后金刃劈风，转脸瞥见碧剑毫光，一闪而至，忽然大喝道：“住手！”

同时，见柳翠翠并没有住手的意思，情急之下，用出一招“卸关点元”，右手猛勾柳翠翠右腕，想把“无情碧剑”夺过来，以免二女再打！

以柳翠翠的武功来说，随便一换招，就可以把展白手斩伤，但她不愿伤到展白，见展白阻住自己剑路，只有收剑，向一侧躲去！

但婉儿怒急之下，却已把鬼神皆惊的“折魂指”施展出来，只见她柳眉一立，猛然向柳翠翠“心俞’重穴，遥遥戳出一指！

展白急忙去挡，婉儿虽在气头上，也怕误伤到展白，连忙收势！……

而柳翠翠又仗剑攻来！

展白左转右挡，前拦后阻，同时连喝二女住手，但却阻挡不住二女的互相攻击！

不过二女都不愿伤到展白，因此出手都狠毒无比，但见展白来挡，便立都收招换式！

二女出招虽狠，但打得并不甚激烈，可是，却把展白忙了个手忙脚乱，拦了这一个，又去挡那一个，晃眼间二女竟各自攻出了十数招！

展白身上裹的破棉被，布条又松开了，东转西转，手脚一动，突然滑脱下来，一副裸体，立刻呈现在二女面前！柳翠翠已经见识过一次，还不怎么样，加上她脸上罩了一个鬼面具，多少还能遮点羞；可是婉儿见到展白这副形像，立刻羞了个面红耳赤，再不顾得和柳翠翠争风相打，竟白了展白一眼，掉头就跑。

柳翠翠见状嘻嘻笑道：“喂！你怎么跑了？要想跑也行，先得把你项上的人头留下……”

说着飞身向婉儿追去！

其实，展白身上的破棉被脱落，赤身裸体，也闹了个满面羞红，赶紧把破棉被拉起来，重新用破布条捆好，一边暗骂自己倒霉，时时出洋相，但等他收拾停当，二女已经跑出了视线以外！

展白怕二女互相拼命，随后追去，但二女身法奇快过了两座山头，仍不见二女的踪影！

展白满心焦急，脚下急赶，又转过了一座山头，眼前已来到一片狭谷！

这狭谷两壁高峙，中间毫无阻碍，顺谷望去，在一片悬崖削壁的山脚下，

老老少少却聚集了数百人之多，在那里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子，而且隐见刀光闪烁，剑气弥空掌拳破风之声，借着狭谷传声，“ 隆隆 ”如雷，分明是有人在那里厮杀！

又见婉儿与翠翠也杂在人群之中，奇怪的是二女却不打了，似乎也围在那里看热闹！

展白好奇心大发，脚下使劲，接连几个起落，人如飘风闪电一般，赶近前去，一看之下，当场发起怔来！

原来，那群人之中，四大豪门的高手都在。多半都是陷在金府“ 石矶大阵 ”中的人物！

展白已知他们是被翠翠救出，但众人围拢在那里瞪眼望着圈中有数人搏斗，竟似出了神似的，对身旁的仇敌都视若无睹！

而且展白来了，也无人回头望一下，仍然目注圈中的搏斗，好像圈中的搏斗，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对外在的一切都不关心了！

展白也探头望去，只见场中有六人，分三对在那里，打得难解难分！

地下已倒下了十数条死尸，想必是先前厮杀毙命的！

四外围观的人众中，也有不少挂彩的，断臂少腿，鲜血满身，但仍然没走，好像伤势略为包扎治疗，即站在圈外参观……

展白看那倒地死去以及负伤之人，大都是当今四大豪门的高手，不由暗暗心惊，是哪条道上的人物，竟有这么高强的武功？

再看那动着手的六人，一个白须过腹的长髯老人，一个鸡皮满脸的丑怪老妇，一个却是身形矮胖，圆墩墩的一副身材，却长了一副娃娃脸的中年和尚！

这三人却很面生，展白从未见过，但看其衣饰打扮决不是中原人士！

与这三人动手的，一个是“ 摩云神手 ”向冲天，一个是“ 血掌火龙 ”姚炳焜，另外一个却是展白尚未会过面但却早有耳闻的“ 毒剑灵蛇 ”俞化南！

这三人都是“ 云梦山庄 ”“ 安乐公子 ”门下的一流高手！

显见这一战，是以“ 安乐公子 ”门下为主要的对象。

展白四下一看，果见“ 安乐公子 ”云铮，以及他的父亲“ 乾坤掌 ”云宗龙，神情最为紧张，双目一瞬不瞬地注定场中，好像这一场的胜败，关系“ 安乐公子 ”门下甚大！

“ 安乐公子 ”已失去往昔的潇洒从容，双手紧抓着时刻不离手的那本破书，额上已经隐隐现汗！……

在另一边却站着那和展白见过一面的白衣书生，虽然是在冬天，他手中仍摇着一柄银扇，脸上堆满了轻松的笑容，看样子是得意洋洋，神气已极！

展白虽不知他为什么事情，那般得意？但看场中的情形，那长髯老人，白发婆婆以及那中年和尚，却是已经稳操胜算！

场中六个人，分三对厮杀，“ 摩云神手 ”向冲天敌住长髯老人，“ 血掌火龙 ”姚炳焜敌住白发婆婆，“ 毒剑灵蛇 ”敌住中年和尚！

其中以“ 摩云神手 ”向冲天情势最为危急，可见那长髯老人武功实在太高，当年“ 摩云神手 ”向冲天单人独踹浙东七家镖局，雁荡山掌劈江南巨盗“ 铁骑金刀 ”戴东骥，声名鹊起震动江湖！

那还是他年轻时的豪举，如今已届壮年，武功更加精纯，一身软硬功夫已臻化境，小巧轻身术更是所长，不但在“ 云梦山庄 ”稳坐第一把交椅，就是在当今武林，也堪称为高手之中的高手！

尤其他手中，现在拿了一把削金切玉的“紫金电光刀”，更是如虎添翼，左掌已成名多年的“摩云神手”砍、劈、推、打，右手紧握“紫金电光刀”刺、扎、斩、撩，刀光掌影，施展得风云不透！ 可是，却被那长髯老人的一双向掌硬给围住，不管他怎样左冲右闯，也脱不出长髯老人的掌圈，“摩云神手”向冲天已然气喘呼呼，额上冒汗，但那老人却从从容容，若无其事的一般！显见并未用出全力，只是一味地游斗，左一掌，右一掌，轻轻飘飘。“摩云神手”向冲天已经无法应付，堪堪就要落败……

与白发婆婆动手的“血掌火龙”姚炳焜，也不见得轻松！

展白曾伤在“血掌火龙”掌下一次，知道他的“红砂血形掌”厉害。可是现在白发婆婆手下，他打遍苏鲁的“红砂血形掌”却似失去了效用。而且，连他那插在左肩上轻易不动用的独门兵器“仙人掌”也施展了出来，仍然是守多攻少，在白发婆婆的一双肉掌之下，手忙脚乱，顾此失彼！……

“毒剑灵蛇”俞化南，仗着一柄“喂毒蓝剑”以及一条“铁线灵蛇”，跟那中年和尚勉强打了个平手，一时之间不致落败！

“安乐公子”门下三大高手，倒有两场堪堪见输，难怪他这样紧张了！

展白却不知他们为什么要恶战起来，而且互相水火的四大豪门，竟然一齐显得这么关心此战？同时，更使他奇怪的是，婉儿与翠翠拼命争打，自己拉都拉不开，到了此地竟也忘记了打斗，看起热闹来了！

难道这一场比武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吗？……

展白一边看，一边沉思。突听那白发婆婆叫道：“老不死！你既然占了上风，为什么还不早点把那小子料理了？一味地游斗！四外这么多等着送死的人，有得咱们打呢，早施杀手！解决了这一场，好打下一场！”

长髯老人道：“贼婆娘呀！怎么中原武林净是些脓包，叫我老人家打不过瘾呀！”

长髯老人嘴中虽如此说着，手底下却已经施出了杀招，只见他双掌一紧，冲着“摩云神手”向冲天嘿嘿笑道：“黑小子！你死了可别怨我，到阎王爷面前告状，只要告那贼婆娘就是了，是她叫我杀你的！”“摩云神手”向冲天江湖道上成名多年，中原武林谁见了不尊敬？哪里受过这等奚落？明知不敌，也气得怪目圆睁，厉吼一声，右手“紫金电光刀”“浪卷流沙”，左手“摩云神手”“乱石崩云”，两大杀招同时施出，以拼命的招式，齐向长髯老人攻去！

长髯老人微微一笑，只双掌一推一挫，“摩云神手”向冲天发出一声野兽般的惨嗥，倒跌出二丈开外！再一看，他右手中的“紫金电光刀”已不知怎么反插进自己的小腹中，面色惨白，仰面跌倒地上，看样子已经是死多活少了！

众人无不吃惊，像这样以敌手兵器，反杀敌人自己，可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长髯老人抖须一笑道：“贼婆娘！老头子的这一个料理上，现在看你老婆子的了！”

白发婆婆“呷呷”笑道：“不出三招！老娘这一个也可以报销！”

“血掌火龙”姚炳焜性如烈火，听这二老拿自己一开诨，不由气得三尸暴跳，厉吼道；“少张狂！老夫跟你拼了！”吼声前一抹，反转掌心向外，掌心立刻现出一片血红！

白发婆婆又干笑了两声道：“红小子！你把手掌磨出血来也没有用！老

娘照样打发你回外婆家去见姥姥……”
　　白发婆婆话未说完，“血掌火龙”已吐气开声，把“红砂血形掌”功力运至十成猛然推出！
　　一股火热的巨流，破空向白发婆婆涌至！
　　白发婆婆双掌一翻，竟也现出了一团蒙蒙白气，以沁骨的极寒，迎着那股热风卷去！
　　掌风一接，“血掌火龙”机伶伶打了两个冷战，本是一张赤红脸，立刻变成惨白！众人又是一惊！这是什么掌功？无声无息地便把无人敢敌的“红砂血形掌”给破了……
　　“血掌火龙”心内一惊，知道自己苦练一个甲子的武功，算是完了，心内一惨，两行老泪顺腮流下来。但瞬即咬牙切齿地又把他右手的“仙人掌”颤抖着平举了起来！
　　“仙人掌”本是他的趁手兵器，方才还挥舞如飞，但现在用尽周身之力，都难以平举起来！……
　　“仙人掌”在“血掌火龙”手中一寸、二寸……缓缓向上平举……
　　四周围观之人，还不明就里，只见“血掌火龙”面色惨白，眼流痛泪，浑身战抖着举起自己的兵器，还以为他是悲愤过度……
　　白发婆婆堆起满脸皱纹，尚在取笑说：“这一掌味道怎么样？你应该谢谢老娘，红小子让你变成白小子……”
　　长髯老人突然急道：“贼婆娘！小心暗算……”
　　喝声中，他又打出一掌！但仍是慢了一步，他一掌尚未打在“血掌火龙”身上，“血掌火龙”已把“仙人掌”平举在胸前按弹簧，“卡蹦”一声微响，一道白烟，直奔白发婆婆射去！
　　他的人却也被长髯老人一掌震飞……
　　白发婆婆被长髯老人一语提醒，猛出一掌向那白烟劈去！
　　“哧！”一溜蓝色火焰，如一莲光雨般散了开来，白发婆婆虽然发觉得早，及时运掌封开，但仍有数点火星，溅在白发上，立刻起火燃烧起来！……
　　同时，光雨四溅，四外围观之人，也有不少衣服上被溅上火星，刹时，火焰四起，一片惊呼……

第三九章 “搜魂指”

众人一阵大乱，扑打周身火焰，待把火焰扑灭，白发婆婆头上稀疏的白发，已几乎被烧秃！

白发婆婆气得厉啸连声，猛然又向受伤倒地的“血掌火龙”接连点出三指！

“噗！噗！噗！”

三声连响，重伤倒地尚未气绝的“血掌火龙”周身立刻现出三个透明窟窿，真比利剑刺穿的还要大些，鲜血肚肠立刻流了满地！

众人齐吃一惊，这是什么功夫，竟有这般厉害？

站在一边的婉儿，却脱口惊呼道：“‘搜魂指’！”

全场那么多人，只有她认出白发婆婆的指功，因为“神猴”传给她的也是这种指法，但火候却没有这白发婆婆来得深厚！

白发婆婆向婉儿露齿一笑，道：“想不到小丫头竟能认识我老人家的指法！……”

婉儿听白发婆婆管她叫“小丫头”，秀目一瞪。

刚要发作，那白发婆婆却转向“安乐公子”道：“你‘云梦山庄，该服了吧？快把宝物交出来！”

“安乐公子”满面忧容，但仍傲然一笑道：“先别忙，还有一场未分胜

白发婆婆掉头一看，敢情中年矮胖和尚与那“毒剑灵蛇”正打了个棋逢对手，胜败难分！

“毒剑灵蛇”俞化南，却把两件含有巨毒的兵器，挥舞得如风车相仿，着着进攻！

只见“铁线毒蛇”吞、吐、盘、绕，如长索，如软鞭，蛇信如火，蛇目如电，漫空而下！

一把“喂毒蓝剑”更是舞成一面蓝色光墙，烈烈生风，没头没脸地向矮胖和尚周身罩来！

白发婆婆一皱残眉，用那干瘪得似鸭子叫的声音道：“矮秃！来时你吹牛吹得山响，到了现在连一个瘦小子也收拾不了，岂不现眼？赶快施展出压箱底的功夫来，把这瘦小子废了，老娘还有要事！……”

长髯老人接口道：“瘦小子不堪一击！贼婆娘，你没看到吗？瘦小子手中那两件家伙，才真是有点不好对付！……”

白发婆婆一瞪眼，怒道：“少噜嗦，看老娘把他废了！”

说罢，挽了挽袖子，就要上前动手。……

场外的“乾坤掌”云宗龙急道：“且住！别忘了咱们事前怎么说的！要想不遵前言，以多为胜，眼前之人，谁也不能动手！”

白发婆婆似是无可奈何地又停下手来，颇心急地叫道：“矮贼秃！你到底能不能打赢呀？……”

动着手的矮胖和尚道：“臭老婆子！你着的什么急呀？佛爷包管送这瘦小子到西天就是了……”

展白暗暗纳罕，看这三人分明是一伙，但说起话来又是互相谩骂的口吻，不知是何来历？又见“乾坤掌”说事前有约定，也不知是什么约定？而且，“云梦山庄”连接两大高手被杀死，也无人出手救缓？四外这么多人看着，也无人出头？事事透着奇拉了拉身旁一个劲装大汉的衣袖问道：“喂！这是

怎么回事？”

那劲装大汉一回头，见是展白，狠狠地瞪了展白一眼，又见展白身上裹着条破棉被，样子狼狈不堪，又卑视地撇了撇嘴，然后一言不发，竟自掉转头去注视场中了……

劲装大汉回过头来，展白己看出这大汉正是金府的“闹江猪”梁珏，想起他的哥哥“混江龙”梁朋，在燕子矶边被自己一掌击毙，因此，对“闹江猪”无礼的举动也就忍下了。可是，对当前的状况依然是毫无所知……

这时，“毒剑灵蛇”俞化南，招式更见狠辣，毒剑、灵蛇，挥舞如风，猛冲猛打，似乎已知道“云梦山庄”的成败，以及自己一世英名，完全决定在此一战了！

“毒剑灵蛇”攻势凌厉，矮胖和尚似是封挡不住，双掌猛然向前一推，人却忽然向后仰翻出五六步去！

乍见矮胖和尚似是受伤跌倒，“毒剑灵蛇”抓紧千载难逢的机会，抖起左手灵蛇，匹练似地奔向矮胖和尚面门点去，右手毒剑以“流星赶月”招式，猛向矮胖和尚前心刺下！

这一招看来惊险已极，因为矮胖和尚已经仰面跌倒，“毒剑灵蛇”两招齐出，迅如闪电，看来矮胖和尚万难躲闪……

长髯老人突然抖须笑道：“秃驴！真有你的！早要施出这一手，不是早就可以赢了吗？……”

众人才一愕神，分明矮胖和尚即将落败，长髯老人为何反而高兴？……

眼见“铁线毒蛇”张口吐信，将及矮胖和尚面门，“喂毒蓝剑”也将刺到矮胖和尚前胸……

说时迟，那时快，矮胖和尚突然箕踞而起，两腿下蹲，两手扶地，腹部鼓得滚圆，形状如一个大青蛙一般，而且嘴中“呱怪叫了两声，双掌猛然向前指出！

“轰！轰！”

两股绝大狂飙卷地而起，硬把坚硬的地面铲起两道深沟，飞砂扬尘，声势惊人，前所未见！

众人齐声惊呼：“这是什么武功？”

“嘭”的一声大震，“毒剑灵蛇”俞化南已如断线风筝一般，直被震飞三丈开外，青剑、灵蛇同时出手，出去老远，尸体“吧嗒”掉落地上，人在半空中就已五脏离位，死去多时了！”

众人莫不吃惊，矮胖和尚却已缓缓站起，咧嘴一笑道：“怎么样？臭老婆子，没有错吧！”

白发婆婆瘪嘴一笑道：“行！行！你这矮贼秃还算有点门道。”

长髯老人却抖须向“安乐公子”父子说道：“没有话说了吧？从现在开始，云梦山庄’纳于‘海外三煞’门下！”

“安乐公子”望了望父亲“乾坤掌”云宗龙，父子二人脸色如死，无言地低下头去，看样子是悲伤已极……

白发婆婆突然放高了喉咙，向四周群雄叫道：“还有哪一家不服？快来报名领死！”

白衣书生手摇银扇，以逍遥无比的姿态道：“‘端方公子’、‘祥麟公子’，加上刚才入盟的‘安乐公子’，中原四大豪门，已有三家入盟，就剩下你‘凌风公子’了！怎么样？你们济南‘豹突山庄’还是就此加盟呢？还

是要找出几个替死鬼来送死呢？”

以无情著名江湖的“凌风公子”，素常高傲的脸上阴晴不定，转眼望了望手下的高手！

“豹突山庄”门下那些平日飞扬拔扈的高手，此时竟一个个低下头去，连眼光都不敢与“凌风公子”相接，看样子是怕被选上自己出面

白衣书生又加了一句，道：“鼎鼎大名的‘凌风公子’，做事怎么这么不爽快！是俯首称臣？还是要较量个高下？说一句话吗！”

“凌风公子”长这么大，也没有当众受过如此卑视，无奈看样子，自己门下高手竟无人挺身而出，为自己挣面子，同时，看了刚才十数场搏斗，心里也明白就是自己门下高手出手，也不过白白送死而已。但不战而降，当着天下武林之面，实在丢人。因此，竟羞愧得脸如大红布一般，一时之间无法下台……

突然，一条人影从圈外电射而起，临空一折，翩然落于场中，身法不但快，而且美妙惊人，脚落实地后显出一个宽衣博带、飘逸出生的中年狂生！

只见他先向“凌风公子”一抱拳，道：“贤世侄！别来无恙乎！”

“凌风公子”突看“天涯狂生”露面，心中一喜，忙道：“赵叔叔一向可好？”

“天涯狂生”点了点头，然后傲然向白衣书生道：“赵某不才，愿意会会莅临中原的海外奇人！”

白衣书生道：“阁下可是代表‘豹突山庄’吗？那么，再选出二人，依然比试三场！”

中年狂生道：“赵某人就凭‘天涯狂生’之名，领教几手高招，既不代表哪一门，也不代表哪一派！”

白发婆婆插嘴道：“狂小子！那我们把你杀死，不是白费劲吗？一点赢头都没有！”“天涯狂生”赵九州哈哈大笑道：“你这老婆婆，知道不知道‘天涯狂生，早年的誓言？”白发婆婆道：“你十言九言又有什么用，反正你又不能代表谁，杀死你以后，一个赢头也得不到，总是白费劲就是了！”

“天涯狂生”以狂傲闻名天下，见这白发婆婆比他更不怒，怡然一笑道：“赵某早年誓言，凡能胜过我者，赵某即拜其为师。但至今卅年来尚未遇到过敌手，如果你们四位之中，任何一位能胜过赵某一招一式，赵某立刻拜谁为师，这岂不也是赢头吗！”

白发婆婆桀桀怪笑道：“狂小子”真有你的。可是你已忘了一件事，要是我们四人之中，任何一人一出手，便把你杀死了，你狂小子到阴曹地府，又去拜谁为师呢？”

“天涯狂生”一怔，想不到自己狂傲一世，如今遇到比自己更狂十倍的人！

白发婆婆道：“狂小子！你不用发怔！你知道我们三人是‘海外三煞’，至于那位小爷——”

说着指了指白衣银扇书生。

众人齐都纳闷，这白发婆婆对谁说话都是乱骂一通，为何独对这白衣书生如此尊敬？……

白发婆婆接着道：“那位小爷先不必说，我们三个老不死的叫做‘海外三煞’，凡是与我们‘海外三煞’动手的，从来不留活命，狂小子，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只要一动毛你是必死无活，还拜的什么师？这岂不是等于白

说！”

“天涯狂生”大怒，再也忍不住，陡然一声大喝，反臂一掌“拦江截斗”，直向白发婆婆拦腰扫去！

白发婆婆估不到他突然出手，而“天涯狂生”这一招又是快逾闪电，白发婆婆来不及出手应敌，但身形一旋，已脱出“天涯狂生”掌风之外！

“天涯狂生”不等白发婆婆站稳，“横江断流”、“浪击流沙”三招连环施出！

白发婆婆不备，一时之间，被“天涯狂生”一轮快攻个手忙脚乱！

“天涯狂生，自创的一套“追风奇形掌”，以快捷奇奥见长，又被白发婆婆激怒，杀招接连而出，一口气连攻了十数招！

只见掌影如山，掌风如怒海激浪，声势威猛，前所未见！

把白发婆婆逼得一路疾躲，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可也不由气得满头白发幡扬，厉啸连连！

长髯老人拈须不语，双眼出神望定“天涯狂生”出手的招式，脸上竟现出一丝敬佩之色……

白衣书生手中银扇在掌心轻敲，脸上也流露一丝诧异神色……

只有那矮胖和尚，咧着一张阔嘴，在一旁拍手笑道：“老乞婆！这一下子大话吹破了，活该要栽跟头！”

白发婆婆一边身形电旋星飞，躲闪“天涯狂生”一轮疾攻，边嘴中骂道：“好贼秃！老娘吃紧，你倒在一旁看热闹……”

“天涯狂生”赵九州恨这白发婆婆狂傲，成心要把白发婆婆折辱在掌下，一路抢尽先机之中，仍然猛施杀手，“翻江倒海”、“赴汤蹈火”、“暴雨狂风”，接连又施展三大杀招！

掌影弥天盖日而下,把白发婆婆整个罩在一片罡风锐啸的掌影之中！……

长髯老人面露惊容！

连矮胖和尚也不取笑了，肥胖的脸上也现出诧异之色！

显见他们二人也估不到中原武林，还有这等奇奥武功，但二人竟紧守武林规矩，白发婆婆再危急也不肯出手相助……

白发婆婆抢不回先机，危险万状……

那白衣书生,突然以银扇在掌中击节,高声吟道：“山穷水尽疑无路……”

那白发婆婆听到吟声，突然一声厉啸，直可穿石裂云！

厉啸声中，那白发婆婆身形如蛇螺般一阵急旋，竟从“天涯狂生”那弥天盖日的掌影中，穿空直上！

一条灰白色身影，闪电般升起，直线上升差不多有四丈高，半空中又传出白发婆婆的一声厉啸，啸声摇曳之中，白发婆婆倏然折身下扑，头下脚上，双掌劈空锐啸而下，如泰山压顶，猛向“天涯狂生”当顶劈来！

“天涯狂生”以狂出名，虽见白发婆婆掌势惊人，仍然不躲，“天王托塔”，运起周身动力猛向来势迎去！

“轰隆”一声暴响，山摇地动，群峰哄鸣！

狂飙怒卷，折草飞沙，连数十丈外的松树叶子都被震得如落雨一般哗哗洒下！

二人掌力之大，实在惊心动魄！

四周围观的群雄，有不少人站不住脚，惊呼后退！……

“天涯狂生”虽然聪慧逾人，但到底内功真力逊了白发婆婆一筹，而且

白发婆婆居高临下，无形中占了便宜，因此，这一掌竟把“天涯狂生”赵九州震得踉跄退出五六步，面色惨白，摇摇欲倒！

白发婆婆身形落地，怒容满面，缓步向“天涯狂生”逼近，慢慢抬起手来，中指外吐，运起了神鬼皆惊的“搜魂指”神功！恶狠狠向“天涯狂生”前胸“三阳”重穴

第四〇章　再坠险境

“住手！”

展白暴喝一声，飞身掠入场中。

白发婆婆微一愣神，转头见是一个身裹破棉被的俊美少年，不由咧嘴一笑，道：“小娃子！是不是也活得不耐烦了？竟敢出面与我老人家架梁子！”

展白道：“动手比武，胜者为雄！老婆婆这么大年纪，不知为何还是这么大的火气，战胜也就是了，何必一定要致人于死地？”

白发婆婆一瞪眼，叱道：“乳臭小子！你可知‘海外三煞’规矩？”

展白道：“在下不知！”

白发婆婆运至颠峰的“搜魂指”功未撤，力贯四稍，周身微微颤抖，头上的白发及身上的衣衫，更是无风而动，前伸的手指，胀大足有一倍有余，忽视着展白桀桀笑道：“凡与‘海外三煞’动手之人，从来不留活命，现在你该知道了吧？还不替我快滚！”

展白也是天生傲骨之人，见这白发婆婆忽喜忽怒，说话的口气，更是咄咄逼人，不由激起怒火，剑眉一扬道：“不管你是谁，也不能不顾江湖规矩，对一个负伤之人，仍然施展辣手！”

白发婆婆怒极反笑，嘿然说道：“这样说来，你是成心想

说着，舍下“天涯狂生”，运指向展白逼来！

展白见那白发婆婆面目阴森，举指向自己缓缓走近，指锋未出，先感一股逼面生寒的劲流汹涌而至，知道白发婆婆的指功厉害，暗暗运起“雷音佛掌”神功戒备！……

此时，身后负伤的“天涯狂生”经过一番调息，已缓过一口气来，见危难中出面救助自己的，竟是曾败在自己掌下的少年展白，心中既感且愧，又明知展白不是白发婆婆的对手，随在后边叫道：“展少侠！快退！快退！待赵某人再接她几招！”

说着抢前一步，汇集残余真力，猛然劈出一掌！

白发婆婆桀桀怪笑，把指向展白的指锋，反侧一划，一股疾啸的锐飞，猛向“天涯狂生”扫去！

展白见白发婆婆仍去伤“天涯狂生”，陡然大喝一声，把运至顶峰的“雷音佛掌”施出，疾向白发婆婆攻去！

“雷音佛掌”乃西域绝学，施展出来，虽不见掌风狂啸，但一股奇大无比的暗劲，如海洋巨流一般汹涌而至！白发婆婆“搜魂指”神功本已转向“天涯狂生”，对“天涯狂生”伤后拼力打出一掌，她并未放在心上，但展白掌出，她立刻感到不对劲，但一时之间还未想到，以眼前一个不起眼的少年，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武功，因此，“搜魂指”仍然向“天涯狂生”点去……

站在另一侧的中年和尚，却脱口叫道：“老婆婆！小心！那少年施出的是‘雷音佛掌’！”

白发婆婆闻声一惊，“搜魂指”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半圆，却施出一招“横扫五岳”的招式，指风狂啸，把“天涯狂生”及展白二人均罩在强劲的“搜魂指”下！

只听“砰！轰！”接连两声巨响，“天涯狂生”痛啸一声，仰面朝天栽倒！

白发婆婆一声闷哼，竟被展白“雷音佛掌”震得向斜刺里踉跄五六步出

去！……

展白只感掌心如被钻穿，一阵巨痛，几乎使他站足不移，上身晃了两晃，仍然咬牙忍住，一看掌心却已肿起如桃，心中暗惊：“好厉害的‘搜魂指’！”

中年矮胖和尚却一掠而前，向展白厉声问道：“尔是何人门下？……”

白发婆婆被展白一掌震退，引为奇耻，暴怒如雷，反身又向展白扑来！

展白举掌欲迎，却感掌心巨痛如锯，举手乏力，不由暗道：

“完了！……”

忽听两声娇叱，两条娇小人影，犹如双飞紫燕，一齐掠入场中！

接着一溜碧光一闪，一股劲风锐啸，齐向白发婆婆攻至！

白发婆婆身形电旋，躲过一剑一掌，身形飘落一丈开外，扭头一看，来人却是一个奇美的锦衣少女与一青脸红发的怪人！

这锦衣少女与青脸红发怪人正是展婉儿与柳翠翠，为救展白，同时出手！

白发婆婆被二人逼退，未能伤到展白，更形激怒，身形窜落即起，腾身又向二女扑来！……

银扇白衣书生却在一旁急叫道：“红姑！那青脸红发之人，要活不要死，其余之人，可以格杀勿论！……”

白发婆婆虽在激怒之下，仍然听白衣书生的话，半空中“搜魂指”神功点向婉儿，对柳翠翠的一指，却变指为抓，五指箕张，猛然抓下！

婉儿身形一挫，两指疾出，同样是“搜魂指”，猛点白发婆婆“心俞”、“气海”两大重穴！

同时，柳翠翠一招“斜月生辉”，无情碧剑闪起一片碧芒，猛向白发婆婆右臂削去！

白发婆婆心中一懔，估不到婉儿与翠翠竟有这样高强的剑招与指功，尤其婉儿的指法，竟与自己的“搜魂指”相似，半空折腰，飘落一丈开外，厉声叱道：“小妮子！你这指法跟谁学的？”

婉儿道：“这个你管不着，你只要伤到展哥哥一根毫毛，我便拿你偿命！”

白发婆婆咧嘴一笑，道：“好！我素来不讲理，没想到今天碰到一个比我更不讲理的人！我问你，小姑娘，这少年是你什么人，值得你这么关心他？……”

婉儿尚未答言，柳翠翠却看到展白掌心红肿，脸色惨白，心痛心上人负伤，怒叱一声，抖剑向白发婆婆分心刺去！

剑出啸风，剑尖寒芒竟然闪起一片耀眼碧光，显然柳翠翠的剑术修养已到了“以气御剑”的地步，剑招施出，声势惊人！

白发婆婆大惊失色，收身急躲，仍然慢了一步，“哧”的一声微鸣，白发婆婆的半截衣袖已被剑芒削下！

婉儿也看出展白负伤的情形来，在白发婆婆站脚未稳之际，猛然弹出两指，直向白发婆婆袭至！

同时，柳翠翠“寒星奔月”，手中“无情碧剑”如一道擎天长虹，几至“人剑合一”的剑术化境，不见人影，只见剑光，向白发婆婆电射而至！

白发婆婆此时狂态全失，反而惊得面无人色，她怎么也估不到当今之世竟有如许高强剑术之人，就是那婉儿的“搜魂指”，也不可轻视，见指剑同时攻到，不敢接架，晃身急躲……

在四周围观之人，虽不乏武林高手，且大多数是走江湖混混，但也从未见过如许上乘的剑术，不由齐声惊呼，愕然噫惊！……

在一旁观战的白衣银扇书生，更是又惊又急，高叫道：“仇公公！‘佛印法师’！还不上前，更待何时？”

长髯老人及中年肥胖和尚闻言，双双纵出，一个敌住柳翠翠，一个敌住展婉儿！

就这样，把围在四周的武林群雄，也看得个个心惊，那青脸红发的柳翠翠众人从未见过，武功剑术出神入化，不知是何来路，惊奇还不在话下，但少年展白却是众所周知的一个新出道的少年，他每次露面，武功都有进步，一次比一次的强，而且进境之速，更是大违常情，以白发婆婆来说，四大豪门的一流高手接连死在白发婆婆手下，连“天涯狂生”，眼空四海的武林高手，都重伤在白发婆婆手中，生死不明，而小小年纪的展白，竟能一掌把白发婆婆震退，而现在又力战数十合不败，怎不使人惊异。

婉儿，也有不少人认识，见她能力战“佛印法师”，能够战了个平手，同样使群雄惊讶不已。其中尤以“凌风公子”及其门下高手，最感不解，因为婉儿的武功，虽然得到庄主“摘星手”的亲传，堪称不错，但要想敌住连毙四大豪门十数高手的“佛印法师’，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可是，现在她不但敌住了使群雄丧胆的“佛印法师”，而且与“佛印法师”竟打了一个于手，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凌风公子”暗暗纳闷，心想：“几月不见，妹妹从何处学来这等高强武功？……”

不说围观群雄个个心头惊异纳罕，旦说展白力战白发婆婆却已到了危急关头！

在他最后一招“风震雷鸣”施出之际，鼓腹纳气，双掌向外一<震，这一招确是很厉害，硬把狂傲无情的白发婆婆逼退了三步，但自己身上捆的破布条，也因自己鼓腹纳气震断，身上的破棉被却顺势滑脱下来！

骤然闹了个赤身裸体，在这么紧张的场合，四周围观的人都禁不住哄笑出声！

展白自己更是闹了个面红耳赤，手忙脚乱，一边拒敌，一边抽空用手去提滑落的破棉被……

白发婆婆却毫不放松，一边着着进攻，一边嘻嘻笑道：“小娃子，没想到你穷得连衣服都没得穿，还敢强出头多管闲事，看奶奶不毙了你才怪呐！”

说着，“呼！呼！呼！”接连又劈出三掌！

掌掌力沉势猛，展白欲想躲避，无奈举脚不灵，只有咬牙运掌硬接！

“膨！膨！膨！”

三声大震，展白只觉腑内气翻血涌，双眼发黑，白发婆婆的掌力，一掌比一掌沉重，几如万斤重锤一般，击撞在自己双掌之上，几乎使自己支撑不住！

白发婆婆三掌得手，又恢复狂态，桀桀怪笑着，双掌高举过顶，又猛然向展白迎头扑下了！

展白昏朦之中，只觉白发婆婆的掌力，如泰山压顶一般，迎面压至，赶快抽身跨步去躲……

可是他忘了滑落至腿腔的破棉被正缠住了他的双腿，刚一跨步，一个踉跄险些栽倒……

而白发婆婆重逾山岳的双掌，已压近他的面门！

展白无奈，奋力举起双掌，向上迎去！

“砰”然一声大震，展白如被万斤铁锤击中，嗓口一喷出一口鲜血，头脑轰的一声，立刻昏倒下去……

昏迷之中，他仍听到白发婆婆声如鸭鸣的怪笑声，以及重逾山岳的强劲掌风，第三次又向自己胸前压来！

不由暗叹一声：完了！想不到我展白这一次竟丧命于此……

突然，一道耀眼的碧澄剑光一闪！

接着听到一声娇叱，四缕疾啸的劲风，直向白发婆婆射至！

展白却已完全失去知觉，昏倒当地，对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他是再无法知道了……<

第四一章 “天佛降魔”绝学

“白云苍狗，沧海桑田”，人生变幻无常！

事实上，人生变化之大，往往出人意外！

又道是“人生梦如”。相传庄周作梦变为蝴蝶，梦醒后，不知自己是蝴蝶作梦变为人？还是人作梦变成了蝴蝶？

展白在昏迷中苏醒，也有类似的感觉！

他被“海外三煞”之一的白发婆婆三掌震伤，昏死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又悠悠醒转！

他迷蒙中恢复了知觉，不知自己究竟是死还是活？首先传入耳鼓的是盈耳的水声！

那水声鸣金击玉，叮叮咚咚，犹如一曲仙乐！

而且，那仙压似的流水声中，尚隐约交织着缥缈的歌声，听来婉转柔和，非常悦耳！

展白不知是真？是幻？是梦？是醒？

更不知自己置身何地？他尽力回想着以往的经历，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方？

终于，展白睁开了眼睛！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蔚蓝的天！

蓝天是那么蓝，那么亮，蓝亮得几乎透明，犹如一潭凝碧集翠的湛蓝湖水，又如一整块透明的蓝玉石板覆盖在他的头顶！

蓝天上有几朵洁白无比的白云，恰然舒卷，使人看了有说不出的悠闲、宁静之感！

转眼向左看去，一带奇峰竟立的琼崖上，奇岩怪石，瑶草琪花，几如一道锦绣的屏风般迤逦摆开，正好做了他存身之处的天然屏障！

琼崖绝高处，一道流泉，喷珠溅玉似地直泄而下，依着山势，盘曲三折，到了将近地面一片平台似的山石上，分成无数细流，涓泄而下，成为一大片的天然喷泉，景象怡人已极！

想那仙乐似的流水声，就是这些细流形成的了！

在山脚下，聚水成潭，碧波荡漾，倒映着蓝天白云，及琼崖上的奇花异草，相映成趣，景致之美，犹如仙境！

再看自己，则是仰卧在一块比床铺略大的白石上，白石成长方形，而且石山边生了一层如茵的细草，倒在上边竟比真锦褥绣被的床铺还要来得舒服！

而且，在他仰卧的身躯四周，摆满了各色各样的鲜花，简直把他装饰成花国里的一位睡王子！

展白暗暗纳罕，这是谁把自己放置在这么一个地方？

这是哪里？哪里有这么美的所在？又是谁采来这么多鲜花放在自己的身边？

问号实在太多了！

他不由又转脸四望，当他的眼光转到那碧波荡漾的湖水中时，使他更愕了！

原来在那春水碧波之中，分明有一个长发披肩、肤白如凝脂似的赤裸美女，正在一边歌唱一边戏水！

那赤裸美女，原是在水中俯泳着，此时，她忽然游近浅处，缓缓从水中站了起来！

那一来，展白更感惊异了，他纵是一个不出世的奇男子，见到此种光景，也不由砰然心动……

原来那赤棵美女站立起来，水浅及膝，她一副玉石雕刻般的赤裸胴体，毫无遮掩地映入了展白的眼帘。

只见那少女的棵体之美，真的难描难画，洁白晶莹，浑圆丰满，全身上下每一根曲线，都充满了和谐的美！

那赤裸少女虽是背向而立，展白从她身后望去，只能看到侧背，与一少部份斜前面，但也不由从心底喝采，女人能有如此完美形体，堪称得起是上帝的杰作了！

那赤裸少女却不知展白在尽情地欣赏着她，嘴里低哼着不知名的曲子，伸出柔黄素手，在浅水处摘下一朵盛开的白莲，插在自己的鬓边！

啊！原来她是为采摘那朵白莲！

可是，就在她采下白莲，挽首插在鬓边时，微一侧脸，却看到了展白！

她见展白两只黑自分明的大眼睛，出神发呆地望着她，不由发出一声喜极的欢呼！

“啊！白哥！你醒转来啦！”

一边欢呼，一边在水中踢水溅波地向展白跑来！

一边嘴中高兴地叫道：“白哥！你醒了！你醒了，可得陪我玩，我一个人守了你二个月了！这样的深山静野，只是我一个人，可闷死了……”

她一路乱叫，她赤裸着的身躯在展白身上滚动着，爱如燎原之火般地迅速燃烧起来……

展白不是个世俗的色情男子，刹时克制住爱之欲火，说道：“翠翠！快把衣服穿起来……哎……我……我怎么了……嗬……啊！这是什么地方？……”

展白虽然强收心神，但被她裸体在身上一阵滚动扑抱，说话也显得不成语调！

谁知翠翠一撇小嘴，从展白身上站直，一挺酥胸道：“穿衣服！穿衣服，穿什么衣服？我从小在海岛上生长，在海里玩，在沙滩上跑，在树荫里睡，向来就是不穿衣服的！”

展白看她憨态可掬，不由笑道：“那时候你还小，当然可以不穿衣服，可是，现在你长大了，应该穿衣服了！”

翠翠秀眉一挑道：“谁说的！就是前几个月，我还是不穿衣服在海边玩！”

展白道：“你那是在荒岛上没有人的地方，到了中原，处处有人，就不能不穿衣服……”

展白话未说完，翠翠撇嘴道：“屁！荒岛上也有渔民，这地方倒是真没有一个人！”

展白被她说得语塞，一时答不出话来。又见她玉乳酥胸，当面而立，赤裸的胴体洁美得使人眩目，尤其禁不住心猿意马，周身血液如万马奔腾一般奔流起来，倒闹了个面红气喘，只睁大了双眼呆呆发起怔来……

在这样美丽的仙境，欣赏这样女神一样完美的裸体，恐怕在人世间是梦也梦不到的！

展白正望着翠翠呆呆发怔的当儿，翠翠却忽然噗哧一笑，道：“白哥！

你为什么用那种眼光望着我？”

展白如梦吃般地喃喃道：“哎……你真美！……”

翠翠听展白赞美她，笑容如春花盛开，道：“那么，你不再逼我穿衣服了？”

经此一问，展白突然记起在“豹突山庄”庄外小山上，被“银<箫夺魂”章士朋箫音所迷，自己撕破身上的衣服，也有类似的行动，觉得“人，原是大自然中的动物，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去，穿衣服是人为的矫饰，不穿衣服反而更接近自然，更纯真，更圣洁……”

展白头脑中渐渐接近了自然，灵光耀闪，欲念全消，忙道：“是的！你不穿衣服，比穿衣服更美！我……”

谁知翠翠却一晃娇躯，隐身在一支矗立的石笋后面，嘻嘻哈哈地笑道：“你知道就好了！可不能让你看，你的眼睛好像要吃人的样子，使人害怕……”

说罢，仍吃吃笑着，竟从石后披上一件闪光透明，如网络的长袍走了出来！

展白见她微低粉颈，两只手灵巧地系着衣带，鬓旁斜簪着一朵白莲，缓缓走来，真是美丽极了，心中暗赞道，“啊！太美了！如若伴着如此爱侣，傲啸山林，逍遥一生，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恩怨情仇，真可一概不问了！……”

翠翠走近展白身边，举手掠了掠散乱的鬓发，道：“白哥哥，你坐起来运运气，看你的内伤好了没有？如果是好了，我有好东西给你看！”

展白道：“什么好东西？现在给我看不是一样吗？”

翠翠撒娇道：“不嘛！你一定先要运功，证明你的伤势好了，我才给你看！”

展白只得依她，坐了起来，发现自己身上竟穿了一件与翠翠身上衣服质料相同的原色长袍。

展白用手揉了揉，那衣料柔软非常，而且闪闪生光，但却是非丝非绸，看不出是何质料织成？不由问道：“这衣服是何处来的？质料这样好！”

翠翠道：“这是你病中，我采集山中天蚕丝做成的，因没有针线，边上都是用丝条穿连起来，怎么样？你看我做得还不错吧？”

展白经翠翠这一提醒，才注意到，衣边上果然是用较线略粗的丝条编织而成，不由心里暗赞，这翠翠姑娘不但人美武功高，而且心灵手巧，想这荒山野岭无针无线，又无织布机，她能全凭双手，织做成如此合体美观的衣服，的确难得。不由脱口赞道：“真好！亏你能做得出来！这恐怕要费你很多时间吧！”

翠翠道：“不多不少，整整六十天！”

展白惊道：“怎么？我在这地方昏迷了两个月啦？”

翠翠道：“两个多月了！你忘记来时是冬天，现在已经到了春天。”

说着又哼了一声，似是带着内心委屈说道：“怎么？你在昏迷不醒中还嫌日子长了吗？不知道我独自一个人在这二个多月的时间中，该是多么烦闷呐！”

展白并没有注意到翠翠的幽怨，只想到自己父仇未报，急道：“不行！我要赶快走！”

说着纵身欲起……

翠翠双手把他按住道：“ 白哥哥，你到哪里去？ ”

展白道：“ 去找四大豪门为父亲报仇！ ”

翠翠道：“ 白哥哥，你不用去报仇了！四大豪门均已星散，‘ 青蚨神 ’金九、‘ 乾坤掌 ’云宗龙、‘ 混元指 ’司空晋、‘ 摘星手 ’慕容涵，以及‘ 霸王鞭 ’樊非均已被人杀死了！…… ”

展白不信道，“ 翠翠，你这岂不是信口胡说！他们四大豪门势可盖天，个个门下高手如云，怎么会一时之间都会被人杀死！…… ”

翠翠见展白不相信自己，颇为不悦地道，“ 白哥哥！你以为小<妹会骗你吗？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你还不知道中原武林有多么大的变化？如今不但四大豪门的主人均已毙命，而旦天下九大门派的掌门人，黑白两道的盟主，水陆码头的总瓢子，均已死的死、降的降，今日中原已经臣属于一大魔头的掌握之中了！ ”

展白越发不信道：“ 那么，‘ 武林四公子 ’呢？ ”

翠翠道：“‘ 武林四公子 ’，现在不过是局促一隅的一个小头目罢了！ ”

展白惊道：“ 那魔头是谁，竟会有这么高强的武功，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可以并吞慑服天下武林！ ”

翠翠道：“ 提起来你也不知道，他是久处南海‘ 魔鬼岛 ’的‘ 海龙神 ’，又叫‘ 南海一君 ’，姓龙名啸天！ ”展白想了想，果然在武林中从未听到此一名号，不由纳罕道：“ 就凭‘ 海龙神 ’一人，就可以臣服天下武林了吗？ ”

翠翠笑道：“ 当然不止他一人，还有他属下高手‘ 南海龙女 ’、‘ 桃花四仙 ’、‘ 魔鬼岛八妖 ’，以及你在‘ 亡魂谷 ’会过的‘ 海外三煞 ’与那白衣银扇的书生！ ”

晨白震惊得瞪大了眼睛，道：“ 那白衣银扇晚生又是谁？ ”

翠翠道：“ 他就是‘ 南海一君 ’的独生儿子，名叫‘ 南海少君 ’龙飞相公，又叫‘ 龙神太子 ’！入侵中原，虽然是以他父亲‘ 海龙神 ’的名义，事实上‘ 海龙神 ’并未在中原露面，完全是他一人主持全局，可以说目前中原武林，已尽属龙家一姓了！ ”

展白见柳翠翠说得头头是道，由不得不信，但却惊奇得瞠目结舌地道：“ 真想不到！两个多月的时间，武林中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

翠翠见展白失魂落魄，觉得不忍，忙道：“ 先不要管外边闹得天塌地陷，反正我们这地方是块安乐土，如没有我的许人不得擅入一步！现在不谈那些了，白哥哥，你先运运气，看看伤势全好了没有？ ”

展白仍然放不下地问道：“ 此处是什么地方？…… ”

翠翠安慰他道：“ 白哥哥，你先不要多问，话说起来长着哩！你快运气看看，然后我给你看一件最好的东西！ ”

展白见她说得急切，只有收拾起满肚子的疑问，依言坐起，暗运《锁骨销魂天佛卷》上的道门大法，闭目垂眉，反省内视，逼住一口真气，运行四肢百骸一大周天，感到真气流转，不但毫无不适，反而比以前更见充盈，这才睁开眼睛道：“ 我的内腑真气毫无阻滞，想是伤势全好了！ ”

翠翠听说他伤势全愈，不由展颜一笑，极是开心地道：“ 本来白哥哥受那一点轻伤，是不会昏迷如此之久的，是小妹给白哥哥服了一种叫做‘ 紫檀花 ’的灵药，这种‘ 紫檀花 ’据《云汉异志》所载云：“ 产自太华山绝顶，不但能增长动力，疗伤去毒，而且可以驻颜长寿，辟谷疗饥。 ’不过没有深厚根基之人，不能擅服，因为药性太烈，普通人服下会使人五内焦枯、七窍

流血而死。小妹在无意中得到一株，带在身边，一直不敢服用，没想到恰巧白哥哥负伤很重，小妹打退‘海外三煞’，把白哥哥救来此地，无药疗伤，这才想起这株‘紫檀花’来，又察知白哥哥根基极佳，所以就给白哥哥吃了……”

展白听她说把珍贵的灵药给自己吃了，不由万分感激地道：“翠妹妹，你待我真是太好了！这一生我不知怎样才能报答你……”

翠翠听到此话似是感到莫大的安慰，婉然一笑道：“白哥哥，妹妹并不要你怎样谢我，只要你心里永远不忘记妹妹就好了。现在再听我说下去。当时，我给你服下那‘紫檀花’之后，红，热得比火炭还要热，我一见吓慌了，又见你五六天过去了一直昏迷不醒而且热度不退，我真是吓慌了，怕给你眼错了药，出了差错，万般无奈，才以小妹本身的纯阴……”

展白至此，对柳翠翠的感激已铭感五内，不知怎样表示才好，只有以双手热烈地拥抱，把翠翠俯在自己怀中的一副娇躯抱得紧紧的，做为无言的感谢……

翠翠也就还以热烈拥抱，而且沉醉在爱侣的怀抱中了……

二人也不知拥抱了多久，沉醉了多久？还是展白首先醒觉过来，扶住翠翠的香肩，轻轻把翠翠扶起，道：“翠妹，你不是说要给我一件好东西吗？到底是什么东西？拿来给哥哥看吧！”

翠翠哟了一声，道：“白哥哥不说，我还忘了呢！喏！白哥哥你看，就是这个！”

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本彩色缤纷的书来。

展白一看，不由哑然失笑道：“这不是我的《锁骨销魂天佛卷》吗？翠妹说的好东西，就是这个吗？”

翠翠脸孔无端一红，道：“不仅是这册《锁骨销魂天佛卷》，你翻开一页看看！”

展白不解，心想：这上边的图画，不看不看，自己也看了百数十次了，上边的暗字，用于更不知触摸了多少遍数，不论是睁开眼睛看，还是闭上眼睛摸，自己可以说是熟习无比，不用翻开扉页，便知道其中是些什么了。

但看翠翠说得意诚，虽然明知道其中是妖冶无比的“天仙魔女”的裸体画像，还是依言翻开了扉页！

嘴中仍禁不住疑惑地问道：“这有什么好看？我已经看过多次了……”

谁知展白话还未说完，柳翠翠娇躯一转，又把裹在身上的天<蚕丝绸袍脱了下来。接着摆腰扭臀，赤裸的胴体如一条灵蛇一般，婉转扭动，说不出的风情万种，乳浪臀波，几乎使展白神魂为之一荡！

尤其翠翠此时脸上的风情，竟流露无限的妖冶艳荡之志，这哪里还像纯洁天真的少女，分明是冶荡无比的浪妇淫娃！

展白先是一惊继之一怒，跟着而来的是如野火燎原的欲火春情！

这沸腾的欲火，来得是那样快，他的惊怒情绪竟不能防止欲火高涨，只感周身血液责张，一股热流从丹田直达泥丸，旌旗摇举，几乎把持不住……

幸亏柳翠翠荡态一展即收，回手又披上天蚕丝袍，娇羞无限地笑道：“白哥哥！你说这算不算最好看的？……”

展白惊魂甫定，努力收慑心神，暗运真气，调息一番方把高涨的欲火平息了下去，不由叹道：“翠妹，你是一个圣洁的少女，今后我不希望你再做出如此丑恶……”

翠翠笑道：“白哥哥！还自以为正经，难道你只是看外表，没有看到内容吗？”

展白茫然不解，怔了一下，眼光又落在翻开的《锁骨销魂天佛卷》的画页上，只见那栩栩如生的“天仙魔女”画像，扭腰摆臀，乳浪臀波，尤其脸上那冶荡春情，正是翠翠刚才所做的，维妙维肖，一丝不爽！

展白诧然道：“妹妹刚才做的就是这‘天仙魔女’的画像吧！但这又有什么含意呢？”

翠翠正容道：“白哥哥！你知道我的师父是谁吗？”

展白道：“妹妹没跟我说过，我怎会知道？”

翠翠道：“我的师父就是‘天仙魔女’！”<

展白愕然道：“那……不可能吧！‘天仙魔女’据今已有二百余年，她怎能活到现在……”

翠翠白了展白一眼道：“我的话，你老是起疑心，难道我会骗你吗？而且，也不能拿恩师来说谎啊！”

展白见她急了，忙改口道：“这先不谈，你那画像的姿态，还有什么用意吗？”

翠翠道：“这画像本是我师父修炼的一种特殊武功，名为‘姹女迷魂大法’，据说厉害无比，不论武功多么高强之士，也难以抵挡，就是修炼至心如槁木死灰的道行高僧，也无法与之抗衡……”

翠翠说至此处，展白忽然记起在小孤山石洞中，雷大叔授他此书时，所说的一段掌故，一代奇人“只眼郎君”如何受惑，以至走火入魔的经过，不由慨然道：“你师父这‘姹女迷魂大法’不管怎么厉害，究竟不能算武功正道，只能算左道旁门，而且……”

展白下边的话是：“而且，也不正当！”但话到唇边，觉得如此直言，对翠翠的师父大有不敬，因此住口未说。

但只此也把翠翠说恼了，只见她一瞪眼，道：“什么旁门正门？比功论武，胜者为强，用色相制敌，与用刀剑杀人有什么两样？”

本来翠翠已经不快，若是圆滑之人，为讨爱侣爱心，此时必会改口，但展白天生正直不阿，虽看出翠翠着恼，仍率直言道：“这实在大有分别，譬如一个人要到某一个地方，放正路不走，而走入歧途，虽然开始所差无几，但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翠翠道：“我不跟你讲那么多大道理，现在我只要告诉你，在这一百零八幅‘天仙魔女’的画像之中，却隐藏着一套亘古绝今的高深奥妙的掌法，一套灵巧无比的身法，和一套变幻万端的步法。掌法为‘天佛降魔掌’，身法为‘无色无相身’，步法为香步’，其中任何一项，均堪称得起是武林绝响，如果再把‘无佛降魔掌’代之以剑，演释出来便是‘天佛降魔剑’，有了这几套绝世武功，直可睥睨天下，君临万方了！白哥哥，你想想看，妹妹这不是给你看到一件最好的东西吗？没想到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倒跟妹妹说教起来了！”

翠翠滔滔说下去，展白愈听愈惊奇，见翠翠停下口来，才喘了一口气，道：“真的吗？我……”

展白本想说“把《锁骨销魂天佛卷》看了这么久，怎能一点头绪也没有看出来？”但他的话尚未说完，翠翠已娇嗔道：“我每次讲话，白哥哥都不相信，好，算我白说，我不谈了！”

说罢扭转娇躯回身便走。

展白见翠翠使气生嗔，忙飘身挡住翠翠身前，深深施了一礼，道：“翠妹妹不要生气，哥哥完全相信你的，正要向妹妹领受教益哩，都是怪哥哥不会说话，现在哥哥为翠妹妹赔礼，就请妹妹多原谅吧！”

没想到展白素常木讷，如今竟谈吐趣雅，亦庄亦谐，又加上他打躬作揖，状甚滑稽，竟把个柳翠翠逗得忍俊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展白见翠翠回嗔作喜，趁势说道：“是不是妹妹刚才摆的架式，就是什么‘天佛降魔掌’的一招？”

翠翠收住笑道：“不是，刚才那是‘姹女迷魂大法’的一式，名为‘玉体飘香’，但针对‘玉体飘香’的招式，对手出掌竖指横削，就成了‘天佛降魔掌’的第一招‘佛祖降座’，而且晃身错步，也就把‘无色无相’与‘千幻飘香’身法步都施展出来了。”

展白讲心机虽不大高明，但对习武的悟性上却是高人一等，听翠翠一说，立刻会意，道：“这样说来，练习这‘天佛降魔掌’一<定要二人合起来练才行了？”翠翠道：“这回算你聪明，这《天佛卷》上隐藏的三门奇功，不但一定要二人合练，而且还非要跟妹妹合练不可，不是妹妹夸口，天下虽大，但除了妹妹一人，不做第二人想……同时……”

翠翠至此，大眼珠一转，含着诡谲的笑容道：“天下也只有白哥一人，能练到这‘天佛降魔’绝世武功。”

翠翠见展白疑惑地望着自己，知道他又要不相信自己所说，随接下去道：“白哥哥，你不要不信！因为我的恩师已经坐化，‘天仙魔女’的‘姹女迷魂大法’，普天下没有第二个人再会，所以非 妹妹不行。但若不是为了给白哥喂招，妹妹岂肯牺牲……色相？……”

展白至此恍然大悟，忙又深施一礼，道：“翠妹，我明白啦！不但此‘天佛降魔’绝学，非你给我作练习不了，而且，若没有《锁骨销魂天佛卷》，也是不行，可见真是天助我也！妹妹，闲话少说，快帮我练此绝世武功吧！”

翠翠道：“帮你练武功不难，白哥哥，武功练成之后，你该怎么谢我？”

展白心急练武功，口不择言地道：“一切都依妹妹！只要帮哥哥练成武功，妹妹要怎样全行！”

翠翠双眉一挑道：“白哥哥，这是你亲口说的！事后可不能说了不算！”

展白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岂可说了不算，不要再多说了，快帮我练功！”

翠翠忽然纵声大笑起来，一个女孩子这样狂笑，真使人吃惊，展白愕然，那美逾天仙的翠翠却一甩手把身上衣服脱光，娇媚地说道：“来吧！白哥哥，我们开始练功

第四二章　劫镖者是谁？

车辚辚，马啸啸，一条黄土大路，犹如一条大蟒蛇，蜿蜒伸展至遥远的天边！

大路上尘埃飞扬，正有一路镖车逸逦经过！

这镖车都是油篷铁轮，大马长驷，足有数十辆之多，车辕上都插着一只绣有手掌的三角旗，随凤飘扬，猎猎作响！

镖车前后左右都有随行镖师，骑马卫护，看那些镖师一个个身材魁梧，双眼精光四射，便知俱是武功不弱的练家子！

在镖车前方百步之处，有八名趟子手，两名一挑，共分四排，在前喊镖开路！

只听八名趟子手拉长了声音一递一声地喊道：

“燕——雄——京兆——

我——武，——维——扬”

行家一听，便知是“燕京镖局”的镶车在此地路过。

当然，若是再一看那镖车上插的“铁掌”镖旗，就更知道是“铁掌震河朔”茹老镖头的镖车了！

镖车前有十数名镖师，放辔徐行，为首是一个白发苍苍年约六旬的老镖师，正是“铁掌震河朔”茹老镖头。

茹老镖头很久不出马了，这次亲自出马，想必这趟镖是很重要了。<靠茹老镖头左首，是一个面团团的大胖子，身穿公服，脑满肠肥，看样子吃六扇门官饭的公人，茹老镖头的右首。却是一个精皮寡瘦的瘦子，和那胖子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生像如猴，作捕头打扮。

这一胖一瘦两个汉子，正是河朔名捕“胖灵官”郑伯象，与京城快捕“石猴”侯麟善。

看样子，这趟镖有公人随行，想必也是为公家保的官镖了。

此际时值初夏，虽没有盛夏的酷热，但骄阳当顶，众人脑门上都已微微见汗。

茹老镖头把马连坡的大草帽，掀在脑后，皱起多皱纹的脸，手搭凉篷，眯眼向前途望了望。

眼见行近一片黑鸦鸦的松林，茹老镖头庞眉一皱，向左右说道：“传令下去，要大家提神戒备！”

荒山密林，正是盗匪出没啸聚之处，茹老镖头经验老到，所以一见前面的密松林，立刻采取措施。

负责传令的“快马”刘三，立刻飞快地驱马由前向后传去，一边策马飞奔，一边口中喊道：“总镖头有令，大家戒备！”

一片刀剑出鞘之声，寒刃锋芒，在烈日下耀耀打闪，众镖师都把随身武器取了出来，向四周全神戒备！

镖车行列中立刻增添了一股肃杀之气，看那警卫森严，令出必行之势，真有大军临阵的气派！

“胖灵官”郑伯象胖脸上宽慰的笑容，向茹老镖头笑道：“到底是茹老镖头亲自出马，这般阵势，叫我们出差的人也安心多了！”

“石猴”侯麟善也接口道：“说的是！像上一次出镖，由一个新出道的年轻镖师，名叫展白的押镖，那一路上真叫人提心吊胆！”

“石猴”一提到展白，“胖灵官”突然打了个冷战，又细眼向前途望了望，然后压低了声音在茹老镖头耳边说道：“听侯兄这一提醒，我倒想起来了，上次展白押镖，就是在前面这座密林出的岔子！老当家的！你可要小心了！”

茹老镖头凝重地点了点头，并未作答。

可是“胖灵官”话声虽低，却被身后一个叫做“浑铁牛”周大通的镖师听到了。上次本轮到他出马，茹老镖头却派了展白，他心中一直不服气，恰好那趟镖出了事，而展白也由此失踪，这时他听“胖灵官”提起旧事，正好借题发挥，从鼻哼了一声，道：“年轻人怎能当大任，上次我就说过他不行，总镖头还不信，结果还不是出了事，半途他就弃下镖车自行走了，一直到今天还没有音信……”

“浑铁牛”还要唠叨下去，茹老镖头忽然侧耳谛听，面现惊诧之色，猛然沉喝道：“周大通！住口！”

茹老镖头这一声沉喝，威吓意味很重，“浑铁牛”周大通一愣，他想不到茹老镖头面色凝重，侧耳向前谛听，神色大逾寻常！

“浑铁牛”把冲在口边的怒气强压下去，也倾耳细听了一下，不由惶然色变！

原来在前面喊镖的趟子手，已经走进了密林，但自入林以后就失去了声响！

喊镖的不喊镖了，这证明前途出了意外！

“胖灵官”与“石猴”二人还不知何故，见茹老镖头喝住周大通，面色凝重，一时竟傻了，连问：“什么事？什么事？”

茹老镖头向二公差望了一眼，面色凝重，道：“二位捕头，准备应变吧！”

说完也不管二公差反应如何，圈马回来，举手把镖车停车，立刻采取了行动。<

茹老镖头不愧是老江湖，只见他吩咐镖车在原地田成一圈，数十轮镖车，车辕车尾相接，立刻成了一个圆阵，留下一半镖师守护镖车，茹老镖头亲自率领另外一半镖师，飞马奔向林中去察看真像。

“胖灵官”“石猴”，至此方约略猜到可能有变，但见茹老镖头指挥若定，紧张中放心不少，见茹老镖头率众前去，当即一挟坐马，也从后边跟了来！

茹老镖头、二位公差、一群镖师，共是三十余零，溅沙扬尘，策马来到林边，勒住坐骑，纵目向林内望去！

只见林内静谧无人，鸟雀无声，除了风过树梢，发出呜呜松涛之外，竟不闻一些声响！

连那八名趟子手一个也不见。是违人带马一齐被人掳去了？还是穿林而过了，一时猜不出去向！

就算穿林而过了，也应该听到继续喊镖的声音，若说被人杀害了，也应有尸体马匹；就算被人连马掳走了，也能看出个蛛丝马迹，或听到马嘶人喊，但目前松林内，静谧无声，好像根本未经过任何变动！

可是，这宁静无声的密林内，在茹老镖头一行人看来，却隐藏了无数的恐怖和神秘，充满了无比的杀机！

茹老镖头纵然经验丰富，至此也心怀惊怖，抓不住头绪！……

“胖灵官”郑伯象、“石猴”侯麟善，此时似也明白事态的严重，两个

人吓得脸无人色，面面相觑！

众镖师也一齐睁大了眼睛，面含惊怖地向林内望去……

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发出声音来！

“胖灵官”耐不住这沉闷的气氛，策马走近茹老镖头身边，压低了声音问道：“老当家的！怎么回事？”

但在众默无声、紧张恐怖的气氛之中，他这策马一走动，又压低了声音一问，更使众人吓得头皮发麻，好像有什么大祸就要临头一般，个个面无人色！

茹老镖头未答言，但心中己暗下决心，非要察看个水落石出不可，因为他是总镖头，总不能镖车不走，叫八个部下白白失踪就不闻不问了！

因此，他大着胆子策马穿林而过，同时提神四周戒备！

众镖师见总镖头已策马入林，也只有大着胆子一个一个跟了上来！

众人进入密林，紧张的一颗心都要跳出腔外来了！

因为明杀明砍，这些人都是刀头舔血的汉子，还不会害怕，但这种状况不明、莫知所以，才使众人紧张恐怖得不得了！

林中松声如涛，静谧异常，三十余人怀着惊慌恐怖之情，蹄声得得，缓缓穿过了整座松林，已经越林而过，到了松林的那一边，数里之阔的松林年，却一无发现！

走出林外，大道仍在面前展伸，依然是一眼望不到尽头，但大路口却连一个人的影子也没有！

那八名趟子手哪里去了呢？

这真是一个无法解透的谜！

“浑铁牛”周大通性格粗鲁，此时低低诅咒了一句：“他妈的！真是碰到鬼了！……”

他一句话未说完，突听身后喊杀连天，犹如千军万马突然冲杀而至一般！

那杀声是由他们来的方向传来，众人齐吃一惊，立刻拉转马头，又奔回林中！

三十余骑，夙驰电掣，方入林中一半，突听树上弓弦排急弩，横空射至！

众人不备，立有十数镖师，中箭落马！

茹老镖头心知中计，心中又急又怒，高声喝道：“何方朋友？竟用如此毒计陷害老夫！有种的何不现身相见！”

突听一声狂笑，发自树顶，笑声高昂，震得众人双耳轰鸣，松针洒落如雨！

众人齐吃一惊，听这笑声，已知隐身之人内功深厚！

就在众人震惊之中，“嗖嗖”连响，一阵衣袂破风之声，接连从树上跃下八名劲装大汉！

这八名劲装大汉，一律黑巾蒙面，遮住口鼻，只露出精芒四射的双眼，看来个个阴森吓人！

茹老镖头见这八名劲装大汉，均以黑布蒙面，误以为是附近黑道上的熟人，当即催马向前，朗声说道：“老夫‘铁掌震河朔’茹国雄，不知诸位是哪条道上的朋友，请报上名来，老夫也好有个接待！”

为首一名劲装大汉又哈哈笑了两声，道：“管你老儿是什么熊！今天一个也别想活着回去！”

“浑铁牛”正自憋了一肚子气没出处，闻言怒道：“胆大盗贼！竟敢计

劫燕京镖局的镖，又来大言唬人，休走！先接你周大爷一掌！”

喝罢，连马也未下，就在马上，一掌向首先发话的蒙面大汉砍去！

周大通人称“浑铁牛”，傻大黑粗，周身横练，在“铁砂掌”上曾下过苦功，这一掌出去，力道甚猛，只见劲凤破空，猛劈向蒙面“大汉的面门！

蒙面大汉一声：“小子找死！”

喝声中挥掌一迎，“砰”的一声暴响，周大通惨呼一声，一个庞大身躯从马上被人一掌震飞，直至寻丈，才撞到树桩上，扑通！摔落在地，眼见死多活少！

众镖师一见齐吃一惊，想那周大通在镖师群中，武功不弱，没想到只一掌便被人震飞！可见这蒙面大汉武功实在高强！

那蒙面大汉一掌把“浑铁牛”震飞，洒然一笑道：“我以为有什么真才实学，竟敢大言不惭，原来是不堪一击的家伙！看样子，你们这些自命不凡的镖师，都是些酒囊饭袋，打着镖旗混饭吃！还有哪一个不怕死的，快快上前送死！”

茹老镖头见自己手下的镖师，仅只一招，便被来人击毙，心中又惊又怒，面孔一沉，道：“阁下不肯显露身份，又对属下猛施辣手，说不得老夫要领教几子高招！”

说罢飘身下马，跨马蹲裆，双臂一圈，已把他成名多年的一双铁掌，亮了出来！

只见茹老镖头双掌虬筋暴露，指骨关节咯咯暴响、可见这“铁掌震河朔”之名，决不是浪得虚名，确实有点惊人的功力！

那蒙面劲装大汉，双眼情光暴射，望着茹老镖头的一双铁掌，眼中也流露出震惊之色！

同时，他也暗中运集周身动力，蓄势待敌！

茹老镖头才要出手，突听身后一声厉吼，犹如晴空起了一个霹雳！一条黑影，犹如半截塔相仿，“呼’的一声，跃至茹老镖师身前！厉声大吼道：“煮鸡焉用牛鼎，让俺来收拾这小子给周大哥报仇！”

茹老镖头一看，乃是镖师中的“巨无霸”邵灵！这邵灵身高八尺，力大无穷，与周大通称为莫逆，今见周大通伤在来人掌下，故而挺身而出！<

茹老镖头知道邵灵是个浑人，也决不是来人的对手，才要拦阻，谁知“巨无霸”性情火暴，又加上心切友仇，说话之间，招已施出，只见他双掌一抡，“鸣钟击鼓”，上打蒙面人顶门，下撞蒙面人前胸，一招两式，出手便是拼命的招式！

同时嘴中喝骂道：“贼子！还俺周大哥的命来！”

蒙面大汉嘿嘿冷笑，对“巨无霸’的招式，不躲不闪，直待招将及身，才猛然身形一旋，竟不知他是用的什么身法，倏忽绕到“巨无霸”邵灵身后去了！

邵灵一招扑空，来不及转身，那蒙面大汉一掌向邵灵后心要穴按来！

这回邵灵不灵了，要想转身应敌已来不及……

茹老镖头见状，陡喝一声，把成名多年的铁掌施出，劲风锐啸，直砍蒙面人按向邵灵后心要害的右臂！

茹老镖头本是想救邵灵，谁知另一蒙面大汉及时抢下，挥臂接了茹老镖头一掌！

“轰！”一声巨震，劲风四激，飞沙扬尘，茹老镖头竟被震得身形连晃，

手臂发麻！

那蒙面大汉却纹丝未动！

就这一掌，茹老镖头心里有数，知道来的八个蒙面人，武功实在高强，今日恐怕讨不了好走！

同时，先前那蒙面大汉一掌也击实在“巨无霸”的后心之上！

虽然因茹老镖头出招在先，强劲掌风逼得他手势略偏，没有打正邵灵的后心致命要穴，但这一掌也把邵灵打出七八步远去！

“巨无霸”邵灵那么高大的身躯，被人家一掌打得向前踉跄七八步远，勉强站住未倒，却忍不住张口喷出一口鲜血来！

茹老镖头一见，不到一招，自己两名镖师一死一重红了眼了，尤其听到放镖车处喊杀连天，知道林外镖车，受到攻击，又耽心镖车的安危，急怒之中，厉吼一声，接连劈出十数掌，狂风暴雨一般，向那当头的蒙面大汉攻去！

那蒙面大汉虽被茹老镖头一抡猛攻，退出十数步去，但“刷刷刷”三脚两拳连环攻出，又叫他扳回劣势，立刻还以颜色，双“掌翻飞，尽是奇奥无比之学，又把茹老镖头逼退了数十步！

茹老镖头走南闯北，身经数百战，从未如此狼狈过，被那蒙面大汉一路疾攻，闹了个手忙脚乱，岌岌可危！

众镖师见总镖头遇险，发了一声喊，纷纷抽兵器冲了上来。

但那八名劲装大汉，也一齐动手，并未撤出兵器，只凭十六只手掌，便把众镖师打得人仰马翻！

这一场混战，镖师虽然人多，却显然不是八个蒙面大汉的对手，打得众镖师叫苦连天！

“胖灵官”郑伯象、“石猴”侯麟善已吓得腿肚子直转筋，连跑都跑不动了，别说再出手参战。

茹老镖头虽明知不敌，但被敌人缠住，无法脱身，只有拼命苦撑！

此时，众镖师已伤亡大半！

忽听林间数声尖厉长哨响起！嗖！嗖！嗖！接连又从林外窜进五名蒙面人来！

众镖师一见暗暗叫苦，只眼前八个蒙面人，就已经抵挡不住，那堪敌人再来援手！

茹老镖头仰天长叹：“此乃天亡我也！……”

出乎意外地，后进来的五名蒙面人，并未上前参战，却是打暗语，叫八个人撤走！

八名蒙面人接连劈出数掌强大掌风，逼得众镖师惊呼急退，<他们八人趁势腾身向林外逸去！

茹老镖头率众追出林外，再一看林外的镖师死伤遍地，那数十辆镖车已被人劫走，驰出老远！

茹老镖头双日尽赤，纠集伤残之余的镖师，亡命地追去！

河朔名捕，京城快捕，两名捕头“胖灵官”郑伯象与“石猴”侯麟善，望着被动走的镖车绝尘而去，竟跌脚痛哭起来！……

因为这趟镖重要非常，乃家人身家性命所系，真要丢了，就算不战死在沙场，回家也无法活命！

茹老镖头除了身家性命之外，更关乎一世英名，所以虽在惨败之后，仍然穷迫不舍！

众镖师感念总镖头平素恩遇，也都舍生忘死地随着茹老镖头猛追贼人！

那蒙面人除了八名劲装大汉之外，还有四个身材娇小类似女人的蒙面容，另外一名光头和尚，也是以黑巾蒙面！共是十三人在后面断后，截杀追得且近的镖师，另外有人押着劫走的镖车，已经疾驰数十丈开外！

镖师之中，追得最紧的是自发苍苍的茹老镖头！

只见老镖头满头白发如蓬，双目尽赤，状似疯狂，一边急追，一边两只铁掌没命地向贼人劈砍！

在贼人看来，镖师之中，也以茹老镖头最为扎手，不但一双铁掌凌厉无匹，而轻功也最高，始终紧咬住贼人的尾巴，使贼人一时之间，不易脱身。

惹得那蒙面的和尚性起，只见他回过头来，身形就地一蹲，两手扶地，状如青蛙，“呱！呱！”怪叫两声，突然扬起双掌，猛向紧迫不舍的茹老镖头撞来！

茹老镖头突感一股重逾山岳的巨大压力迎胸撞来架，举手无力，欲想躲闪，没想到却被那巨大的掌风劲流罩住，竟然躲闪不开，不由暗叹一声：“吾命休矣！……”

忽听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劲流山涌，把地下的尘沙枯草直掀起半天高！

势威力猛，前所未见！

茹老镖头自忖必死，双眼一闭，忽听一声巨震晌过，自己竟安然无恙，惊诧之中，张眼一看，却见少年展白英风奕奕地站在自己身前！

再看那蒙面和尚，面上黑中已被震落，灰头土脸，退出丈外，正怪目圆睁，呆望着展白发愣！

展白哦了一声，道：“原来是你！”那和尚也哦了一声，道：“原来是你！”

茹老镖头却说什么也不会相信，竟是少年展白救了自己！因为他曾帮助过展白，而且展白在他镖局中作过几天镖师，老镖头对展白的武功，知道得最清楚。

可是，眼前明摆着，不是展白救了自己，那还会有谁？

“佛印法师”惊怒交加，突然厉啸一声，身形前踞，“呱！呱！”怪叫，运足全身的功力，双掌向展白撞去！

这一次，因“佛印法师”是全力施力，威势更猛，只见两股巨流，轰轰雷鸣，直向展白卷去！

展白俊面带煞，冷哼一声，叱道：“你是找死！”

“死”字出口，新练成的“天佛降魔掌”，已随手挥出！

两股巨大劲流，半空相撞，只听巨晌如雷，“轰”然一声，震得地动山摇，尘沙蔽天，数丈之外的密松林内，松针被震得洒落如雨！就在那遮天蔽日的尘沙影中，“佛印法师”肥胖的身躯，竟如断线纸鸢一般，直飞出二丈开外，方势尽落地——<

与“佛印法师”同来的八名劲装蒙面大汉，与四个蒙面少女，同时惊呼一声，急奔至“佛印法师”跟前，把“佛印法师”从地上扶起，只见“佛印法师”嘴角溢血，面如金纸，双眼半睁半闭，看样子受伤不轻！其中一个蒙面少女，“嘶”的一声把蒙面黑纱扯下，露出一张千娇百媚的桃花脸来，只见她秀目一瞪，向展白娇叱道：“你胆子不小！竟敢把‘佛印法师’打伤，你叫什么名字？”

展白见这少女扯下蒙面黑纱，美是够美，但眼汪春水，美艳中带有妖冶

之态，不由一楞，道：“在下展白！不但敢把‘佛印’打伤，如果你们不把镖交回，就连你们几个人也得留下！”<

第四三章　“豹突山庄”

另一个少女袅婷走近展白，也把蒙面黑纱扯下，狠瞪展白一跟，道:“算你有胆量，竟敢与‘南海门’架梁生事，你就小心好了，‘南海门’将也要你祸延三代！”

说罢，转头对另外两个少女及八个蒙面大汉说道:“走!咱们回去!……”

“走？杀人、劫镖！说走就走，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这话声来自数丈开外，说话时没有看到人影，话说完，却凭空在众人眼前出现一个青脸红发的怪人！

众人不由齐吃一惊！

这青脸红发怪人的轻身提纵术，到了能够隐去身形的地步，那快得真是不可想像！

那两个扯去覆面黑纱的美艳少女，看到这青脸红发的怪人出现，方才那么狂傲，此时竟吓得花容失色！

就连那蒙面的两个少女，与八个劲装大汉，虽看不到他们的面容，但从那滴溜溜乱转的双眼神色之中，也可看出，他们吃惊也不在露出美貌容颜的少女之下！

茹老镖头却是又惊又喜，估不到数月不见，展白武功竟有如许精进，又见这青脸红发怪人说话也是帮着自己，知道今天有了救星，忙道：“展贤弟！千万不能放走他们！老哥哥那数十辆镖车<非常紧要……”

两个美艳少女不管茄老镖头对展白说什么，吃惊之下，互相对望一眼，又向八个壮汉及另外两个蒙面少女施一个眼色，然后走起桃花步，娇躯如弱柳随风，向青脸红发怪客袅袅走近两步，其中一个敛衽一礼，道：“哟！原来是鬼……柳姐姐！我们少君想念柳姐姐想得发疯，少君叫我们见到姐……”

在这美艳少女说话的当儿，那八名蒙面劲装大汉已挟起受伤的“佛印法师”疾驰而去……

这青面红发怪客正是柳翠翠，她方啐了一口，骂道：“谁是你们的鬼姐姐！……”

茹老镖头已脱口急呼道：“展贤弟！别让贼人跑了！……”

展白道：“老哥哥别着急！贼子们跑不了！”

喝声中，只见他身形微晃，犹如一缕淡烟，倏然挡住八名蒙面大汉的去路！

这八名蒙面壮汉，乃是“魔鬼岛八妖”，武功高强，且别走蹊径，在“南海门”下，除了“南海少君”、“南海龙女”以尽“海外三煞”几个绝世高手之外，他们八人的武功都可列入第一流，轻身功夫更有独到造诣，今见少年展白起步在后，却能超在他们八人的前面，不由同时一愕！

“魔鬼岛八妖”心知遇到强敌，不施杀手，恐怕难以脱身，互相一打眼色，四妖后退，双臂一阵划动，施出“魔鬼岛”的鬼魅绝学“魅魑掌”来！

只见四股螺旋形的气流，半空汇合，急速旋转着向展白面门卷来！

展白突感头昏目眩，见那飞转的螺旋形气流之中，竟隐然现出一个魔鬼的巨头来，披散满头长发，龇牙咧嘴，眼如铜两只鬼爪，狰狞恐怖已极，猛向自己面门抓到，不由大吃一惊！

这是“魅魑掌”最厉害的地方，由四妖合手施展出来，气流打旋，形成幻象，使对方疑惧失神之中，受伤于无形，可以说是厉害无比！

展白虽然连经恶战，会过不少武林高手，但从未见过如此怪现象，以为对方会施邪法，惊怖之中，猛然挥出一掌，直向那魔鬼的巨头击出！

“天佛降魔掌”立显无比威力，只见劲流山涌，“轰隆！”一声巨震，犹如晴天起了一个霹雳，那魔鬼巨头的幻象立刻消失，四妖被震得一路踉跄，四散退出一丈开外，双眼瞳孔涨大，身形摇摇欲倒！

展白一掌奏功，神威大震，双脚一跺，身形凌空而起，直窜有五六丈高，倏然打腰屈腿，头上脚下飞跃斜掠，半空中一招“佛祖阵座”，双掌挟风迅雷之势，猛向另外四妖当头劈下！

另外四妖见展白一个二十岁年纪的少年，武功竟大得出奇，只一掌就把自己四位兄弟震伤，接着只见展白凌空向他四人扑来，招式更威猛，四妖同时吃惊，不敢硬接，施出“鬼飘风”身法，“滋溜！滋溜！滋溜！……”数声微响，恍如鬼魅，四散跃出一丈开外！

但展白听茹老镖头说不要放贼子跑了，已经下决心要把几人搁下，招式施出，见四妖倏然逸出招外，当即双臂一划，身形竟如一只大鹰一般，横空翱翔，半空中施出“天佛降魔掌”绝学中一掌“佛光普烈”来！

只见展白如大鸟横空，身形凌空飞转，似影随形，每至一妖上空即发出一掌！只听“嘭！嘭！嘭！……”巨响接连响起！

一响是展白施出的一掌，一掌打翻一妖，只见掌风呼呼，漫空而下，“嘭嘭”巨响，飞沙扬尘，就在那尘飞沙扬的掌风之中，八妖次第翻滚跌爬，惨呼厉吼，闹成一团！

“燕京镖局”众镖师深受八妖荼毒，见状不由个个欣然色喜，竟齐声欢呼起来！……

茹老镖头不住地头点赞叹，如不是自己亲眼目睹，真不相信世上竟有如许高强武功！

更不知展白小小年纪，只不到一年未见，这一身绝艺是何处学来？

就连深知展白底细的柳翠翠，见展白能御空飞行，连环出招，也不由暗暗纳闷，不知道白哥哥早有绝学在身深藏不露，还是另有奇遇？竟具有这样骇世惊俗的绝高身手！

因为这“天佛降魔掌”法，是她指点展白练成的，“佛光普照”招式，固然也是凌空下击，但却不是这种凌空翱翔、连环出手的章法！

事实上，展白是触类旁通，自行体会，对敌之际随机应变，临时想出来的，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身形凌空连环出招，竟能维持不坠！

他几次见“铁翼飞鹏”巴天赫对敌过招，铁翼猛挥，凌空而起，半空中双臂划动，屈腿连弹，纵横如意，招式威猛，现在他以双臂代翼，凌空而起，一阵划动，竟然虚空横飞，双腿一弹，竟能转折如意，又借着掌力下劈的反震之力，使他能在空中维持不坠，因此，他竟学起“铁翼飞鹏”来，人如大鸟，在半空中向“魔鬼岛八妖”接连攻击！

当然，这也是由于展白内功真力已有了相当高的火候能够捉住一口真气，所以才能凌空不坠，若是内功火候不到是学不来的。

不过，他初次施展，掌力无形中打了折扣，若不然以“天佛降魔掌”亘古绝学，连番打在八妖身上，八妖早就没命了！

饶是这样，把八妖也打得晕头转向，满地跌滚，狼狈万状！

那四个蒙面少女“桃花四仙”，也是“南海门”中的一流高手，见此光景，不由一个个吃惊得粉面失色！

“桃花四仙”惊愕之中，见“魔鬼岛八妖”狼狈之状，只有挨打的份儿，已无还手之力，猛然憬悟，若这样长久下去，八妖早晚会被打死，假如八妖一死，她们四人也难以逃脱，于是互打招呼，探手革囊，各取出一把“桃花毒瘴”来，迎空向展白打去！

只见四蓬桃红色的细雾，半空汇聚，犹如一朵粉红色的绛云，猛向展白当头罩来！

展白突嗅到一股异香……

柳翠翠在一旁急呼道：“白哥哥，快躲！那是‘桃花毒瘴’！”

急呼声中，翠翠衣袖一扬，施出一手“香袖飘风”，狂飙疾卷，把那奔向展白的一团粉红色烟雾，直吹数丈开外！

展白听到翠翠急呼示警，及时闭住呼吸，斜身飞掠落下地面！

幸亏发觉尚早，若不然展白已被那粉红色的“桃花毒瘴”所伤！

再看被翠翠“香袖飘风”吹出数丈的那团“桃花毒瘴”已飘散了开来，随风飘荡，竟广罩十数丈外方圆地面！

犹如在众人眼前，洒下了一层粉红色的浓雾！

那粉红色的浓雾，缓缓转散，所过之处，居然使欣欣向荣的草地变枯，苍翠碧绿的树木落叶！

有几个镖师躲闪略慢，被粉红色浓雾过身，竟然周尖号着倒地死去！

好厉害的“桃花毒瘴”！

众人不由咋舌！

足有一顿饭的功夫，那粉红浓雾，才渐渐消散！

待那粉红色的浓雾渐渐消失，再看“魔鬼岛八妖”、“桃花四仙”及被展白掌伤的“佛印法师”，早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了！

茹老镖头跌足长叹，众镖师愁眉苦脸，两位镖头“胖灵官”与“石猴”，更是急得哀哀痛哭起来了！

展白知道众人是为被劫走的镖车焦急，但也不得不见见故旧，随向茹老镖头施了一礼，道：“老哥哥，一向可好，展白因连遭意外，久未拜候，尚请老哥哥原谅！”

茹老镖头突然见到展白，又见展白学到了惊人的武功，老怀也颇感欣慰，但此时他却没有心情为展白高兴，连故友乍见的亲热劲也提不起来，只不住地摇头长叹！

展白道：“老哥哥亲自出马，不知保的是什么贵重之物？”

茹老镖头又长叹了一声，说道：“展贤弟，实不相瞒，这趟镖乃是济南府一百零八县的全部饷银，共是黄金三十万两，如若失了，老哥哥就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

展白一听，也暗暗为之心急。……

翠翠在一旁笑道：“丢了哪里找，光是焦急有什么用！”

展白一拍手，道：‘对！贼人在此劫镖，想必巢穴也离此不远，我们帮忙老哥哥把饷银找回就是了！”

茹老镖头已见识过展白与翠翠的武功，知道有了二人帮忙，不难把饷银找回来，立刻转忧为喜，道：“能有二位帮忙，老夫感激不尽了！”

展白道：“老哥哥，哪里话来？想当初展白落魄江湖多亏老哥哥帮忙，现在老哥哥有事，展白理应效力！”

茹老镖头摇头道，“贤弟帮忙，老哥哥当然没话说，可是，这位——”

说着向柳翠翠一拱手，道：“兄台，老夫与之素昧平生，由其义伸援手，老夫当然要感激不尽了！”

展白望了翠翠一眼，道：“这位也不是外人，她是……”

展白本想向茹老镖头引见翠翠，但话到唇边，想到翠翠带了面具，不好暴露身份，故而又临时收嘴未说出来。

翠翠却接口笑道：“我是鬼面人，以后请老镖师多指教！”

茹老镖头何等阅历，从翠翠说话与走路、身材等各方面情状，早已看出翠翠的青脸红发是化装，但也不说破，随淡然一笑，道：“久仰！久仰！”

事实上，在当今武林，谁也没听说过有“鬼面人”这么一号。

展白见翠翠如此说，就更不好为其吐实，随转变话锋道：一日久生变，我们不宜延搁，还是早些查访贼人下落，早日追回镖银，方为上策！”

茹老镖头当然是求之不得，大家聚在一起，互相讨论了一番，翠翠似是胸有成竹，告诉大家只要寻着镖车的轨迹，按因素骥。一定可以找到贼人老巢！

众人齐赞高明，随我到镖车的轨迹去向，一路追寻下去！

那镖车轨迹，一路驰向济南，但临到城内时，镖车轨迹拐了弯，到天黑时，来到一座高大府第之前！

一片高大楼房，连地而起，占地怕不有百顷之多，那林立的高楼飞檐耸牙，在满天霞影里显出一番雄伟气象！

那高楼四周有一道高墙围绕，墙高有两丈，门前箭跺，不亚如一座小城，墙外还有一道护墙河，看起来沟深城固，而且门楼<箭跺上刁斗森严，人影闪动，看样子警卫也颇严密！

那镖车的轨迹，却直驰向楼房之内，但此时护城河的吊桥已经悬起，那道护城河，足有十数丈宽，而且高墙上那么多明卡暗桩，看样子要想进去，真比登天还难！

茹老镖头一怔，道：“这不是‘摘星手’慕容涵的‘豹突山庄’吗’？难道名列‘武林四大公子’之一的‘凌风公子’，会与‘南海门’沆瀣一气，抢劫老夫的镖车吗？”

展白一听茹老镖头认出这片楼房便是“豹突山庄”，不由一愣，仔细辨认，果然似曾相识！

一幕幕往事蓦然兜上心来！

届白感慨万千，一时怔了……

茹老镖头却气呼呼地道：“刘三！拿拜帖来！”

“快马”刘三应声上前，唱了个大诺，立刻从背囊中，取出一封大红拜帖，双手奉上！

翠翠在一旁笑道：“老镖头，你拿拜帖干什么？”

茹老镖头道：“老夫与慕容涵有一面之识，没想到他竟派人劫夺老夫的镖车，现在老夫按武林规矩拜庄，看他有何话说？”

说罢气咻咻地对身边一个叫做“多臂熊”魏天成的镖师说道：“魏老师，你辛苦一趟，面见慕容涵，说老夫‘铁掌震河朔’，亲自拜庄！”

“多臂熊”魏天成接过拜帖，大踏步地向庄前走去！

翠翠在一旁道：“我看免了罢！慕容涵不一定做得了主！而且他也不会接见你！”

茹老镖头道：“武林规矩！老夫想他慕容涵再狂，也不会不遵！魏老师！

你去吧！”

　　翠翠只倩然一笑，不再言语。

　　“多臂熊“魏天成却大步走至桥边，扬声叫道：“‘豹突山庄’守门人听着！今有‘燕京镖局’‘铁掌震河朔’茹老镖头，亲自拜庄！”

　　“多臂熊”人高声大，气贯丹田，放开喉咙这一喊，声震四野，怕不传出有数里之遥！

　　但墙跺上却阒然无声！

　　“多臂熊”又连叫了数声，仍然无人回答，而且连墙跺上闪显的人影也隐蔽了身形，寂静无声，有如一座死城！

　　“多臂熊”火上来，从怀内掏出一枚“月芽镖”来，抖手向悬吊桥的绳索上打去！

　　“哗啦啦！”辘辘运响，悬挂吊桥的绳素竟被“多臂熊”一镖打断，一座民达十余丈的吊桥，竟轰然掉下来！

　　“多臂熊”真不愧是一条硬汉，竟手举大红拜帖，昂然跨上吊桥！

　　墙跺上依然没有响动，“多臂熊”跨开大步直走至桥中间，墙跺上还是寂静无声！

　　显然这是不祥之兆！

　　展白也不禁为这场面唤回心神，看“多臂熊”这种为总镖头一句话就去卖命的豪举，不由大为感动！

　　这固然是由于茹老镖头素得人心，但也得遇着像“多臂熊”

　　这般血性的汉子，为了达成使命，真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眼看“多臂熊”手中捧大红拜帖，已走过吊桥，将至庄门了。

　　突然墙跺上一阵狠响，横空射下一排硬弩来！

　　“多臂熊”大吼一声，双掌翻飞，立刻把一排硬弩震飞！

　　但墙跺上乱箭，如飞蝗似的续射下来！

　　“多臂熊”手忙脚乱，立刻陷于危境！<

　　茹老镖头、展白、翠翠，以及众镖师见状，一齐飞身掠至城边！

　　但“多臂熊”由于手执大红拜帖，出掌不便，身上已被射中十余箭！

　　茹老镖头急窜上前，一边举掌拨打乱箭，一边把“多臂熊”拖至河边避箭之处，急道：“兄弟！苦了你了！”

　　“多臂熊”生命垂危，仍强打精神把拜帖交还茹老镖头，有气无力地说道：“小弟有辱使命！老哥哥！这拜帖交还你，请老哥哥另选能……人……”

　　说着嘴内涌出一般鲜血，头一歪，人已死去！

　　这“多臂熊”乃是打暗器的名家，所以才在江湖上争了这么个绰号，设想到他竟死在乱箭之下！

　　茹老英雄滴下两滴老泪来，默祷道：“魏兄弟！你安息吧！老哥哥一定要为你报仇！”

　　说罢放下“多臂熊”的尸体，窜上河岸，飞身掠上高墙！墙跺后埋伏的箭手，已被众镖师及展白等人扫清，墙上墙下，到处是死尸，而众人已经冲向庄内去了！

　　茹老镖头虽然丢了极重要的镖，关系一世英名与身家性命，而且又死伤了不少镖师伙计，满胸气愤，但内心里还不想多造杀孽，因为他与“摘星手”慕容涵至少还有点交情，他见墙上墙下杀戮之惨，恐怕手下镖师及展白等这般年轻人闯下大祸，把局面闹得不可收拾，于是立刻紧追进庄！

此时黑夜降临，偌大一座“豹突山庄”竟灯火全无，黑沉沉一幢幢的高楼大厦，充满了神秘恐怖之感！

茹老镖头风驰电掣，窜房越脊，向庄内紧赶，屋角树丛等暗影之处，不时有暗卡向茹老镖头突袭！

茹老镖头且战且走，且尽量避免杀人，只向有杀声传来的方向跑去！

一连闯过三座院落，依然不见一个人影！

不但“豹突山庄”方面的人不见露面，即自己带来的二三十名镖师，以及展白翠翠等人，也一个都未看见！

茹老镖头心中犯疑，一边跑一边暗自恬掇道：“莫非自己的人都被擒了？”

“展白与‘鬼面人’武功高强，莫非也同时遭了毒手？”

“‘豹突山庄’除了庄主‘摘星手’慕容涵与自己曾有过从之外，其他还有不少认识的人，怎么一个熟人都看不见？”

茹老镖头心思电转，又越过两座院落，来到一座类似花园的庭院之中！

只见花木扶疏，曲栏幽径，显出主人家的富贵豪华，但依然不见一线灯光，一个人影！

侧耳细听，连遥遥传来的杀声都听不到了！

也再没有遇到暗影的偷袭！

整个庭院静谧如死城，竟隐隐充满了恐怖的气氛！

茹老镖头骇然止步，只见楼尖天际一钩冷月，满天繁星似乎鬼　眼睛，荷花池边上栽植的一行倒垂杨柳，在夜色中愣愣犹如鬼魅，幢幢高楼，灯光全无，那一个个黑洞的楼窗，竟如恶魔张开巨口，欲攫人而食的样子！

这出人意外的寂静，竟使走南闯北经验无比丰富的茹老镖头，吃惊得周身汗毛皆炸！

因为这寂静的气氛太反常，太出人意料了！

茹老镖头惊骇之中，突然灵机一动：既是不见人出不打个招呼，再看看动静？

想至此处，干咳了一声，开口叫道：“呔……”

谁知他这一“呔”，水塘假山，四厢楼房，处处回声，竟一连串发出“呔！呔！呔！呔！……”的喝声，由高而低，连续不断，接连“呔”了数十声，才渐渐隐息！“戛！戛！戛！……”

只惊起了水滨一只飞鸟，震翅飞向夜空，倒把茹老镖头吓出一身冷汗来！

过了一会，见四周仍无动静，茹老镖头惊魂稍定，才待继续发言喝问，突听“呀”的一声，向月的一扇楼窗突然开了！

接着又听到一声幽幽的长叹！

这叹息声仿佛是坟墓中的幽魂所发出的，那样深沉，幽长凄谅而悲伤，简直使人不忍卒闻。

茹老镖头惊极回顾，只见迎着惨淡的月光，楼窗开处显现了一个长发掩面、面白如纸的女人头脸来！

茹老镖头机伶伶地打几个冷战，脊梁背里直冒冷气，心说：“今夜可真是遇到鬼了！……”

因为那女人的脸，惨白如纸，长发半掩，只露出呆滞的双眼来，真如传说中的女鬼，一般无二！

但茹老镖头到底是常走江湖的人，虽然害怕，还不致惊惶失措，只怔怔

地望着那女人发愣！

那楼窗用鸭卵粗的铁栏封住，那女鬼可能是隔着铁栏把窗推开，此时她双手握住铁栏，连那惨白的脸儿也紧贴在冰冷的铁栏上，窗外站着一个大活人，她却犹如未见，只双眼遥望着天际一钩冷月，口中幽幽地吟道：

“长相思，摧心肝……

摧窗望月空

孤灯不明恩欲绝……

忆君迢迢隔青天……

天长路远魂飞苦……

梦魂不到关山难……

夜凤凄凄夜色寒……

月明如素愁不眠……

终日思君不见君……

愿随春风飞君前……

昔时横波目……

今作流泪泉……

不信妾肠断……

归来看取明镜前……”

她把李白的两首“长相思”颠倒篡改，混合在一起随口吟来，使人听了柔肠百转，不忍卒闻！

茹老镖头至此才算明白，这女人并不是鬼，至于是一个被负心郎抛弃的痴情少女？还是一个死去丈夫年轻守寡少妇？可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看这女人的痴情，真可说是“寸寸相思寸寸灰”了！

茹老镖头壮了壮胆子，干咳了一声，问道：“哎！姑娘！你是庄上的什么人？”

谁知那女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仍然望着天边残月，喃喃低诉道：“白哥哥！你在哪里，你可知道红妹妹想得你这样苦吗？……”

“白哥哥？”“红妹妹？”茹老镖头蒙了一头雾水，谁又是“白哥哥？”但却可断定，这少女的闺名一定是叫什么“红”了！

又听那少女幽幽地说道：“唉！白哥哥！你去了已经九天了，再有六十六无，就整整满了一年，这一年来，小妹的眼泪也流干了！……白哥哥……你为什么还不回来？”

说着，她双眼又流下了两行情泪来。

茹老镖头一听，这少女把情郎去的日子，记得清清楚楚！……

正在此时，突听一声冷哼，来自身后不远！

茹老镖头吃一惊，想不到有人来到自己身后还未发觉！那么，来人的轻身功夫，必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茹老镖头惊怖之中，倏然回身，双掌护胸，掌目一看，在身后不及三丈之外，并排站定三个老者！

只见当中一个，年约五旬，面白无须，方面阔口，身穿锦绣，俨然富绅打扮，左手握着一支净光闪亮的烂银萧！

右边一个秃顶无毛的老者，左臂齐肩断去，只有一只右手，高举过肩，手上托着一个钟形铜铃，年纪已至六旬开外！

左边一个，也是六旬上下，身上只有一条腿，奇怪的是，他单腿站立，

既不用拐也不用杖，真不知他是怎么行路法？却是徒手，未拿兵器。

这三人之中，茹老镖头倒认识两个，那独臂老者正是“追魂铃”司马敬，那单腿老头正是“独脚飞魔”李举，这二人合称“塞外双残”，是西北绿林道上有名的两大魔头！

昔年茹老镖头在西北走镖，曾与二人有过一面之识，因二人形象特殊，故而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至于那中年富绅，茹老镖头虽未与其会过面，但看他那穿着打扮，以及手中拿的那支烂银箫，茹老镖头立刻付出，那必是以“音魔箫法”享誉武林的“银箫夺魂”章士朋无疑了。

因这三人在“豹突山庄”，名列十大高手，天下闻名老镖头一看便能认出。

茹老镖头见他三人站立在自己面前，面目阴森，一言不发，隐然含有敌意，随一抱拳，道：“原来是司马兄、李兄！想必这位就是以箫法闻名天下的‘银箫夺魂’章士朋章兄了！”

“银箫夺魂”章士朋嘿然一阵冷笑，道:“‘燕京镖局’的总镖头、‘铁掌震何朔’茹兄，果然名不虚传，一见面就认出老朽等人来了！”

茹老镖头也哈哈一笑道：“慕容府十大高手，天下闻名，老夫怎会不识？……”

“慕容府？”“银箫夺魂”章士朋打断茹老镖头的话，仰天长笑道:“慕容府已经在江湖除名了，如今此庄是‘南海门’济南分堂，老匹夫休要信口滥言！”

茹老镖头闻言一怔，真不相信此话是出自“豹突山庄”十大高手之口，怔了一会疑问道：“此话当真？”

“追魂铃”司马敬道：“老鬼！你以为章兄还会跟你说谎吗？”

茹老镖头更见起疑，道：“那么，慕容庄主‘摘星手’……”

“独脚飞魔”李举阴恻恻地道：“事不关己，你茹老儿何必多问！”

茹老镖头见三人异口同声，至此不得不相信了，但还觉得很多事情，使人无法理解。譬如他们三人乃是“慕容府”十大高手，如今“慕容府”易主，他们三人怎么如此洋洋自得？莫非他们三人已背叛慕容涵，投靠“南海门”下了？江湖人心如此虚诈，真使人齿冷。想至此处，又道：“那么，三位仁兄也投靠……加盟‘南海门’了？”

“投靠”两个字太刺耳，茹老镖头说出口来，临时又改为“加盟”二字。但话出如风，一出口便无法收回了，果然，听“银箫夺魂”章士朋、“追魂铃”司马敬、“独脚飞魔”李举，同时脸色一寒，由章士朋当先开口道:“茹老儿你知道就好了，如今‘南海门’应时而兴，不久将领袖中原，你茹老儿想加盟还想不到呢！”

茹老镖头虽然修养极好，但被三人一口一个老儿，也叫得暗暗发火，尤其见三人恬颜无耻，中途变节，还大言不惭，也不由脸色一变，怒道：“老夫还不想高攀，但你们三人背信慕容庄主，难道不怕传出江湖被人耻笑吗？”

“追魂铃”司马敬仰天大笑，道：“今夜你茹老儿还想生离此庄吗？”说完兀自哈哈大笑不止！

茹老镖头见“追魂铃”狂傲逼人，不由冲然大怒，道：“就算老夫横尸当场，你们三人也无法一手掩盖天下人的耳目！”

“独脚飞魔”李举道：“为了叫你老儿死得瞑目，如今实话告诉你吧！

慕容涵十数年前结伙暗杀结义盟兄‘霹雳剑’展云天，已失掉武林盟主的资格，‘南海门’揭穿这段公案替天行道，已代之而起，三年之内，领袖中原武林，并公开《武学真经》，由武林人士公开研习，三年举行‘英雄大会’，在西岳华山，以公平比武争夺武林盟主宝座，人人有份——那时天下武林一统……”

说至此处，又哈哈大笑了两声，道：“可惜你茹老儿，是无此福缘了！”

“追魂铃”司马敬接口道：“因为今夜就是你茹老儿的寿终正寝

第四四章　地室行刑

司马敬说罢，双腿一弹，电射而起，半空中独臂一抡，“追魂铃”晃起一团黄色光影，挟着“铃！铃！”震耳金音，猛向茹老镖头迎面罩来！

茹老镖头估不到这曾与自己有一面之识的司马敬竟然说动手就动，心神一惊，见”追魂铃”铃音震耳，褫魂夺魄，一团黄色光圈，挟着刺骨冷风罩向面门，深知厉害，不敢硬接，晃肩挫步，飘身一丈开外，同时以成名多年的铁掌，“周处斩蛟”，反臂向“追魂铃”拦腰劈出！

掌风狂啸，席卷而至，“追魂铃”司马敬大喝一声：“来得好！”

半空中折腰急降，单足一点地面，身形贴地滑出数尺，“追魂铃”演“震铃惊龙”绝招，猛打茹老镖头前胸！

司马敬不愧为十大高手之一，身法快，招式奇，真可使人叹为观止！

茹老镖头微微一惊，立刻把一双铁掌，施了个风雨不透，与“追魂铃”司马敬打在一起！

只见掌风锐啸，铃音震耳，二人俱是快攻快打，晃眼打了十数个照面！

竟是半斤八两，一时之间，难分胜负！

“银箫夺魂”章士朋在一边看得直皱眉！

因为他们还有要事急待办理，不耐久战。“独脚飞魔”李举见盟弟久战不下，当即厉啸一声，独脚一跺，身形凌空而起，半空出招，与“追魂铃”司马敬双战茹老镖头！

茹老镖头独战“追魂铃”，勉强打了平手，如今“独脚飞魔”加入，立感压力加重，但仍凭着一双铁掌，奋力苦战！

“银箫夺魂”心中焦急，见“塞外双残”二人合手，一时之间，仍不能取胜，双眉一皱，把烂银箫凑在嘴边！

“呜律！呜律！”吹了起来！

其音清越，其律悲凉！

隐含有“美人迟暮，英雄穷途”之感！

动着手的茹老镖头立刻心神一震，深感穷途末路，英雄老去，争强斗胜之心全失，手脚为之一慢！

司马敬见状，抓住机会，“褫魂夺魄”，“追魂铃”幻起五尺方圆的一个黄色光圈，铃音锐啸，猛砸茹老镖头面门！

茹老镖头神情恍惚之中，突感凉风压面，定神一看，黄色光影已近面门，骇极之中，施出“铁板桥”功夫，身形往后一挺，仰面朝天，倒纵出去！

茹老镖头急中生智，这一招本可躲过迎面下砸的“追魂铃”，但旁边还有个“独脚飞魔”，见茹老镖头身形后仰，向后纵去，前胸门户洞开，飞起独脚，猛向茹老镖头前心踩去！

这一脚，“独脚飞魔”用了十成功力，加上全身重量，怕不有千钧之重，真要踏实，可以把茹老镖头胸骨踩碎！

茹老镖头身形后仰，再想换式已不可能，万般无奈，“巧燕翻云”，向一侧滚出！

“独脚飞魔”大喝一声：“着！”

单脚一挑，足正踢在茹老镖头肋下“软麻穴”上，“吭”了一声，一路翻滚，被“独脚飞魔”一脚踢出一丈开外！

所幸未踢中要害，但茹老镖头已昏迷过去！

“银箫夺魂”收住箫声，司马敬赶上前去把茹老镖头提了过来，同时又在茹老镖头“昏睡穴”拍了一掌，此时茹老镖头连昏带睡，真正是不省人事了。

“追魂铃”司马敬向“银箫夺魂”一笑，道：“这老儿真扎手，若不是章兄的箫法奏功，说不定还要多费一番手脚呢！”

“银箫夺魂”道：“不要多说了！快走吧！少君可能已等急了呢……”

突听楼窗传来幽幽的声调，道：“以多为胜，算得什么英雄？‘豹突山庄’的人都叫你们丢光了！”

“独脚飞魔”转脸望了望，楼窗前那长发掩面的少女，回头对“银箫夺魂”道：“我们倒忘了，此处还有慕容府的一条根，不如一齐干掉，给他来个斩草除根……”

“独脚飞魔”说此话时，声音很低，但不知那长发掩面的少女如何听到，只听她接口道：“你们要想杀我灭口吗？那就快点动手！不然，待我白哥哥著是来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司马敬大怒，迈步向那窗走会，同时怒喝道：“我就先把你这疯丫头毙了再说！……”

“银箫夺魂”把“追魂铃”叫住，道：“她一个疯女，谅也不会成多大气候，司马兄，不必为此耽误时间了，快回去向少君覆命！”

三人说着，由司马敬单臂提起昏迷不省的茹老镖头，向前院议事厅走去。

议事厅仍然一片漆黑，进到大厅之中，靠壁一条长桌，桌上摆着书籍古玩，但在桌下却有一个暗门，三人走至桌前，“银箫夺魂”章士朋，以手中烂银箫向桌下暗钮一点，呀然转开一三人鱼贯而入，走过一条长长甬路，只见壁上数十支火油大烛，照得满室雪亮，却是一间非常宽广的地下暗室！

室中央摆着一只长案，案后数十张金交椅，当中椅上坐的，正是那白衣银扇儒生！

白衣银扇书生左首是一个身穿金光闪闪、镶嵌有片片鱼鳞片的羽衣、生得非常俏丽的少女！

这少女衣怖别致，除了那金光闪闪的鱼鳞珠片羽衣，一支凤头钗，那凤凰似是真珠串成，颤微微滴珠垂翠，随着俏丽少女左右顾盼，而悠悠晃动，看起来韵致宛然，别有一番韵味！

这身打扮，在中原妇女身上从未见过！

真宛如九天玄女下凡，又似龙官玉女临尘！

这少女美是够美，但细眉入鬓，凤目含威，俏丽之中竟流露着无比的煞气！

这自衣银扇书生与金衣凤钗少女高踞首位，两旁坐着不少劲装疾服的武林豪客！

在密松林劫镖的“魔鬼岛八妖”、“桃花四仙”也赫然在座！

“佛印法师”伤势似已痊愈，与白发婆婆及长髯老人坐在一处，这三人形影不离，正是威名显赫的“海外三煞”！

此外，慕容府十大高手，倒有七八位与八妖四仙等人坐在一起！

但本庄的主人，“摘星手”慕容涵，以及其妻子、儿女，也就是那救过展白的中年贵妇、冷傲无情的“凌风公子”，以及展婉儿，均被捆绑在暗室中央的巨柱上！

热血侠肠的乱发怪人雷大叔，赫然也与慕容家的人绑在一起！

还有，“燕京镖局”的一干镖师，约有四五十人均被脚，丢在案前！

这显然是“豹突山庄”已经易主，“南海门”鹊巢鸠占，而原来的主人、慕容涵一家却已作了阶下之囚！

慕容府十大高手，以及三千食客，大多数叛主降敌，只有少数忠贞之士，如雷大叔等人，却已同时被擒！

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江湖上争雄称霸，波谲云诡，令人难以预测！

“银箫夺魂”章士朋，“追魂铃”司马敬，“独脚飞魔”李举，把茹老镖头丢在阶前，向白衣银扇书生一拱手，道：“幸不辱命，‘铁掌震河朔’茹国雄已经拿到！”

白衣银扇书生回头向金衣凤钗的少女笑道：“师妹，可以发落了吧？”

那金衣凤钗少女，风目陡睁，眼中精光慑人，左右扫射了一遍，眼光所及之处，竟使在座的群雄，个个心中寒颤，慌忙低下头去！

只见那金衣凤钗少女倩丽无比的脸上，浮起一种令人望了心胆皆寒的煞气，以冰冷的如同从北极冰原里吹来的寒风一般冰冷的语调，说道：“还有一男一女为什么没有擒到？”

“海外三煞”慌忙站起，诚惶诚恐地说道：“启禀公主，那少年展白与‘鬼面娇娃’，不在本庄之中，容以后慢慢查访好了！”

金衣凤钗少女，面有不愉之色，还要发作……

自衣银扇儒生接口道：“想他们两个乃是局外之人，现在先不管他们了，还是先……”

金衣凤钗少女面色一沉，道：“你竟敢帮着外人说话了！”

白衣银扇书生似是极为惧怕这倩丽少女，连忙赔笑道：“师妹，言重了！师兄怎会帮着外人说话？”

金衣凤钗少大连声冷笑，道：“你心里想什么，难道我还不知道吗？”

白衣银扇书生连声苦笑，只把银扇在掌心连敲，却再也答不出话来……

金衣凤钗少女白了银扇书生一眼，陡然玉掌轻击，“拍！拍！”两声脆响，叱道：“开香堂！”

立刻桌后布幔之中，走出十二个短发垂髫、手捧香炉的白衣童子，鱼贯走至桌前，两旁雁翅排开！

十二只香炉内檀香高烧，烟雾袅袅，立刻弥漫了全室，室中之人，鼻孔中都嗅到了一股淡淡的幽香！

奇事发生了，众人一嗅到这淡淡幽香，清醒的人感到一阵迷惘，眼中所见都是庄严神圣之像，心中所想只有崇拜与服从，连一点反抗的意念都兴不起了！

而香迷的人，受伤香迷与被点中穴道香迷的人，反而清醒了！

所谓清醒，不过恢复了知觉，视觉、听觉……心中的灵智却一样陷入了迷惘之中！

此时连茹老镖头也清醒（恢复知觉）了过来，张眼一看眼前奇异的景状，不由当场怔了！

就在众人神思恍惚、心灵迷惘之时，又在布幔后边走出数十蒙面大汉，在这些神秘蒙面大汉往返晃动、搬桌拉椅之间，整座地下密室，又换了一副景象！

只见当中悬挂了一幅长可及丈的条幅，这条幅上非字非画，却是一个芒

头赤足的全身人像！

这画中人像，奇古突兀，塌额秃顶，压耳毫毛，鼻孔翻天，方额阔口，在脑门正中有一条裂缝，仿佛头顶主了一两般，其貌有如伏羲，绝不类现代生人！

横额写了八个大字：“开山鼻祖，南海一君！”

像前置了一个高有三尺、大有十围的巨大铜鼎，铜鼎之中不知所燃何香，一线白烟笔直地冲向屋顶，丝毫不倚。有如一道喷泉，被屋顶一阻，又以浓云狂卷之势向四壁倒垂下来！

使整个室中，充满了烟岚瘴气，使人仿佛有置身于洪荒大野，或云外奇峰之感！

铜鼎之前，地下又平放了一块四尺见方的厚木板，木板上刀痕宛然，直掇掇地插着五柄明晃晃的鬼头刀！

这五柄鬼头刀，铮明瓦亮，比一般江湖人物所使用者略短，长不到三尺。但刀柄上五个铁铸的魔头，都涂得五颜六色，青绿鬼脸，赤发獠牙，狰狞可怖！

此时白衣银扇书生及金衣凤钗少女已分坐铜鼎两旁，原先慕容府的门客以及“南海门”的属下高手挨肩列坐两边，十二个白衣童子，都站在众人座位之后，把手中香炉高举过顶，任那袅袅清香与铜鼎的烟岚，混合一起，氤氤如雾！使整座地下暗室平增神秘之感！

暗室中央，有四根撑梁的巨柱，每根巨柱上绑了一人，“摘星手”慕容涵、慕容涵之妻中年贵妇、“凌风公子”、展婉儿，四根巨柱正好绑了慕容家四个人！

其余的慕容府上忠心食客，雷大叔以及燕京镖局的镖师、茹老镖头等，则分别反缚双手，散置地上！

这场面，这气氛，有使人透不出气来的恐怖！

这分明是江湖黑道上令人胆裂的“刑堂”气派！

一切布置，均在数十蒙面大汉熟练手法下完成，前后不到顿饭时间，万事均已就绪，金衣凤钗俏丽少女一摆头，就盼生姿、风情万种之中，透出了令人胆寒彻骨的杀气！

在她摆头的当儿，那些黑衣蒙面大汉恭施一礼，一齐弯腰退下，又退回布幔之内。

猛然“当”的一棒锣响，悚然震鸣，寂然无声之中，这突然的锣声，震得众人心胆皆颤！

只听那金衣凤钗少女,用一种仿佛来自古墓幽魂口中的阴沉声调道:“‘南海门’此次君临中原，为的消除中原武林败类，重整中原武林清规，凡是巨恶大奸，以前作过瞒心昧己的罪行之人，都在清除之列！”

众人鸦雀无声，室中空气均为之一窒！

金衣凤钗少女凤目开合之间，精光慑人，她那一身镶嵌鱼鳞珠片的金衣，在数十支烛光照映之下，更是闪闪放光，她周身都散发着一股震慑人心的力量，以致无人敢正眼相视她一眼！

她见众人无人发声，铁手一指“摘星手”道：“慕容涵是当年‘江南七侠’之一，为贪图富贵，暗算杀害结义盟兄‘霹雳剑’展云天，该不该死？”

众人口不由己，同声喊道：“该死！”

“杀！”

被反缚的茹老镖头暗吃一惊，因为他发觉自己口中，竟也喊出一个“杀”字！

他心中并无此念，但口中竟不由自主地喊了出来，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金衣凤钗少女纤手轻指，说了声：“行刑！”

布幔启处，五个蛮壮如牛的赤膊大汉，猛然冲出，每人在厚木板上拔下一柄明晃晃的鬼头刀，跨步翻身，鬼头刀打闪，只听“嗖嗖”连响，刀崩血现，“摘星手”慕存涵，一代枭雄，双臂双腿，一颗头，已经跟躯体分了家！

这正是江湖黑道上“五刀分尸”酷刑！

那五个蛮牛似的赤膊壮汉，这拔刀杀人的动作，其快如凤，众人还未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五人已五刀分尸了，抬腿搬起鞋底，各把鬼头刀的血迹在鞋底上擦了擦，同时一甩手，“哆！哆哆！……”五柄鬼头刀，依然宜掇地插在木板之上！

五人如旋风似的一转，又退回布幔之中！

慕容涵被杀，慕容涵之妻已经吓昏了过去，“凌风公子”的狂傲早已丢到乌有之乡去了，此时吓得面色惨白，嘴唇索索直抖，只有婉儿，那娇小柔弱的姑娘，此时竟杏眼怒睁，破口大骂：“狗贱人！这杀父之仇，就是到了阴曹地府，姑娘也要找你索回这笔血债！……”

对婉儿的破口大骂，那金衣凤钗少女竟置若罔闻，依然以冰冷的声调，指着吓得昏死过去的中年贵妇道：“这妇人，助夫为恶，且不安妇道，该不该死！”

她明明是命令式的口吻，却向众人动问。

说也奇怪，众人仍然口不应心地哄然应道：“该死！”

“杀！……”

在这众人哄应声中，隔壁隐隐传来争辩之声！

听一娇媚的女声说道：“我说过是领你来看热闹，不叫你多管闲事！”

接着一粗壮男声说道：“这夫人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怎能袖手旁观！……”

金衣凤钗少女微微一愕，凤目陡睁，回首四顾，似已发觉有人隐身暗窥！

白衣银扇书生也愕然变色，四下而观……

突然，“轰隆！”一声大震，砖石乱迸，尘灰飞扬，砖壁石墙忽然倒塌下来！

室中人一阵大乱，站坐在墙壁附近的人纷纷起身回避……

就在那倒塌墙壁、砖石四飞之中，猛然窜出一条人影！

那人影一晃，在室中昂然站定，竟是一个长身玉立、丰神俊朗的翩翩美少年！

这少年身穿天蚕丝织成的网袍，散发在头顶挽了一个直遥发，犹如浑金璞玉，俊美之中现出一团忠厚之气！这俊美少年正是展白！

众人一见是展白出现，不管识与不识，同时为之一震！不过都是感觉不同。

茹老镖头及燕京镖局众镖师，个个面现喜色，心知来了救星！

雷大叔满脸惊奇！因为他估不到展白有如此功力，能够把那么厚的砖墙震塌！

“凌风公子”也是满脸惊奇！不知展白怎会隐身在秘室夹壁之中？

婉儿却是又惊又喜，哀声叫了声：“展哥哥！”

“海外三煞”惊诧地站了起来！白衣银扇书生面色倏变！

那金衣凤钗的俏丽少女，不知怎的，冷惨的脸上竟出一片艳容，望着展白风目放光，但已不是慑人的冷光，而是迷人的娇媚之光！

展白能叫四大豪门之女，一见倾心，自有他醉人的仪表，若不然以金衣凤钗少女的冷惨高傲，岂会一见动容！

白衣银扇书生，郎是“南海少君”，一见“南海龙女”也就是那金衣凤钗少女从未现过笑容的脸上，见到展白，脸上笑容，不由心中大妒，暗想：好事怎么全让这小子包了？立即猛叫道：“‘海外三煞’何在？叫你们捉拿的没拿到，却在这里出现了，还不上前给我拿下！”

“海外三煞”倏然变色，白发婆婆“冷艳红”猛地起身一站，厉声吼道：“好小子！姑奶奶找你没找到，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喝声中，身形一掠上前，猛然向展白劈出一掌！

展白挥掌一接，“嘭”的一声大震，劲风四激，暗室中数十支火油大烛摇摇欲熄！

展白渊停岳峙，站在那里纹丝未动，自发婆婆却被震得倒退了三步！

白发婆婆怪目圆睁，满头白发犹如狂云飞蓬，狠狠望着展白，她真不相信，数月之前曾伤在自己掌下的少年，竟能一掌把自己震退！

“佛印法师”在一旁道：“老太婆，小心！这小子不知吃了什么药？掌力忽然增强了！”

“海外三煞”虽然形影不离，常在一起，但平日互相笑谑惯了，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从未规规矩矩的交谈过，“佛印法师”在密松林劫镖吃了展白的亏，这时提醒白发婆婆留神本是好意，而且话也是老实话，但白发婆婆却向相反的方面想去了，她以为“佛印法师”是嘲笑于她，随呷呷一阵干笑道：“贼秃！休长他人志气，看老娘这一掌！”

笑声中，运集了十二成真力，又猛向展白袭来！

展白见白发婆婆这一掌比刚才一掌更加猛烈，他亦十成功力，打出一记“天佛降魔掌”绝学！

两股巨大无俦的掌风劲流，猛然相撞，突听天崩地裂一声响，砖石飞扬，尘灰弥空，整座地下室都被震得倒塌

第四五章　桃花女设迷魂阵

白发婆婆冷艳红被展白一掌震退了五步！

白发婆婆怪目圆睁，满头白发根根直竖，她真不相信这三个月之前伤在自己掌下的少年，掌功内力竟会突然增强！

怪啸一声，把她鬼神皆惊的“搜魂指”功运至十成，出指如戟，猛戳展白“心俞”重穴！

指风一出，锐凤尖啸，声势的确骇人已极！

被绑在柱上的中年贵妇、展婉儿，以及“燕京镖局”的众镖师，担心展白安危，齐声惊呼……

展白脚踩“千幻飘香步”，人影一晃而没，白发婆婆凌厉指功落空，“兹”的一声微响，三数丈开外的坚硬石壁上竟现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

可见自发婆婆的“搜魂指”实在厉害！

自发婆婆才微微一愣神，正惊奇展白是用什么身法，竟能脱出自己的指力之外？……

忽觉背后一热，似有一股火苗向自己身后烧来！

白发婆婆立感不妙，晃身急躲，但仍然是慢了一步，只感左肩头如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似的，奇痛无比，跟着那股热力向外一震，白发婆婆渗嗥一声，斜刺里踉跄十数步出去，“碰”的一声，撞在墙上！

只把白发婆婆撞得头昏眼花，双眼翻白，半天回不过一口气来！

《锁骨销魂天佛卷》上的绝学果然威力无边，展白首次施展，仅只一个照面，就把雄心万丈、欲想把中原武林一拳征服的“海外三煞”中名列第二的白发婆婆打伤！

这还算是白发婆婆武功登峰造极，方能闪过后心致命要害，仅是肩头承接了展白一掌！

如若被展白一掌按在心上，就算自发婆婆内功深厚，也难逃一死！

展白初施“天佛绝学”，一掌把自发婆婆打伤，整座地下室内，不分敌我，齐声惊呼！

一半是震惊，一半是怀疑，任何人也不相信，展白竟具有如许高强的武功！

但这一掌打伤白发婆婆，却把与白发婆婆伉俪情深的长髯老人“仇如海”仇公公给气翻了天！

只见他把过腹的长髯一抖，厉啸怒吼了一声，就如一个响雷打在了暗室之中，把众人耳鼓震得疼痛如裂……

就在这怒吼如雷声中，长髯老人一只右掌真力贯注，竟猛然涨大了数倍，“呼”的一声，以疾凤迅雷之势，猛向展白面门劈来！

展白见那长髯老人的手掌，竟大如车轮，掌心旋转着整个碗口大的罡风气圈，劲流激湍，声势惊人，前所未见，不由心中一懔……

不要说展白害怕，就室中所有之人，均是武林顶尖高手，见了这种空前绝后的掌功，也莫不愕然色变……

展白从未见过如此厉害的掌功，见状不敢硬接，“千幻飘香步”躲去……

耳中忽然听到一个细如蚊蚋的声音说道：“白哥哥！对敌要有自信，你不要怕，先接一掌试试，看你的‘天佛绝学’究竟有何进境？……”

展白知是翠翠在暗中提醒自己，雄心立震，不再躲闪，反臂一掌，向那

大如车轮的巨掌迎去！

展白施出的这招，是“天佛降魔掌”绝学中的一招“佛光普照”！

只见劲风山涌，随掌而出！

刚猛无伦的掌风，与长髯老人巨灵大掌的罡风劲流一接，只听“轰隆隆！”惊天动地的一声大震！

余力四激，就地卷起一阵狂飙！

满室尘沙飞扬，屋顶砖石坠落如雨！

壁摇柱动，整座地下大斤儿乎被二人掌力震塌！

众人尖叫惊呼声，只见展白身上晃了几晃，仍然在原地未动！

那站在一边的“海外二煞”另一位，“佛印法师”，却觑出便宜，悄无声息地蹲下身去，猛然“呱呱”怪叫两声，双掌猛向展白后心撞来！

“佛印法师”的“蛤蟆功”乃是域外绝学，也是厉害非凡！

他觑定展白连战两大高手，真力损耗过巨之际，抽冷子打出，想一击致命，把展白毁在当场！……

婉儿从展自一出现，就全神贯注在展白身上，首见展哥哥连败两大高手，芳心中除了欢喜之外，对她心目中唯一的恋人更是崇拜万分，无亲她被牢牢地绑在厅柱上，虽然有满腹相思，却无法上前对心上人倾诉，正在低徊不已，突见“佛印法师白，只急得尖急呼道：“展哥哥！小心暗算！”

其实，婉儿不喊叫，展白也发觉身后有人暗袭，他运集真力，蓄势待敌时，发觉自己硬拼了两大高手，内腹真气，不但不见衰竭，反而更是充溢，知道自己内功真力已达收发随心、炉火纯青之境，内心的欣慰真是无可言喻，暗想自己武功有成，名望事业，父亲的血仇，都可一一达到完满结果，意气飞扬之中，对身后暗袭之人，连看也不看，反臂一掌，直向身后撩去！

掌风劲流，随掌而出，只听“砰碰”两声暴响，一声闷哼，在身后偷袭展白的“佛印法师”，竟被展白一掌震飞二丈开外！

“海外三煞”之中，以长髯老人武功最高，白发婆婆次之，“佛印法师”是最弱的一个，想两个比他强的高手，都败在展白手下，他更不是展白的对手了！

他一副胖团团的身躯，被展白一掌震飞两丈开外，“碰”的一声，撞在墙上，只感腹内气翻血涌，双眼金星乱冒，嗓口一甜，“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

展白连败“海外三煞”，把大厅中众人，不分敌我，一齐震住！

众人大睁着双眼望着展白，再无一人敢上前……

白衣银扇的“龙神太子”，双手抓紧银扇，满脸惊慌之色，却眼珠乱转，看样子惊恐之中，还不知在打什么主意？……

“魔鬼岛八妖”更是面色惨白，想不到中原武林，还有这等武功高手……

原先是慕容府的十大高手，现已归附“南海门”的“银箫夺魂”章士朋、“追魂铃”司马敬、“独脚飞魔”李举，却一个个如木塑泥雕一般，站在那里，想是这大大出乎意料的场面，把他们震住了……

只有“桃花四仙”及那凤钗金衣的“南海龙女”，一粉面上，不但不现惊恐之情，反而现出一种喜悦的光辉！

“桃花四仙”原就是烟视媚行、妖艳无伦的四个尤物，不做态尚且风情万种，如今施出狐媚之术，更是眉眼撩人，浅笑轻颦，加上搔首弄姿，真使人有点眼花缭乱……

至于那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南海龙女”，本是一个美人胎子，论美丽不下于柳翠翠，但她素常高傲惯了，而且一向在“南海门”禀拿大权，发号施令惯了，早把女性天赋的魅力，忘于九霄云外，使人见到她威风杀气的一面，甚至于不敢仰视的地步！

是以展白连伤“南海门”三大顶尖高手，她不但不怒，反而严肃的脸上现出一抹艳丽的笑容，从座位上盈盈起立，走至展白三尺之处，启齿笑道：“你是谁，敢与我‘南海门’作对？”

这话若在旁人嘴中说出，并不算什么，但在颐指气使惯了的“南海龙女”嘴中说出，已是大逾寻常的客气了，何况面对的还是连伤她门下三大高手的敌人！

但展白怎知道这些，见“南海龙女”金衣凤钗，衣著华丽如九天玄女，美得出奇的脸上，虽然浮着笑容，但却隐含慑人的杀气，不由朗然说道：“在下展白，并无心与你‘南海门’作对，但看不惯你等滥杀无辜，是以出面为武林主持一点公道！”

这话本是实话，但展白不善辞令，不会委婉言之，率直道出，显得咄咄逼人！何况面对着是势力庞大、想称霸武林的一大门派的代表人呢！

“南海龙女”对展白虽然暗生情愫，但被展白这几句话说得不由怒气陡生，冷笑道：“好大的口气！不知是凭阁下一人，还是另有人在后台撑腰，才敢如此大言不惭？”

展白也被“南海龙女”这几句激怒，因为他并不知道“南海龙女”在“南海门”中的地位，以为你不过也是一个廿岁女，竟敢如此卑视人？不由怒道：“展白独来独往，一人做事一人当，只凭手中一支‘无情碧剑’，心中满腔热血，打尽天下不平！”

“南海龙女”见展白豪气干云，双眉一挑道：“这样说来，你是与我们‘南海门’作对定了？”

展白见这金衣凤钗少女满脸瞧不起他的神色。不屑地冷哼了一声，却一言不发，大踏步地走到绑人的柱前，为中年贵妇——也就是慕容涵的夫人松绑……

“南海龙女”从未见过如此狂傲的青年，胆敢在她面前如此放肆，竟连理也不屑理她，即去解放犯人，当即怒叱一声道：“且住！”

叱声中，人也闪电似地欺至展白面前，面孔一沉，又叱道：“你要做什么？”

“救人！”

展白嘴中如此说着，却连头也未抬，仍然去为慕容夫人松绑……

“南海龙女”怒极，才要出手阻止……“桃花四仙”中的二姐“芙蓉妃子”水玉娇柳腰一摆，起莲花步，飘前两尺，娇声说道：“宫主！您是千金之体，拿这么一个小子，何用您亲自出手，让我们四妹妹把他拿下！”

说罢向另外“桃花三仙”施了个眼色。

另外“桃花三仙”一起脸现媚笑，各自柳腰款摆，飘然落在展白四方，俨然采取包围态势！

“南海龙女”也因顾虑自己身份，见“桃花四仙”一出面，立即一点头，又倏然退回到座位上去。

因为她心里有数，若仅凭武功内力，“桃花四仙”尚不如“海外三煞”，当然更不是展白的对手，但“桃花园仙”诡计多身迷药，以其狐魅的力量，

对待一个初出道的少年，稳有制胜把握，所以，她又坐回了原处，只等“桃花四仙”拿住了展白再说……

展白却不管那些，解开了慕容夫人的绑绳，又去为婉儿解绑……

展白双手刚摸到捆住婉儿的绳子，忽然耳畔响起一声细若柔丝的冷哼……

这声冷哼醋味极重，展白知系隐身墙后的翠翠所发，但仍不顾一切地去为婉儿松绑……

慕容夫人活动了一下被捆得麻痹的手脚，先向展白道谢了一声，立即眼含痛泪，匍匐在地，一边收拾“摘星手”慕容涵——丈夫的尸身，一边喃喃祈祷，似是为她那惨死的丈夫招魂……

这些事情，本是同时间的事，因此那声传自壁间的冷哼，也未引起在场的人注意……

“桃花四仙”见展白解开慕容夫人的绑，又去解婉儿，随媚笑道：“小兄弟！你自顾不暇，还去管别人？”

说罢，见展白不答，仍自松绑救人，“桃花四仙”的大姐“香云妃子”花玉妍，首先向展白遥遥拍出一掌！

掌风柔软无力，却有一股充鼻的浓郁馨香！

展白漫不经心地挥掌迎去！……

只听细如蚊蚋的声音在展白耳畔响起：“傻小子！接不得！还不赶快闭住呼吸！”

展白闻声一惊，立即闭住呼吸，但仍然嗅到少许香味，立感一阵头昏眼花！

另外的“桃花三仙”，见大姐已发动攻击，也同时向展白拍出一掌！

三只粉白手掌过处，香风弥漫，同时罩向展白！

同时，八只粉白的手掌一阵挥舞，一股更形浓郁的香风，又向展白罩去！

好在展自已闭住呼吸，不惧香风迷雾，见八只手掌一齐攻到，不躲不闪，“天佛降魔掌”第二招又已施出，强大掌风劲流，分四方向“桃花四仙”卷去！

无奈“桃花四仙”身躯灵活，轻若无骨，见一击无功，展白强劲掌风又到，立即又纷纷问过！

她四人不和展自强劲掌力硬打，一沾即退，但香风迷雾却不断向展白拍来！

在她们四人认为，就算展白武功高强，闭住呼吸，也不能闭得太久！

迷香拍出香气，只要展自闭不住气时，略一呼吸，即可昏倒！

谁知展白所习《锁骨销魂天佛卷》的正宗心法，大逾寻常，吐纳运气，不需呼吸，只闭住一口真气，在内腑流转，即可生生不息，内功真力便可用之不完取之不竭！

是以“桃花四仙”与展白连打了十数个照面，展白仍未被浓香迷倒！

“桃花四仙”暗暗奇怪，一边动着手一边暗自思忖，莫非这少年练会金刚不坏之身，竟会不怕海南特产的“迷魂香雾”？

但她四人却激起了好强之心，只见大姐“香云妃子”花玉妍在娇躯急闪、躲过展白一股强大掌凤之后，樱口一启，媚声唱道：“云想衣裳花想容！”

接着双臂一展，娇躯在半空中巧妙地一翻，竟把一袭薄如蝉翼的外衣脱落！

立刻露出一副滑腻如蛇的玉体！

只见粉臂丰臀，曲线毕露，向着展白酥胸一挺，真是风情万种，撩人欲醉！

二姐“芙蓉妃子”水玉娇，见大姐已施出“罗刹迷魂大阵”的解数，当即娇躯一转，也接口唱道：“春风佛槛露华浓！”

娇喝声中，也把身上的罗衣甩脱出老远，粉腿玉臂，一齐展现了出来！

三姐“霜华妃子”也接着唱道：“若非群玉山头见！”

歌唱声中，娇躯一转，罗衣尽褪，正好露给展白一个肥大丰满的屁股！

四姐“潇湘妃子”苗玉媚唱道：“会向瑶台月下逢！”

她却是面向着展白，衣扣解开，衣襦半解，娇躯如灵蛇般扭动一两下，胸前双乳，如新剥鸡头肉，雪白的乳峰上顶着两颗尖尖红粒，向展白颤了几颤！

正好展白一掌打向“潇湘妃子”的前胸，“潇湘妃子”不但不躲反而一挺酥胸迎了上来，吓得展白赶紧缩手收招。

展白目瞪口呆，虽然近来他连经恶战，大场面见了不少，可也从没有这次陷身脂粉阵中，使得他进退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桃花四仙”歌唱声中，一个个脱掉身上罗衣，粉臂玉腿，丰乳肥臀，把玉体一齐展现了出来，竟不再拍出迷香，只摆腿扭臂，围着展白大跳其舞起来！

可是，那阵阵的浓香，却随着四副娇躯的裸露，更形浓郁！

整座大厅中却弥漫了这种浓郁的异香，加上春光满眼，除了“南海少君”、“南海龙女”以及少数定力强的高手以外，大厅之人均已昏迷欲醉，沉入了欲仙欲死的温柔之乡！

看来一个个是浑身无力，任人宰割了！……

就连慕容夫人、婉儿等女性，也都嗅到了浓香，沉入半昏半醒的状态之中……

真想不到一曲“清平乐”，四个裸体少女，竟有这般迷人的魅力！

展白却只是除了感到事出意料、略显惊愕之外，丝毫未被迷倒！常言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展白经过了“天仙魔女”“姹女迷魂大法”的试炼，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迷惑得了展白？

但展白天性忠厚，见四个少女都脱光了衣服，面对着自己歌唱舞蹈，不再出手攻击，竟也不思出手攻击，立即住手不攻，只呆望着四副光滑的裸体出神发愣，竟不知如何是好！

忽听那细如蚊蚋的声音，在他耳边笑骂道：“呆子！你发什么傻？这是‘桃花四仙’最厉害的‘罗刹迷魂大阵’，你如再不破阵，可就要吃亏了！”

展白机伶伶打了个冷故，知系翠翠在暗中提醒自己，定了定心神，尽量使自己神智清醒，双掌蓄满真力，平置胸前，对四女怒叱道：“小爷乃顶天立地奇男子！休要在小爷面前施展鬼魅伎俩，如若再不退去，可别说小爷……要……不客气了！……”

展白只顾了对四女发威，可就忘了他应该闭住气不能呼吸，这一开口说话，吸了两口气进到腹内，立感头昏眼花，陶然欲醉，虽勉强把话说完，到最后可也有点语不成声了。

展白己渐昏迷，但一点灵智未泯，迷糊中见是戴了鬼面具的柳翠翠，现身相救！

只听“南海龙女”怒叱道：“大胆贱婢！你背叛师门，仍敢在本宫主面前露面，还不给我束手就缚，难道还要等本宫主下令拿

第四六章　反出“南海门”

柳翠翠盈盈向南海龙女施了一礼道：“翠翠拜见宫主！但这是最后一次了，从今以后翠翠脱离‘南海门’……”

展白听至此处，虽在昏迷中仍暗暗吃惊，想不到翠翠竟是“南海门”下！……

突听“南海龙女”叱道：“住口！你吃了豹胆疯了心，竞敢说出这样的话来！我问你！你可知道‘南海门’处罚叛徒的刑罚？”

翠翠打了一冷战，但想到自己跟白哥哥已经有了夫妻之实，白哥哥与“南海门”誓同水火，今日之事如不跟“南海门”做个了断，日后自己便无法与白哥哥常相厮守，于是仗胆说道：“人各有志，岂能勉强！翠翠已决心脱离‘南海门’，宫主看在往日翠翠情逾姐妹的份上，就放过翠翠吧！”

“南海龙女”嘿嘿冷笑道：“情逾姐妹？你别在自己脸上贴金了！想你本是我的一个婢女，我对你好了一点，你竟大胆放肆，先偷了我的鬼面具，不辞而别！如今又胆敢背叛师门，还敢在我面前巧辩！……”

翠翠见“南海龙女”绝情若此，也不由态度转硬，抗声道：“我为什么是你的婢女？不过我爹爹寄住在你家，我才好心服侍于你！那是为了报答我爹爹居住之恩，你便真的拿我当奴才看待了吗？那真算你瞎了眼！至于那鬼面具，乃是师父之物，师并没有明言传你一人，当然你可以用，我也可以用！……”

这番话只把“南海龙女”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凤目圆睁，怒叱道：“反了！反了！你竟敢顶撞起我来了！我不要你死无葬身之地，我也不配主持‘南海门’了。”

接着听到掌凤破空，惊天动地，想是“南海龙女”已与柳翠翠大打出手！

旁边还交杂着“南海少君”的劝解声，但展白已渐渐昏迷过去，那掌指破空之声，虽然猛烈非常，但他已经渐渐不能听到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展白突感脸上一凉，机怜伶打了一个冷战，猛然清醒过来！

睁眼一看，他已置身于另外一个房中、围着他站了一大屋子的人！

这锦绣帐，看来有点眼熟。仔细一打量，才知是自己当初被慕容夫人救回“豹突山庄”，所卧过的房间，正是“凌风公子”的寝室。

但此次情形显见与上次大不相同。

上一次他伤病之身，默默无闻，冷冷清清地卧在床上，还险些被“凌风公子”丢出房外。

这次很多人围在他的床前，俱是满脸关切之色，好像他已成为众人关切的中心，大家都在期望着他醒转来！

尤其慕容夫人与婉儿，一个坐在床沿，一个半伏在床前，关切地望着展白，眼内竟闪动着泪光！

柳翠翠正拿一只杯子，显见她是用杯中冷水，使展白清醒了过来。

茹老镖头及众镖师，一齐围在展白床前，茹老镖头搓手，众镖师俱是满脸期望神色，直等翠翠一口冷水喷在展白脸上，展白清醒过来，才一个个面现喜色。

那冷傲的“凌风公子”却呆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不知心中在想些什么？……

展白举目四顾，猛然爬起，脱口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南海门’的人呢，难道都跑了吗？”

茹老镖头趋前一步说道：“贤弟醒转了！先运气看看，内腑有没有受伤，以后的事慢慢再说！”

柳翠翠把茶杯放在一边，道：“不妨事的！‘桃花四仙’的‘迷魂香雾’，只能使人昏迷，并不能使人受伤！白哥哥醒来也就好了！……”

婉儿眼中仍带着泪光，喜极而呼道：“展哥哥！你好啦！……”

慕容夫人不住地用衣袖擦眼，又悲又喜地说道：“展小侠！多谢你救了我，但我的丈夫……”

说至此处，已呜咽得不能成声了。

“凌风公子”嘴唇动了动，想说话却未说出口来……

展白略一运气，见内腑真气畅行无阻，知道翠翠所言不假，翻身跳下床来，抓住翠翠的手，略显激动地问道：“翠翠！我要你讲真话！你真是‘南海门’下？”

翠翠眉眼盈盈，沉默地点了点头。

这算是默认了。

展自双眉一耸，愤形于色道：“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翠翠低喟了一声，挣脱展白握住的玉手，缓缓走至桌前坐下，默然不语……

展白天性疾恶如仇，眼见“南海门”种种暴虐，又见“桃花四仙”的淫荡，知其绝非善类，早已义愤填膺，见翠翠竟默海门”是一党，想起自己与翠翠发生超友谊的关系，虽无夫妻之名已有夫妻之实，不由又急又怒，冷哼了一声，道：“你好！竟敢欺骗于我！……”

茹老镖头上前劝道：“展贤弟！先不要着急，柳姑娘舍命相救于你，可见已有弃暗向善之心……”

但展白正在气头上，不管茹老镖头的劝解，怒声说道：“不管怎么说，当初她不对我说明，就是欺骗……”

展白此言一出，翠翠只感一阵痛心，竟“嘤”然一声，哭着飞身掠向门外！……

茹老镖头急从后边追出室外，但翠翠身法何等快速，等茹老镖头追出室外时，早已失去了翠翠的踪迹！

茹老镖头连叫数声“柳姑娘！”不见回应，知其去远，颓然返回房中，对展白道：“展贤弟！不是老哥哥说你，实在是你的脾气太急了，柳姑娘虽然出身‘南海门’，但几次救你，不借与‘南海门’正面为敌，可见她已有脱离‘南海门’的决心，常言道：‘君子不阻人向善’，你这样当众给她难堪，岂不是‘促人为恶’了吗？”

其实，展白对柳翠翠发火，不仅是为了发现翠翠出身“南海门”的一件事，而是数月相处，种种不如意累积在心中的怒火，一旦发作罢了。

展白与翠翠的结识，是由于翠翠相救，展白那时对她只是感谢，并没有爱。之后，翠翠行踪诡秘，曾引起展白的疑惧，而想偷偷离开她，当发现身上贵重之物“无情碧剑”及《锁骨销魂天佛卷》已被翠翠取去时，才想找翠翠追讨失物，二人在河边力战“金府双铁卫”时相遇，无心中在小船上跌倒，肌肤相接，发生了超友谊的关系，可以说完全是事情的巧合与临时的冲动，其中并无深厚的感情做基础！

展白只是觉得人家一个女儿清自之身献给了自己，便有推脱不掉的责任，一定要娶她为妻，做为自己终身的伴侣！这是展白通达人情的地方，也可说是展白伟大的地方！

但翠翠是真心爱着展自的，青春少女，情窦初开，多半是如此，热情如火，一旦钟情，一眼看见意中人，便以身相许，碰到展白算是幸运，如果遇人不淑，碰到的是一个花花公子，那就只有自怨红颜薄命，徒叹“痴心女子负心汉”了！

翠翠爱展白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亡魂谷”中为展白疗伤，三个月之中，裸体相偎，施展“纯阴疗阳”，如鸡孵卵，救活了展白，又以赤裸袒裎之身，施展“姹女迷魂大法”，帮助展白练会了《锁骨销魂天佛卷》上隐秘的三种绝世武功，可以说，展白能有今天的成就，多半是翠翠所赐！

翠翠与展白一句戏言，“叫展白一切听她的！”她不该认真，在离开山谷，一路之上，处处干涉展白的行动，并以那句戏言要挟，引起展白内心的不满。

加上，她时时戴上那副狰恶的鬼面具，使展白时时感到不快！

展白的发怒是来自一时，翠翠却觉得委屈难忍，故而一走了之。

茹老镖头不知一对小情侣的内心隐秘，只责展白太过份了，展白却气哼哼的，兀自怒气未熄！

因为他觉得翠翠不能欺骗他，他心目中是翠翠的丈夫，丈夫岂可受妻子的欺骗？

慕容夫人也在屋中对展白道：“那柳姑娘的为人的确很好，而且武功高强，如不是柳姑娘能抵住‘南海门’中的人，恐怕众人都要死在‘南海门’毒辣少女之手！”

婉儿却在一边插口道：“如果不是那叫做什么‘南海少君’的白衣狂生，与‘南海龙女’起了冲突，恐愉柳翠翠也是无法应付！……”

慕容夫人瞪了婉儿一眼，道：“婉儿！就是你嘴犟！你还不是被人擒住，多亏柳姑娘才救了你！……”

婉儿颇不眼气他说道：“女儿若不是受了‘桃花四仙’的暗算，也不会轻易被人擒住……”

茹老镖头见母女二人要吵起来，忙用话题岔开，道：“算了！过去的事不用再提了，‘南海门’称霸中原，妄杀无辜，如不设法消弥，长此以往，恐怕中原武林将要变成尸山血海，还不知有多少人要沦入杀劫？……”

此时，人影一闪，乱发蓬蓬的雷大叔忽然闪了进来，先向慕容夫人回道：“启享夫人，背节投靠‘南海门’的门客都已肃清，余下的忠贞之士，都齐集在院中，尚有一百余人，静候夫人发落！”

慕容夫人不愧为名门贵妇，虽然遭到巨大变故，又是在文君新寡的悲痛之中，仍能从容镇静善处，先向雷大叔道了劳，即刻至房外与门下食客见面，并重新分派门客在庄上的职使……

雷大叔借此机会亦与茹老镖头见了，又在床前问候展白，展白此时见了雷大叔，如见亲人，即把自己的出身，以及父亲的血仇一一说出。

雷大叔不免唏嘘一番，但最后告诫展白道：“贤侄的父仇固然重要，但现在慕容庄主已死，所谓‘人死不记仇’，贤侄与慕容庄主的这一段血仇，可从此一笔勾销，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联合中原武林，以对抗‘南海门’，这才是当务之急，不知贤侄以为何？”

雷大叔说罢，双目如电，望着展白，见展白默然点头，知道这位至交好友的后人，还不失为恢宏大度，心中甚慰，随一回手，把婉儿与“凌风公子”一手抓住一个，拉至展白面前道：“这是慕容庄主的儿女，上一代的冤仇，让它随着死者死去吧！但愿你们下一代的生者，能化敌为友，多多亲近亲近！”

婉儿含情脉脉，因为她芳心中早已爱上了展哥哥，但想不到二人的父亲竟有着一段仇恨，如今听雷大叔为他们化解，当然是求之不得……

那“凌风公子”高傲惯了，此时，反而有点忸怩不安。

雷大叔又道：恨贤侄！怎样？想我那盟兄‘霹雳剑’展云天，乃是一个宽宏大量之人，你是盟兄之子，也不会大小气量窄吧？”

展白毅然向婉儿及“凌风公子”伸出手来！

雷大叔又转头对“凌风公子”道：“贤世侄！看你的了？”

“凌风公子”脸一红，也伸出手来与展白握在一起，并道：“展兄都能放过了！小侄还有什么话说。”

婉儿早已喜极而泣，握住展白的另一只手紧紧不放，若不是屋中人多，恐怕她早已投进展哥哥的怀抱了！

茹老镖头及众镖师，见雷大叔三言二语，把两家血仇解开，化干戈为玉帛，纷纷上前致贺。

雷大叔更是开心得仰天大笑起来！

但雷大叔笑着笑着，忽然双目垂泪，又呜呜哭了！看样子竟是很伤心。

雷大叔这突然的转变，使众人均自一愕。

此时，慕容夫人安抚了忠心的门客，又回进房中来，在室外就听到雷大叔如雷的笑声，但进到屋中见雷大叔呜呜痛哭，不由诧异地问道：“雷兄弟！有人戏言，管你叫雷疯子！莫非当真疯了，为什么那么大年纪了，还又哭又笑的？……”

雷大叔拾起泪脸，随把展白之父与慕容庄主的一段恩怨对慕容夫人说了，最后道：“嫂子！你待我如亲弟，兄弟与展贤侄之父却是刎颈之交，为你们两家把血仇化解了，我焉能不笑？可是，我却未能为死去的云天兄报仇，又焉能不哭？”

雷大叔这一说，慕客夫人突然抱住展白，放声悲哭起来！

这一来，把雷大叔也闹傻了，极力把慕容夫人劝住，道：“嫂子刚才你说兄弟是疯子，莫非你现在也疯了，为什么也哭起来？”

慕容夫人忍住悲声道：“我从不知道那天杀的做出这等事来！展小侠还是我展家的侄子呢！”

原来慕容夫人娘家姓展，正是“霹雳剑”展云天的一个亲叔伯堂妹，算起来两家还是姑表之亲！

这一来，两家又近了一层，慕容夫人自不免拉住展白的手絮话起家常来……

此时，茹老镖头感慨言道：“江湖上恩怨情仇，实在莫测，有时亲者有仇，有时仇者成亲……”

突然，茹老镖头想起一事，向慕客夫人道：“前天晚上，我闯进府中，误至一座大花园，花园楼房中似乎囚住一个内眷，不知那是府中的何人？为什么又被囚在花园……”

茹老镖头话未说完，婉儿已尖叫起来，道：“哎呀！那是我姐姐！”

慕容夫人也急道：“是红儿！也是被那天杀的死鬼关起来的！若不是茹

老镖头提起，一时之间我还忘了，快！我们快去把她放出来！不知那孩子受了多少苦？……”

说罢，当先向门外走去！

婉儿、展白、雷大叔、茹老镖头等人，随后跟了出来，几人身法都快得出奇，转眼来至花园，只见一座古色古香的楼房，楼门深锁，花叶掩映！

那面色苍白的慕容红,正将脸贴在冰冷的铁栏上低吟着念了千百遍的‘长相思”的古诗。

只听她幽幽地念道：

“长相思，拼心肝。

络纬秋啼金井栏。

忆君迢迢隔青天。

天长路远魂飞苦。

母女连心，慕容夫人一见女儿这般惨状，不由哭叫了一声：“红儿！妈来救你……”

展白己飞身掠至门前，单掌一挥，“锵”一声，把一只特大的铁锁劈碎，打开了楼门！

慕容红几疑身在梦中，两只失神的大眼睛怔望了展白好大一会，才猛然扑进展白怀中，竟嘤嘤啜泣起来！

众人见她长发散乱，瘦如黄花，伏在展白怀中双肩不住地抽搐悲哭，不少人落下同情的眼泪！

觉得“摘星手”慕容涵，对自己亲生女儿，尚且如此虐待，莫不觉其死有余辜！

慕容夫人见女儿不投奔自己，反而投进展白怀中，也觉得自己太懦弱了，当初未跟丈夫力争，以致使女儿受这非人的痛苦，但女儿究竟是云英未嫁，老在一个大男人的怀中哭泣观，随极力把女儿拉开，道：“孩子！都是妈不好，才使你被爹爹关这样久……”

慕容红又反身投进母亲的怀中,悲哭起来 她实在是受的痛苦太多了……

经众人百般劝解，慕容红才渐渐收住悲声，由慕容夫人及婉儿搀着，回至前厅，慕容夫人命婉儿陪伴姐姐去沐浴更衣，却又叫雷大叔在一边窃窃思议了许久。

雷大叔满口应承，直拍胸脯，之后即对展白说了。

原来慕容夫人是拜托雷大叔，替女儿做媒给展白说亲的。因为慕容夫人早知女儿心事，又见扑进展白怀中二哭，觉得女儿已是非展白莫嫁，故此方我雷大叔成全。

经雷大叔一说，展白觉得实在是无可推托的余地，失有一段当众裸体相就的事端，又有这次怀中悲哭的事情，同时觉得慕容红情有独钟，自己也不忍心拒绝一个痴心少女的爱，加之，刚与柳翠翠闹翻，心中仍在赌气，当然雷大叔的面子，他也不好拨回，因此，便点头答应了。

没想到展白此举，却伤了另一个少女的心。

那便是展婉儿！

展婉儿陪着姐姐沐浴更衣，到前厅得知这个喜讯，姐姐已成了她心目中唯一的情郎的未婚妻！

婉儿芳心寸断，悄悄出走了！

她既不能与姐姐争，又不忍见这断肠的喜事，就算殉情一死在家，也徒

给母亲添烦，思来想去只有一走了之。
待慕容府为庄主办完了丧事，展白与慕容红的喜事接踵而到，忙得一团糟的时候，发现婉儿失踪，众人都猜不透婉儿因何只有展白心中明白！
那痴情的少女，是为他离家出走的！
婉儿曾有数次舍死忘生地救他，婉儿仅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娇憨少女，毫无江湖经验，独自一人浪迹江湖，的确使人担忧，展白乃是一血性男儿，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安下心来度自己的花月良宵，新婚蜜月？
因此，展白跟慕容红商量，婚期后延，又禀明了慕容夫人与雷大叔，决心出外去找婉儿！
茹老镖头要继续寻找失镖，因为“南海门”在“豹突山庄”撤走时，把贵重物品及镖车镖银都带走了，雷大叔不放心展白与慕容红远行，因此，四人联袂离家！
四人在马廊中挑选了四匹健马，四人四骑，出了“豹突山庄”。但天下之大，要想在茫茫人海中去找一个人，何异大海捞针，实非容易！
据展白判断，婉儿别处路径不熟，只去过南京一趟，而且南京附近，岩山十二洞一带，有一处鲜为人知的秘境，叫做“亡魂谷”，婉儿曾随着“神猴”铁凌学艺时去过，说不定是跑到“亡魂谷”藏起来了，雷大叔一听有理，加之茹老镖头并没有一定的目的地，只有到处查访，走到哪里算哪里，因此，四人直奔南京而来！
四人由济南奔南京，须经过苏、鲁两省边境，一路上已随处可发现有着“南海门”标帜之人！
而且，江湖上又有新流行的四句歌谣。
街头巷尾，连小儿都会唱了。
那四句歌谣是这样的：
“安乐公子不风流。
祥麟公子不热肠。
飘零端方有了主，
南海神龙独为尊！”
显见这四句歌谣，是针对从前“武林四公子”得势时，那四句“安乐风流，祥麟热肠，飘零端方，凌风无情”而发的。
不过，尚未把“凌风公子”算在其内。
但由此也可见当前武林中，四大豪门已然式微，代之而起、称雄武林的已经是“南海门”的“龙神太子”了。
只看那“南海神龙独为尊”一句，便知梗概了。
这一日，四人四骑贪赶路程，天已黄昏，仍未走近一个市镇。
四人在旷野中，正在催马紧走，突然见远处山上升起一片火光！
暮色苍茫，那火光在半山腰里燃烧起来，显得分外刺眼！
火势燃烧极快，亮光一闪，火势腾空而起，加之有一点晚风，风助火势，火仗风威，想必那山上树木又多，倏时间蔓延了大半个山头，远远望去，竟如一条火龙盘伏在山腰里一般！
展白略一审度方向，突然在马上惊叫道：“不好！那火烧的地方，是先父两位故友隐居之处，不知怎会起这样大火？”
雷大叔勒住座马，问道：“你父亲故交，我多半认识，在那山上隐居的不知是哪两位高人？”

展白道："'活死人'，'死活人'！"

雷大叔一愣，道："好怪的名字，从未听说过！"

展白道："那是他俩的化名。"

接着把二人衣着形状，武功路数，逐一形容给雷大叔听。

雷大叔一拍大腿道："'太白双逸'！那一定是他们了，因为'太极两仪离魂掌'别人不会，天下武林，只有他兄弟二人会此绝学。走！咱们瞧瞧去！"

说罢，当先策马，向那着火的山峰上跑去！

展白、慕容红、茹老镖头随后策马跟上。

四人四骑，风驰电掣，登山越岭，转眼来至近处，只见熊熊火光中，正有十数壮汉，围着两条白色人影厮杀！

火光照映之中，展白老远看见，在十数壮汉围困中，以两双肉掌奋命苦战的正是"死活人"与"活死人"！

另有一青衣少年，也与"太白双逸"协力作战，展白认出那青衣少年正是"祥麟公子"，心中不由暗暗纳罕："祥麟公子"怎会到了此地？

又怎会跟"太白双逸"合力拒敌？……

那"死人居"的奇形小楼，却已陷于火海之中！

展白马上大叫道："老前辈勿慌！我来助你！……"

喝罢飞身掠入战圈，双掌翻飞，"嘭！嘭！"接连震退二人……

雷大叔哈哈大笑道："'太白双逸'！你们弟兄一藏十几年，跟老夫避不见面，如今让人家烧了兔子窝啦了，可藏不住了吧？……"

喝笑声中，雷大叔飞身一掠，如一只大鹰般，从马上直向激斗场

第四七章　调虎离山

忽听一声豪笑，激斗场中人影一分，闪出一人，戟指雷大叔厉叱道：“雷疯子！想不到‘豹突山庄’未能让你刀下亡魂？今夜在此相见，恐怕你再也难逃活命！”

雷大叔厉目如电，一打量来人，正是独臂秃顶、面目阴森的“追魂铃”司马敬！

雷大叔忍不住仰天大笑道：“我说是谁，在荒山野郊，做这杀人放火的强盗勾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司马仁兄！”

“追魂铃”司马敬见雷大叔调侃于他，怪目圆睁，暴怒叱道：“雷疯子！你少在这里装疯卖傻，二太爷追魂铃下，管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喝罢，追魂铃一摆，铃声震耳，猛然向雷大叔面门罩来！

只见三个斗大的连环黄色光圈，挟着沁骨寒气，锐风狂啸砸向雷大叔，可见“追魂铃”司马敬，第一招便施出了拼命的招式！

雷大叔昂然而立，嘴角一撇，冷然道：“就凭你这江湖郎中卖野药的玩意，还不见得能伤了你家雷大爷！”

嘴中说着话，手下可未闲着，见追魂铃以迅雷之势，将砸及面门，倏然脚下一滑，脱出圈外，趁势推出一掌，直捣司马敬左臂！

雷大叔的“天佛掌”亦是练自《锁骨销魂天佛卷》，白经过柳翠翠“姹女迷魂大法”的焙炼，那样威不可挡，但施展出来，劲风锐啸，威力也是大得惊人！

“追魂铃”司马敬吃亏在缺少一只左臂，武功再好，总是左面门户缺少防卫，攻向雷大叔的一招，用力过猛，被雷大叔倏然躲过，加上雷大叔出手的招式，完全是以攻止攻，在躲闪的同时，一掌已迫近司马敬的左臂！

雷大叔那一掌力猛疾蹲，快逾闪电，待司马敬发觉自己一招落空，雷大叔的掌风已将按实在他的身上，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还算司马敬武功不弱，在万难躲闪之际，身形一侧，躲过左胸要害，以左肩硬挨了雷大叔一掌！

“嘭”的一声大震，司马敬被雷大叔一掌震出八尺，左肩如受铁锤，痛疼如折！

这一掌打得司马敬龇牙咧嘴，腹内气血翻涌，赶紧运气调息……

雷大叔哈哈大笑道：“那一夜，在‘豹突山庄’你向雷大爷找碴，雷大爷看在是自己人份上没有伤你，现在你这一匹夫倒是真的吃里扒外了，危难中弃友降敌，雷大爷手下不再留情，让你尝尝‘天佛掌’的真正味道！”

说罢，身形电射而起，半空中一招“佛祖降座”，单掌破风，猛向司马敬前心“三阳”重穴按下！

雷大叔恨透了这变节投敌的无耻败类，虽然司马敬已受伤，这一掌仍然用了八成劲，成心要老鬼的死命！

司马敬大意轻敌，一照面便挨了一掌，受伤不轻，正在运气调息，见雷大叔第二掌又到，且威力更强。接不敢接，躲无法躲，只吓得面色惨白，几至失声惊呼……

突然，一条人影斜刺里飞掠而至，半空中硬接了掌！

“嘭！”

一声巨震，雷大叔身形晃了两晃，暗惊来人掌力不弱！

但来人已被雷大叔掌力震得临空连翻了三个筋斗，才势尽落地，面色一

红一白，显然也吃了暗亏！

来人翻身落地，正是“独脚飞魔”李举！

“独脚飞魔”李举吐了一口大气，才向雷大叔叫道：“雷疯子！你少卖狂，侥幸赢了一招半式的，便敢大言不惭，你也接大爷两招试试！”

说罢，“金豹露爪”、“卸关点元”、“分猿裂虎”，闪电般地连环攻出三大杀招！

“独脚飞魔，李举，以身法快，招式奇见长，这一上来便拼命的打法，只见掌指满天，嘶嘶破风，雷大叔贸然之间，竟被一路猛攻，接连退后了三五丈出去！

此时，茹老镖头与慕容红，已经各接住一个敌人杀在一起，展白接连打退四五名劲装大汉，蓦见雷大叔势危，飞身掠来相助！

雷大叔大叫道：“贤侄且住！这独脚怪物，大叔一人还应付得了！”

说罢，大吼一声，接连二招，扳回劣势，立刻还以颜色，也接连向“独脚飞魔”攻出四五招！

这一来，又把“独脚飞魔”逼迟了五丈开外！

“追魂铃”司马敬已借机会，在一边调息复原，见展白神勇，同来的“南海门”高手，均不是展白的对手，在“豹突山庄”展白一掌敌三煞，司马敬曾亲眼目睹，见展白一露面，便知今夜绝讨不了好去，立即屈小指放进口中，吹了一哨音尖锐刺耳！

“独脚飞魔”李举，猛然虚晃一招，退出圈外，道：“雷疯子！暂留你多活两天，这笔账过两天要加倍讨还！”

说罢，飞身向山深林密之处窜去！

接着，“追魂铃”司马敬以及十数劲装大汉，纷纷窜走……

原来那哨音，是贼人撤退的信号。

展白才要去追，雷大叔作手势把展白拦住，却向“塞外双残”大声道：“姓雷的随时候教！”

“塞外双残”却再不答言，与那些“南海门”的劲装大汉，刹时之间，去得失了踪迹！

“太白双逸”走上前来，先向众人谢过相助之恩，然后对雷大叔道：“雷兄，十数年未见，丰采依旧……”

雷大叔扒了扒自己满头乱发，哈哈笑道：“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成心呕我？看我这一身，那一点丰采依旧？”

“大逸”道：“我不是指外表说的，光看外表，如果不是小恩公——”

说着一指展白，又接着说道：“上次来时提起雷兄，这次‘塞外双残’又一直叫你雷疯子，恐怕我弟兄还不认识你哩，我是说雷兄的豪情不减当年！”

雷大叔道：“过去的事别提了，先说说你二人隐遁世外，怎么跟‘塞外双残’结了梁子？竟被找上门来生事？那些壮汉又是什么路数？”

“二逸”道：“说来话长，来，雷兄，我先给你引见一位朋友！”

说罢一指身后一个貌像非常俊秀的青年道：“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祥麟公子’！”

又对“祥麟公子”一指雷大叔道：“这位是十数年前南北的‘天佛掌’雷震远！”

“祥麟公子”赶紧一抱拳，道：“久仰！久仰！”

雷大叔双目一睁，眼放奇光，哈哈大笑道：“目前江湖盛传‘祥麟公子不热肠’，就是阁下了！”

说得“祥麟公子”脸一红。

展白见“祥麟公子”一袭青衫，衣饰没有以前华贵，神态也没有以前潇洒，眉目之间，暗泛无限隐忧，想起过去“祥麟公子”的风流倜傥，不知如何落到眼前光景？虽然与他的父亲有着血海深仇，但总算与他有数面之识，也上前见了，并问道：“贵公子不在南京金府，来这‘死人居’有何贵干？”

“祥麟公子”满脸羞惭之色，黯然低下头去。……

“太白双逸”的“大逸”——也就是“活死人”道：“想不到你们二位早认识！……”

说到此处，回头望了望“死人居”悉已烧毁，烈火尚自未熄，向雷大叔摇头苦笑道：“多年未见，想不到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了……”

雷大叔双眉一耸，道：“不要客气了！快说出事的经过吧！”

几个人就站在火场附近，由“太白双逸”说出一番话来。

雷大叔等人听了不由暗暗咋舌！

原来，“活死人”不放心展白独自一人至南京金府为父报仇，等展白走后，先把弟弟“死活人”救醒，二人又把婉儿放走，因为“死活人”是受了《锁骨销魂天佛卷》之中“美女画像”的迷惑，才迷失本性做出侵犯婉儿的行为，故也未加深责，二人联袂至岩山十二洞寻找展白，可是，二人到了岩山十二洞，并没有找到展白，又至城内“祥麟公子”府内，暗探了几次，也没有发现展白踪述，却与金府高手，连起了数次大战，弟兄二人险些吃了大不放心展白的安危，二人误以为展白失手被金府擒获，更担心被金府杀害了，无奈二人人单势孤，不是金府众高手的对手，又舍不下遽然离开，故此，便住在南京一家客栈内，一边寻访展白行踪，一边得机会潜入金府暗探。……

就这样，拖了将近一个月，时时听到传言，有的道：“元宵节‘武林四公子’赏灯大会上，与会群雄一齐死在金府‘石矶大阵’之中，展白也在其内……”

又有的道：“展白没死，逃出了金府的‘石矶大阵’，却葬身在南京郊外紫金山中的‘亡魂谷’中……”

又有的道：“展白已归降了‘南海门’……”

人言人殊，莫衷一是。

但最后却是“南海门”的崛起，二人在最后一次暗探南京金府的行动中，却在一座石牢里，无意中救出了“祥麟公子”！

“太白双逸”只知在金府石牢救出一个昏迷不醒的青年，万也想不到把这青年救活，这青年竟是金府的主人、江湖上大名鼎鼎的“祥麟公子”！

一问，才知道“鹊巢鸠占”，南京金府已经易主成为“南海门”称霸中原发号施令的枢纽了。

“青蚨神”金九惨被五刀分尸，“祥麟公子”及其妹“江南第一美人”金彩凤被擒，分置囚禁，金府食客死的死降的降，已经走死一空，南京金府成为“南海门”的大本营，“南海一君”坐镇其中，发号施令，做侵占整个中原武林的霸业宏图！

最后，“活死人”道：“今夜‘塞外双残’率众寻仇，就是奉了‘南海门’之命，来拿‘祥麟公子’的！”

想这样的消息，使雷大叔众人如何不吃惊？

展白除了吃惊之外，更感到惊奇与疑惑！

因为，这些消息，与他从翠翠口中以及早时获知的消息，竟是大有出入！

在“亡魂谷”中翠翠告诉他，“南海门”已经称霸武林，“武林四公子”都成了“南海门”的分堂，或是小头目！

在“豹突山庄”他窃听到“南海龙女”等的谈话，说是入侵中原用“南海少君”的名义，实际上却是由“南海龙女”主持的，“南海一君”海龙神，并未亲至中原！

莫非“南海少君”与“南海龙女”所言不确，海龙神“南海一君”真的亲下中原了？

显见翠翠说的话也不算数，因为“凌风公子”、“祥麟公子”都已做了阶下之囚，险些丧了性命，可见“武林四公子”并未在“南海门”下称臣！

又是欺骗！

展白想起翠翠曾欺骗过他，心中的怒气便油然而生！

如今，证实翠翠的话，又一次不实，他心中的怒气更甚……

雷大叔听完“太白双逸”的叙述，沉思有顷道：“看来，我们要往南京金府走一遭，说不定茹老镖头的失镖，就落在金府！”

茹老镖头谦辞道：“失镖其次，还是先找婉儿要紧！”

雷大叔道：“人也要找，失镖也要追，反正我们是要奔南京去，找人找镖，孰先孰后，看情形再决定！”

说罢，猛喝了一声：“走！”

当先飞身上马，风驰电掣向山下奔去！

雷大叔火爆脾气，说走就走，连向众人招呼都不打。

展白向“太白双逸”道：“二位前辈，是不是也要同去？”

“太白双逸”道：“义不容辞，何况我兄弟的房子被他们烧光，也要讨还这金公子感动地握住展白的手道：“今后寒舍的事，要蒙展兄多帮忙了！”

展白冷哼一声，道：“贵公子知不知道，令尊还是在下的杀父仇人哩？”

“祥麟公子”一愣！……

“活死人”道：“现在金庄主已死，所谓‘人死不记仇’，咱们还是先合起手来，对付‘南海门’要紧！”

“死活人”也道：“小恩公！咱们走！”

说罢，与“活死人”双双随着雷大叔奔去！

展白心中想道：“‘南海门’替自己诛杀了两大杀父仇人，如今自己却要去找‘南海门’算账，谁是恩？谁是仇？倒真得难说了……”

这奇异的思想，竟一时使他想得呆了……”

慕容红与茹老镖头也都飞身上马，见展白兀自发怔，慕容红道：“白哥哥！我们也走吧！”

展白这才惊觉，立刻飞身跳上自己坐马，口中“啊”的暴叱了一声，如一阵狂风，策马冲下山去！

茹老镖头、慕容红先后策马下山！

“祥麟公子”见人家都骑马走了，想起自己从前轻车快马，仆役成群，如今竟孤零零的望着人家骑马而去,自己却成了马后随行,不禁感慨万千……

使他心中大惑不解的是，展白临行那一句话：“令尊还是在下仇人！”

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他实在想不通！因为他并不知道他父亲“青蚨神”金九杀害展白父亲的实情，甚至他连听说也没有听

一行七人，四马三徒步，马腿人脚都够快的，到天亮时分，已经赶到了南京城！

因为时间还早，南京城门未开，七个人就在南京城外靠城门附近一家客栈住了下来。

好在至南京城内赶早市的商旅人等甚多，多半在日出前赶到城外住店休息，并略进早点，日出进城，故也未引起人注意，七个人要了烧饼豆浆之类的早点，草草吃罢，各自闭门休息，专等夜间来到，去金府踩探。

时间如逝，一天易过，等到太阳偏西，把马寄放在店内徒步进城，又在黑暗之处打坐调息，养精蓄锐了一番，直等听到樵楼鼓打三更，七个人才跳起身形，犹如七只大鸟一般，飞身跃上金 府高墙！

七人之中，倒有四个人是轻车熟路，“ 祥麟公子 ”不必说，是来到自己家了，当然是熟悉无比，就是展白、“ 太白双逸 ”等三人，也数次进过金府，其中只有雷大叔、茹老镖头，以及慕容红是首次来，在四个熟悉地形的人物领路之下，总以为可顺利进入金府。谁知大谬不然，金公子、展白、“ 太白双逸 ”等四人站在高墙上一打量，竟当场怔住。原来金府最大的那间“ 议事厅 ”，曾在元宵节“ 武林四公子 ”大会上，发动“ 石矶大阵 ”沉入地底，但现在又已升至地面，敢情“ 南海门 ”素擅消息机关之学，不但把金府之人都认为“ 石矶大阵 ”发功之后，便沉入地底永不能升上来的大厅，给升了起来，而且“ 机关消息 ”布置之妙，又增加了不少！

七个人由：“ 祥麟公子 ”领路，跃上高墙，四下一打量，不但展白、“ 太白双逸 ”纳闷，就连“ 祥麟公子 ”见到了自己的家，也不由闹了个目瞪口呆！

偌大一座金府，竟连一盏灯光而且，厅、堂、楼、阁的位置，大多变了样，路径不同，方向错置，连土生土长的“ 祥麟公子 ”也认不出，哪间房子是干什么用的，哪条路通哪里？

“ 祥麟公子“ 俯在雷大叔耳边，把这怪现象悄悄告诉了雷大叔！

雷大叔也微感意外，就说“ 南海门 ”把偌大的一座金府，重新建造过，也没有这么快呀！

七个人又凑在起一商量，到底茹老镖头不愧为老江湖，经多识广，当时说道：“ 我以前在河南起镖时，路通藏龙堡，那堡主人称‘ 巧匠赛鲁班 ’，据说藏龙堡就是这样，差不多三天两天换一个样子，第一天去过的人，第二天再去便找不出原来的路了，听说这叫做‘ 周天躔度 ’之学，以房屋的升降，改变位置，以门窗的重开，改变方向，再加上花草树木的运用，使原来路径改变，就是再熟的人，也摸不清门路！ ”

“ 那么，咱们今夜不是白来了吗？ ”

茹老镖头道：“ 那也不尽然，咱们不管他什么门路，只要找可疑之处踩探就是了，不过，却要当心机关埋伏！…… ”

突听黑影里一声冷哼，传来一个细如蚊蚋的声音说道：“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自己不知道真情底细，怎可随便乱猜？如果教别人妄然尝试，送了性命，岂不冤枉！ ”

雷大叔听知发话之人，是用一种极为奇特的功夫，名为“ 蚁语传音 ”来告警，当即也用“ 传音入密 ”的功夫，以一口真气，把话声逼成一线，直向发话之人隐身之处送去道：“ 阁下是敌是友？何不现身相见？ ”

但连问数声，却如石沉大海，渺无回音！

雷大叔天生傲骨，展白更是宁折不弯，二人不约而高墙上飘身入内，心

说：“你愈是大言吓人，我偏要试试，看看这座院落中有何厉害？……”

茹老镖头、慕容红想阻止已来不及，也只有随后纵落院中！

“太白双逸”及“祥麟公子”也不甘人后，先后向院中纵落！

谁知只展白与雷大叔二人脚先落地，突听一阵警铃狂鸣！

“叮！铃！铃！……”狂急而响亮的铃声，在静夜里听来，分外刺耳！

劲风破空，一排硬弩，犹如急风骤雨，在急铃声中猛向数人周身射来！

不过，这一次比在“豹突山庄”更是猛然，且有警铃助威，铃声中夹着乱箭，使人心神俱震！

好在七个人的武功都不比寻常，虽然来得突然，且又多又猛，但在七人十四只手掌，一齐挥拍之下，漫空乱箭纷纷坠地，竟未伤到一人！

七人已知被人家发现，但对方无一人露面，这反而显得更加恐怖吓人，冥冥中仿佛有无数只眼睛正瞪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雷大叔首先不耐，沉声喝道：“‘天佛掌’雷震远造访，有种的现身相见！”

黑暗中只传来数声“嗤嗤”冷笑！冷笑的声音不大，却寒风沁骨，令人周身起鸡皮疙瘩！

雷大叔大怒，“天佛绝掌”立出，一招“西方接引”，挥掌向那冷笑声传来之处打去！

“天佛掌”威力强大，一掌劈出，只见劲风狂啸，直向暗影里卷去！

“波”的一声脆响，那强大掌风过处，却奇异地爆开了一蓬

那蓬火花如过年过节所燃放的焰火，绚烂耀目，犹如一蓬光雨般四散开来！

光雨散后，随之一蓬轻烟，烟雾缭绕中现出一个长发掩面的怪人，摇散满头长发，露出一张狞恶如鬼的人脸来，向着雷大叔龇牙一笑！那两排白森森的牙齿，在黑夜里闪闪发光，看来阴森森吓人！

雷大叔不问三七二十一，劈面又是一掌，直向那长发怪人打去！

那长发怪人不闪不架，却随着雷大叔强劲的掌风，飘然逸出一丈开外！

看样子就如一具虚无飘渺的幽灵，体无实质，随风而逝！

雷大叔一路猛攻，虽未伤到长发怪人的一根毫毛，但也把长发怪人逼退了十数丈开外，这时，雷大叔已深入金府腹地，见十大杀招仍未逼使长发怪人出手，打出了真火，猛然暴叱一声，左、右、前、后接连拍出四掌，然后腾身而起，陡然升高四丈，然后顶下脚上，猛然扑了下来，双掌以周身功力，猛向长发怪人当顶劈下！

这是“天佛掌”中最厉害的一大杀招，名为“佛光普照”，不但威力甚猛，而且掌风山涌，四面八方而至，敌人躲无可躲，非要硬受这一掌不可！

果然，长发怪人再无处躲闪，身形连晃，竟似不敢硬接，只听“轰”的一声巨震，雷大叔这一掌用足了周身的功力，只打得砂石横飞，草折树断！

那长发怪人眼睁睁被雷大叔击实，却仆地失去了踪迹，只余下一缕淡淡的轻烟，随风四散！

雷大叔身形落地，不禁目瞪口呆，暗惊道：“莫非这邪法？借地遁逃走了？”

“若不，就是遇到鬼了！眼睁睁一掌打在他身上，怎么倏然失去了踪迹？……”

雷大叔大惊之中举目四处察看，不但那硬挨他一掌的长发怪人失了踪

迹，连展白、慕容红、茹老镖头以及“太白双逸”等人，也一个都不见了！
雷大叔猛然醒悟，可能是受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忙回身去想找展白，与众人再会合一起，谁知他刚一举步，突然刷！刷！刷！暗影中接连窜出三条人影，横身阻住去路！
当中一人头如麦斗，身高却不及五尺，颏下蓄着一小绺山羊胡子，全身黑衣劲装，站在雷大叔面前，满脸轻卑之色！嘿嘿笑道：“就凭你这种人物，连一个‘幻形烟’所形成的假人也看不出来，便盲目攻打了十招，还敢叫字号夜闯‘南海门’南京行辕总坛，想必是活得不耐烦了？还不束手就缚，难道还要大爷费事吗？”
雷大叔老脸一红，想不到自己刚才猛攻了半天的长发怪人竟是一种烟雾幻化的假人，但也更形激怒，怒道：“阁下大言不惭，想必是个人物了！先报名上来，雷大爷‘天佛掌’下，也不死无名之鬼！”
大头壮汉面色一沉，道：“告诉你也叫你死得明白，大爷是‘南海门’‘魔鬼岛八妖’的老大，‘大头鬼王’申公明！你就纳命来吧！”
说着话，身形一闪，快如飘风，欺近雷大叔面前，迎面就是一掌！
雷大叔见他说打就打，而且身法快得出奇，陡然大喝一声：“来得好！”
雷大叔暗暗吃惊，想不到“南海门”下武功如此诡异不测，招法路数，均是见所未见之学！
雷大叔吃紧，那“大头鬼王”意犹未足，动着手向一旁观战的两个劲装大汉叫道：“你们俩还看什么？还不上前帮助大爷把这老匹夫料理了！”
那两个劲装大汉立即猛扑而上！本来仅是一个“大头鬼王”雷大叔已感不支，如今，又加上两个助手，雷大叔更感到左右支绌，立刻陷于危机

第四八章　往事悠悠

且说展白、慕容红等人见雷大叔遇敌，才往前一凑，想出手相助，忽然微风飒然，数道极细的白线，势如飞天，分袭数人面门！

几人以为是隐身黑处的暗卡所施放的暗器，各自挥掌迎去！

数道强劲掌风过处，“波！波！”数声脆响，朵朵火花漫空爆炸，犹如殒星流雨般四散开来，且浓烟弥漫！

众人微吃一惊，怕火星烟雾有毒，赶紧闭住呼吸！

谁知浓烟凝而不散，就地一卷，忽然现出十数个长发播散的狰狞怪人！

这些怪人行止飘忽，狞恶如鬼，冲着几个人呲牙而笑！

数人惊诧之中，各自挥掌攻去，那些幽灵似的怪人，既不接架也不还击，只一味地飘忽后退，正与雷大叔所遇到的情形相似！

展白此时功力陡增，足可睥睨天下武林，掌风罡气，竟可把“南海门”有形无质的“幻形烟”凝结的怪人震散，可说是惊人已极！

但展白却不自知，见连施三大杀招之后，面前人影顿渺，竟当场一怔！

心说：“难道真的遇到鬼了？这些人怎会随风而逝？……”

就在这一怔的当儿，突听一声阴笑，来自花荫！

展白施展“千幻飘香步”，几乎未见他移步，人已如一缕轻烟一般，闪身花荫之中！

但奇怪的是花荫中幽香暗送，却没有一个人影！

举世武林，还有什么步法，会比“千幻飘香步”更快？

展白疑真疑幻，惊愕一会，猛然醒悟！“不要中了对方诱敌之计？……”

憬悟之中，再返身赶回原先地点，茹老镖头、“太白双逸”以及他的未婚妻慕容红，均已不见！

庭院深处，却隐隐传来杀伐之声！

展白关心未婚妻的安危，暗暗捏了一把冷汗，急急向有杀伐之声传来的方向扑去！

“千幻飘香步”、“无色无相身”俱是蕴自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卷》中的绝学，经柳翠翠配合绝代妖姬“天仙魔女”传授的“姹女迷魂大法”陪练，展白才能修练而成，施展出来，当真是身影俱渺，快逾电光石火！

昔日雄锯金陵的“金府”，今日“南海门”入侵中原的大本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明桩暗卡，不计其数，警卫之森严，不亚于天罗地网！

但竟连展白的身影也没有看到，展白已经连越过三处庭院，深入金府内宅！

奇怪的是，展白本是追寻杀伐之声而来，但到了金府内宅，却静悄悄的鸡犬不闻！

花木扶疏，楼阁连云，展白虽曾三进金府，但努力辨认，亦不知置身是何所在！

黑夜星空之下，一幢一幢的楼房，千窗百户，连一丝灯光皆无，透出一种阴森恐怖，及死气沉沉的气氛！

展白暗暗奇怪，明明听到这里杀声盈耳，为什么赶到此地，竟会不见一丝人影？

展白忖思中，身形如烟一般，闪过一道花墙，展现在面前的是一条笔直的甬路！

甬路两边是栽植的木樨花，修剪得整整齐齐，犹如两行短墙，遮住了两旁的视线，但顺路向前望去，却一眼望不到尽头，不知路有多远？

甬路正当中，匍匐着一团黑糊糊的东西！

展白眼光何等犀利，未经细看，即已辨认出倒在地下的是一个人！

展白心头狂跳，以为是茹老镖头、“太白双逸”还是自己未婚妻已遭杀害，飞掠面前，毫未考虑，即弯腰下去扶抱那具尸体！

谁知展白手指还未挨到地下尸体的衣边，那具看来极象倒毙的死尸，突然反身一掌，直向展白面门打来！

掌风罡猛绝伦，而且挟着一股沁骨寒气！

展白事先毫无防备，而且距离又近，这一掌如被劈上，直可把展白劈个脑浆迸裂！

所幸展白武功大进，今非昔比，一遇变故，感应立生，罡猛掌风将及面门之际，“千幻飘香步”陡然施出，身形立即横飘三尺，恰好躲过击向面门的一掌！

掌风擦面而过，展白心为之一震，横飘三尺之后，举掌欲劈！

谁知那卧在地上极似尸体之人，猛袭展白，一掌落空，仰面向天，喷出一口鲜血，手脚一阵抽搐，此时，才是当真死去！

展白一看那死去之人，面貌清秀，年纪甚轻，身上只右臂，正是数次与自己作对并被自己剑断左臂的“小青蚨”孟如萍！

不知“小青蚨”被何人所伤？着他临死之前凶狼之色，并在濒死之际，不惜自速其死，运集周身残余真力劈他一掌，足何见其怨毒之深！

展白却误以为雷大叔或是茹老镖头、“太白双逸”，以及自己未婚妻慕容红闯至此处，打伤了“小青蚨”，当即顺着甬路向前追去！

走完长长的一条甬路，前面却是一个占地颇广的院落，院落之中横七竖八，躺满了一院子的尸体！

只见断戈残肢，血腥遍地，真是惨不忍睹！展白立刻断定不是雷大叔、茹老镖头、“太白双逸”以及自己未婚妻慕容红所为。因为那五人无论如何不会有如此残酷的手段！

院落之中，迎面有一月门，借着满天繁星的微光，可看清月门上题着“怡情院”三个大字！

左右两厢楼房都是漆黑，唯有迎面楼房中射出灯光。

楼窗绛云轻纱中，烛影摇红，微闻衣裙裂帛之声，及吃吃笑声！

展白暗暗纳罕，莫非在这满地血腥的院落之中，楼房里还有小儿女灯下裁衣？

事情分明有点蹊跷，展白施展“无色无相身法”，人如一缕轻烟般，蹑足潜踪，掩至窗前，借着纱窗向房内看去！

这种绛纱窗，本是一种织衣细绢做成，非富贵人家用不起，白天从屋内望外边，一目了然，院内花树及来往行人，均历历在目，若在外边看屋内情形却无法看到，这本是聪明人设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到了夜间，却适得其反，里明外暗，屋内看外边看不到，外边看屋内却看得非常清楚！

是以展白掩至窗前，对室内情形已是一览无遗！

但展自不看还好，这一看不由当场怔住……。

原来室中央，立地穿衣大镜之前，正有一绝色少女，脸泛桃花，杏眼乜斜，在那里张臂旋腰，大跳其脱衣艳舞！

那绝色少女，风华绝代，配合着步伐的节奏，摆臂颤乳，随着两条粉臂扬处，身上轻纱似的蝉衣，已条条撕碎！

每撕下一条衣衫，即发出一声裂帛的轻响，随即娇躯作一个回旋！

此时，那绝色少女周身衣衫已大部撕下，片片轻纱作蝴蝶飞散，灯光下已暴露出她曲线玲珑的胴体，只见摇曳生姿，当真是美色已极！

小楼内春色无边！

而背着窗，却站定一个白衣少年！

这白衣少年，手摇银扇，忘神地盯着那脱得玉体不剩寸缕的绝色少女，周身每一寸肌肤都放射着诱惑的光，不住地摇头晃脑，嘴中又不断发出淫荡已极的吃吃淫笑！

这大出意外的情况，使展白惊愕不已！

尤其看清楚那狂热地大跳脱衣舞的绝色少女，竟是金府千金、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彩凤，更感不解！

再看那白衣少年，虽然不能看到他的面貌，但从其背影及其手中拿的银扇判断，必是那有着“龙神太子”之称的“南海少君”！

此时，金彩凤已把周身衣衫撕得寸缕不剩，而那“南海少君”，已把手中银扇折起插在衣领，吃吃淫笑着伸出双手拥抱金彩凤赤裸的胴体，嘴中并漫吟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下逢！美人儿，我与你共赴阳台云雨梦，你再不能多情胜似无情……”

展白突见金彩凤眼光迷茫，似是神思不属，陡然明白金彩凤可能是被迷药失去本性！……

想到自己卧病金府，金彩凤亲侍汤药之情，又想到自己陷于“石矶大阵”，金彩凤冒死相救之恩，眼看金彩凤清白女儿身，将要受到沾污，再也不考虑后果，猛然一掌，把绛纱窗震了个粉碎，人也随着掠进房中！

“龙神太子”正在饱餐秀色之后，色授神与，准备登台入港之时，想不到会有人贸然闯了进来，猛然车转身子，见是展白，脸上陡然一惊！……

但瞬即平静下来，谲诡一笑，道：“想不到是展兄！‘鬼脸娇娃’已让与展兄抽了头筹，总不能再来破坏本太子的好事吧？……”

展白冷笑道：“想不到堂堂的‘龙神太子’，竟也是这种施展迷药采花的下三流淫贼！……”

“龙神太子”脸上笑容倏收，反手取出领内银扇，“刷”的一声，猛向展白“眉心”重穴敲来！

但展白自从贯通了天佛绝学，武功精进，足可睥睨天下武林，“龙神太子”出手猛袭，展白用不着思索，立生反应，脚踩“千幻飘香步”，人已飘出三尺，同时，右手倏伸，就在躲招避招之间，一招“卸关点元”，迅向“龙神太子”执扇右手关节锁去！

“龙神太子”心中一懔，估不到展白身法招式比自己更快。但他既敢率众入侵中原，雄图称霸，自也有超世绝俗的武功，就在展白右手将抓及手腕之际，猛然一沉腕子，“哗！”把手中银扇抖开，一式“野渡横舟”，银丝扇面闪起一道耀眼银光，挟着袭展白前胸！

展白运掌一封，“嘭”的一声大震，展白上身微晃！

但那“龙神太子”已被震退三步！

他本是心机极重之人，两招被挫，已知展白武功非同小可，恐怕败在展白手中，坏了名头，因此，被展白一掌震退三步，借势腾身向窗外掠去！

在跃出楼窗的同时，“临去秋波”，反手甩出三根银丝扇骨，分袭展白面门、胸、腹三处要害！

在银丝扇骨出手，口中才喝道：“本太子少陪了！但你今夜休想生离此楼！”展白晃身躲过迎胸射来的三点银芒，“龙神太子”已经逸出楼外！

展白才想腾身追去，忽感一个热烘烘的身躯，向他身上偎了过来！

展白一回头，跟那热烘烘的身躯，撞了个满怀！

原来是赤裸裸的金彩凤，已扑投进他的怀中！

软玉温香抱了个满怀，展白心中先是一阵迷惘，继之一懔！

他双手忙去推拒，谁知金彩凤服下烈性春药，力量大得出奇，展白一推没推开，她两条粉臂已经如钢箍一般，把展白抱了个结实！

展白见她秀目半闭，檀口微张，酥胸急遽地起伏着，赤裸胴体如一条蛇紧紧把他缠住，并且不断蠕动着，樱唇内娇喘吁吁，发出断续的噫噫唔唔之声！……

这哪里像是平日端庄稳重的金府千金，分明是一个淫妇娇娃……

展白暗恨“龙神太子”下流，表面高贵，暗地里却用手段，沾污少女清白！

可是，眼前情况却使他尴尬万分，对一个迷失本性的赤裸少女，他无法下狠手伤了她，可是一时又挣扎不开她的纠缠……

正在左右为难之际，突听“咯啷！咯啷！……”一阵连响，门窗等处，均落下一块厚约五寸的钢板来，想将门窗严密地封闭起来！

展白大吃一惊！知是“龙神太子”在外边发动了楼内埋伏的机关，再也不顾一切，一伸手点了金彩凤的“睡穴”，顺手将金彩凤赤裸的胴体，放在一个悬有锦帐的床上！

展白撤出背上“无情碧剑”，想砍破钢板脱身，但门窗缝隙里，已冒进数缕袅袅的白烟来！

那白烟冒进来得很快，刹时已涨漫全室，展白虽然及时闭住呼吸，仍感到一阵昏眩！

展白想不到这白烟这样厉害，闭住呼吸，仍不能阻止毒气内侵，再想以手中“无情碧剑”，去砍破封闭门窗的钢板，已经力不从心，颓然栽倒于床边，却正好是金彩凤的玉腿之前。

展白心中明白，但就是手脚发软，不能移动……

突听屋外一个女子的声音，冷冷地说道：“师兄！你在此处，又玩什么花样？”

一个男子，似是“龙神太子”的声调，陪笑道：“师妹！你忒以多心！为师兄的哪里有什么花样？不过到是捉到一个强敌……”

“哼！”

那女子一声冷哼，似是不信，道：“你当我还不知道呐！分明你把本宅主人的小姐，擒来此楼之中，还会做出什么好事来！”

“龙神太子”似是而非的语气，只嘻嘻陪笑，未答出话来。

那女子又冷冷他说：“你在家中胡作非为，也还罢了中原父亲将一身大任托付于你，你这般胡闹，恐怕有负父亲所托，难成大事！还不快把房门打开？”

“龙神太子”分明不愿打开房间，只陪笑道：“来人武功了得，为师兄才施展‘龙涎香’，想把他迷倒，现在为时不多，恐怕他还未被昏迷过去……”

那少女似是不耐，叫道：“ 不用巧言饰辩，打开！”

“ 龙神太子 ” 仍在推三阻四，那女子又叫道：“ 你不打开，难道我不会打开吗？”

接着，“ 哗唧 ” 一声，窗门之处的铁板，已自行移开！

满室白烟，袅袅四散！

那女子一抖手，打出两枚玻璃球，“ 波！波！”

两声轻炸，一蓬青露闪过，满室白烟立刻消尽！

“ 龙神太子 ” 也紧跟了进来，谁知在室内四处一看，不由大惊失色！

原来室内空空如也，不但展白不见，连那脱得赤条精光、被烈性春药迷失了本性的金彩凤，也失去了踪影！

“ 龙神太子 ” 惊愕不已！

“ 南海龙女 ” 却樱唇一撇，道：“ 哥哥，你困住的人呢？

任他“ 龙神太子 ” 精明盖世，此时亦不禁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原来在“ 南海龙女 ” 逼着“ 龙神太子 ” 打开窗门钢板的瞬间，展白及金彩凤已为一戴了鬼面具的少女救走！

展白脚虽不能举动，但对这鬼面少女却熟悉得很，那正是与自己在秦淮河小船上春风一度，在“ 豹突山庄 ” 又被自己一句话气走了的柳翠翠！

展白奇怪柳翠翠怎会在此地出现？又要把自己带上无奈他受了“ 龙涎香 ” 之毒，口不能言，无法发问！

柳翠翠轻舒双臂，一只手挟了展白，一只手挟了金彩凤，这姑娘忒也刁钻，对金彩凤的裸体连一片布也不加掩盖，就那样赤条精光，挟起金彩凤迅如闪电，掠出窗外，几个转折，来至一座广大的花园之中，到了一个假山后僻静之处，丢手把二人掷在地下！

对着展白冷笑一声，道：“ 我本不想救你！但为了要认清楚你们男人的嘴脸，所以又把你救出来。我问你，你既跟我做成夫妻，为什么以前有个婉儿，现在又有个金彩凤！你倒底认识多少女人？”

展白在屋外被冷风一吹，“ 龙涎香 ” 的毒已解去不少，此时，周身虽仍发软，但口已能言，苦笑道：“ 你的醋劲可真不小！但在事情未弄清楚之前，最好先不要随口乱说…… ”

柳翠翠冷笑道：“ 你片面之言不足信，待我把她救醒，当面对质，如果她跟你有什么关系，那时，我再找你算账！”

说着，从怀内掏出一颗药丸，为金彩凤服了下去。

金彩凤机伶伶连打两个冷战，人已清醒过来，冷月星光下，见当面一个青面红发的恶鬼，自己赤身裸体置身房外，不由吓怔了！

转眼看到展白，情不由己，娇呼一声，直向展白怀中扑去！

柳翠翠冷哼一声，道：“ 还有什么话说？事实是最好的证明！”

说着，“ 呛 ” 的一声，从展白背上抽出“ 无情碧剑 ”，分心便向金彩凤刺去！

展白大叫道：“ 慢着！”

柳翠翠冷笑道：“ 怎么？心痛了吗？”

说着声调一变，厉叱道：“ 我非要当着你的面，把可！”

厉叱声中，手中剑已刺了出去！

展白此时功力未复，眼看她“ 无情碧剑 ”，已将刺至金彩凤前心，自己却无法出手相救，不由气得连声冷笑道：“ 你这母夜叉！难道你杀死一个无

辜的少女，就会使我回心转意了吗？嘿嘿！简直是梦想！……”

“柳翠翠听到“母夜叉”三个字，心中一震，猛然刹住手中剑，哭声道：“你说谁是母夜叉？”展白厉声道，“我说你是母夜叉，在未明真像之前，便无端醋海兴波，辣手摧花！……”未等展白说完，柳翠翠已娇躯微颤，把“无情碧剑”“　”的一声，掼在地下，掩面悲泣，腾身而走！

柳翠翠从小在荒岛长大，虽然少不更事，但对“母夜叉”三字的恶毒含意，却知之甚念！

原来她的师父“鬼面娇娃，红粉骷髅”遭遇奇惨，她本是一个弃女，降生不到一月，即被狠心的父亲弃在一座荒庙中，幸为“天仙魔女”所救，把她抚养长大，并授以绝世武功！

到她长成时，竟然出落得如花似玉，加之她武功高强，当时拜倒石榴裙下的青年男子不知凡几！

恰巧“天仙魔女”受人纵容，一时逞强，施展“姹女迷魂大法”，坏了盖世奇人“只眼郎君”的修行，引起武林公愤，认“天仙魔女”为邪魔外道，群起围剿，致使“天仙魔女”在中原武林不能立足，亡命海外荒岛，暂时隐遁起来！

“天仙魔女”本善于奇门生尅之术，为了防范仇家追踪，又遍布迷径幻境，机关埋伏，把一个世外荒岛布置得神仙难渡，倒也能相安于一时！

在做这些开荒工作之时，因荒岛缺少食物，师徒二人均以海中鱼虾为食，恰巧在那荒岛海边岩石洞穴中，生产一种“血鳗”，这种血鳗对人身是一种大补，师徒二人吃得多了，内功真力竟然大增，有一次师徒二人无意中捉到一只“千年血鳗”，分而食之，竟达到容颜常驻、长生不老的地步！

直到二百余年，“天仙魔女”才肉身坐化，无疾而终，偌大一座岛上，只剩下“鬼面娇娃，红粉骷髅”一人！

适值中原武林群雄争霸，互相仇杀，不少邪魔外道之徒，中原不能立足，亡命海外，有不少人逃到这荒岛上来！

“鬼面娇娃”正感孤寂无依，对逃亡岛上的亡命之徒，均加以收留，像桃花岛四妖妇“桃花四仙”、岭南大盗“大头鬼王”等结盟兄弟八人，也就是后来有名的“魔鬼岛八妖”，以及“海外三煞”等人，都成了岛上的顶尖高手，此外，不知名的还不知有多少。

此时，“鬼面娇娃”爱上了一个名叫龙啸天的少年武士，也就是后来的“南海一君”“海龙神”！

二人正在打得火热，龙啸天不知为什么丢下“鬼面娇娃”，只身潜赴中原，不辞而别，一去年余，没有音讯！

“鬼面娇娃”自然难舍，赶至中原寻找，却发现龙啸天已与另外一个女人成了婚，而且生下一子！

“鬼面娇娃”又妒又怒，找至龙啸天住所，没想到又被龙啸天一个坏朋友施用迷药，加以奸淫！

龙啸天借此声言与“鬼面娇娃”脱离关系，并直斥“鬼面娇娃”为淫荡女子！

“鬼面娇娃”受此刺激，几乎发疯，便在中原武林大事杀戮，而且竟当真变成淫荡无比，淫乱青年，稍不随意，即予杀害，加之她武功高强，又常戴一鬼面具出现，因此“鬼面娇娃，红之名大噪！

后来引起武林公愤，集合黑白两道数十高手，在泰山观日峰一战，把她

打落万丈深渊，幸而未死，但落了个伤痕累累，她身心两伤，潜回“魔鬼岛”，避居不出。

龙啸天因为夺得一册武学秘录，也被黑白两道合力追杀，中原不能立足，携妻带子第二次潜回“魔鬼岛”！

不知他用什么办法，说服了“鬼面娇娃”，二人竟又言归于好，与龙啸天的前妻三人住在一起。

而且，龙啸天根据那本武学秘录，竟修练成了一身绝世奇功！并自命为“南海一君”“海龙神”，开创“南海”一派，广收门徒，俨然成为一方霸主！

他的儿子也长大，就成为“南海少君”“龙神太子”，后来他的前妻又生下一女，是现在入侵中原、掌生杀大权的“南海龙女”！

“南海龙女”拜二娘“鬼面娇娃”为师，“鬼面娇娃”一无所出，还是真喜欢“南海龙女”，但不喜欢“南海少君”，因此“南海少君”乃随父学艺！

后来“江南七侠”的老七、“银扇子”柳崇厚，因为洞庭湖底藏宝，兄弟阋墙，大哥“霹雳剑”展云天遇害，柳崇厚的妻子也被五位盟兄所杀，情势所迫中原不能立足，携带幼女逃至南海“魔鬼岛”，寄住于南海门下！

他的女儿柳翠翠，年长到十二三岁，粉装玉琢，美貌无双，甚得“南海一君”喜爱，被强行指定服侍小姐，与“南海龙女”为婢。

柳崇厚身为“江南七侠”之一，自己亲生女儿，亦是千金之躯，岂肯与他人为婢，但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自己父女既然要蒙“南海门”庇护，自己爱女被南海掌门指定为婢，敢怒而不敢言，表面还得装做心甘情愿！

谁知柳翠翠因祸得福，因终日服侍“南海龙女”，竟也被“鬼面娇娃”看中，收录为第二女弟子！

加之柳翠翠慧质天生，禀赋竟在“南海龙女”之上，因此，居然入门较晚，武功比“南海龙女”还要高，并且连“天仙魔女”谪传给“鬼面娇娃”的“姹女迷魂大法”也学会了。

“银扇子”柳崇厚，虽然未参与杀害大哥“霹雳剑”展云天的阴谋，但他也藏了一点私。

那就是依仗他超人的水功，单独进入洞庭底取宝时，把那一册《武学真经》暗暗藏在身上，却把《武学真经》的封皮撕下，其中央以另外一本破书，是以“江南五侠”害死大哥，赶走七弟，瓜分洞庭宝藏时，老四“乾坤掌”云宗龙所得的一本《武学真经》已经是膺品！

那就是云宗龙的儿子、“安乐公子”云铮终日不离手的那本破书！

“安乐公子”苦研伪本《武学真经》，永远不能获得甚高进境，也就是这个道理！

若不然，武林中不会出现四公子，恐怕早成为“安乐公子”一人的天下了！

《武学真经》的真本由柳崇厚得到，柳崇厚潜身海外，忍辱负重，想学得绝世武学后，再找忘恩负义的五位盟兄算账，可是待他把《武学真经》的大部分武功练成之后，竟能静心忍性，把火气完全消尽了。并把他那柄赖以成名的“银扇”，也赠给了“南海少君”！

只在闲暇之时，把过去的一切往事，与女儿谈谈，以打发荒岛上长日的寂寞。

是以柳翠翠对“江南七侠”之事，知道得甚多！

柳崇厚深得道学真髓，把恩怨情仇、霸业雄图都看淡了，但柳翠翠却不能释怀杀母之仇！

恰巧这一年“鬼面娇娃”已死，南海“魔鬼岛”势力尽入“南海一君”之手，“南海一君”自认羽毛已丰，势力壮大，又燃起他早年称霸中原的野心，而且他也忘不了早年被中原武林追赶无法立足的仇恨，因此，以自己的儿子、女儿为主，襄助以“海外三煞”、“桃花四仙”、“魔鬼岛八妖”，率领南海门下高手，倾巢侵犯中原！柳翠翠也随着小姐，第一次离开“魔鬼岛”，踏上大陆。

她临行之前，她父亲柳崇厚告诫她说：“中原少年，个个俊彦，你道心未坚，此去恐怕要堕身情网，不能得道飞升！”

柳翠翠一笑置之，因为她狡黠无比，能摆脱“南海一君”、“南海少君”父子两大色狼的纠缠，自认天下男人已不足动其心，故未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

谁知她刚到中原，为了心切母仇，偷偷离开“南海龙女”，前往南京金府，暗探“青蚨神”金九行踪，第一次在秦淮河畔救了展白，便堕入了情网！此时，展白骂她“母夜叉”，大大地伤了她的心！

因为，“南海一君”龙啸天非常好色，遗弃“鬼面娇娃”，娶“中原玉女”为妻，也就是为了“中原玉女”比“鬼面娇娃”生得更美，后来“中原玉女”为他生儿育女，年老色衰，“鬼面娇娃”又因被中原武林高手在泰山观日峰打落万丈深渊，毁了容貌，终日戴了鬼面具，更使“南海一君”见了恶心，故尔暗中已与妖姣无比的“桃花四仙”有了来往。

“鬼面娇娃”能容得下“中原玉女”，却容不得人尽可夫的“桃花四妖”，为此常与“南海一君”争吵，“南海一君”把“鬼面娇娃”母夜叉骂不离口，是以柳翠翠对“母夜叉”三字耳熟能详。

“南海一君”因有外遇，才骂“鬼面娇娃”为母夜叉，“南海一君”也曾想染指柳翠翠，都被她巧妙地摆脱，她与父亲寄身南海门下，表面上虽不敢怎么样，但骨子里已把“南海一君”卑视到十分，今见展白以“南海一君”的口吻，骂她为母夜叉，是以伤心已极，丢掉手中“无情碧剑”，掩面悲泣而走！

谁知她刚一举步，突听一声冷笑，假山后人影一闪，面前多了一个锦衣少女！

这锦衣少女正是展婉儿，展白见到婉儿，急呼道：“婉儿！

婉儿娇美的脸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娇憨天真，代之的是一片哀愁，她对展白热情洋溢的呼叫，不理不睬，脸上现出一种嘲弄的笑容，嘴角微撇，负手绕着赤裸的金彩凤踱了一个圈子！

金彩凤被展婉儿奇异的眼光，看得大是难为情，虽同是女性，但她素常何等高傲，如今赤裸地被展婉儿像看稀罕似地绕着圈子看了半天，不由羞得面如红布，无地自容……

第四九章　“海外三煞”

婉儿直围着金彩凤绕了一个圈，才冷笑道：“展哥……小侠！你跟我姐姐刚刚结婚，便在这里乱勾搭女人，不免有点不像话吧？”

婉儿的一句话，使金彩凤与柳翠翠同时一震！

柳翠翠又走了回来，忘记了伤心哭泣；金彩凤也忘记了害羞，一齐睁大眼睛望定展白，张大嘴巴道：“你——”

差不多是同时，柳翠翠与金彩凤惊望着展白张口说出一个“你”字，但下边的话，一时之间再也接不下去！

想必两个少女听到这意外的消息，芳心已经碎了……

展白早已看出二女心意，心想“快刀斩乱麻，挥慧剑斩断二女情丝，此其时矣！”

想罢，正容说道：“婉儿妹妹说得不错，在明媒正娶之下，我已与婉儿的姐姐慕容红，正式结为夫妇……”

未等展白的话说完，柳翠翠已颜色惨变，凤目急睁，怒叱道：“此话当真？”

婉儿在一边插手冷笑道：“难道还骗你不成吗！”

柳翠翠只感头脑中“轰”的一声，娇躯摇摇欲倒，凤目中汩汩流下泪来，紧咬着嘴唇，向展白悲声道：“你……你这负心……的！你说！你说！你把我怎么办……？”

展白见柳翠翠伤心至此，才明白柳翠翠对自己是一片真情，也不由深悔自己做得孟浪，一时气愤，答允了慕容红的婚事，看眼前情形，真要如自己所想“挥慧剑斩断情丝”，可说是谈何容易？

就在展白深感懊悔，无言以对，微一怔神之际，突听一声惨嗥遥遥传来，声如野兽临死之前的悲鸣，令人听之心神俱为之一颤！

这一声惨嗥声音虽不大，但传至几人耳中，几人不由吓得一身冷汗，展白与金彩凤的脸上更是变了颜色！

金彩凤猛地扑至展白面前，悲声叫道：“展哥……小侠！请你帮忙，我的父亲恐怕凶多吉少！……”

展白对“青蚨神”金九的死活，并不关心，他耽心的是雷大叔、太白双逸、茹老镖头以及自己的未婚妻慕容红的安危。他此时吸入内腑的“龙涎香”毒已完全散去，周身功力已复，闻言顺手把自己的外衣脱下，丢给金彩凤，然后弯腰拾起地上的“无情碧剑”，道：“你父亲在何处我不知道，你自己去找吧！我还要去接应两个人！……”说话声中，人已跃上假山顶，略为辨别一下惨嗥声传来的方向，立如脱弦急弩，向前扑去！

三个少女，各怀不同的心情，互相对望了一眼，谁也没理谁，金彩凤最急，把展白丢给她的外衣，胡乱穿在身上，当先向假山之外跑去！

柳翠翠白了婉儿一眼，道：“有胆吗？”

展婉儿鼻孔哼了一声，撇了撇嘴道：“怕什么？”

说罢，一跺脚人就如一缕轻烟一般，向前驰去。柳翠翠随后追来，四个人差不多是前后脚来到一所广大的庭院之中！院子里灯笼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昼，是以看得分外清！

这院子占地颇广，纵宽备有四十余丈，地下完全是坚硬的三合土铺成，三面高，墙壁边地上放有石锁沙袋及刀枪剑戟等十八般兵器，看样子似是金

府的练武场！
　　迎面一座高台，高约二丈，四丈见方，正当中摆了一张大长桌，桌后十数张高背金交椅，当中坐着“南海少君”及“南海龙女”兄妹二人，其余的椅子坐着“海外三煞”、“桃花四仙”等人，椅背后站着高矮不等的十数个劲装大汉！
　　迎着看台的墙边上，埋着十数根高大的柱子，每根柱子上都绑有一个人，有的已经死了，开肠破肚，断臂少腿，惨不忍睹！
　　活着的也都吓得面无人色！
　　在这些绑着犯人的柱子两旁，各站有两名凶眉恶眼、打着赤膊、挺胸叠肚的刽子手，手中抱着明晃晃的鬼头刀，一个个犹如凶神恶鬼！
　　院子里正有数十人捉对儿厮杀，刀光剑影，掌拳呼呼破风，战况非常猛烈！”
　　看“海外三煞”、“桃花四仙”等一流高手都坐在看台上看热闹，显见“南海门”仅是以二三流的角色应敌！
　　展白已看出与“南海门”下血战的，正是雷大叔、“太白双逸”、茹老镖头及慕容红等人！
　　雷大叔与“太白双逸”完全凭一双肉掌，茹老镖头使一柄纯金吞手的紫背鱼鳞刀，慕容红用短剑，几个人如生龙活虎一般，力战“南海门”下数十人，仍然是从从容容，稳占上风！“南海门”下，不时有人被杀伤或是打倒！
　　“南海少君”高坐看台上，手摇银扇，见门下久战来人不下，耸了耸眉毛，向左右看了看。
　　“海外三煞”之一、白发婆婆冷艳红立刻干吼了一声空而起，升至三丈余高，弹腿折腰，身形平射而出，快逾飘风闪电半空中挥出一掌，猛向雷大叔头上砍去！
　　雷大叔力战四五人，仍然游刃有余，突见白发婆婆挟疾风迅雷之势攻到，立刻挥左掌逼退四面之敌，右掌“天王托塔”，硬向白发婆婆重逾千钧的掌力迎去！
　　两股强烈掌风半空相遇，“嘭”的一声大震，雷大叔踉跄四五步，围住雷大叔的“南海门”下，也都哄然四撤，白发婆婆掌力惊人！
　　雷大叔拿桩站稳身形，暗惊白发婆婆内力惊人，心中微微一懔！
　　此时，白发婆婆身形已落下地来，干叫道：“再接我老婆子一掌！”
　　说着话，双掌平胸推出，一股狂飙，猛向雷大叔胸前卷至！
　　恰好雷大叔也是傲骨天生，见白发婆婆盛气凌人，他竟不躲不闪，也以右掌劈出，硬向白发婆婆强烈掌风接去！
　　“嘭！”又是一声暴响，白发婆婆身形连晃，雷大叔已被震退五步！
　　白发婆婆见雷大叔连接她两掌，更形激怒，只见她满头白发无风自动，嗔目厉叱道：“好小子！老婆子这第三掌，要不了你的狗命，此后名字倒着写！”
　　说罢，运足周身十二成的功力，弯背塌腰，双手颤巍巍地平胸推出！
　　雷大叔连接她两掌，已感双臂发麻，内腑血气翻涌，但他是个宁折不弯的性子，虽见白发婆婆这第三次出掌，威力前所未见，他仍然咬牙硬接，暗把“天佛掌”力运至巅峰，待强猛掌风将及身前之际，才双掌一挥，向前迎去！
　　展白站在墙顶，万没想到雷大叔再会硬接白发婆婆这第三掌，总以为雷

大叔要躲过去，然后再还招，所以他未做准备接应！
今见雷大叔仍然硬接，不由脱口叫道：“ 不好…… ”
但未等他窜下墙来，雷大叔双掌已与白发婆婆双掌接在一起！
两股强烈掌风，半空相撞，恍如平地响起一声焦雷！
余力四激，尘沙飞扬！
雷大叔一路踉跄，直退出丈余远近，但身形晃了几晃，仍然站着未倒！
白发婆婆怪目圆睁，静等着雷大叔不支倒下……
但雷大叔不但未倒，竟张口说道：“ 老婆婆！你名字怎么写法？ ”
可是一张口说话，再也忍不住内腑翻滚的气血，竟顺着口角流下满嘴鲜血来！
白发婆婆狞笑道：“ 你到阎王老子面前，再去问我倒写的姓名吧！ ”
展白知道那是白发婆婆鬼神皆惊的“ 搜魂指 ”，不由惊叫道：“ 大叔，闪开！…… ”
可是，婉儿比他更快，就在展白惊呼出声之际，她娇小人影，已如惊鸿飞燕一般掠至当场，人未落地，半空中单指疾出，也是用的“ 搜魂指 ”，猛戳白发婆婆右臂“ 关元 ”重穴！
这是婉儿聪明的地方，她自己“ 搜魂指 ”的功夫，不如白发姿婆深厚，故此，她避开指锋，出招指向白发婆婆右臂要害！
白发婆婆此时若不收招后退，固然她的指风，可以要了雷大叔的命，但她自己的一条右臂，也得报销！
这叫“ 攻敌所必救 ”，类似兵法中“ 围魏救赵 ”的方策婆无奈，只有沉腕子，向一侧闪去！
只听“ 滋 ”的一声轻响，白发婆婆的指锋虽然让开雷大叔，因为撤功不及，指锋过处，竟在坚硬的地页上划了一道寸余深的沟！
再看婉儿那一指落空，也把地面上戳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小洞！
二人的“ 搜魂指 ”都够惊人！
雷大叔惊魂初定，摇摇欲倒，婉儿赶上一步，忙扶住雷大叔，忙道：“ 大叔！你负伤了？…… ”
雷大叔在慕容府最疼爱婉儿，婉儿也最敬重雷大叔，是以见到雷大叔负伤，芳心甚感焦急……
此时，展白也跳落院中，见雷大叔有婉儿照顾，面孔一沉，对白发婆婆叱道：“ 你这么大年纪了，想不到还那么心黑手辣，对一个负伤之人，还下毒手，今晚，小爷倒要领教领教你有多少绝学？ ”
喝罢，双掌一翻，亮出“ 天佛降魔掌 ”架式，道：“ 小爷先让你动手，三招之内，照样要你的老命！ ”
白发婆婆一见展白出现，面露惊惧之色，先前的狂傲早已吓跑。因为她知眼前的小伙子，乃是她命中的克星，但一时之间，又不好意思掉头就跑，是以怔在那里……
突然人影一晃，长髯老人与“ 佛印法师 ”同时掠至展白面前！
长髯老人抖须笑道：“ 小哥儿！中原武林，就你一人，使我们‘ 海外三煞 ’心服口服！但今夜我们三个老不死的要合起手来，跟小哥儿领教几招绝世武学，这活要跟别人说算我们欺侮人！但对你小哥儿说来，谅必小哥儿不会说我们以众欺寡…… ”
展白哈哈大笑道：“ 在下尊你一声老人家！你怎么不说是脸皮厚呢？ ”

长髯老人脸一红，瞬即放声笑道：“就算我老不死脸皮厚，但‘海外三煞’合战你一人，未尝不是小哥儿的大光荣呢！我老不死斗胆说一句，中原武林除了小哥儿一人，可荣获这份光荣之外，武林中找不出第二人！”

展白豪气干云地笑道：“这样说来，这份光荣展白是一定要拜领了？就请三位进招吧！”说着拉开“天佛降魔掌”的架式！

双方这一对答之间，连动着手的人都自动停止了下来，纷纷向四周退去，当中立刻现出一大片空地来，似是专为展白猛战三煞空出的场地！

因为大家心里明白，这四个人打起来，必是石破天惊！

连看台上那么镇静的“神龙太子”与“南海龙女”，也不由双双站立了起来，要看看自己门下顶尖高手、合战一个少年胜负如何？

慕容红、金彩凤不知“海外三煞”的实力如何，但见展白以一敌三，场中紧张的气氛，也料想到对方必是绝世高手，禁不住为展哥哥暗暗耽心。

婉儿却是深知“海外三煞”的厉害，见展哥哥答应了人家的挑战，只急得芳心无主……

柳翠翠虽然亲身陪练，知道展哥哥此时的功力，足可睥睨天下，但听说他独战南海三大顶尖高手，也不由暗为展哥哥捏了一把冷汗……

雷大叔、“太白双逸”及茹老镖头，刚刚见识过白发婆婆的武功，一个人功力就有那么强，要是三个人合起手来，那威力不知要大多少倍？更是为展白焦急万分……

至于“南海门”的人，却个个心喜，虽然不少人曾领教过展白高强的武功，但以本门三张王牌，要打一个少年展白，胜算，因此，一个个都怀了几分欣喜的心情，来参观这一场武林罕见的大战！

不提双方观战之人的忧喜参半，单说长髯老人见展白接受了他的挑战，满脸欣喜之情，向展白挑起大拇指来，赞道：“小哥儿，了不起！你可称为近百年来，天下第一奇人！”

展白见长髯老人出于真心地恭维自己，反而有点不好意思，收了招式，一抱拳，道：“老先生过奖了。”

白发婆婆呷呷干笑道：“小哥儿不必客气，我们老头子说的是实话！老实告诉你吧，我们三个老不死自认为天下无敌，连我们的主子‘南海一君’，也不敢说是我们三个人的对手……”

白发婆婆说到这里，长髯老人直打眼色，在看台上站着的“龙神太子”与“南海龙女”更是颜色愕变！

但老婆子心直口炔，不管众人的反应如何，仍照直说下去道：“今夜小哥儿一人独战我们三人，岂不是前无古人？”

展白颇为诧异道：“你们三位，既是武功盖世，又何必甘心受别人驱使……”

“佛印法师”急插口道：“臭老婆子，就会信口开河……”

长髯老人微微一叹道：“贼秃，今夜我们三人遇到绝代奇人，要说老实话！”

接着又对展白道：“我们三个老不死的自有不得已的苦衷，现在没有时间多说……”

忽然面色一整，道：“过去的不谈！我们三个老不死的合起手来，打你一个小娃娃！可说是千载难遇的盛会，盛会难逢，咱们今夜的胜败，要有个赌注才行！”

展白见他们三个言语率直诙谐，心中减少了几分故意，闻言道：“ 不知老前辈要赌些什么？ ”

长髯老人听展白尊称他为老前辈，一时喜得抓耳搔腮，摸了半天胡子，才说道：“ 我们三个老不死的要败了，从此退出南海门，不问江湖是非。如果小哥儿败了，也要和我们一样，退出中原武林，不问江湖是非。这样公平罢？ ”

展白本是忠厚诚实的青年，有点傻里傻气，今天不知怎么突然聪明起来，乍一听长髯老人所提的赌注，似乎微不足道，但仔细一想，可又不是那么回事！

于是问道：“ 这还要多加说明，你们三位退出‘ 南海门 ’，是否还可以在中原立足？在下退出中原武林，是否连在中原立足都不可以了呢？ ”

长髯老人一听，青年人不简单，于是笑道：“ 不管在哪里立足，总以‘ 不问江湖是非 ’为重点就好了。也就是说凡是武林中的事，不许插手过问，至于安身立脚的地点，不限于中原还是海外，总以避免与武林人物见面为准。怎么样？ ”

此时“ 南海龙女 ”飞快掠了“ 龙神太子 ”一眼，“ 龙神太子 ”脸色惨变，刚要跃身下地……

不过，众人都注意展白与“ 海外三煞 ”的谈判上，对他兄妹二人的动作，无人看到！

就在“ 龙神太子 ”将要跃下之际。

展白道：“ 老前辈办法虽好，但在下歉难照办！ ”

长髯老人一愕，道：“ 小哥儿，还有什么话说？ ”

展白道：“ 在下父仇未报，除非展白已死，只要留展白三寸气在，这杀父之仇，非报不可！ ”

长髯老人一抖长髯，道：“ 父仇不共戴天，理应当报！但不知小哥儿杀父仇人是谁？ ”

展白一字一顿，斩钉截铁地道：“ ‘ 青蚨神 ’金九！ ”

白发婆婆突然咧嘴大笑，笑得满头自发乱颤！

展白见白发婆婆笑得突兀，颇不高兴地道：“ 不知老前辈有什么好笑的？ ”

白发婆婆手指墙边绑人拄那边，却一时止不住笑声，说不出话来。

长髯老人道：“ ‘ 青蚨神，金九已死，小哥儿这桩心愿是算了啦！ ”

展白顺着白发婆婆手指方向看去，墙边地下一辆破碎了的轮椅，绑人柱上绑着血淋淋的一段残肢，双臂双腿以及项上人头，均已被刀砍落，正是“ 南海门 ”“ 五刀分尸 ”的残酷刑法！

再一看绑在柱子上的那一段血淋淋的肢体，团花套肩锦缎袍，哑然而悟，那正是“ 青蚨神 ”金九的衣饰！

突听一声悲惨的哭号，接着一条人影，飞扑至“ 青蚨神 ”金九的残躯断肢之前，扑地号淘大哭起来！

他努力摒除了心中杂乱的感想，仍昂然道：“ ‘ 青蚨神 ’固然已死，但在下杀父仇人，还有‘ 乾坤掌 ’云宗龙！ ”

长髯老人面含谲诡笑容，道：“ 看来小哥儿杀父仇人还不少，不知还有哪一个？ ”

展白接着道：“ ‘ 混元指 ’司空晋！ ”

长髯老人道：“ 接着说下去！ ”
展白道：“ ‘ 霸王鞭 ’ 樊非！ ”
长髯老人哈哈大笑道：“ 小哥儿杀父仇人，都是中原武林豪门巨霸，但不知还有没有？ ”
展白道：“ 没有了！ ”
白发婆婆挤着堆满皱纹的脸道：“ 那小哥儿，你尽可以跟我们三个老不死的放手一拼，中原武林，再也没有什么事心不下的了！ ”
展白不信的道：“ 莫非中原四大豪门，镇江樊非，都被你们 ‘ 南海门 ’ 斩尽杀绝了？ ”
“ 佛印法师 ” 道：“ 难道我们三个老不死的，还会骗你一个娃娃吗？ ”
展白道：“ 此话当真？ ”
长髯老人面容一整，道：“ 小哥儿你也在江湖上走动过，当知江湖上的人一言九鼎，‘ 海外三煞 ’ 不是没没无闻之辈！…… ”
展白突然向三人一抱拳，深施一礼，道：“ 那么，在下杀父之仇已报，要谢谢三位了！ ”
白发婆婆道：“ 小哥儿，不要先谢我们三个老不死的，真正代你诛却杀父仇人的，应该是我们少主，小哥儿应该谢她！ ”
展白掉头一看，白发婆婆手指的是 “ 南海龙女 ”，而 “ 南海龙女 ” 一对亮如晨星的大眼睛也正盯着望他。
他情孽纠缠，已有数个少女对他钟情，使他无法应付，因此，一看到“ 南海龙女 ” 用这种眼光看他，吓得忙转回头来，对 “ 海外三煞 ” 道：“ 谢一不谢二！ ”
“ 展白此时父仇已报，倒真无牵无挂，这个赌是打定了，就请三位前辈赐招吧！ ”
说罢，“ 呛啷 ” 一声，抽出背上 “ 无情碧剑 ”，左手藏剑，稳压肘后，右手捏剑诀，斜指齐眉，剑招亮式，仍是他那一套不大高明的“ 三才剑 ” 法！
“ 海外三煞 ” 一见，各自移身错步，成三角形把展白围在中央。长髯老人身形直立，双掌一反一正平置胸前，乃是 “ 怀抱日月 ” 的姿势；白发婆婆塌肩跨步，右手单指坚立如锥，摆在右耳下方；佛印法师，却是双掌扶地其踞蹲坐，状如青蛙，看样人要以“ 大手印 ” 应敌，白发婆婆亮的架式已是“ 搜魂指 ”，“ 佛印法师 ” 是用的 “ 蛤蟆功 ”，三老均要以平生绝艺来合战展白！
“ 海外三煞 ” 单打独斗，都吃过展白的亏，此时三人合战展白，一亮式便把各人惊世的功夫摆了出来，看样子并不像 “ 龙神太子 ” 所耽心的那样会 “ 放水 ”，相反的，三人是有把展白折辱在手下的决心！
展白见三人徒手摆开架式，朗声道：“ 请三位老前辈亮兵器！ ”
“ 海外三煞 ” 同时说道，“ 我们三个老不死的，从来不带兵器，而且我们三敌一，徒手也罢…… ”
本来展白仗剑独战三大绝世高手，也算难能，但展白天生傲骨，他一回手，“ 呛 ” 的一声，又把 “ 无情碧剑 ” 还鞘。
当时双掌一挫，摆出了 “ 天佛降魔掌 ” 的招式，道：“ 那么，在下也就空手奉陪了，请！ ”
雷大叔与 “ 太白双返 ” 暗暗摇摇头，心说：“ 当真是跟他父亲 ‘ 霹雳剑 ’ 展云天，一个样的脾气！…… ”
不由得更为他多耽了一份心。但此时此际，局外人又无法出面阻止，只

有站在一旁，暗暗为展白焦急……

长髯老人笑道：“小哥儿先请！”

“我们三个老不死，以三敌一，已经占了便宜了！”

展白道：“幼不欺长！还是三位老人家先请！”

白发婆婆呷呷笑道：“尽客气个什么劲？老婆子先出手！”

说罢，“搜魂指”神功，运至巅峰，猛然划出！

尖风狂啸，猛向展白劈面点来！

第五〇章　生死一掌

这真是武林罕见的一场恶战，只见掌起处风云变色，指落处石破天惊，只打得天昏地暗，灯火无光，就在坚硬逾石的练武场上，掀起的尘头也足有十数丈高！

这时，已看不清四人的人影，只能看到四团罡风急旋，犹如四股强烈的卷风纠缠在一起；翻腾播滚，狂啸刺耳！

晃眼间，展白独战三煞，已然打了三五十个照面！

此时，掌风劲流，愈来愈猛，激起来的征尘愈飞愈高，只见黄尘滚滚，怒流激湍，龙卷风如暴雨过后深山大川，万涛齐鸣，又如狂风巨浪的大海上，群龙闹海，四股龙渐渐合成一般，吼吼怒卷，声势简直惊人已极！

在四周围观的众人站不住脚，身不由己地纷纷后退！二三十丈开外的灯笼火把，均自摇晃不定，昏昏欲灭！

这时众人已无法看清四人动手的招式，也不知打了多少个照面。反正时间不短了，场中风声渐减，人影又渐渐现了出来！

四个人头上均已冒起腾腾的汗气！

想以这种绝世神功应敌，虽然威力强大，但也最耗真力，“ 海外三煞 ”三百余年的苦修苦练，尚且头上见了汗，展白纵然神功盖世，也不由不累得气喘吁吁！

场外观战的那么多人，连敢喘一口大气的人都没有一战，的确是盛况空前！

四个人由快攻快打，变成围场游走，招式既慢了，众人已能看得清楚，只见四人之中，无论任何人攻出一招，均是全身动力之所聚，每一招落空，均可把坚逾青石的地面，打一道深沟，或是一个大坑！

看样子四个人任何一人的一指一掌，均可开金洞铁，碎石成粉！

白发婆婆性情最急躁，她平生很少遇到敌手，曾狂言有在她手下走过三招者，即不予以杀害，今见三人合手，久战展白不下，立即暴怒，把“ 搜魂指 ”运功运至巅峰，“ 嗤！嗤！嗤！ ”接连猛戳三指，指指尖啸破风，指指指向展白要害！

展白打得久了，也激起少年傲性，“ 千门飘香步 ”、“ 无色无相身 ”，翩若惊鸿，矫如游龙，接连躲过三指，“ 天佛降魔掌 ”一招“ 佛光普照 ”无俦罡风，狂卷白发婆婆！

白发婆婆招式出手太狠，用力过老，一时收招不及，躲得略为慢了一慢，左肩被展白无俦的掌风扫了一下，白发婆婆半边身子一麻，痛彻心肺，不由惨叫一声，一路踉跄五六步，被打出圈外！

所幸只是掌风扫中，如若被掌力击实，以展白目前功力来说，焉有白发婆婆的命在？

“ 佛印法师 ”一见展白掌伤白发婆婆，心中又急又怒，“ 呱呱 ”厉啸，双掌如风车一般，猛向展白身后扑至！

展白一掌震退白发婆婆，听到身后罡风怒吼，知有暗袭，不躲不闪，“ 天佛降魔掌 ”运至十成，反臂向后撩去！

“ 轰隆！ ”一声暴响，犹如地裂山崩，劲风四射，回旋生飙，尘沙飞扬之中，“ 佛印法师 ’ 已如断线纸鸢一般，倒飞出去！

展白连伤二煞，胜利在望，尤其掌伤白发婆婆，呼吸臂震飞“ 佛印法师 ”，

身法巧，招式妙，掌力惊人，四周围观之人。不分敌我，哄然叫好！

“南海龙女”、“龙神太子”颜色惨变……

雷大叔、茹老镖头、“太白双逸”以及慕容姐妹，喜极欢呼……

但就众人纷纷一乱的当儿。

突然又是一声暴响，犹如一个闷雷打在练武场上，声音之大，只震得众人双耳雷鸣，心头狂跳！

众力狂卷而出，竟把数十丈开外的灯笼火把吹得一暗！

众人齐声惊呼，待灯光暗而复明时，只见展白俊脸泛白，嘴角溢血！

再一看长髯老人，发须皆炸，怪目怒睁如炬！

显见展白吃了长髯老人的亏，而且内腑必已负伤！

关心展白的雷大叔等人，一阵大哗……

长髯老人大逾车轮的双掌，又缓缓举起，作势向展白当顶劈下！

同时嘴中嘿嘿笑道：“小哥儿！老不死三伤其二，这一掌下去可要了你的小命！”

展白连伤二煞，不慎被长髯老人一掌震伤，此时腑内血翻气涌，但仍昂然不俱，双掌平胸而起，道：“不见得！老前辈与在下功力悉敌，这一掌下去，还不知胜负属谁？”

长髯老人车轮大的巨掌，一边运力下压，一边嘿嘿言道：“小哥儿！不要再逞强了，你已经负伤吐血！”

展白“天佛降魔掌”运至十成，一边缓缓上击，一边道：“老前辈自己心中明白，你内腑真气已经逆窜！”

长髯老人内腑真气还真是几乎被展白掌力震散，见展白道出他的隐秘，不由杀机陡起，狞声道：“我老人家本想与负即止，如此说来，小哥儿你是死定了！”

说罢，真气一振，内力崩出，大掌如山崩海啸一般，突然加快了速度，向展白顶上劈来！

慕容红、展婉儿，以至刚刚自行苏醒的金彩凤，不由同时惊呼，猛然扑了过来！但慢了！

展白双掌已经迎了上去！

震声中，狂飙四卷，慕容红、展婉儿、金彩凤三条娇小身影。又被无俦的罡风劲流震退了回去！

尘灰四落，展白“哇”的一声，张口又喷出一口鲜血，但人仍未倒，奋起双掌，叫道：“老人家！再来！”

长髯老人身形晃了两晃，到底忍不住，也张口喷出一股血箭！见展白举掌又要打来，目射奇光，举掌欲迎……

突然他面色缓和了下来，满面怒容改变成一脸赞佩之色，一翘大拇指道：“小哥儿！你真行！”

展白天生服软不服硬，见长髯老人突然夸奖他，想到三煞已经伤在自己手中二煞，再与老人拼下去，也不过是落个两败俱伤，自己父仇已报，还有什么值得争的？于是，突然收掌，双掌一抱，道：“在下认输了，老前辈，再见！”说罢，回头就走！

这又大出长髯老人意外，见展白说走就走，一时怔在那儿……

展白走了几步，稳住腹内翻滚的气血，竟翻身向墙外驰去！

他听到身后慕容红、展婉儿、金彩凤，以及雷大叔等人在呼叫他，但他

头也不回地向南京郊外驰去！驰出南京城，顺着江边朝前跑，越过岩山十二洞，登山越岭，穿过一座山底涵洞，展白又跑至“亡魂谷”，耳内听到淙淙泉鸣，眼睛又看到翠翠曾为他“纯阴疗阳”的那块长满了茸茸细草的大白石，他再也支持头扑倒在大白石上，立刻昏了过去！

也不知昏死过了多久，他觉得鼻孔里非常搔痒，连打两个喷嚏，人又清醒了过来！

只见红日爬过了山岭，百鸟声喧，原来是夜已经过去；黎明又已降临！

他睁眼一看，柳翠翠娇躯斜倚石前，玉手尖尖两指，拈了一根不知落自什么鸟身上的五彩羽毛，如花的粉面上含着淡淡凄笑，正在以羽毛逗弄他的鼻孔！

展白猛地爬起道：“你……”

翠翠丢掉手中羽毛道：“我跟你天生一对神仙伴侣，世事无态，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恩怨情仇，也不过是南柯一梦。我与你不管江湖上是是非非，找一洞天福地，乐享终生！白哥哥！此时你再不能说不了！”

展白心动，但仍觉有事未了，道：“我……”

翠翠聪慧逾人，不等展白说完，道：“白哥父仇已报，无牵无挂，正可与妹妹遨啸世外，寄情山水，同效鸳鸯双飞……”

翠翠见展白情思尤有来逮，明眸一转，狡黠笑道：“莫非白哥哥还舍不下慕容姐妹与‘江南第一美人’？”

展白见心事被翠翠说破，玉面一红，仍呐呐道：“我与慕容大姐已有婚约……”

翠翠笑道，“她姐妹恩怨株连，一时脱身不开，显然不能与白哥置身世外。假如，她们三人之中，对白哥哥情有独钟，舍得离开家庭父兄，不过问父死血仇，当然还可以来追寻白哥哥身侧，小妹已经想开了，一定与她门和平相处，共效娥皇女英，白哥哥，你不要小瞧妹妹，妹妹决不是‘母夜叉’，更不是醋罐子……”

第五一章　掌毙“三寸丁”

展白长叹一声，道：“难得妹妹替我设想得周到，可是，我……”

谁知柳翠翠眼珠滚动，左右一看，扬声叫道：“什么人？胆敢偷听姑娘谈话！还不出来受死！”

展白一愣，真想不到翠翠耳目如此聪敏，自己一点未发觉，她已觉察附近有人！

翠翠话声才落，就在他俩停身不远的一棵大树后边，鬼魅似地闪出一人！

此人儒巾飘扬，步履潇洒，虽是黑夜之间，无法看清他的面貌，但必是一个风流人物，只见他哈哈一笑，说道：“本人在此安眠，你二人吱吱喳喳，犹人清梦，本人还没说话，你们反而怪罪我来了！真是岂有此理！”

说罢拂袖便走！翠翠冷哼一声，未见她怎样作势，人如飘风闪电，只香肩微微一晃，已然站在那人面前！

那人倒抽一口冷气，估不到翠翠的身法超乎想像，又不知翠翠近来是何用意。立刻运功戒备，双掌微提，护住胸腹要害，准备随时出手应敌！

展白此时也赶了过来，谁知借着星月微光，看清来后，不由脱口惊呼道：“原来是你！”

来人仰天打了个哈哈，笑道：“怎么，你想不到是我吧？可是本人早就知道是你了，堂堂的‘无情剑客’，艳福倒不浅，有了这么一位宽宏大量的夫人，看样子三妻四妾是少不了喽！”

展白听出他语含讥讽，俊脸一红，呐呐地道：“樊素……兄……久未相见，想不到你竟学会了说笑话了！……”

原来此人正是镇江“麒麟庄”的樊素鸾，不过她此时仍是男装，当着翠翠，展白不愿揭露她的身份，故仍以樊兄呼之。

谁知翠翠在一边冷笑一声，纤指指着樊素鸾道：“你不用反穿皮袄，在我面前装佯！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哼！我早就看出你也是个母子货！”

这回，该樊素鸾脸红了，她万也想不到眼前这美逾天人的绝色少女，眼光竟是如此厉害？一眼便看破了自己的身份，她想取笑别人的，反叫别人取笑了，立刻闹了个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有了对婉儿的经验，展白印象中认定翠翠定会醋海兴波，怕她再跟樊素鸾打起来，忙在一边，道：“翠妹，你不必多心，她向来是穿男装的！……”

翠翠紧绷着的小脸，“噗”的一笑，仿佛由肃杀的严冬，一下子回到百花盛开的春天。她咯咯笑了半天，才收住笑声道：“我的白哥哥！你放心好了，妹妹说过不做醋娘子，你再不用耽心妹妹会吃醋，婉儿、慕容红，金彩凤，三个都不嫌多，不在乎再多她一个！……”

樊素鸾突然恼羞成怒，面孔一沉，叱道：“不要脸！”

翠翠倏然收住笑声，反手一掌，“啪”的一声脆响，樊素鸾粉脸上立刻肿起了五个红指印！翠翠突然打了樊素鸾一个耳光，出手奇快，不但樊躲开，就连展白想出手阻拦都未来得及！

这一招大出二人意外！

一时把樊素鸾打愣了！

性烈的樊素鸾，家庭惨变，满腹悲愤，哪里受得了翠翠如此调侃？又感技不如人，连急带气，玉容惨变，“噗噜”一声，从腰中抖出一条十八节亮银鞭来！

这是她父亲“霸王鞭”樊非的成名武器，“霸王鞭”樊非三个儿子没有传，单单传给了女儿。

展白以为樊素鸾取出兵器，是要情急拼命，知道她绝不是翠翠的对手，又怕翠翠心狠手辣，动上手使樊素鸾吃了大亏，忙上前两步，急道：“樊素……”他已不知是称呼兄好，还是称呼姑娘好，急不择言地道：“千万不要误会，翠翠，翠翠……”

翠翠怎样呢？他本就讷于言词，一着急更不知如何措词才好。

谁知樊素鸾银牙暗咬，握住亮银鞭的鞭头，竟反手向自己灵盖上敲去！

原来这烈性的姑娘竟想自杀了！

展白大吃一惊，顺手一夺，竟是大擒拿手中的一大绝招“火中取栗”，危机一发之间，把亮银鞭从樊素鸾手中夺了过来！

“樊姑娘！你这是何苦？……”

谁知展白话还没说完，樊素鸾“嘤”然一声悲啼，掉头向树丛中蹿去！

“樊姑娘！樊姑娘！……”

展白一边口中急叫，一边腾身去追。一方面他是想把误会解释开，另一方面他是怕姑娘仍然想不开，前去寻死！

天真娇憨的翠翠却庄一边愣了！

她想不到一句话会使对方痛不欲生！

展白追赶樊素鸾，以目前展白的轻身提纵术来说，“无色无相身”、“千幻飘香步”，可以说追赶樊素鸾，真让她跑不出十八步去，但当他眼看迫近樊素鸾时，突然在一棵大树上滚下一团黑糊糊的黑影，直向展白撞来！

看那黑影，奇快如电，方圆不到三尺，黑糊糊犹如一个蒲团相仿，不知是何事物？

展白大吃一惊，急刹住前扑的身形，倏然斜飘丈外，落下地来，掉头一看，那团黑影，一个“鲤鱼打挺”，竟然站在展白面前！

影定身显，原来是一个头大腿短、身高不及三尺的侏儒，嘴唇上挂着两条青鼻涕，冲着展白呲牙直乐！

展白定睛一看，面前的侏儒正是“三寸丁”。

展白冷哼一声，颇为不屑地道：“你的两个师父呢？”

展白虽然忠厚木讷，但却嫉恶如仇，自从在“神猴”铁凌口中，知道“江南二奇”忘义弑师，便十分不齿其为人，故此对“三寸丁”的挑战不理不睬，反而向其询问“江南二奇”的下落！

“三寸丁”一撇嘴，摇头晃脑地道：“小太爷便可要你的狗命，还问两位老太爷干什么？”

说罢，一招“小鬼推磨”，身形滴溜溜一转，掌走偏锋，闪电似地向展白左臂扣来！

展白见他说打就打，怒气陡生，甩左肩，塌右步，反臂一掌，向“三寸丁”后背拍去！

谁知“三寸丁”身形滑溜得很，两条短腿一蹬，斜蹿三尺，原式不变，仍是一招“小鬼推磨”，双手乍开，照旧向展白左臂锁来！

展白估不到“三寸丁”出手招式，比在数月之前燕子矶江边动手时高出甚多，不但出手快，招式奇，而且十指劲风生寒，心中微微一慎，手下不敢怠慢，晃身避招，迅然用出一招“风震雷鸣”，掌刃如刀向“三寸丁”短粗的头上砍去！

“ 三寸丁 ” 尖啸一声，大脑袋一晃，“ 滋溜 ” 一声，掉头又向展白右臂抓来，仍然是一招 “ 小鬼推磨 ” ！

二人晃眼打了三五个照面，“ 三寸丁 ” 倏左倏右，但不论向左向右，都用的是相同一招 “ 小鬼推磨 ” ！

展自心中暗暗吃惊，其实，“ 三寸丁 ” 心中更加吃惊！

因为 “ 三寸丁 ” 在燕子矶江边，被展白打了一掌，师徒三人回到雁荡鬼谷，潜心苦练，但等他们师徒三人，自认为绝艺练成，足可以和 “ 神猴 ” 对抗时，江湖传出 “ 南猴北驴 ” 火拼，一同丧命在 “ 亡魂谷 ” 的消息！

师徒三人为了证实这一消息，又跑来南京近郊岩山十二洞一带打探，果然发现 “ 神猴 ” 铁凌死在一座荒洞中！

“ 江南二奇 ” 当然是如释重负，“ 三寸丁 ” 却吵着要找展白报一掌之仇！

“ 那还不容易！ ” 大奇“ 赤发灵猴 ” 常去恶道 :“ 师父传你的‘ 鬼魅掌 ’，别看只有三招，但这三招威力大得出奇，其实也用不了三招，徒儿，只要用第一招 “ 小鬼推磨 ”，便可置少年展白于死地！ ”

这一说 “ 三寸丁 ” 更是心痒难熬，恨不得立时找着展白，把展白劈死掌下，以出胸中一口恶气！

谁知，今天他遇到展白，把一招 “ 小鬼推磨 ” 反复用了五七次，仍然连展白的衣边都没摸到！

而且，看展自见招拆招，见式打式，态度从容，好像尚未施出全力，“ 三寸丁 ” 不由又惊又怒，猛叱一声，手法立变，双掌左右一分，指尖向前，以 “ 燕子穿云 ” 的姿式，埋头向展白胸前撞来！

展白一愣，心说：“ 这是什么招式…… ”

本来“ 三寸丁 ” 这一招，从外表看竟似情急拼命，又像杨令公撞碑自杀，天下武林，任何门派之中，均罕见这等招式！

岂不知这是 “ 鬼魅掌 ” 的第二杀招，名叫 “ 鬼王撞钟 ”，别看那简简单单的埋头一撞，内含五个变化，头、双手、双脚并用，无形中比以双掌应敌的人，多出三样东西来，可以说厉害无比！

尤其 “ 三寸丁 ” 有名的铁头，自幼练习 “ 油锤贯顶 ” 的硬功夫，所以，他那头号大脑袋一撞之力，何止千斤，足可倒树断碑！

而他的双脚稳于身后，鞋尖两柄短剑，在双脚前踢时，双剑齐出，专破铁布衫金钟罩等外门硬功横练！

展白不知他这是什么招式，单掌一挥 “ 迅风疾雷 “，猛向 “ 三寸丁 ” 埋头前冲的顶门打去！

谁知 “ 三寸丁 ” 抬脸上仰，急射向前的身形，倏然升高二尺，堪堪避过展白的一掌，同时，他分置左右的双掌，向中一合，竖立的指尖，猛向展白左右 “ 太阳穴 ” 插下！

这一变化，实在大出意外，展白大吃一惊，赶紧缩颈藏头，双掌擦顶而过！

展白暗道一声：“ 好险！…… ”

那 ” 三寸丁 ” 却不等他念头转完，凌空的身形向上一挺，隐于身后的双脚已就势踢出，“ 哧！哧！ ” 两柄短剑在鞋尖穿出，猛刺展白双目！

展白大喝一声：“ 不好！…… ”

所幸他学会了 “ 千幻飘香步 ”，一遇危急，反应立生，就在明晃晃的剑尖将及面门之际，面前人影一花，原地已失去了展白的踪迹！

“三寸丁”双脚踢空，在半空中身形划了一个圆弧，又落回地面，双眼一愣，不眼见自己一招“鬼王撞钟”，双脚短剑踢出，这种脚中藏刃，展白赤手空拳挡不敢挡，躲不能躲，眼睁睁必可把展白双目刺穿，怎地一晃眼不见了展白的踪迹？

莫非展白还会借土遁走了不成？

“三寸丁”傻愣着双眼，东瞧西望，不见展白何处去了，心下正犯嘀咕，突听身后“嗤”的，一声冷笑！

“三寸丁”吓得一哆嗦，霍然转身子一看，见展白正站在他身后不及一丈之处，负手冷笑！

“三寸丁”又惊又怒，尖啸一声，埋头又向展白撞来，仍然是那招“鬼王撞钟”！

展白面孔一沉，怒叱道：“你找死！”

喝罢，再不留情，运起“天佛降魔掌”功，一招“扫清妖氛”！只见如惊风骇浪一般的巨大劲流，狂啸着奔向“三寸丁”顶门！

“三寸丁”埋头前冲，只感迎头如雷霆万钧的掌风劲汹涌而至，心知不好！

但他的前冲之势甚猛，再想收招换式，已经晚了，只听“轰”然一声大震，“波”的一声脆响，“三寸丁”短小身材，直被掌风震出三丈开外，他一颗百炼成钢的大脑袋，被展白一掌拍碎，半空中脑血四溅，“吧答”一声，尸首摔落地上，四肢连动都没有动，便已死去！

展白站在那里呆呆发怔之际，突然两声凄厉长啸，犹如荒夜鬼哭，划破了周遭夜空！

展白闻声知惊，抬头四顾，只见从“三寸丁”方才现身的树丛里，如飞电流矢般，飞射来了两道黑影！

这两道黑影来得急，停身也急，飞矢急射，“倏”的一声稳站在展白面前，竟如钉子钉在地下一般，纹丝不动！

展白倒抽一口冷气，光看来人的轻功身法，当今武林已是罕见！

用目一打量二人，只见一个赤发猴脸的老者，及一个夏穿冬衣的冬烘老头！

展白认识，正是雁荡鬼谷的“江南二奇”“赤发灵猴”常去恶、“鬼谷隐叟”文正奇！

“江南二奇”以狠毒的眼光，狠狠地瞪着展白，四道眼光，犹如四柄利剑，看得展白从心底泛起一股寒意！

又觉得自己一掌打死二人的爱徒，心中不由生出愧疚之念！

但瞬即想到他二人忘义弑师的罪行，立刻又激起他嫉恶如仇的满腔热血，胆气为之一壮！

“赤发灵猴”一字一顿，恶狠狠地道：“小子！杀我爱徒！老夫如果不把你碎尸万段，断难消老夫心头之恨！”

“鬼谷隐叟”冷笑连连，不过他这笑声，比鬼哭狼号还要难听十倍，喋喋之声，听得展白周身鸡粟直立！

“师兄！”“鬼谷隐叟”文正奇从咬紧的牙齿中迸出森冷的语调道：“把这小子碎尸万段，都便宜了他！老夫却要用‘阴穴截脉’‘五阴搜魂’‘敲骨抽髓’‘剥皮抽筋’，所有的惨毒手法，加诸小子的身上，要他哀号七七四十九天，然后再把小子碎割凌迟！”

展白仰天大笑道："你们两个老贼再狠！但也不能洗刷你们弑师的罪名！"

"江南二奇"狠毒的脸上，同时流过一抹惊骇之色，互相对望了一眼，但瞬即一瞪眼，脸上杀机更浓，差不多是同时暴叱道："你小子胡说些什么？你连我二人的恩师是谁都不知道，竟胆敢胡言乱语，难道死在眼前，还要含沙射影，含血喷人吗？……"

展白笑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看你二人衣可能也读过几天圣贤之书，连这点浅显真理都不知道吗？……"

"江南二奇"脸上惊容更甚，大奇"赤发灵猴"尖起嗓子吼道："你说！你说！我二人的恩师是谁？假如说不出来，老夫叫你死无好死！"

展白朝他轻卑地一瞥，不紧不慢地道："'神猴'铁凌！该不会有错吧？"

"江南二奇"如被蝎螫，周身肌肉同时抖了一下。但"鬼谷隐叟"立即暴怒，叱道："师兄！不用跟这小子鬼扯，我们先合起手来，把他小子毙了再说！"

大奇"赤发灵猴"也觉隐秘被展白探知，关系太大，这事情如果传出江湖，"江南二奇"必将为所有武林人物不齿，所以毒念更炽，立意要把展白杀之灭口。

听师弟"鬼谷隐叟"说完，"赤发灵猴"不再答言，默运玄功，真气贯注，只听他周身骨节"咯咯"暴响！

"鬼谷隐史"双手抓紧又放松，放松又抓紧，显见亦在运集周身功力！

周遭空气却几乎为之凝结，天空一片乌云掩过，把仅仅有一些微光的寒星也遮蔽住了，黑夜荒山，更显得无比凄厉！

山雨欲来风满楼，血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展白知道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因此，展白一边暗中戒备，准备随时迎敌，一边嘴中说道："在下与人有约，今后不问江湖是非。你二位如果一定要我在下动手，那么，得请你们二位留下点证据，证明是你们二人逼着在下动手，在下奉陪……"

大奇"赤发灵猴"叱道："少废话！"

二奇"鬼谷隐叟"同时叱道："今天你小子是死定了什么证据？"

二奇喝罢，大奇吐气开声，以他苦炼新成的"黑煞手"，一式"黑手夺魂"，猛向展白面门劈来！

差不多是同时，二奇"鬼谷隐叟"肥大袍袖一扬，露出他瘦如鬼爪似的一只右掌，也是以新近练就的"阴风掌"，配合着大奇的攻势，从斜刺里切出一掌，部位是奔向展白"左肩井"！

两大隐世高手，又是数十年精修苦练，如今联起手来出招，不但配合得"天衣无缝"，而且掌指上的威力，相济相成，的确大得惊人！

展白暗惊二奇武功，确是世所罕见，因为他没有把握稳操胜算，把二奇同时除去，因此不愿接招，踏起"千幻飘香步"，倏然逸出二奇的凌厉招式之外！

二奇同时一愕，可是他二人实比"三寸丁"高明多了，展白步法虽然神妙无比，但二人身形一旋，早又各自攻出一掌！

掌风锐啸，扬石飞砂。

展白第二次闪身躲过，但仍未还手！

二奇形同疯狂，各自厉啸一声，身法展开，同时施出绝大杀招，但见满天掌影，狂啸而下！

展白“千幻飘香步”固然灵巧，但看样子光凭躲闪，不出手是不行了！

突然——一阵香风吹过，如山的劲流随之而至，“轰”然一声，“江南二奇”衣飞发举，同时被震退三步！

“江南二奇”同时吃了一惊，只觉对方掌力大得出奇，简直不可抗拒，咬牙站稳身形，举目一看，面前多了一个身材矮小、青面红发的怪汉！

“江南二奇”一看不认识，大奇“赤发灵猴”常去恶双眼怒睁，厉叱道：“你小子是何人？竟敢与‘江南二奇’伸手架梁！”

二奇“鬼谷隐叟”也叱道：“小子可是活得不耐烦了！”

青面红发怪人，当然是戴了面具的柳翠翠，声调一变，怪叱道：“少罗嗦！接招！”

听到招出，双掌一分，左右分击二人！

“江南二奇”同时举掌迎上！

“砰！嘭！”

两声暴响，二奇同时又被震退三步！

柳翠翠咯咯怪笑，道：“就凭你二人这等货色，也敢大言不惭？”

“江南二奇”同时大怒，怪啸厉吼着，各自运出周身功力，猛向翠翠扑来！

翠翠嘴中笑声未停，一双洁白的玉手，犹如迎风蝴蝶，只见她轻描淡写地，双掌向二奇挥去！

“砰！砰！”

又是两声暴响，“江南二奇”这次却被震出五六步去！

“江南二奇”接连被震退三次，狂态全收，且腹内真气流窜，自知不是对手，心中已生怯意。

翠翠咯咯怪笑，道：“来呀！怎么不敢打了？”

说着双掌缓缓举起，两只白得出奇的小手，竟放出两道耀眼

第五二章　路遇“穷家帮”

“江南二奇”面色惨变，脱口惊呼道：“太阴神掌！”

翠翠冷笑道：“怕了吗？”

说着双掌缓缓向“江南二奇”压下！

一股汹涌的巨大气流，激荡而出！

“江南二奇”面无人色，腾身想跑，但那股汹涌气流竟似一个无形的巨大钢罩一般，把二人罩定，想跑连脚步都无法抬起！

这是。江南二奇”有生以来，经过无数阵仗，从未经过的现象。二人脸色流露出无比惊惧的神色！

没想到两个无父无君、狂傲不可一世的两大高手，竟然如此怕死！

展白突然在后边叫道：“翠翠！……”

翠翠闻展白一叫，猛然记起她的白哥哥最反对她滥杀无辜，为了不使展白不高兴，她这时收住掌势，卸去功力，双手下垂，冷冷地说道：“看在白哥哥份上，饶你二人一条狗命！滚吧！”

“江南二奇”如逢大赦，话也没敢多说一句，掉头鼠窜而去！

连丢在地下的爱徒“三寸丁”的尸身也顾不得收拾了。

展白见翠翠放走了“江南二奇”，懊悔地连连跺脚，怨翠翠道：“翠翠！你怎么把他二人放走呢？”

翠翠一手揭下脸上的鬼面具，一双大眼睛睁得滚圆，奇怪地望着展白，道：“咦！白哥哥！你不是不愿妹妹多杀无辜吗？”

展白跌脚道：“他二人是杀害自己恩师，毫无人性的恶徒，不应放走的！”

翠翠小嘴一嘟，颇不高兴地道：“这倒难了！有时你不要我杀人，有时又叫我杀，谁知你究竟要怎样？”

展白也气起来，道：“我要你怎样？只要你不给我添麻烦就好了！刚把樊姑娘气走，又放走十恶不赦的恶人！……”

翠翠玉容惨变，不等展白把话说完，便气道：“好！我不给你添麻烦！我走！”

由于展白也在气头上，翠翠走时他连阻拦都未拦阻，事实上翠翠身法太快，要拦也拦不及了。直等到翠翠的人影已消失在苍茫夜色之中，展白兀自喃喃道：“走就走吧！有什么了不起……”

嘴中虽如此说，心中却不免兴起一种茫然空虚的感觉！

夜凉如水，云淡星稀！

天空的黑云，也不知何时消散了，东方天边已现出鱼肚白色，正是“耿耿星河欲曙天”的断雁时分。

“呱！呱！”一只失群的孤雁，哀鸣了两声，从树梢拍翅飞起，在昏暗的天空绕了几个圈子，飞向茫茫远方！

这失群的孤雁，寂寞无侣，天涯茫茫何处是它的归宿？

他漫无目的地缓步走着，在荒山野岭之间，在晨光熹微的晓雾之中，他落寞的身影越发显得孤独了！

正是“青眼相看能有几，英雄穷途少人知！”

突然——

对面山坡上蹿出数

这些人行色苍促，看见展白，一齐飞奔着跑来！

“贤侄！”

“小恩公！”

“展哥哥！”

还离着老远，便一齐高声呼喊起来，展白举目一看，原来是雷大叔、“太白双逸”、茹老镖头及慕容红！

这几个武功高手，跑得都有点气喘吁吁，乱发飞蓬的雷大叔首先叫道：“贤侄！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太白双逸”接着道：“小恩公！叫我们好找！”

慕容红脱口叫道：“展哥哥……”

这心高气傲的少女，不见了未婚夫，比任何人都要焦急，但见到展白，只这一句“展哥哥！”便代表了千言万语，其他再也说不出来了。

展白摇头一叹，但他的心里却流过了一股温暖，因为从这些人的神态中，他已知道，他并不是孤独的，仍有许多人关心他，敬爱他！

人，是离不开爱的！就是英雄也不例外。

茹老镖头江湖阅历最丰，三教九流的人物什么样的人都接触过，善于观人辨色。见展白摇头叹息，神情落寞，早已看出其心意，于是于咳了一声，道：“展贤弟！些微挫折，不用老放在心上！那‘长髯老人’武功内力，虽比贤弟略高半筹，但贤弟还年轻，只要加紧用功，假以时日，必可凌驾其上，那时，贤弟不但稳可战胜长髯老人，就是天下武林，恐怕也要以贤弟为尊了！哈哈！……”

说罢，这满面风尘的老镖头还打了一个哈哈。

展白能体会出茹老镖头的话中之意是在安慰他。形下，别人越安慰他，他愈觉惭愧，因为以前有人说过“任何东西也代表不了胜利’，所以才有“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说法。展白听茹老镖头说完，一拱手道：“谢谢老哥哥！这都怨小弟无能……”

“太白双逸”的大逸“活死人”，呆板的脸上一阵激动，抢着道：“小恩公！何必说这种自馁的话？要说小恩公无能，那我们这些老不死的，不都成了饭桶了吗？”

二逸“死活人”死人眼一翻，也抢着道：“并不是小恩公武功差，小恩公连战三人，吃了敌众我寡的亏，其实要是一打一，我‘死活人’敢打赌，那长髯老人决不是小恩公的对手！”

展白拱手道：“多谢请位前辈的夸奖，但展白有言在先，既是输给人家一掌，当然只有遵守诺言，退出江湖！”

雷大叔在一边黯然一叹，道，“展贤侄真跟他死去的父亲，一模一样的脾气，一言既出，至死不变！”

茹老镖头急道：“无论如何，展贤弟不能退出江湖，如今‘南海门’入侵中原，高手甚多，武功自走蹊径，且杀除异己，手段毒辣，放眼中原武林，除了展贤弟之外，实在找不出几位可资与‘南海门，高手对敌之人，如果展贤弟再退出武体，可说正中了‘南海门’的奸计，更要肆无忌惮了！那，中原武林岂不要变成尸山血海！”

“太白双逸”差不多同时说道：“茹老镖头说得对！小恩公！对这些凶暴残忍的海外门派，我们不能跟他们讲江湖道义，空言约束……”

雷大叔打断“太白双逸”的话，道：“话不是这么说！我们立身江湖，以侠义自居，必定要诚而有信，说出的话，决不能不算。要不然我们还称得

什么英雄？岂不是跟那些险诈无情的小人一样了吗？”

雷大叔这几句话，展白听得点头钦佩，众人也无不心服。雷大叔顿了一顿，接住说道：“这事要从长计议，走！我们先回‘豹突山庄’再说！”

说罢回头就走！

这便是雷大叔豪爽过人的地方，说行便走，决无虚伪客套。

慕容红听说回“豹突山庄”，心花怒放，望着展白嫣然一笑，道：“我们走吧！”

展白觉得雷大叔说得义正词严，无法拒绝，便趁着慕睿红叫他，迈步走去，但随口问道：“婉儿呢？”

慕容红笑道：“她一个人先回家了！”

展白又自长叹了一声。

慕容红关怀地望了展白一眼，以为展白被长髯老人掌震的内伤未愈，关心地问道：“展哥哥，你有什么不对吗？”

“没什么！没什么！……”

展白连忙否认，其实以展白目前的功力说，些微掌伤，略以调息，即已复原，他的心情紊乱是因为婉儿暗恋着他，但这叫他怎样跟着慕容红说呢？

一行人都是武林健者，脚程甚快，中午时分，已赶到苏皖交界的兴隆镇。

展白想起数月之前，在此投店受拒的情形，向众人道：“此镇是‘安乐公子’门下，‘血掌火龙’姚炳焜驻扎，‘血掌火龙’死在‘海外三煞’手中，现在不知道还有人驻守没有？”

茹老镖头惊道：“‘血掌火龙’姚炳焜，‘红砂血形掌’练有十成火候，一柄‘仙人掌’外门兵器，更是打遍苏鲁无敌手，尤其身火药厉害，怎么？也死在‘海外三煞’手中了？”

雷大叔漫不经心地道：“姚炳焜只是火药暗器霸道，其他武功平平，不过却骄傲得紧，此人我早思一会，可惜现在会不到了！”

言下，豪气不减当年！

众人谈谈说说进得镇来，只见街上到处是身披麻袋的叫化子。

这些叫化，均手提打狗棒，行色匆匆，都沿街向着一个方向行去，就是靠着店家门口站着的叫化，也不向店家索讨，遇着路过的叫化，一施眼色，便立即跟随着走去！

众人之中，多半是老江湖，一看到这些叫化的情形，便都瞭然，必是“穷家帮”的人物在此镇有什么集会，因此毫不为然，照旧向镇中走去。

但慕容红乃是豪门千金，平常连大门都未走出一步，见到这样的情形，不由奇道：“怎么这镇上这么多叫化子？”

茹老镖头低声道：“姑娘！不要多管闲事，他们都是‘穷家帮’的人！”

“穷家”还有“帮”？慕容红心中更奇，但她却没有再问，只睁大了充满好奇的眼睛，注视着那些叫化的行止。

这些叫化身上的衣服虽然破破烂烂，但一个个身躯彪壮，健步如飞，脸上更是一脸的剽悍之色，眼睛鼓着，太阳穴饱满，精气神充足，看样子便知道都是身怀高强武功的练家子。

每个叫化的肩上都搭着麻袋，三四条不等，有多达七条的，最少也有两条。手中拿的打狗棒也各不相同，有青竹，有黄竹，还有绿竹。慕容红一个未出过闺门的千金小姐当然不知道，这叫化身上的麻袋及手中的打狗棒有何意义？但雷大叔、茹老镖头、“太白双逸’等人却了然于胸，知道这些麻袋

的多寡及颜色，是代表在“穷家帮”内的身份地位的。
可是，这些情形就是茹老镖头这等老江湖，看了也暗暗纳闷，因为背六条麻袋以上的叫化，都是“穷家帮”长老地位的顶尖高手，尤其手拿青竹杖的那么多，更知“穷家帮”高手聚集在此镇上的实在不少！
再往前走，叫化愈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都在一个十字路口处，转入一条长巷中。展白实在忍不住好奇，低声道：“‘穷家帮，向来受‘端方公子’节制，怎么今天都跑到‘安乐公子’所辖的地面来了？莫非有什么事故发生不成？”
雷大叔点了点头，道：“贤侄所料不差，走！咱们看看去！”
说罢，也随着那些叫化走进长巷中去。
雷大叔豪迈绝伦，茹老镖头、“太白双逸”虽然不愿多事，只有跟着走去，至于展白与慕容红年轻好奇，更是欲观究竟，毫不疑迟地跟了进去。
这条长巷，说长是真长，走了三五十丈进去，仍然深不见底。
众人正往前走，突然叉路里闪出三名叫化，各自一横手中打狗棒，阻住去路。当中一个鹑衣百结、肩背四条麻袋的叫化，领头叫道：“站住！看诸位有钱的爷们，也是江湖上的混混儿，难道看不出前面是穷人集会的地方吗？”
雷大叔仰天打了哈哈，道：“我们正是穷人的朋友，前来观望盛会的！”
这三个叫化一愣，狠狠地打量了雷大叔两眼，脸上阴暗不定，满是疑问神气。
因为雷大叔乱发飞蓬，额下钢须如猬，虽然身上一袭青布袍还算整洁，但外形已跟“穷家帮”的人差不多。
三个叫化上下打量了雷大叔几眼，靠左首一个面白须长的叫化，突然冷笑道：“光棍眼里不揉砂子！朋友要想在穷人面前蒙混，可说是瞎了眼了！第一，你身上不带阶级，第二，你手中不拿信物。就凭三言两语想见祖师爷，那是梦想！”
茹老镖头吃了一惊，忙跨前一步，插口道，“怎么！‘穷家帮’在这里摆香堂吗？”
三个叫化只是一味冷笑，并不答言。
雷大叔气往上冲，道：“老夫雷震远，连你们帮中长老‘风尘三丐’，对老夫都不敢无礼，你们几个晚生后辈，竟如此张狂，实在可恼！”说罢，大步闯了过去！
三个叫化暴叱一声，三根打狗棒一抖，嗡然劲啸，点向雷大叔面前，两根分左右取雷大叔胸前两侧要害！长巷很窄，三名叫化三根狗棒一齐出手，差不多封住了整个巷口，雷大叔赤手空拳，如果不急行后晃，必定伤在三根打狗棒之下！
但雷大叔是何许人也，“七十二路天佛掌”，在数十年前即已名扬江湖，只可惜这三个叫化出道甚晚，雷大叔又隐遁了十数年，未在江湖上走动过，故而报名出来，三个叫化还不知道眼前乱发怪人，就是数十年名震大江南北的“天佛掌”雷震远！
眼见三根打狗棒，犹如狂风骤雨，将要打在雷大叔身上，雷大叔陡叱一声，“退！”
大袖一拂，劲凤狂啸，三名叫化当场被震退五，六步，连手中黄竹杖都几乎脱手飞去！

三名叫化拿杖的右手虎口发热，半边身子发麻，腹内真气流蹿，不由齐声惊呼道：“并肩子！有硬点子要闯关！”

喝声甫落，嗖！嗖！嗖！……一片衣袂破风之声，从四处门内接连蹿出十数名叫化！

这些叫化之中，已经有身披五条麻袋，手拿着竹杖的人物出现。

显见已来了“穷家帮”中的二代高手！

同时，房顶上弓弦连响，众人抬头一看，两边屋顶上已站满了“穷家帮”的帮家，每人手中拿着一只弹弓，怕不有数十名之众，一齐瞄准众人，引弦待发！

众人心中一懔，估不到“穷家帮”早就严阵以待，以雷大叔等人，虽不怕区区弹丸，但在这狭长巷中，手脚施展不开。如果屋顶上的数十只弹弓一齐发射，还真是不好应付！

展白急叫道：“在下展白，想来拜访‘端方公子’，不知诸位能否代为通禀一声！”

谁知上来一名手拿青竹杖、肩背五条麻袋的老年叫化，冷笑道：“早在‘亡魂谷’领教过了！没别的，请各位先委屈一下吧！”

原来这名叫化，参加过“亡魂谷”青竹杖大战“金府双钦卫”

之战，那时，展白与婉儿也适逢其会，而且伤了不少“穷家帮”门下高手，故而认得展白。

他说罢，从麻口上解下几条绳素，往展白等人面前一掷，说道：“尔等束手自缚，咱们穷人决不难为你们，只要见了祖师爷，一句话，便可放诸位。如若不然，哼！哼！”

他在鼻孔里冷哼两声，突然翻服望向两旁屋顶，厉声叱道：

“就请诸位尝一尝‘肉丸子’的味道！”这岂不是以生命相胁？

展白大怒，雷大叔却负手冷笑道：“‘穷家帮’素常以与人无忤，立足江湖，才能帮众遍天下，像尔等这般耀武扬威，布下陷阱要挟武林同道，哼！哼！恐怕‘穷家帮’要冰消瓦解在尔等手中！”

那手拿竹杖的叫化，冷笑一声，道：“死在面前，还惭！现在我数到五，如果五下数完，各位再不自缚，我便要下令千丸齐飞！”

说罢，他举起手，伸直五个手指，先弯下一只子指，口中喝道：“一！”

雷大叔负手而立，展白等人不动声色。

背竹叫化弯下第二个手指，朗声道：“二！”

雷大叔不动如山，展白等人已在暗中运动戒备！“三！”

青竹叫化又弯下第三个手指，“咯啪！咯啪！”一片暴响，屋顶上数十叫化铁胎弹弓都引满了弦。

“四！”

四字出口，屋顶数十弹弓，都弩头向下，瞄准了众人！

雷大叔依然毫不为所动，展白、慕容红、茹老镖头、“太白双逸”，已紧张得手心见汗，禁不住要出于相搏！……

站得较远的那些“穷家帮”众，也都紧张地望定众人！

大战一触即发！

只要那青竹叫化“五”字一出口，一场血战便要立刻展开！

“住手！”

突然一声暴喝，飞快掠来三条人影！

第五三章　叫化大宴

影定人现，原来是三个年届花甲的老叫化。

正是“穷家帮”三大长老，“风尘三丐！”

“疯丐”褚良一看手下帮家，弓上弦，刀出鞘，全神戒备着，厉声叱道：“还不退下！就凭你们这些身手，能挡得住当年名满天下的，天佛掌，雷震远雷大侠吗！”

巷内帮众，连房顶上的弓弩手，一齐唯唯恭身退下。

“疯丐”褚良又向雷大叔道：“属下不认识你，多有冒犯，看在我们三个老叫化的份上，请多原谅！”

雷大叔收去狂傲之态，面容一整，道：“以我们数十年的交情来说，还用得着客气吗？可是，你们‘穷家帮’固然是行遍天下，吃遍天下，怎么会跑到这镇上来摆香堂呢？”

“聋丐”双耳失聪，听不到别人说话，他自己也不会讲话，根本不开口，“酒丐”似是宿酒未醒，也很少说话。仍由“疯丐”答道：“说起来话长，此地不是谈话之所，走，到里边去再详谈！”

雷大叔又笑道：“我们几人，行色仓促，还没有吃午饭，你先想想看，你们‘穷家帮’向来吃伸手饭，所谓‘狗叨来不喂狼’，你们会请我们这一群不速之客吃饭吗？我看还是等我们在酒楼吃罢饭再来拜访吧！”

说罢一拱手，转身就走。

“疯丐”一瞪眼，伸手拉住雷大叔手臂，道：“这是什么话？我们一群要饭的虽穷，还请得起你们几人一顿便饭，走！再要推辞可就不够朋友啦！”

“酒丐”方弼酒气喷人，扬声大笑道:“好个雷疯子！‘狼叨来不喂狗’，你给我们改为‘狗叨来不喂狼’，把我们穷要饭的都骂上了！”

说着从背后解下一个红漆大葫芦来，高举在手中，道:“别看老叫化穷，身上从来不断上好美酒！喏！这葫芦中还有十斤‘贵州茅’，老叫化跟你雷疯子拼三百杯！……”

说着又拔开塞子，在众人面前晃了晃，只觉酒香扑鼻，当真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好酒。但当他在众人面前晃过，又拿在自己鼻端去闻酒味时，站在一边的“聋丐”猛伸手把“酒丐”手臂抓住，连连摆手，又做了个愁眉苦脸、摇摇欲倒的样子，那意思是阻止“酒丐”不要再喝了，再喝会醉倒了。

“酒丐”用手势告诉“聋丐”，不是他要喝，是要请雷大叔喝。

“聋丐”连连点头，立刻放手，又向雷大叔指手划脚，绕脖子、瞪眼睛，比了半天手势。

雷大叔可是一点不懂。由“酒丐”告诉雷大叔，那“聋丐”是说还有“叫化鸡”，来招待众人。

雷大叔哈哈大笑，连连向“聋丐”点头，道：“今天，是吃定你们了！”

众人说说笑笑，又顺着长巷走了十数丈远，才在一个横路拐弯，面前豁然开朗，四野是一望无际的田畴，迎面一所大院落，高门广殿，像是庙宇，却没有神像，又像是家祠，可也没供宗主牌位。

广大院落里坐满了叫化子，见到“风尘三丐”引了客齐起身让路，恭立两旁，状甚尊敬。

走过雨路，进了一间敞轩大厅，大厅地下分两行，坐了十数个年老叫化，大概都是“穷家帮”地位较高的长老了。大厅迎面墙壁上悬挂着一幅长约一

丈余长的画像，像中一个年老乞丐，鹑衣百结，鸠面长眉，满头乱发如猬，危然趺坐，但气派却颇为不凡。

书上题着字，上款写“开派鼻租中州神丐党朝宗”，下款是“穷家帮第二代弟子丹青妙手齐百石敬绘”。

果然不愧“丹青妙手”，这丈余有的画像，栩栩如生。

画像之前摆有香案，朝花供果，香烟镣绕，气氛甚是庄严！

在香案两旁地下坐着的，霍然是风流不羁的“安乐公子”与倜傥不群的“端方公子’！

看样子这武林两大公子，竟是坐的首位。

展白微微一愕！

但等到展白眼光触到“端方公子”下首，坐的是一个锦衣少女，正以脉脉含情的眼波望着他时，他不由更愕了！

不过，展白高出一般人的地方，就是他瞬即想到，看那“端方公子”与婉儿相当匹配，如果他二人能互托终身，自己倒可减少许多情孽纠缠，因此那点酸意也就消失了……

“端方公子”也是一愕！

他估不到展白会在此地现身！

倒是“安乐公子”比较爽朗，因为他胸怀大志，时有广揽天下群雄、称霸武林的野心，在他眼中，展白是一个超众的人才，早有拉拢之意，因此，一见展白立刻站起来，赶上前与展白握手，非常热情地道：“想不到会是展兄！幸会！”

婉儿也站起来，向雷大叔施礼。然后与姐姐相见。

雷大叔似也颇感意外，想不到“穷家帮”为主之人，竟是两个富家子弟？又想不到婉儿会先来这个地方。于是，向婉儿诧异地问道：“婉儿！你怎么会在这里？”

婉儿笑道：“侄女是被拉来做客的！”

说着，向展白斜瞟了一眼。展白再笨，此时也明白，婉儿是暗示给他：“她并不是与‘端方公子’一起。……”

“风尘三丐”立刻为众人一一引见，此时，雷大叔才想起来：数年之前，江湖传言，“穷家帮”上代掌门“青竹叟”，不知因何故，将门徒遍天下的“穷家帮”掌门职位传给了“端方公子”！

看眼前情形，这传言竟是真的了！

雷大叔想到此处，不由多打量了“端方公子”几眼。

谁知“端方公子”坐在首位，心神不属，双眼左顾右盼，身躯不时移动一下，似是席不安位的样子。

虽然生得俊美非凡，但显然不是领袖群伦的气派！

雷大叔暗叹：“青竹叟，所传非人！……”

“端方公子”突然一皱眉，道：“我们请的人，怎么还没有到齐？”

“风尘三丐”及众年老叫化一齐焦形于色，似是也很着急的样子，“疯丐”道：“属下弟子请帖是都送到了，而且也都得到对方回信，为什么届时不到？实在费解！”

“酒丐”此时已没有半点醉态，满脸庄重神情，道：“莫非出了什么意外不成？”

“安乐公子”哦了一声，经常不离手的破书用力一拍，道：“是不是送

信的人走漏风声，叫人家来了个先下手……”

“安乐公子”说到此处，“端方公子”急打眼色，“安乐刻住口不说了。

茹老镖头坐在雷大叔旁边，见此情形，用手暗暗触了雷大叔一下。

雷大叔已然警觉，道：“贵帮既是有事，我们告辞！”

说罢，向茹老镖头、“太白双逸”、展白、慕容红等人道：“咱们走！”

拂袖而起，便欲率众离去！

婉儿也站起来，道：“雷大叔，侄女跟您一块走！……”

“安乐公子”见雷大叔众人告辞要走，忙起身相拦道：“雷大侠！展兄！且请留步，等一下还有要事相商！”

“风尘三丐”也一齐挽留雷大叔，道：“无论如何请雷兄过了夜，明天再走！”

雷大叔的个性，说走就走，任何人都挽留不住，“酒丐”突然一瞪眼，大声道：“吃两只‘叫化鸡’，喝完了老叫化这一葫芦‘茅台酒’再走，总可以了吧！”

雷大叔道：“酒鬼叫化的盛情，雷某心领了，改日叨扰！”

说罢，大步向门外走去。

“疯丐”飞身掠在雷大叔面前，半真半假地质目叱道：“雷疯子！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三个老叫化？”

雷大叔昂然道：“单冲着你们三个老叫化，雷震远两肋插刀，若是皱一下眉，便不算好汉，可是！哼！”

雷大叔说至此处，从鼻孔重重哼了一声，道：“若叫雷某坐冷板凳，看后生小子的脸色，只为了吃你们三个老叫化两杯酒，雷某可没有那么大容量！”

此言一出，“风尘三丐”面露难色，百忙中偷瞟了一眼稳坐头把交椅，纹丝不动的“端方公子”，心知是“端方公子”的得雷大叔不悦。可是，“端方公子”乃是他们的掌门人，“风尘三丐”在帮中辈份虽高，却也不敢指责掌门人的不对，因此，一时愕住！……

“端方公子”高踞首座，始终未动。此时，突然发话道：“来者自来，去者自去！中原武林侠义道高手如云，多几个不多，少几个不少；大家何必勉强人家！”

雷大叔蓦然一转身子，冷笑道：“请问阁下，不知何人可以代表中原武林侠义道？”

始终不曾开口的“太白双逸”也冷冷地道：“看起来咱们倒要留下啦，见识见识中原武林侠义道都是些何许人物？也让咱们开开眼！”

因“端方公子”暗恋婉儿非只一日，但每次借机会与婉儿到了一起，都是被展白拆开。这次，恰巧在他事业顶峰的时候，邂逅婉儿，百般拉拢把婉儿请了来，让心上人看了自己的威风，再借机会向婉儿求婚，“英雄事业，美人眷属”，想不到摆香堂的正日子，武林帖约请的中原群雄未到，却先来了雷大叔与展白等人。

而且，婉儿一见展白，那灵活的眼光，马上又从他身上转移到展白身上去了。正在兴头上，这一盆冷水，一罐酸醋，可以说是泼了满头满身！

“安乐公子”到底比“端方公子”较富心机，见双方将要说僵，深恐结盟未结成，反而多树强敌，立刻上前两步，道：“诸位先不要做无谓的义气之争，实在这次兄弟与‘端方公子’约会天下群雄，关系非常重大，也可说

是中原武林人士能否仍在中原立足，完全在此一举！”

“安乐公子”既做了和事佬，又自抬高了身份，见众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说话，从心底泛起一丝得意，但仍不动声说道：“‘南海门：此次大举侵犯中原，诛除异己，已使中原武林成为尸山血海，这个想必诸位已有个耳闻，甚至都已有亲朋好友被杀了！我们‘武林四公子’联名约请‘七大门派’及中原武林各地高手，主要的是要驱逐‘南海门’，一来为死难的武林人士报仇，二来是重振中原武林声威……”

“安乐公子”说至此处，“端方公子”突然干咳了一声，打断“安乐公子”的话头，插嘴道：“本公子以‘穷家帮’掌门人地位，主持此事！”

这话狂傲已极，而且自吹自擂，显得无知而幼稚。

“安乐公子”面色倏地一变！……

就连“风尘三丐”，乃自“穷家帮”的长老，听到“端方公子”如此说话；也均自面色一怔！……

“安乐公子”勉强堆下笑脸，道：“不错！目前的确是‘端方公子’主持此事，筹划中原武林各派高手到齐之后，当然还有一番重新调整……”

这话无异是把“端方公子”的话打了折扣！

“端方公子”佛然不悦，掉头对“安乐公子”道：“怎么？云铮兄！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安乐公子”一笑，道：“我们说的只是目前，假如中原武林各派人手到齐，内中有声望地位仍比司空兄高的，当然应该另做别论！”

雷大叔从这武林两大公子的对话中，已然听出了端倪，见他们事情仍没有眉目，却已经有了权力之争，不由哈哈大笑道：“这样说来，这的确是难得一见的一次盛会，雷某人乖逢盛会，倒是真要观望一番了！茹兄，太白二昆仲，意下如何？”

茹老镖头、“太白双逸”同声道：“盛会难逢，当然要开开眼界！”

雷大叔又转头对展白、慕容红及婉儿道：“展贤侄，两位贤侄女，你们的意见怎么样？”

展白、慕容红、婉儿三人，在雷大叔面前，乃是晚辈，无异议地通过。

雷大叔又哈哈一笑，向“风尘三丐”道,“只要贵帮不下逐客令就好了！”

“风尘三丐”正为自己帮中年轻的掌门人失常的举措、狂妄的言辞而感到尴尬万分，今见雷大叔如此一说，立刻借机转变话题道：“闲话少说！今天我们三个老叫化，请你雷疯子吃一顿‘叫化大菜’！”

说着吩咐属下准备。

茹老镖头在一旁，也哈哈笑道：“老朽走南闯北一辈子，川菜、粤菜都吃过了，可就是没吃过‘叫化大菜’！这次不但开眼，而且也要大快朵颐了！”

“太白双逸”之中的二逸“死活人”，死人眼一翻，道：“茹老头！你别是馋疯了吧？人家请的是‘天佛掌’雷大侠，可没有说请你！”

“疯丐”褚良道：“你是‘死活人’？还是‘活死人’？老叫化对你们贤昆仲，始终分不清楚！好了！别再鸡蛋里找骨头了！请，当然是都请！岂能真拿你们二位当‘死人’看待！”

这一说，大家都笑了。

“穷家帮”门徒众多，人多好办事，就在众人说笑之间，帮众川流不息，摆桌椅，端饭菜，刹时之间，十数桌“叫化大菜”已经摆好！

这是摆在敞厅之内的，至于摆在广大院落的还有多就算不清了。谁说叫

化穷？光是这席面，就是钟鸣鼎食的豪富之家，也不过如此了。 雷大叔、茹老镖头及“ 太白双逸 ”等人，都是老江湖，奇闻异事，见得太多了，还不怎么为怪。展白江湖行道甚浅，慕容红、婉儿虽是武林世家的儿女，但是“ 摘星手 ”慕容涵治家颇严，平常把女儿关在深闺内院，大门轻易不让离开一步，如今见这穷叫化能摆出如此席面，就是以豪门自许的家中，也很少见过，不由均睁大了眼睛，看看这个，望望那个，处处感到新奇！

原来“ 风尘三丐 ”口中的这“ 叫化大菜 ”的确与众不同！

每桌八碟八碗，无非是鸡，鸭，鱼，肉，这还不算出奇，最奇的是中间一个擦得铮亮的铜盘，盘中放着一个泥坨坨，不知是何事物？而且，那黄泥巴一大堆，更不知如何吃法？

就在这摆设席面的当儿，又有几拨武林人士到会。

首先到会的是“ 祥麟公子 ”及有着“ 江南第一美人 ”之称的金彩凤，率领属下高手十数人，其中“ 金府双铁卫 ”“ 铁翼飞鹏 ”巴天赫，背上铁翼隐然，“ 铁翼神衣 ”虽然仍在，但左臂虚垂，显然那条左臂已经废了！

“ 铁背驼龙 ”公孙楚，面色苍白，有名的铁背上纱布未除，显然背上剑伤未愈！

第二拨人马是“ 凌风公子 ”慕容承业，属下也带有五六名高手，其中长发披肩的老者，正是那“ 凌风公子 ”称做“ 赫连三叔 ”、在金府以“ 弹指神通 ”伤了“ 酒丐 ”方弼一指的“ 漠外神君 ”赫连英！

“ 天涯狂生 ”赵九州，也赫然同来，看他双目神光四射，面色红润，显然“ 海外三煞 ”之中白发婆婆的“ 搜魂指 ”，并制命！

第三拨来的是经常穿着男装的樊素鸾，随行的只有莽牛山“ 金氏二义 ”，至于她的三位兄长“ 樊氏三剑 ”却未与之同来。

此外，陆续来的尚有“ 法华南宗 ”弟子“ 五音能手 ”萧铜、“ 七步追魂 ”班桂。少林俗家弟子“ 神拳打井 ”步云飞，及少林寺罗汉堂首座“ 虎目尊者 ”、“ 武当三道 ”、“ 崆峒四丑 ”、“ 点苍双剑 ”以及“ 昆仑派 ”的“ 天山一鹤 ”钟明！

除了“ 峨眉派 ”未见来人参加之外，“ 七大门派 ”均有高手与会！

高手云集，显见这一会实力不小！

酒过三巡，众人都已有了七分醉意，这些江湖豪客，吃了酒便互相自吹自捧，“ 如当年过五关斩六将 ”大话满天飞，提起“ 南海门 ”为祸中原，更是个个磨拳擦掌，伸胳膊挽袖子，大有立即找“ 南海门 ’一拼高下的意思！

这其中，只有展白心智比较清醒，因为他很少喝酒，“ 南海门 ”的武功，也数他知道最清楚，心想，“ ‘ 摩云神手 ’向冲天，‘ 血掌火龙 ’姚炳焜，以及‘ 毒剑灵蛇 ’俞化南，那等武功高手，都死在‘ 南海门 ’手下，以眼前这些人，除了极少数勉可自保外，其余要想跟‘ 南海门 ’一见高下，无非是以卵击石，白白送死…… ”

慕容红、婉儿，更是不吃酒，只注意黄铜盘内部一堆黄泥，不知怎么吃法？

自己又不敢先动手，直等到看见别的桌上的人，把黄泥敲开，里边露出肉香四溢的白鸡肉来，才知道黄泥巴里边糊的是一只整鸡！

二人也照着别人的样子，把黄泥敲开，以筷子夹了一点尝在嘴里，又香又软，竟是以前从未吃过的美味。婉儿究竟真少女，不由脱口叫道：“ 哎呀！姐姐，这鸡肉真好吃极了！不知怎么做的！ ”

“疯丐”笑道：“姑娘，你多吃点吧！这叫‘叫化鸡’，除了我们穷要饭的，就是皇家名厨也做不出来！”

“酒丐”见婉儿直撇嘴，似是不信，一仰脖子又干了面前一怀酒，酒气喷人地对婉儿道：“姑娘，你别小瞧了这只‘叫化鸡’，小要饭的讨个十年八年的饭，如果不拜祖师还学不到，今天，老叫化向姑娘泄个底，告诉你怎么做法，回到家中你也可以烧来吃！”

说着，他挽了挽袖子，做个手势，道：“都说叫化不要本钱，事实上偷鸡也要一把米，你拿着一把米，看见谁家的鸡在门口寻食，回顾无人，你便把米托在手掌心里让鸡来吃，可千万说好了，不能把米撒在地下，把米撒在地下的都是笨贼，所谓‘偷鸡不着蚀把米’，就是指那些笨贼说的！……”

众人哄起一阵笑声！

“酒丐”忙道：“别笑！别笑！让老叫化传个女弟子！”

婉儿绷着嘴，强忍住不笑，听他说下去。只见“酒丐”接着道：“等到鸡来吃米，你伸手抓住鸡脖子，把鸡头住鸡翅膀下一塞，保险一声不叫，你挟着鸡就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用黄泥在鸡身上一糊，然后收集木柴林叶生火去烤，差不多顿饭时间，你敲开黄泥，就可以吃到跟这桌上一样美味的‘叫化鸡’了！”

婉儿睁大了眼睛道：“也不褪毛？”“酒丐”道：“不褪毛！”

婉儿眼睛睁得更大了，道：“也不杀？”“酒丐”道：“不杀！”

婉儿道：“不洗？”“酒丐”道：“没有时间！”

婉儿道：“那，鸡肚子里的东西？……”“酒丐”道，“当然是烤在里边了！”

婉儿一撇，叫道：“哎呀！脏死了！”

“酒丐”笑道：“怕脏的就没有资格做叫化子了！……”

这一说，全大厅的人都哄然大笑起来！

“端方公子”忽然站了起来，大声说道：“静！静！请大家静一下！”

大家立刻收住笑声，一齐望着他。“端方公子”眼睛故意望了望外边！

此时，天色已黑，繁星在屋檐上向众人眨眼！

院子里群叫化的酒席早就散了，众多的叫化，已不知走向何处，只门前有三两个手执青竹杖的叫化，往返游走着，似是警卫人员。大厅里这十数桌酒席，却已由天亮吃到天黑！

“端方公子”视线在门外一转，立刻又拉回目光投在群雄身上，俨然以“盟主”身份发言道：“今天，本公子约请诸位大驾光临，承蒙诸位赏光，大老远的赶来与会，这实在是本人的光荣！也是敝派‘穷家帮’全帮的光荣……”

突听展白冷哼一声，以手指在面前酒杯中一沾，迅即屈指弹出！一道破空的尖啸，在整座大厅内群雄一齐惊呼声中，传出一声闷哼！紧跟着“砰”的一声巨响！……

第五四章　三较绝艺

展白突以“弹水成丸”的手法，将数滴酒向窗外弹去！

现在展白贯通了《锁骨销魂天佛卷》绝学，内力激增，几滴酒以指弹出，竟然破风嗡鸣！

这份功力，的确可使群雄瞠目！

酒丸破窗而出，窗外传来一声闷哼！

大厅内群雄一乱……

“酒丐”、“疯丐”不约而同，双手一按桌面，身形电射而起，半空中一掌震开窗框，两条身影如灰鹤横空，翩然穿出窗外！

窗外传来轰然两声大震！

只震得窗碎壁摇，接着传来“酒丐”、“疯丐”二人的怒叱之声！

“朋友是哪道而来？竟然敢到穷人祖师堂来撒野！”

一阵震天豪笑响起！

笑声一住，听到一种似是从地狱里吹出来的寒风一样阴森的语调说道：“来道而来！中原武林俱已称臣，难道你们这些吃剩菜的孙子们，还敢扎刺吗？”

众人一听，纷纷纵身掠出厅外！

星月光辉之下，院落里与“风尘三丐”对面而立，一字排开，有四个老人！

一个蒙人装束，青袍子，红坎肩，脚登踢死牛般尖大皮鞋，生得凶眉恶眼，手里提着一挂念珠。

一个身高膀阔，神态非常威猛，虬须绕颊，一脸的横肉，秃脑门在星月交辉之下，隐隐放光，身上穿的却是一件缀领的宽大长袍！

挨下去是一个面目黧黑的干枯小老头，人生得矮，而且缩肩驼背，一颗脑袋生得甚小，但双耳却大得出奇，耳轮几乎过顶，穿了一袭灰衣，就像多年陈仓里大老鼠成精，披了一件人衣一般。

这像貌如鼠的老人在脑门正中长了一个大疱，不知是天生如此？还是走路不小心在门框碰的？

最后一名，鹰鼻鸡眼，神色十分阴鸷，脸色灰白，犹如败革，垂手站立一边，不言不动，仿佛一具僵尸！

看这四人的长像，已经是山海不经，丑怪得刺眼，再听所说的话，更是狂傲绝伦！

而且一个个双眼神光暴射，看样子都是内外兼修的武功高手。

“酒丐”与“疯丐”二人闯出窗外时，已领教了对方的掌力，只觉对方掌力大得出奇，各自接了一掌，只觉气翻血涌、身形落地调息了一阵子，仍感五贼生疼，好在仗着大援在后，并未气馁。“疯丐”仰天打了个哈哈，道：“朋友既是专为我们穷人而来，可否报上个万儿来？也让我们穷人长长见识？”

虬须绕颊的高大老者，以极为卑视的眼光瞥了“疯丐”一眼道：“连我们老哥儿四个都不认识，可见你们这些穷要饭的都是井底之蛙！”

“酒丐”接口道，“井底之蛙也罢，海底之蛙也罢，好歹报出个名字来，这般吞吞吐吐莫非是名字见不得人？”

瘦长阴鸷的老者，双目陡睁，两道碧绿的目光暴射如电，嘿嘿阴笑道：

“我老人家的名，不入活人耳朵，听到我老人家的名之时，便是你等丧命之日！”

“疯丐”、“酒丐”同时一哂，道：“夜风大，别闪了舌头……”

瘦长阴鸷老者突然打断了疯、酒二丐的话，从牙缝里崩出来四个字：“葱岭之鹰！”

高大威猛、虬须绕颊的老者，接口道：“阴山之狼！”

面目黧黑的枯干小老头道：“太仓之鼠！”

蒙人装束的老者也接口道：“沙漠之狐！”

“疯丐”仰天大笑道：“大话吹得山响，说了半天，不过是些狐鼠之辈……”“疯丐”话未说完，自称为“太仓之鼠”的干枯小老头双耳一耸，突然厉叱道：“臭要饭的找死！”

“死”字出口，双手一翻，掌背朝外，正反两掌，猛向“疯丐”双颊劈来！

“疯丐”陡喝一声：“来得好！”

一式“叫化四方”，双掌向来势迎去！

“啪！啪！”两声暴响，“疯丐”当场被震退五步！

众人齐吃一惊、以“疯丐”的功力来说，身列“穷家帮”三大长老之一，堪称为武功一流高手，没想到被这个称为“太仓之鼠”的瘦干枯老头，随手一挥，便震退五步！

事实上，这突然现身的四个形貌怪异的老头一报出名字，年轻一辈的还不知道厉害，但老一辈的人物，心中俱自一震！

因为这四个名字，虽在江湖上已有二三十年没听人提过，但在三十年前却是震惊武林的四个邪道高手。

听其话中之意，显然四个魔头已与“南海门”合了伙！

这一来，“南海门”无形中又增加了实力，而且依照四个魔头当年所作所为看来，毒辣阴狠比“南海门”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原武林人士的命运，更是不堪设想！

所以，无不紧蹙双眉，暗暗担忧……

就在群雄心思电转之际，眼睁睁见“太仓之鼠”二掌把“疯丐”震退，不管“疯丐”在一边鼓着眼睛发愣，他上前一步，双掌在胸前一立，跨马蹲裆，向众人扬声叫道：“方才是哪个小子，用绿豆招呼老夫？还不出来受死！”

原来他脑门上那一个大疙，是被展白“以指弹酒”打伤的，他却以为人家是用的绿豆，而且，至今还不知是被谁打的，故而出面喝问。

展白微微一笑，从人群中缓缓走了出来，道：“区区展白，但那不是绿豆，而是隔窗向老前辈敬的一滴水酒！”

“太仓之鼠”听出展白语含调侃，蓦然暴怒，把运至巅峰的掌力，翻手一甩，仍然用“反背掌”，掌背向外，猛向展白迎面劈来！

这种舍掌心不用，而以掌背攻敌，与一般武林名家的掌法大相径庭。但他掌力劈出，锐啸牛鸣，力道竟是大得惊人！

显见他是积怒而发，比刚才震退“疯丐”的一掌，更加了几成力道，想一掌把展白立毙掌下！

展白看出他掌力奇大，不在“海外三煞’之下，但展白有心煞煞对方的锐气，“天佛降魔掌”运了七成功力，轻描淡写迎着对方掌力拍去！

“砰！”

一声暴响，余力四射，尘沙飞扬！

这回却是“太仓之鼠”被震退了五步！

展白犹如玉树临凤，站在那里纹丝未动。

只因他野心勃勃，完全没有往那一方面想，只知吃了展白的亏，便要报复。一掌被展白震退，不由更形激怒，稍为愣了一下，立刻运起更为歹毒的一种武功，名为“魔功”，真力贯注之下，只听他周身骨骼“吧吧”一阵暴响，身形顿然矮下去了半截！

他身量本就不高，这往下一缩，身高已不及三尺，但两条手臂却突然暴长了一尺，这一来，他的手臂也有三尺长了，而且整 条手臂却变成了黑色，身矮三尺，加上他那副尊容，面目黧黑，双耳过顶，这倒不像鼠，而像一个大马猴了！

他马步一挫，特长的手臂半屈半伸，双手似握似拢，因真力运至巅峰的关系，两只小圆眼精光如炬，面目阴森地缓缓向展白欺近，形状骇人已极！

众人莫不吃惊，展白见到这般光景，心中也不由暗暗打鼓，据所知：内家高手，真力贯注均是手脚涨大，却从未见过身形反见缩小的，既不知这干枯小老头运的是什么功？更不知其厉害如何？一边心中暗懔，一边立把“天佛降魔”掌力运至十成，马步扎稳，全神戒备……

广大庭院里一二百人，且均是武林知名之士，此时鸦雀无声，双眼均望定展白与那“太仓之鼠”，瞪目看这石破天惊的一搏！

星月在天，夜静如水，只有微风穿过树梢的轻响。有谁知在这夜静更深的广大庭院里，将有一场恶战要发生呢……

“且住！”

就在这紧张得如弓引满弦之际，突然那高大威猛、虬须绕颊的“阴山之狼”横手拦住了“太仓之鼠”的前进之势，并向“太仓之鼠”做了个眼色，然后面对群雄道：“嘿嘿，我们老哥儿四个‘黑道四凶’，想诸位也许有个耳闻，今夜代表‘南海门’，与诸若是诸位肯赏面子，加盟‘南海门’，那么，咱们是一条线上朋友，万事太平。假如，诸位认为我们老哥儿四个面子不够大，不肯赏光，咱们是另作别谈！诸位之中，谁是龙头？出面答个话儿吧！”

这话表面上说得客气，骨子里却是硬得很，无异是向群雄下了招降书。

此时“端方公子”身为“穷家帮”掌门，又自承是召集此次集会的主持人，虽然看出四人来意不善，而且声势迫人，但事情挤到头顶上，可说不上不算来，只有硬着头皮，排众而出，心里直撞钟，表面上却力持镇静，昂然道：“在下‘端方公子’，‘穷家帮’现任掌门，贵客有什么见教？在下静聆高见！”

“阴山之狼”见出面答话的仅是一个俊秀少年，嗤地一笑，用手轮指群雄，向“端方公子”道：“你能代表所有在场之人吗？”

话中之意，显然有点卑视的味道。

“端方公子”脸一红，迅速回头向群雄瞥了一眼。说老实话，他没有把握能代表得了在场之人，尤其雷大叔与展白等人，适逢其会，并不是接到他“穷家帮”武林帖才来的。

始终站在一边搭拉着眼皮、形如僵尸的“葱岭之鹰”此时突然答了话，只听他阴森森地道：“郎兄！不要小瞧人家娃儿年轻，人家娃儿可是中原武林鼎鼎大名的‘四大公子’之一，说出话来，照样鸡毛可以当作令箭！”

此言一出，“黑道四凶”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端方公子”俊脸羞红得如大红布一般，可就是张口结舌地答不出话来。

“祥麟公子”、“安乐公子”、“凌风公子”见到“端方公子”吃瘪，又见对方把“武林四公子”一齐挖苦上，同时，目前他们四公子是敌忾同仇，不约而同，齐上前跨了两步，“凌风公子道：“四位有什么真章，摆出来也就是了！何必光在嘴皮上逞能？”

“阴山之狼”郎雄，许久才止住了笑声，道：“娃儿！你也是鼎鼎大名的‘武林四公子’之一吧？”

“祥麟公子”、“安乐公子”同时道：“不错，武林四公子现已聚齐，阁下有什么道儿尽管划出来吧！”

“阴山之狼”连连点头道：“好！好！既然鼎鼎大名的‘武林四公子’都在这儿，我们老哥四个也算不虚此行！这么看，我们老哥四人表演一套小玩意，表演完了，只要你们‘武林四公子’照样也能来一手，我们老哥四个便认败服输，拍拍屁般走路，如果做不到，你们‘武林四公子’及门下之人，都在江湖上除名，以后的一切行动都要听我们老哥四个的招呼，怎么样？敢打这个赌吗？”

“安乐公子”比较富于心机，闻言一笑，道：“这样赌法，你们四位不太吃亏了吗？”

“阴山之狼”郎雄，外表粗鲁，却最是狡猾，虽听出“安乐公子”是正话反说，却装傻充愣，一挥手道：“这里边没有谁会吃亏，先看老夫的！”

说着话，顺手一掌，直向二丈开外一棵梧桐树劈去！

只听”嚓”的一声，有如快刀斩菜爪，水桶粗的一棵梧桐树，犹如斧劈一般拦腰两断，“轰”的一声，树头倒落一边！

这“阴山之狼”的“掌刃切木”功夫，的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距离二丈多远，只随手一劈，未见他运功作势，一掌能把一棵水桶粗的梧桐树斩断，而且断处如刀切一般整齐，这份功力，的确骇人听闻！

其实，他是偷了巧，因为他在与“武林因公子”说话时，早把周身功力贯注在掌缘之上，故意表示轻松，是想一举震以偿他初来之愿。

四人之中，以“阴山之狼”最为狡猾，别看他外貌生得威猛，极像是个粗人，事实上却最功于心计，要不，为什么称为“阴山之狼”呢？

他看出“穷家帮”宴请之人，其中不乏武功高手，他们四人虽然自负武功甚高，但要硬打硬拼，以他们四人之力能否胜得了眼前数十武林高手？可说毫无把握，就是稳操胜算，也要费一番手脚，故而在“太仓之鼠”与“疯丐”及少年展白答话动手之间，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想以自己四人在“魔鬼岛”苦练潜修的几门绝招，来压服众人，这样一来，自然是出力小而收效大的办法。

因此他拦住因为暴怒想要与展白拼命的“太仓之鼠”，拿话激出“武林四公子”，把自己在“魔鬼岛”苦练三十年的“掌刃切木”功力施展了出来。

他一掌砍断一棵梧桐树，向“武林四公子”嘿嘿一笑，道：“一手小玩意，难登大雅之堂，算是老夫献丑了！现在该看你们的了！”

说完了，兀自嘿嘿冷笑不止，神态洋洋自得，因为他算准了，眼前四个年轻人，没有这份功力！

“武林四公子”面面相觑，事前无备，想不到“阴山之狼”贸然来了这么一手，他们四人自忖还真是没有这份功力，因此你望我，我望你，一时之

间答不上话来。

“阴山之狼”又是嘿嘿一笑，道：“如果四位客气，再不出手。那么，这第一场就算老夫侥幸赢了，咱们再进行第二场。”

“武林四公子”之中，“安乐公子”富于心计，“祥麟公子”胸有城府，“端方公子”较为阴沉，只有“凌风公子”性格狂傲而脾气暴躁，他见三公子都不开口，他虽然没把握能把一棵大断，但可不甘心就此认栽，于是跨前一步，道：“凌风不才，愿意试试‘以掌切木’的功夫！”

“阴山之狼”哈哈一笑，满面诡谲轻卑之色，道：“请！”

“凌风公子”马步一沉，长长吸了一口气，暗把周身功力贯注在掌缘之上，屈臂收掌，对准了丈许之外另一棵梧桐树，举掌欲劈……

“慢着！”

“天涯狂生”赵九州突然飞身掠入场中，拦住“凌风公子”，面向“阴山之狼”一抱拳，道“阁下以掌切木，功力高强，赵某看着技痒，就由赵某接下这第一场吧！”

说罢，也不等‘阴山之狼’答话，身形就地一旋，“刷”的一声，劈出一掌！

二丈外的一棵梧桐，同样有水桶粗细，应掌而断！

树头落地，“噗”的一响，竟插进地内，稳然未倒！

“天涯狂生”掌力以犀利快捷见长。

看那断处，一样如刀切一般，而且切断面较斜，断处尖长如刀，故能就下落之势插入土中。

显然，“天涯狂生”这一手，要比“阴山之狼”略高一筹！

“阴山之狼”一愣，想不到自己在“魔鬼岛”苦练三十年的“掌刃切木”功夫，会有人轻易办到！

他一愣之后，双目一瞪，问道：“你是何人？”

“区区不才，‘天涯狂生’赵九州！”

因“天涯狂生”虽是江湖成名人物，但出道较晚，在“天涯狂生”以天纵之才，长白山三年师满，出道江湖名满武林时，“阴山之狼”已离开中原，故面“天涯狂生”报出名字之后，“阴山之狼”仰脸想了一会，不记得自己在中原武林曾听到这个名字瞪眼，叱道：“你能代表谁？”

“天涯狂生”以牙还牙，道：“你又能代表谁？”

事实上，“阴山之狼”可也代表不了“南海门”。

“阴山之狼’冲天大怒，双掌一立，道：“我劈了你！”

“天涯狂生”仰天狂笑，道：“赵某不见得怕你！不过，刚才阁下自己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阴山之狼”愣了一下，不错，刚才自己话说得太满，他纵然狡猾，当着这么多人，可不能说了话不算数，不由狠狠地道：“这一场就算你们办到了！符兄！”

说着转头对“太仓之鼠”道：“符兄！你也露一手吧！”

“太仓之鼠”名叫符节，闻言不发声，身形倏然一缩，暴矮了两尺，仍然用的是“缩筋魔功”，只见他特长的双臂一伦，身形就地一个急旋！

他矮小身形就如一只急行旋转的陀螺一般，只见罡风打卷，掀石飞砂，好像平地起了龙卷风，扬起的砂尘直升有二三十丈之高，吼吼雷鸣！

待那罡风卷起的尘沙，所形成的一个黑色气柱消失，尘沙落尽时，地下

已现出了一个像水井似的深洞！

而那“太仓之鼠”已然不见！”

众人一见，目瞪口呆，这是哪门子功夫！

原来他利用身形急旋之势，以双臂之力，硬把坚硬的地面，旋下去了丈余之深！

而且，他这种功夫，也可以说是武林一绝！

据老一辈的人士传言，“太仓之鼠”恶事作尽，一生之中，只做过一件好事。

那是三十余年前的事了，奸相和坤，为历代最大官，在任时所搜括的财富，到案发灭门抄家时，家财总额已达四百亿万，比国库的数字还要大，全国四亿人口，不分大人小孩，如果把奸相的财产平分的话，每人可得白银一百两！

此外，珍宝古玩还不算在内，那时候两河灾荒，数百万灾民已到了争食人肉的惨况，而奸相和坤的“太仓之米”却屯积得满谷满仓，任那白米虫蛀鼠咬，腐烂发霉，也不肯拿出来发放饥民！

“太仓之鼠”不知怎的忽发善心，就施展“就地打洞”的功夫，潜进太仓，神不知鬼不觉，数月之间，竟把千万斤的太仓之米盗运了净光，完全救济了两河灾民！

这是“太仓之鼠”有生以来所做的唯一的一件好事！

就因为此，他“太仓之鼠”的绰号，响彻了大江南北！

当然，自从他潜踪“魔鬼岛”，三十年的埋头苦练，他这“就地打洞”的功力越发高明了！

“太仓之鼠”从洞内窜了上来，见众人惊愕之色，不由洋洋得意地道：“小兄弟，看你们的了！”

这次不但“武林四公子”瞪目结舌，无言以对，那所有之人莫不一愣！

“掌刃切木”的功夫，虽然难能，但内家掌力到了一定火候的武功高手，还可勉强一试。但凭双掌旋转之力，能把坚硬地面挖下一个丈许深的深坑，可说是无人能够做到！

“太仓之鼠”两只精光四射的老鼠眼四下一顾，见群雄个个面有难色，非常得意地一笑，道：“诸位如果没人出手，这第二场就算承让了，穆尔克阿岗，看你的了！”

“穆尔克”是那蒙古人的名字，“阿岗”是蒙语“兄”的尊称，那蒙古装束的老者，也就是大漠商旅名闻丧胆的“沙漠之鹰”，只见他一抖手中大串念珠，上前跨了一步……

“太白双逸”忽然掠上前来，由大逸“活死人”道：“慢着！我弟兄不才，愿试这‘打地洞’的绝活！”

说着，也不等“太仓之鼠”等人答话，与“死活人”背贴背而立，弟兄二人同时把双掌举至肩齐，立掌如铲，由大逸“活死人”叫了一声：“起！”

只见二人同时腾起身形，半空中四脚相抵，两个人的身躯在半空中已成了一个“一”字，就在众人眨眼之间，兄弟二人双脚互蹬，各借对方脚蹬之力，头下脚上，如电射一般，就如会水的人一个“埋头入水式”，斜刺里直向地面钻下去！

“嗤！嗤！”

两声破土之声，二人身形竟硬钻进坚硬地面，众人眼见地面上隆起两道

土岗子，而且一路拥起来，犹如地下钻了两个大地鼠一般，在两丈方圆绕了一个圈子，倏然合围，二人一碰头，又从地里边冒了出来！

这算哪门子武功？真是不可恩议！

但二人从地内钻出，面不红，气不喘，身上滴土未沾，众人不由哄然叫好！

第五五章　“黑道四凶”逞强梁

“太仓之鼠”不由一愣，道：“你二人这算哪门子武功？”

“活死人”死人眼一翻，道：“尊驾是‘老鼠打洞’，我兄弟是‘老鼠钻洞’，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如果尊驾不服气，可照我们兄弟的样子重来一个！”

一时之间，“太仓之鼠”没有答上话来。

蒙人装束的“沙漠之狐”突然厉声道：“用不到狡赖！再看老夫的！”

说罢，双指一捻，“岗”的一声，把手中一串念珠当中捏断，顺手往上一坚，那当中穿一很黄色绒绳，一百单八颗念珠，在“沙漠之狐”手中，竟然如一根棍棒一般立了起来！

本来内家功力练到火候的武林高手，内力贯注之下，把一根绳子立在掌心，并不算太困难。但这“沙漠之狐”立在掌心的却是一百零八颗滚圆的念珠，其中仅是穿一根非常细软的黄绒绳。毫无着力之处，而且念珠乃是产自漠外的胡桃木所制，坚逾精钢，圆滑无比，多达一百零八颗，能够笔直地立起来，那要比单是在手中立直一根绳子要困难多了。

因此“沙漠之狐”这一手，表面上看起来毫不惊人，但事实上可比“阴山之狼”、“太仓之鼠”刚才所表露的那两手要高明多了！

谁知这还不算完，“沙漠之狐”把一串佛珠笔直地立于掌心，迈步绕了一个圈子，把立于掌心的佛珠给群雄看了一遍，道：“看准了！”

喝罢，只见他鼓腹纳气，青袍子、红坎肩一齐膨膨起来，嘴中暴喝一声：“起！”

一百零八颗珠，竟如一串流星一般，在他喝声中挨个飞起，挂着“丝丝”破风之声，直射向寥寥星空！

众人目瞪口呆，像这种手掌不动，完全凭内力把立于掌中的一百零八颗佛珠一一震飞，的确是前所未见！

就在众人震惊之中，沙漠之狐手中一百零八颗念珠，一齐飞向半空，只剩一根绒绳，仍在他掌中笔直地竖立着！

接着“刷！刷！刷！……”一连串微响，说也奇怪，那飞向半空的念珠，又一一落下，一个不少，仍然穿进那竖立着的绒绳之中！

这哪里是练武功，分明近似邪法了！

众人情不自已，哄然喝起好来！

“沙漠之狐”似是非常得意，欢啸了两声，再次运气，青袍子从坎肩处又鼓了起来，竖立在掌中的一串念珠，再次升起！

就这样一起一落，接连来了三次，喝彩惊呼的人群中，突然传出一声极为轻卑的嗤笑！

这笑声显然是嗤之以鼻，声音不大，且是在乱嚷之中，竟然听得非常清楚！

“沙漠之狐”正在兴头上，突然听到这一声极轻卑的嗤笑，倏然收住手上的念珠，怒喝道，“是谁讥笑老夫？何不现身出来！”

应声走出一个俊美少年，只见他面含微笑，步态安详，虽然年纪轻轻，却隐然有一代宗师的风度！

众人一看，正是展白！

“沙漠之狐”先已见识过展白震退“太仓之鼠”的一掌，现在见展白走

向前来，心中一紧，立刻单掌上提，护住胸前，蓄势以待！

展白却极为轻松地一笑，道：“请问阁下手中这一串念珠，共是多少颗？”

“沙漠之狐”微微一愣，自己紧张了半天，估不到展白会问出这不相干的问题。但嘴中仍答道：“老拙这串念珠共是一百零八颗，小兄弟有何见教？”

展白道：“恐怕不对吧？”

“沙漠之狐”一愣，道：“有什么不对？老拙这串念珠随身携带了五十余年，难道多少颗还数不清楚！”

展白仍然面含微笑，不紧不慢地道：“以在下眼光看来，阁下这串念珠恐怕不够一百零八颗！”

“沙漠之狐”被展白一言提醒，再留神一看，手中念珠果然少了十数颗！

“沙漠之狐”心中一惊，想不到自己真力贯注之下，念珠会被人家取走，而自己竟茫然不觉！

眼前之人，都是大行家，见到此种情形，不由齐都一噱！

“沙漠之狐”先是一窘，继之大怒，暴叱一声，抖手甩出一颗念珠，直向展白面门打来！

念珠飞旋而至，中空兜风，发出一声震耳的尖啸！

展白单掌一撩，想把打来念珠震飞！

没想到飞奔而至的念珠遇到强劲的掌风一阻，在半空停了停，倏然一阵急旋，不但没有被震落一边，反而加速度地向展白 面门袭来！

这真是不出意料的事，“沙漠之狐”发出的这颗念珠破展白神鬼皆惊的内家掌力？

幸亏展白“千幻飘香步”、“无色无相身”已练到意与神会的地步，一掌未能把急袭而来的念珠震飞，身上反应立生，倏然一个急旋，啸声震耳的念珠擦面而过！

展白暗道一声：“好险！……”

“沙漠之狐”更没想到距离如此之近，又是在展白不明底细的情况下，仍能躲过自己专破内家真力的“追命神珠”！心中不由一惊！

但也不由更怒，叱道：“小兄弟，真有你的！竟能躲过老拙的‘追命神珠’！再来三颗尝尝！”

喝罢，抖手又打出三颗念珠，三声锐啸，震耳嗡鸣，成“三星在户”之势，一字形向展白胸前飞来！

展白第一次不知道这蒙古老人的念珠厉害，举掌去对，险些吃了大亏。这次知道了念珠可破内家真力，不再出掌，实施“无色无相身”法，虽然“沙漠之狐”这次三颗念珠一齐出手，每颗念珠之间间隔三尺，三颗念珠广罩一丈范围，反而让展白轻易躲过！

突听一声娇叱道：“好个不要脸的蒙古鞑子！展哥哥不还手，你便打起来没完了。现在让你自己也尝‘追命神珠’的味道！”

接着，两声震耳尖啸，反向“沙漠之狐”射至！

“沙漠之狐”大惊失色，顾不得再去打展白，自己又知道“追命神珠”的厉害，赶紧用了一个“就地十八滚”的招式，直滚出一丈开外，才挺身站起，虽然躲过了两颗“追命神珠”，但已经闹了个灰头土脸！

众人一起注目，原来是婉儿打出了两颗“追命神珠！”

众人感到奇怪，不知婉儿手中，怎么也会有“追命神珠？”

事实上，婉儿手中的“追命神珠”，是在“沙漠之狐”当众表演“神珠

归位”手法时，婉儿突发奇想，以“搜魂指”神功的“吸”字诀，暗地里吸到手中十数颗！

因“沙漠之狐”兴高彩烈，且万也想不到自己玩弄高强手法时，会有人在暗中捣鬼。众人也因为被“沙漠之狐”高强手法所吸引，注意力完全放在“沙漠之狐”手上那串笔直立着的念珠上面，任谁也没有发觉婉儿在一旁做了手脚！

独有展白神目如电，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又见“沙漠之狐”手中少了念珠，仍不自知，还在那里洋洋得意地卖弄，不由得发出声嗤笑！

“沙漠之狐”羞恼成怒，拿“追命神珠”连环打向展白，展白不知“追命神珠”可破内家真力，一时之间无法还手，婉儿耽心展白安危，故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沙漠之狐”的“追命神珠”，去打“沙漠之狐”！

始终默然站在一旁、形如僵尸的“葱岭之鹰”，不由怒从心上起，阴森森地叱道：“丫头，你找死！”

喝声中，一记“枯骨掌”猛向婉儿迎面拍出！

“葱岭之鹰”又名“葱鹰叟”，他这“枯骨掌”厉害非凡，乃是运集“九阳魔火”，苦练了数十寒暑而成的。而且在练这种掌功时，在身前要生上极为旺盛的炉火，把双掌放在火苗下炙烤，一边运集本身“三味真火”与外火相抗，功成之日，双掌可变成焦黑，如果打在人的身上，可使人骨枯焦糊而死，故名“枯骨掌”，端的厉害无比！

“魔鬼岛”恰巧有一座活火山，常年不断向外喷火，这种“地心火”不知又要比普通炉火热度高多少倍，“葱岭之鹰”就在这火山口上，苦练了三十年，所以，他的“枯骨掌”已到了登步，而且双掌已变成白骨，甚至连他本人也像僵尸差不多了！

只见他“枯骨掌”施出来之后，虽在星月光辉之下，仍然泛起一片蒙蒙红光！

婉儿不知厉害，见“葱岭之鹰”一掌向地杀来，双掌一扬，一式“微风拂弱柳”，向来掌迎去！

双掌尚未出实，婉儿突感一阵极热的热风，迎面刮来，全身一颤，立感头烧欲裂，周身骨节里仿佛突然浇了一锅热醋，又酸又烧，奇痛无比！

婉儿暗道一声：“不好！……”

再想回身躲避，已经是力不从心，娇躯向下一软，人已昏了过去！

“葱岭之鹰”桀桀怪笑着，一只白骨嶙嶙的手掌，又加快了速度，向婉儿面门上按了下来！

眼看老魔头辣手摧花，这一掌下去，婉儿娇美如花的一张粉面，就要变成血糊一团……

“住手！”

突然一声暴喝，紧接着一股巨大掌风劲流，向着“葱岭之鹰”

如山涌至！

“葱岭之鹰”心中一愫，猛然错掌，施展“僵尸跳”怪异身法，肩不摇，腿不弯，直挺挺地横跃一丈开外！

展白一掌逼迟“葱岭之鹰”，见婉儿粉面火红，犹如血巽，娇躯摇摇欲倒，他不顾一切腾身探臂扶住了婉儿！

展白的手方一扶到婉儿的身上，就如触到一个红火炭一般，热得烫手，

不由大吃一惊，也顾不得婉儿在名份上如今已是他的小姨，立刻伸手连拍婉儿前心后心七大重穴，以保住婉儿的心脉，不致被魔火烧断……

雷大叔、慕容红、“凌风公子”、“端方公子”以及随“凌风公子”前来的长发披肩的老者“漠外神君”赫连英，都是最关心婉儿的人，一见婉儿负伤颇重，一齐赶过来！

雷大叔一见婉儿伤得不轻，立刻暴怒，“天佛掌”一记绝学。

挟破空掌风，猛向“葱岭之鹰”砍去！

“葱岭之鹰”嘿嘿冷笑，“枯骨掌”运至十成，向雷大叔掌势迎来！

掌风未到，雷大叔先感热风扑面，心中一惊，知道对方掌风毒辣，不敢让掌风接实，身形电闪，飘出五尺！

“凌风公子”及慕容红双双扑上，亦为“沙漠之狐”奇热掌风逼退！

“端方公子”运出家传绝学“混元指”功，屈指猛点“葱岭之鹰”三阳大穴！

“葱岭之鹰”怪笑连连，“枯骨掌”施展开了，热流激荡，无人敢攖其锋！

“阴山之狼”见多人围攻“葱岭之鹰”大吼一声，以他“掌刃切木”的功夫，立掌如刀向“端方公子”肩上砍来！

这“阴山之狼”心计过人，他见“端方公子”自称是“穷家帮”掌门，便立了“擒贼先擒王”的打算，想先把“端方公子”拿下，不难使“穷家帮”就范！

但他一攻向“端方公子”，“穷家帮”的“风尘三丐”为首的丐帮长老，一齐出手向他攻来！

“太仓之鼠”、“沙漠之狐”先后出手，这边群雄也纷纷加入战团、刹时之间，混战成一片！

展白一手扶住婉儿的纤腰，一手按住婉儿前心“乳中穴”，运集《锁骨锁魂天佛卷》绝学中疗伤大法，使真力不断从掌源源输入婉儿体内，以为婉儿逼出深入内脏的热毒！

所以，对眼前的一场混战，他也无心一顾，只全神贯注在婉儿身上！

展白起初只是心急婉儿受伤，没有任何考虑抢上前来，一手抱住摇摇欲倒的婉儿，拍了婉儿身前身后七大重穴，然后一掌按住婉儿前心“乳中”穴上，以自己纯厚内力为婉儿躯热疗伤。

他望着婉儿醉人的容颜，想起自己穷途末路，身负三处刀伤，又兼重病倒卧在松林路旁，被婉儿之母“慕容夫人”救回“豹突山庄”，卧病在床的情景。

他又想到：在天边染满了鲜艳晚霞的黄昏，二人在静空之中，互诉家世，娓娓清淡，婉儿的娇憨天真，妙语如珠，青春少女无忧的笑声，给他尝尽人世炎凉的苦闷心灵，带来了多少安慰？……

他也想起，“凌风公子”要把自己丢出室外，她想尽方法为自己缓颊，“豹突山庄”血战之后，她冒着被父亲责骂，引自己脱离险地，以后自己离开济南，她匹马天涯来寻找自己，在“兴隆镇”，自己伤在“血掌火龙”掌下，她奋不顾身相救……一切的一切，笔难胜书，只使他感到“美人恩深深似海”！

“展哥……小侠！”

展白耳边突然响起莺声呖呖，把他从绮思遐想中惊醒，回头一看，原来

是“江南第一美人”金彩凤，不知何时已来在他的身边，正用一双美目紧望着他和昏迷的婉儿。

未等展白答话，金彩凤又道：“婉儿姑娘的伤，不要紧吧？”

展白看出金彩凤眼光中似有一丝妒念，但婉儿伤重，使他不暇别想，只剑眉一皱道：“很严重……”

突然数声惨嗥，把展白的话打断，二人同时愕然惊场中已有数人倒卧血泊之中！

原来“黑道四凶”武功高强，手段毒辣，群雄虽然人多，但仍不是四凶的对手！

“穷家帮”弟子死伤惨重，“武当三道”有二道负伤，“点苍双剑”死去一剑，“法华南宗”、“七步追魂”阵亡，连少林罗汉堂首座“虎目尊者”都受了“葱岭之鹰”的“枯骨掌”！

眼见一干侠义道群雄死伤惨重，而“黑道四凶”犹如四个凶煞恶鬼，怪啸狂笑，招招杀手，展白心中又急又怒！

可是，他此时正以内力为婉儿疗伤，眼见婉儿鬓角鼻尖微微见汗，秀美的脸上痛苦之情已见减小，身上的热度也渐渐退去，假如自己此时放手，可能会落个功败垂成！

但也不能眼看着一干侠义道群雄，引颈就戮，而自己不加援手啊！

同是救人，但救此必失彼！

这使展白大大地为难……

就在展白这犹豫难决之际，看见“太仓之鼠”以“缩筋魔功”接连向雷大叔攻出三大杀招！

就在雷大叔危险万状之间，“葱岭之鹰”一掌又劈翻了两名“穷家帮”弟子，嘿嘿阴笑着，举掌向雷大叔头顶“百会”重穴拍去……

展白一见大急，把婉儿交给金彩凤，急道：“请你照顾她一下，用掌心按住她‘乳中”穴上，输以内力，为她躯出体内热毒……”

此时，雷大叔奋力劈出一掌，逼退“太仓之鼠”，身形接连转换了三个方位，仍然未躲出“葱岭之鹰”那“枯骨掌”一大杀招的威力范围！

“葱岭之鹰”僵尸似的身材，如影随形，跟定了雷大叔，待他那一掌飘忽拍至一个有利的部位，雷太叔已无法躲闪，他“枯骨掌”又加了几成力道，猛然压了下去！

一边口中发出如狼嗥似的桀桀怪笑……

展白赶救不及，贯足了内力，大喝一声：“住手！”

这一声喊，因为是展白全身功力之所聚，竟如平地响起一个焦雷！

只震得万木落叶，数丈之外的大厅，窗摇壁动，众人耳鼓更是如受铲击，嗡！嗡！轰鸣不已！

这一声大喊，有似佛家至高无上的禅功“狮子吼”，不但“葱岭之鹰”住了手，即连所有之人都停了下来！

展白大步走上前来，俊目如电，扫射了一眼惊视着他的众人，然后双脚叉开，巍然如山岳般地挺立当场，朗声说道：“四位自称‘黑道四凶’，果然心狠手辣，无端杀伤多人，如再不适可而止，说不得展白要给四位一点教训！”

展白此言一出，四凶倒有三凶仰天发出一阵狂笑！

显然他们未把展白放进眼内！

“沙漠之狐”是阴笑，“太仓之鼠”是冷笑，“葱岭之鹰”是桀桀怪笑，三种不同的笑声，犹如一个三重奏，但俱都杀气逼人！

只有“阴山之狼”没笑，他一举手止住三凶的笑声，面向展白道：“小兄弟莫不就是一人力战‘海外三煞’的‘无情碧剑’展少侠？”

展白道：“区区不才，正是在下！”

“黑道四凶”同时一愣，在他们甫到中原时，即听“南海门”的人说，中原武林有绝顶高手，身背“无情碧剑”，名叫展白，曾一人力战“海外三煞”！

“黑道四凶”总以为“无情碧剑”展白，一定是隐遁世外的前代高人，但没想到展白会如此年轻！

因此，展白第一次出面，一掌震退“太仓之鼠”，且自报姓名，他们四人都未曾注意到，眼前少年即是“南海门”认为克星的“无情碧剑”！

展白第二次出面，这一声大喝，显示出内力之雄厚，其他三凶尚未发觉，只觉眼前青年人内功不弱，但就凭展白这点子年纪，面向“黑道四凶”卖狂，以“黑这四凶”的武功及身份来说，实在忍不住嗤之以鼻。

可是，“阴山之狼”比较心细，展白两次报出名字，他陡然记起在“南海门”听到的传说，故而拦住三凶发笑，待他证实了眼前少年，果是“无情碧剑”展白时，心中不由微懔！

以他“掌刃切木”的功夫，运集了七成功力，掌刃如刀，“刷”的一声，向展白砍出一掌！

展白微微一哂，“天佛降魔掌”运了六成，轻飘飘一掌向来势迎去！

“砰”的一声暴响，“阴山之狼”当场被震退五步！

展白却稳立如山，纹丝不动，只那青衫下摆，拂拂摆了数下！

“葱岭之鹰”大喝一声，“枯骨掌”运至十成，双掌猛然向展白的胸前推去！

掌风狂啸，一片耀眼的红光！

第五六章 “天佛绝学”扫妖氛

众人齐声惊噫！

掌力如此威猛，世所罕见！

但也更激起了展白的豪兴，暗忖：“看我‘天佛绝学’是否天下无故？”

心中想着，意随功至，也把练自《锁骨销魂天佛卷》绝顶内功运至十成，一招“佛光普照”，硬向无俦的掌风巨流迎去！

“轰隆！”一声惊天的巨震！

众人失声惊呼之中，两股巨大的掌风巨流冲天而起，“呼啦啦！”一片暴响，二丈余外的大厅屋顶上的滴水檐，被掌风余力掀去了一角，破砖碎瓦，满空横飞！

地面上更是卷石飞沙，劲风四射，众人气均为之一窒！

巨力反震，弥天尘沙影中，只见“葱岭之鹰”宽大长袍鼓起如篷，满头乱发飘举，噔！噔！噔！倒退三步，勉强拿桩站稳，犹自摇摇不止，几欲乘风飞去！

展白也倒退了一步，衣飞发扬，上身晃了两晃，俊美的脸上一片艳红！

风定尘收，“葱岭之鹰”努力调息，强压住内腑翻腾的气血，惨笑道：“小兄弟，老夫的‘枯骨掌’味道如何？”

展白初接“葱岭之鹰”掌力时，确实感到一股如火过周身，三百六十根骨节却像浇上了一瓢滚水，但他及时运功阻住，竟然把那一股热流迫出体外，他又暗行运功一遍，只感周身气血畅行无阻，信心大增，见“葱岭之鹰”又向他卖狂，不由一笑，道：“不过尔尔！”

“葱岭之鹰”脸上抹过一缕奇异的色彩，他不相信眼前年轻人硬接了他的“枯骨掌”，会安然无事，他强提一口真气，又怪笑一声，道：“可敢再接老夫一掌试试？”

展白微微一笑，道：“不要说是一掌，十掌、百掌，展白也敢接下！”

“葱岭之鹰”虽有点真力衰竭的感觉，但姜老弥辣，他暗忖展白定也是强弩之末，对敌到了双方萎顿的关头，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刹那，谁便是胜利者。因此，他表面上不露一点败象，功贯双掌，嚎叫一声道：‘好！再接老夫一掌！”

展白一摆手，道：“慢点！”

“葱岭之鹰”双掌举势欲劈，道：“可是怕了吗？”

展白微微一哂，道：“区区在下，平生还不懂得什么叫怕？不过有几句话先要说明。”

“葱岭之鹰”道：“什么话？请讲！”

展白道：“在下与人有约，不问江湖是非，是以不便与阁下动手……”

“太仓之鼠”突然一阵怪笑，插口道：“说来说去，还不是怕了！”

展白瞥了他一眼，负手笑道：“不见得！”

“阴山之狼”冷眼旁观，以为展白可能是被“葱岭之鹰”“枯骨掌”所伤，借口拖延时间，以便运功疗伤，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立刻插口道：“小兄弟不要推三阻四，我们老哥四个刚刚回还未踏入江湖一步，小兄弟有什么绝艺，尽管施为，就算你没有过问江湖是非好了！”

展白剑眉轩动，星目如电，扫了四凶一眼，道：“此话能代表你们四位的意见吗？”

“沙漠之狐”道：“有何不可！”

展白突然仰天长啸了一声，有如鹤唳青空，余音扶摇直上，腾入云霄！

四凶齐皆一愕，不知展白因何突然长啸？

展白一声长啸，却仿佛吐尽了胸中的闷气，豪气干云地道：“好了，你们四位一齐上吧！”

四凶又是一愕！

“阴山之狼”似是没有听懂展白的话中之意，疑问道：“小兄弟，刚才怎么说？”

展白道：“在下一人，要会会你们‘黑道四凶’！”

那“葱岭之鹰”已然暴怒，大喝一声，“枯骨掌”运至巅峰，猛然向展白拍去。

红光耀眼，狂啸盈耳！

展白喝了声：“来得好！”

同时，掌演“天佛绝学”，招出“挥清妖气”，“轰”然巨震声中，一掌把“葱岭之鹰”又震退五步！

“葱岭之鹰”被震得五内生慌，此时，他才知展白内力不但丝毫未损，而且比刚才一掌力道更大，心中暗懔：“这年轻人果然不简单……”

但展白一掌震退“葱岭之鹰”，身形电旋，倏然又施出一招“风震雷鸣”，掌震“阴山之狼”天灵要害！

“阴山之狼”见展白掌势太猛，不敢硬接，甩头斜步，躲过展白一掌，以他“掌刃切木”的绝顶硬功，反臂劈出一掌！

掌缘如刀，破风向展白左臂切到！

展白单脚一点地面，身形倏然腾起八尺，半空中“佛祖降座”，双掌又猛向“太仓之鼠”打去！

“太仓之鼠”身形一缩，暴矮三尺，两条长臂如两条灵蛇般，向展白左右耳门拿来！

展白“狮子大摇头”，摆头蹬腿，在半空中划了个巧妙的圆弧，先升高，后降低，就倏然疾落之势，飞起一腿，直踢“沙漠之狐”后腰！

“沙漠之狐”翻身屈肘，以手中大串念珠，猛敲展白腿弯“环跳！”

展白震臂收腿，飘然落地，就这倏忽之间，他已向“黑道四凶”各攻出了一招。

这四招一气呵成，连攻四大高手，而且是抢尽了先机！

招式干净利落，无论手、眼、身、法、步处处恰到好处，招招攻敌要害！

“黑道四凶”四个狂傲不可一世的魔头，三十年前即名满武林，又潜身海外苦练三十寒暑，二次下中原，本想一鸣惊人，谁知第一次在中原露面，便被展白以一敌四，打了个手忙脚乱！

四凶同时暴怒，各自怒啸厉吼着，猛向展白攻来！

展白此时豪气冲满胸臆，他连攻四凶就是为了引诱四凶一齐出手，今见四凶同时攻来，他立展“天佛绝学”与四凶战在一起！

展白力战“黑道四凶”四个绝顶高手，快攻，快打，晃眼之间，已然互战了三十余个回合！

五人愈打愈快，此时已不能看清五个人的身影，只团罡风，在一块盘结纠缠，烈烈嘶吼！

只能听到五个人出掌吐气开声之声，“哼！嘿！”不绝，掌力击实，“砰

砰！碰碰！”更是不绝于耳！

劲流激湍，余力四射，数丈方圆以内，已然使人无法立足！

四周围观的群雄，纷纷移动脚步后退，渐渐都退至墙边、屋檐下去了，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惊视着这一场惊天动地的狠斗！

晃眼之间，又是七十余回合过去了，双方已激战了将近百回合！

关心展白安危的人不用说，一颗心都吊在嗓子眼上来了，生怕展白落败！

“嘭！嘭！”数声气爆巨响，犹如一串闷雷打在众人眼前！

砂石四溅，尘灰飞扬之中，只见缠战在一团的人影，倏然分散开来！

“黑道四凶”分站东、南、西、北四方。

展白稳站当中，静如山岳！

四个黑道顶尖高手，虽是一脸凶恶之态，但情形非常狼狈，一个个汗透衣襟，气息粗重，显见得方才与展白全力搏斗了将近二百个回合，内功真力已有损耗过巨的现象！

四周观战的群雄，屏息以观，眼前虽是静止了下来，但每一个人均知道，跟着来的将是凶恶的搏斗！

双方都在养精蓄锐，运集所有功力，并索解对方破绽，准备继起发难，作致命的一击！

冷月西沉，银河星稀，眼看夜色将要残去。但紧张的场合，绣针落地可闻，没有谁会注意到天色将亮！

“葱岭之鹰”首先发难，暴喝声中，两只白骨嶙嶙的“枯骨掌”，红光暴涌，掌风狂啸，齐向展白当头砍下！

“太仓之鼠”如响斯应，两条特长的手臂，犹如两条怪蟒，向底下一抄，向展白双足踝部抓去！

“阴山之狼”立掌如刀，以“掌刃切木”功夫，一掌平插展白左臂，一掌横削展白胸腹要害！

“沙漠之狐”手中大串念珠，巧妙地挽了一个珠花，猛砸展白后心“凤尾”、“神堂”、“巨骨”三大重穴！

四个黑道顶尖高手，同时出手，蓄势而发，三股巨大掌风合流，吼吼山响，一串念珠如潜在暗处的毒蛇，毫无声息地偷袭敌方上、中、下三路，前、后、左、右四方，展白已是腹背受敌，而且四大高手积怒而发，展白惊险万状。

四周围观之人，不少人失声惊呼！

突见展白清啸一声，“天佛降魔掌”招演“佛光普照”，只见掌影如山，分袭前后左右四方之敌，身法之快、招式之妙以及威力之强，均是众人前所未见！

就这一招，立把“黑道四凶”又同时逼退！

“黑道四凶”又开始围在展白四周，恶狠狠地瞪着，一边调息全力一招所损耗过巨的真力，一边苦思展白的招式破绽，蓄势而扑！

说实在的，展白独战“黑道四凶”，比独战“海外三煞”并不省劲，“海外三煞”之中除了长髯老人武功特高之外，白发婆婆与“佛印法师”功力都略逊一筹，这“黑道四凶”功力都差不多，虽不如长髯老人高，却在白发婆婆与“佛印法师”之上，而且四个人各有独特杀手，配合得天衣无缝，四人合起手来，每一招攻出都是上、中、下三路，左、右、前、后四方，广罩周身要害！

其中尤以“葱岭之鹰”与“太仓之鼠”最难应付，“葱岭之鹰”的“枯骨掌”，每一掌拍来，都如一团烈火烧在身上一般不惧怕，但随时要运起周身功力，迫出强侵入体的热毒；“太仓之鼠”的两条特长的手臂，却非常讨厌，不但招式诡辣，且能招出半途，突然转弯，专向下三路，使展白不得不时时提防他的诡异杀手！

“沙漠之狐”与“阴山之狼”也不简单，“阴山之狼”的“掌刃切木”功夫，火候到家，每一掌砍出，都掀起狂啸破风之声，当真是掌缘似刀，展白每挡其一掌，虽能把他震退，但掌缘触及之处，莫不隐隐发痛。至于“沙漠之狐”那一串大漠特产的胡桃木念珠，更能专破内家真力，掌风封挡不住，展白完全仗着“千幻飘香步”与“无色无相身”的高绝身法，闪躲回避。因此，展白这一战，可说是平生仅遇的第一次硬仗！

展白战来吃力万分，其实“黑道四凶”四个黑道顶尖高手，心中的味道更不好受。

四周观战群雄，虽然不乏老江湖，大场面见多了，但眼前这一战，的确是生平仅见，不但双方的武功路数，均是见所未见，而那内功真力更是大得惊人，每招施出，都是惊天动地，每一掌劈出均可裂石开山！

此时，“黑道四凶”不再瞠目怒视，蓄势而扑，而是由“阴山之狼”叽哩咕噜说了几句蒙古话之后，四凶立刻改变战略，飞快地围着展白绕起圈子来！

展白不懂蒙语，但看四凶情形已经明白，必是另有诡计，当即抱元守一，蓄气凝神，全神戒备起来！

四凶愈转愈快，突然“阴山之狼”一声惨厉长啸，如刀的掌锋，一片刀山似地向展白周身要害猛劈狂砍！

看其来势之凶猛，必系全身功力所聚，展白不敢丝毫大意，以过人的目力，觑准其掌力空隙，运起九成功力，狂推而出！

劲风山涌，“但“阴山之狼”来势虽猛，退势更快，他不再与展白硬拼内力，展白招式未到，他已撤招纵身斜飘八尺开外！

展白微感意外，一掌劈空，但身后疾风狂啸，显然背后有人急袭！

展白“回头望月”，跨步甩脸，借回身之势，又运集了九成功力，向身后猛劈出一掌！

向展白背后偷袭的是“太仓之鼠”，一爪抓空，展白掌力已到，他也和“阴山之狼”一样，不再与展白硬拼内力，就在展白掌锋未到部位时，倏然收身后退，半空中又折了回去！

紧跟着“葱岭之鹰”的“枯骨掌”，一阵炙热狂飙，倏又涌到！

展白身形电转，躲过炙热掌风。同时也向“葱岭之鹰”攻出一招狠的！

“葱岭之鹰”同样不与展白招式击实，一沾即退！

接着“沙漠之狐”又从侧背攻到！……

四凶此退彼进，均是一沾即退，展白虽然忠厚木讷，心地老实，但数招一过，立刻明白“黑道四凶”是想借此消耗自己的内力，等到自己疲乏不支时，四人再齐施杀手！

展白不由微微一笑，心说：“你们这样正是给了我调息的机会……”

谁知展白念头还未转完，“沙漠之狐”倏然逸出圈外，“临去秋波”，回手向展白打出三颗念珠！

同时，三凶拼出全力，左、右、后三方，一齐向展白攻到！

明眼人一看即知，“黑道四凶”用意恶毒，是想以硬拼展白，封挡住展白的腾闪挪移的去路，然后以“沙漠之狐”专破内家真力的念珠来伤展白！

展白心中一惊，飞快地劈出三拳，震退三面强敌。来的反震之力，却使展白身形再无法移动一步，而专破内家真力的三颗念珠，已挂着破空尖啸如飞而至！

三颗念珠，成品字形，一颗直奔展白面门，两颗平射展白前胸！

“沙漠之狐”这种专攻内家真力的念珠，乃漠北苦寒之地特产的胡桃木制成，坚逾精钢，重逾金石，外圆中空，中空的螺旋形圆孔，可以遇到阻力加速旋转而进，是以掌风内力无法阻挡，可以说厉害无比！

就是再强的内功高手，遇到这种霸道暗器，除了躲闪之外，也是束手无策！

展白内力浑厚，虽能把三大黑道高手同时震迟，身形受那三方面的反震之力已无法躲闪,又知那电射而至的念珠掌风内力均无法阻挡,心中一惊……观战群唯纷纷惊呼……

展白遇险，慕容红、金彩凤、婉儿、樊素鸾，更是骇得尖叫起来！

只听“嘶”的一声微响，血光崩现！

展白虽以“无色无相”身法，及时甩头侧身，连躲过两颗念珠，但第三颗念珠却在他的左臂上划了一条血槽！展白感到左臂一凉，念珠穿臂而过！衣破肉飞，鲜血直流下来！

就在展白受伤、微微一愣的瞬间，“阴山之狼”悄无声息地在展白后背打出一掌！

他“掌刃切木”的功夫，掌刃如刀，“康”的一声，击实在展白背上，把展白打得向前踉跄了五六大步！

展白只感眼前发黑，心胸气翻血涌，向前抢了五六大步，身形摇摇欲倒……

“阴山之狼”一阵得意的狂笑，似刀的掌锋第起……

其他三凶也各自狞笑着逼近展白！眼看展白就要命丧四凶之手！

摇摇欲倒的展白，突然瞋目大喝一声，一掌向“沙漠之狐”劈去！

掌风狂啸，一股汹涌的巨流，如山涌出！

“沙漠之狐”一珠奏功，心中一喜，估不到展白受伤之后，仍能发出威力这么大的掌力！

心神稍为一懈，如海洋巨流的掌力已击向胸前，再想躲闪，焉得能够？

“沙漠之狐”只感胸前如受万斤重锤，闷哼一声，仰身翻倒，张口喷出一口鲜血！

“阴山之狼”的一掌还未打到，展白一掌已把“沙漠之狐”震伤吐血，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展白反臂一抓，“大擒拿手”中的绝招“横云断峰”，“嘭”的一声，正好把“阴山之狼”砍到的手腕扣住！

展白独战“黑道四凶”，本无伤人之意，只想使四凶知难而退，也就算了，没想到“人无伤虎心，虎有伤人意”，他一念之慈，反而连受两处重伤！

而且“黑道四凶”心狠手辣，在他受伤之后，仍想把他杀死，因此，展白激怒之下，强忍住伤势，一掌把“沙漠之狐”震飞，反臂一抓，又扣住“阴山之狼”的腕子！

此时，展白已杀红了眼，下手不再留情，扣住“阴山之狼”的手一使劲，“卡嚓”一声，紧跟着一声凄厉的惨嗥，“阴山之狼”的一只右掌，已被展

白齐腕折断！

“阴山之狼”面色惨白，踉跄退后五步！

众人一齐愣了！任谁也想不到展白重伤之下，举手投足，仍能连伤两大黑道高手！

展白以手背擦了擦嘴角的溢血，俊面含威，缓步向“葱岭之鹰”与“太仓之鼠”走去……

“葱岭之鹰”与“太仓之鼠”那么狂的黑道魔头，见到展白这般气势，竟然吓得脸变色、身不由主地倒退了两步！展白冷冷地道：“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回去！”说着，双掌平胸举起……

第五七章　“ 南海龙女 ”露芳情

展白玉面生成，英挺眉宇间一片杀机，功贯双掌，缓向“ 葱岭之鹰 ”及“ 太仓之鼠 ”逼近！

“ 葱岭之鹰 ”、“ 太仓之鼠 ”那么狂的黑道高手，竟被展白的气势所慑，吓得面目变色，双脚不由自主地随着展白逼近的脚步趑趄后退！

展白剑眉一扬，双掌缓缓举起，狠狠地道：“ 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全身而退！ ”

说着举掌欲劈……

忽然——

一阵震天豪笑响起！

豪笑声中，数条人影疾如飞矢而至！

来人身法太快，众人眼前一花，场中已多了五个人！

当先两人，一个是白衣银扇儒生公子，一个是羽衣霓裳貌如天仙似的盛装丽人。随后三人，一个长髯过腹的葛衣老者，一个鸡皮鸠面的白发婆婆，另外一个则是中年矮胖的和尚！

这五人一露面，在场之人心中无不一懔，原来正是“ 南海少君 ”“ 龙神太子 ”、“ 南海龙女 ”龙珠 ”儿，以及“ 海外三煞 ”！

“ 龙神太子 ”“ 南海少君 ”银扇一抖，白衣飘飘，爽朗一笑，向展白道：“ 敢莫是展兄又要在江湖上插一脚了吗？ ”

长髯老人仇如海掀须豪笑道：“ 小哥儿，咱们的赌约是否已成为过去？ ”

武林人物，讲究一言九鼎，尤其以展白的耿直个性来说，自己的诺言更是无法不予遵守。如今被二人拿话一敲，不由俊脸泛红，讷讷地道：“ 本人说出口的话，向来算数。只是这四位事前已声明不是江湖人物，而且其心狠手辣到了令人…… ”

“ 南海龙女 ”美目流盼，瞥了展白一眼，道：“ 看外表展公子像个老实人，没想到当着这么多人会说笑话，他四人不是江湖人物，怎么会武功？分明是出尔反尔，说了话不算数，中原武林的脸，恐怕被你一人丢尽了！…… ”

这一段话，可说是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展白实在忍无可忍，不由嗔目叱道：“ 住口！我要不看你是个女流之辈，我就要…… ”

说到此处，展白突然想到自己一言出口，不问江湖是非，方才与“ 黑道四凶 ”一战，已落了把柄，如今岂能再自己打自己嘴巴，和人家动手？因此话到唇边，又临时收口。

婉儿伤后虚弱，尚未复原，见展哥哥臂上鲜血淋淋，竟微移莲步，袅袅婷婷地走至展白身边，玉手扶住展白问道：“ 展哥哥！你的伤，不要紧吧？ ”

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展白心头流过一股暖流，婉儿的关切，使他大为感动，但当着这么多人，他不便表现出来，只淡淡一笑道：“ 婉妹，你放心！这点伤不算什么！ ”

婉儿此时已看过展白的伤臂，心中不由又惊又喜，因为短短的时间，也未见展白调息，那臂上的伤处不但止血生肌，而且好像已复原了，只在臂上留下手指长的一个疤痕！

婉儿不知展白服食过千年灵药“ 紫檀花 ”，只以为展哥哥功力深厚至此，实不亚于金刚不坏之躯，不由喜极而呼道：“ 展哥哥，伤处已好了嘛！ ”

婉儿喜极忘形，双手抱着展白臂膀，一阵摇撼，她伤后虚弱苍白的粉脸，

竟也隐泛起一层红润，眉眼盈盈，透出她心底是多么高兴！

慕容红在名份上已是展白的未婚妻，看到妹妹对展白如此亲热，心中顿然醒悟：婉儿听到自己与展白订婚的消息，悄然出走的原因，回想以前种种，才知道他们早已相爱，至此，她心中倒没有妒意，只奇怪这么重要的事，自己以前怎么没留心，竟一点也没有看出来……

金彩凤却有点惋惜的感觉，她心中关怀展白伤势，早就想上前去问候，可是闺阁的教养，使她矜持住了，现在见婉儿做了自己想做而未敢做的事，且得到展白感激，她暗暗后悔自己缺少勇气……

樊素鸾比较含蓄，见婉儿对展白一往情深，心想自己把心情深隐不露，也许是做对了……

“端方公子”醋火中烧……

“凌风公子”瞪大了眼睛，他姐姐已嫁给展白，这妹妹又是怎么回事？……

“南海龙女”却突地冷笑一声，道：“不要脸！”

婉儿粉脸煞白，回头怒视着“南海龙女”，娇叱道：“你骂哪一个？”

“南海龙女”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表现得这么量窄，以她的身份来讲，是不应该这么没有风度的。但既是已骂出口来了，便不能再收回，被婉儿厉声一问，不由暴怒，也厉声道：“我骂谁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婉儿怒极，出手一招“搜魂指”，疾向“南海龙女”“心俞”重穴点去！

可是她伤后未复原，指法虽凌厉，但劲力不足，被“南海龙女”一掌拂退七大步！

“南海龙女”冷笑一声，狠狠地道：“不知死活的丫头，我看你是活够了！”

说罢纤掌举起，蓄力欲发……

“慢着！”

展白横跨一步，挡住“南海龙女”，道：“婉儿姑娘负伤未愈，你怎可……”

“南海龙女”掌力未收，美目凝注展白，道：“你是否又想插上一手？”

展白道：“你不用处处以此要挟在下，要知道不打负伤之人，也是武林传统，这规矩你懂不懂？”

“南海龙女”粉面一红……

“南海少君”“龙神太子”一摇银扇，上前三步，向展白道：“阁下没有资格过问江湖是非，现在请你退后！”

展白还以为他要伤害婉儿，别的事情他可以不管，唯独此事，他不能撒手不管，闻之道：“不知尊驾此请指何而说？”

“龙伸太子”微微一笑，却不理展白，转向群雄道：“本派入主中原，原是想统一天下武林，以免门户之见，争端时起，幸蒙武林人士不弃，纷纷加盟本派，共谋胜举，使本派日益光大，眼看‘天下一家’大功告成，没想到还有某些野心不死的人物，时时想破坏本派义举，现在本派订九九重阳，在嵩山少林寺旧址召开‘英雄大会’，凡是不服本派的都可与会，届时以武会友，不派，确实有比本派武功高强的，本派从此退出中原！”

他说至此，微微一顿，见群雄都大睁着双眼，注意地听着他的话，他得意地一笑，又接下去道：“如果本派武功确能胜过各门各派，那么没有什么说的，从今以后中原武林唯‘南海门’为尊，再有不服派令者，可不要说本派手段毒辣赶尽杀绝！”

他这话越说越激昂，到最后已是声色俱厉！

群雄纷纷吃惊，“南海门”君临天下武林，可能已有了十成把握，若不然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公开向天下武林叫阵！

假如，中原武林真要被“南海门”一举征服，今后武林人物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

尤其少林派出身的“神拳打井”武震飞，及少林寺罗汉堂首座“虎目尊者”，更是吃惊！

“龙神太子”声言九九重阳在嵩山少林寺召开英雄大会，莫非少林寺已为“南海门”占据不成？

不然的话，少林寺自有主持人，寺内召开不召开英雄大会，自有主持作主，岂能任外人越俎代庖？……

不管群雄吃惊，“龙神太子”脸上阴森表情一收，倏然一笑道：“天下武林，凡自认是英雄人物者，均可与会。”

说着又转向展白，道：“唯独阁下没有资格参加！”

说完仰天一阵大笑，笑罢对“南海三煞”及“黑道四凶”道：“咱们走！”

“走”字出口，人已当先向院墙外掠去，随后“葱岭之鹰”及“太仓之鼠”分别将受伤的“沙漠之狐”及“阴山之狼”抱起，随着“海外三煞”如飞而去！

“南海龙女”临走，向展白瞥了一眼，那眼包含着“恨”与“爱”交织的情绪，展白心头一震，目前他情孽纠缠，无法自处到女人用这种眼光看他，见“南海龙女”也用这种眼光看他，不由打了个冷战，赶紧低下头去……

直到“南海少君”“龙神太子”率众走了很久，被吓怔的群雄才发出一阵嗡嗡声！群雄纷纷议论，各找对象抒发己见，以致人声嘈杂，广大院落，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纷纷发言。茹老镖头与雷大叔及“太白双逸”在一起，茹老镖头望了望长眉深锁的雷大叔，忍不住问道：“看来这‘南海门’已成了气候，竟当众向天下武林挑战了！”

“太白双逸”齐声附和道：“不简单！今后中原武林，恐怕又要掀起一片腥风血雨！”

雷大叔深锁双眉，频频摇头，忧形于色道：“值得优虑！不怕‘南海门’势力浩大，怕的是中原武林各门各派成见太深，不能推诚合作，难免被各个击破……”

在旁边的“酒丐”方弼，举起铁葫芦，仰脖子灌了一口酒，用手一抹嘴上酒渍，道：“雷疯子大有见地！常言道团结才能发生力量，那咱们在场之人，今天就来个‘歃血为盟’，共同对抗‘南海门’，雷疯子意下如何？”

雷大叔黯然一笑，未置可否。因为雷大叔看得出，凭眼前这些人物，决不是“南海门”之敌，况且“武林四公子”各存异志，都有领袖群伦的野心，却都没有领袖群伦以抵抗“南海门”的能力。

可是他不好意思当面说出，只有一笑置之。

“疯丐”褚良也过来，插口道：“总之，我们中原武林要与‘南海门’一拼，决不能甘心俯首称臣！”

“活死人”死眉塌眼地道：“老叫化壮志可嘉，可是不想一想，眼前自命不凡的英雄人物，除了展兄弟一人，有谁是‘三煞’、‘四凶’的对手？何况还不知‘南海门’有多少成名高手尚未露面？”

雷大叔望了望展白，脸上忧色更重，但仍未发言。

“安乐公子”突然大步走了过来，道：“展兄武功进境之速，实有‘士别三日，令人刮目相看’之感。就凭展兄一人便可独战‘三煞’、‘四凶’，那么我们这般人，就是再不济，抵挡其二三流脚色，总不成问题了吧？”

展白一拱手道：“承蒙云铮兄谬奖，在下实不敢当。况且，在下与人有约，从此不再过问江湖是非，最好是不要把在下算在其内！”

“祥麟公子”也走了过来道：“展兄大可不必为空言约束，何况临阵还可再向‘三煞’挑战，以雪当日一掌之辱……”

展白颇为不悦地道：“金兄此话不知是恭维在下？还是挖苦在下？展白虽是武学未进，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在下亲口答应人家的话，岂能说了不算数？”

见展白着恼，“祥麟公子”脸孔微微一红，忙道：“请展兄不要误会，祥麟只为大局设想而已！”

“死活人”突地一拍手，道：“有了！”

他这一声，喊得声音很大，好像有什么重大发现似的，众人一齐诧异地转脸望着他。只见他用手在脸上一抹，摘下一个人皮面罩来，众人再一看，只见他面白微须，像貌清奇，哪里再是那种死目塌眼的死人像？

众人齐皆一愣，想不到“太白双逸”是戴了人皮面具，尤其茹老镖头、慕容红及展白等人，与“太白双逸”相聚甚久，竟也没有看出来！

“死活人”不管别人瞧着他发愣，喜悠悠地向展白道：“小恩公戴上这人皮面具，再不会有人认出，便可堂堂皇皇地参加九九重阳英雄大会，到时候给‘南海门’一个大大的打击……”

展白却不用手去接那人皮面具，只淡淡地道：“就算别人认不出来，展白也不能违心做事！”

他这话斩钉断铁，毫无转圜余地，众人不禁尽皆默然！

雷大叔在一旁点头，赞叹道：“当真是跟他死去的父亲，一个样的脾气……”

樊素鸾在一旁冷冷地说道：“不知通达应变，实是迂腐得不近人情！”

展白周身一颤！这话对他刺激不小，“豹突山庄”水牢之中订交，他心中把樊素鸾当一个知己朋友看待，如今樊素鸾竟也说他做得不对，他只觉自己凭良心做事，诚实无欺，不欺人也不欺己，这误解使他心中发痛，不由颤声道：“樊素兄……樊姑娘！展白凭天良做事，不知有何不对？”

樊素鸾现下仍是男装，展白口急不知怎样称呼她才好，说完之后，一双大眼睛直直瞪着樊素鸾的粉面，似是等着她给一个满意的答复！

樊素鸾玉面泛红，因展白的称呼使她在人前有尴尬的感觉。但她素以男儿作风，减少她忸怩之态，闻言爽朗一笑，道：“现在数你武功最高，也唯有你可抵挡‘南海门’的高手，挽救中原武林的一大浩劫，唯有你方能胜任，这乃是空前义举，你有力为之却不为，而甘愿受空言约束，岂不是迂腐不近人情？”

这话义正辞严，在场之人听了无不动容，展白也不由羞愧得低下头去！

展白心中左右为难，正如樊素鸾所说，挽救武林浩劫，乃是空前义举，自己既自认是侠义道的人物，见义便不能不为！可是，大丈夫也讲究一诺千金，自己亲口答应人家的话，岂能反悔？

群雄望着展白，一言不发，乱哄哄的院中，那么多人停止了讨论，百十道眼光一齐望着展白，都期望着他的决定，“是”！还是“不”？仿佛整个

中原武林的命运，却系在展白一人身上了！

展白沉思有顷，抬起眼光，见众人都在期望着他的回答，他猛然了解自己使命的重大，当真是“天下安危系于一身”！他灵机一动，道：“展白一个武学未进，承蒙诸位武林前辈如此看重，实在使展白感激莫名，何况大义当前，就是使展白赴汤蹈火，展白也万死不辞！”

他说至此顿了一顿，见群雄一眼不眨地望着他，广大的庭院之中，当真是绣针落地可闻，他又继续说下去道：“可是，展白亲口答应人家，不问江湖是非，想众位也均是侠义道前辈，必定知道立身江湖，当以信义为重！在此种情形之下，展白裹足不前，正如樊兄……樊姑娘所责备在下的，便是不义；但展白如果违背约言，去参加英雄大会，便是背信！不义和背信，均是展白所不取，这一点想诸位先进必定可以谅解！”

展白说至此处，群雄脸上一片迷惘之色，不知展白话中真意究竟为何？但也就更注意地听下去。

展白继续滔滔地说下去，道：“在下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需征求雷大叔的同意！”

众人的眼光，不约而同地一齐转向雷大叔！

雷大叔此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从展白的守正不阿，及“只见一义，不见生死”的胸襟，仿佛又看到展白父亲——他结义盟兄“霹雳剑”展云天的影子！

见展白要请求他的伺意，他毫未考虑是什么事情，让热泪在眼眶里打转，他也未擦，应声道：“孩子，你说下去！”

展白见雷大叔嘉许的眼光，给了他自信和勇气，他 的决定，是没有错的，于是接下去道：“正如‘安乐公子’云铮兄所说，在下武功进境神速，但诸位知道为什么在下武功会进境神速吗？”

群雄眼里又流露出疑问之色，谁知道展白为什么会武功进境神速？

展白却接下去道：“那是因为雷大叔赠送了在下一本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卷》所致！”

展白此言一出，群雄哗然！均不禁欺身上前，纷纷言道：“此一奇书，现在何处，能否取出一观，给大家开开眼界？”

“拿来给大家看看！”

“书在哪里？”

“拿出来……”

纷纷叫嚷，乱成一片！

雷大叔也不由震惊得瞪大了眼睛，他还不明白在这种场合，展白为什么把这一大秘密透露出来？

展白此举，实在是不智之极！

果然“崆峒四丑”已首先发难，大丑“天残”，独目凶光暴露，一探鸟爪的双掌，腾身向展白怀中抓来！

一边嘴中喝道：“不要这般吞吞吐吐，拿出来瞧瞧吧！”

展白也估不到，这般自诩为侠义道的人物，贪心竟是如此之大！一语说出，立刻群相抢夺！

就在他微一愕神之际，大丑“天残”的双爪，已挂着劲风，抓住他胸前不及一尺之处！

展白微愠，双指一敲，一式“大擒拿手”的“横雪断峰”，猛向“大丑

天残”双爪点去！

大丑“天残”如触蛇蝎，伸出的双爪疾缩，人也跟着开外！

饶他迟得快，双臂“曲尺”穴上，也被展白指风扫中，只痛得他暴睁独目，甩着双手连连呼痛不止……

展白一招逼退大丑“天残”，昂然道：“诸位还是老老实实地站着，听在下说下去吧！”

众人这时才想到展白可以独战“四凶”，如果真要出手硬抢，可以说无人会得了好去！

展白见众人一时不敢上前，才又接下道：“展白为了守信，不能参加英雄大会。但是，眼看‘南海门’肆虐，中原武林面临浩劫，又不能不尽一己之力，设法消弥，因此之上，展白想把《锁骨销魂天佛卷》上的奇绝武学传给诸位，使诸位有能力对抗‘南海门’，这样，也不需要展白亲自出面了！”

展白此言一出，群雄愣了！

天下哪有这样毫不自私之人，竟肯把别人珍视秘藏都来不及的武林秘笈公诸武林？

展白又道：“可是，这《锁骨销魂天佛卷》乃是雷大叔所赠，在未公诸武林之前，先要征求雷大叔的同意！”

展白说至此处，一回身向雷大叔深施一礼，道：“大叔！您对小侄的造就之恩，可说是天高地厚，为了挽救武林浩劫，您不会怪罪小侄鲁莽无知吧？”

雷大叔脸上老泪纵横，伸手搀起了展白，道：“起来！贤侄，你使大叔感到骄傲，老夫终生未娶，能有你这么一位贤世侄，可以说是百年之后，死而无憾。而且，老夫也为我那死去的结义盟兄、你的父亲感到骄傲，虽然他行侠仗义一生，死得不明不白，但在九泉之下，见到贤世侄你克尽他未竟的志愿，他就是死在九泉之下，也该感到莫大的安慰了！……”

雷大叔说至此处，顿了一顿，见展白眼中泪水也在打转，觉得此时不宜伤感，忙把话题纳入正轨，道：“方才贤侄所为，正合老夫心意！只是那本《锁骨销魂天佛卷》，贤侄千万不能公开，以免引起无谓的争端，而且，那东西也实在害人，不是定力甚高之士，万万不能入目。现在你只要把上边的武功，摘要传给大家也就是了！”

雷大叔此言一出，对雷大叔的开明，众人无不感激，但也有些微的失望，因为雷大叔这样一说，这相传二百余年的天下第一奇书，是看不到了。

展白又向雷大叔施了一礼，然后整容向群雄道：“就遵照雷大叔所示，只要众位领接得了的，展白绝不藏私，只是原书不能公开，事实上那本秘录实在也诱惑太大，就算定力甚高之人，看了也无法自持！”

雷大叔以衣袖拂去脸上感动的热泪，道：“现在距离九九重阳英雄大会，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诸位如果相信得过，就请安排地点，让展贤侄传给大家‘天佛绝学’吧！”

众人一片欢呼，少心机的人，认为这是百年难遇的奇遇，雀跃不已！

展白一片为公众的好心，却不知在暗地里已蕴藏了一次巨大的风暴！

当即雷人叔提出安排展白传艺之事，“端方公子”与“安乐公子”以地主的身份出面为众人安排一切。

包括场地及众人起居安息之处，在“穷家帮”的弟子奉命办理这些事务、忙得乱哄哄的时候，七大门派的人，纷纷告辞走了。

“ 虎目尊者 ” 及 “ 神拳打井 ” 武震飞要赶回少林寺以其他各门各派，说要回山再去约请门下高子，共谋义举，少者三五日，多者十数天当可赶回……

第五八章　江湖滔天浪

不出数天，江湖上已掀起滔天风波！

整个中原武林沸沸扬扬，同时轰传着两桩大事，使整个中原武林如同一锅煮沸的滚水，扰攘终无宁日！

头一桩大事，是“南海门”约会天下武林，九九重阳，在嵩山少林寺召开的英雄大会！

这场英雄大会，不但柬约中原武林九大门派，武林四大公子，凡是在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约请到了，而且连四海八荒、边疆漠荒外所有的武林人物都接到了请帖！

眼见这九九重阳嵩山少林寺的一场英雄大会，将可决定中原武林未来的命运！

但有一件更为轰动的大事，反而把能够决定中原武林命运这么重大的事故冲淡了！

原来展白一片好心，透露出二百余年以前天下第一奇人“只眼郎君”所手著的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卷》的消息，此时已传遍了整个武林！

展白，这忠厚朴实的青年，万万也想不到，他的一片侠义心肠，竟招来这么大的祸害！

事实上当天夜里，便发生了事端！

那天夜里展白独战四凶，待“龙神太子”及“南海龙“海外三煞”，带回四凶并约会群雄参加九九重阳英雄大会走了之后，天色已经大亮！

为了消弥武林浩劫，展白一片好心，透露出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卷》的消息，并愿公诸武林同好，“穷家帮”帮众，立刻准备一切事宜！

直忙了一天，大家均是一天未睡，入夜，吃过饭后，群雄都按照“穷家帮”所分配的房屋，各自就寝，想早一点休息，第二天清早便开始由展白传给大家“天佛绝学”了。

按分配展白与雷大叔同住一间房，“太白双逸”与茹老镖头住一间，慕容红与婉儿住一间，这三间房是连在一起的一座厢房。

展白与雷大叔才别过众人回至房中，一盏热茶尚未吃完，突听门上有人扣门之声。

房门并未关，雷大叔说了声：“进来！”

随声进来的是慕容红。

慕容红穿了一件黑缎长袍，腰束绸巾，秀发披肩，雪白的皮肤被黑衣一衬，更显得欺雪赛霜，似是刚刚沐浴过，虽然脂粉未施，但白如梨花的容貌在灯光照射下，倍觉清新宜人。

慕容红进得房来，先瞥了展白一眼，那眼光中含着无限深情，然后向雷大叔敛衽一礼。

雷大叔以为他们小夫妻有什么私话要说，他一个长辈，不好意思在座，干咳了一声，道：“你们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出去走走。”

展白浑厚，懵然不觉，但慕容红聪慧过人，雷大叔一借口离开，心中早知其意，秀脸不禁一红，忙道：“大叔，您不要出去，侄女有话正想跟大叔商量！”

雷大叔又停了脚步，嘴中呵了一声，道：“什么事？”

慕容红道：“他把那件事泄漏出去，”说着又望了展白一眼，道：“侄

女不敢说他做得不对，但已引起大部份人的疑心！”
雷大叔浩叹了一声，道：“他们疑心也没有办法，那部书的确不能给人看，展贤侄为了挽救武林浩劫，答应教众人书上的武功已是大开‘艺不轻传’的先例了，如果再有人‘得陇望蜀’心生贪念，那可说是不知好歹！”
慕容红道：“那书侄女曾看过，的确不堪入目……”
随又接下去道：“侄女无意中听到有人密谋劫夺此书，且有对展哥哥不利企图，今夜大叔与哥哥还要多加小心！”
展白一愣，想不到自己一片好意，反而招起别人祸心，闻言道：“有这等事？”
雷大叔面色凝重，道：“谁？是哪一门派下？”
慕容红道：“侄女在后院一间秘室门前经过，无意中听到秘室中传出‘天下第一奇书……必须夺取到手……不惜把姓展的……’断断续续几句话，再想细听，即为其警卫人员所阻，故也不知秘室中是些什么人。”
展白道：“何人担任警卫？”
慕容红道：“‘穷家帮’弟子！”
雷大叔面色阴沉，听至此处，突然往起一站，道：“我要去问问‘风尘三丐’，这到底是何人祸起萧墙？”
婉儿突然推门进来拦住雷大叔，道：“不用问了，起歹心的不止‘穷家帮’一派，只要今夜我们小心提防就是了！”
婉儿经过一日调息，伤势已经复原，锦衣玉面，貌美如花，周身充满了青春气息。
展白忙道：“婉妹，你是不是也有什么发现？”
婉儿道：“现在群雄三三五五聚在一起秘议，虽不知他们秘议的详细内容，但总不外是想争夺那本《锁骨销魂天佛卷》，这却是可以断言的！”
展白闻言不禁暗暗后悔，想不到自己为消弥武林浩劫的一片好心，反而引起这么大的隐忧，这年头实在是好事难做！
雷大叔长眉一耸，怒容满面，道：“真是不知好歹！如果胆敢有人生事，必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说至此处一顿，又转头对慕容红、婉儿说道：“好了，你们回去憩息去吧！”
慕容红、婉儿辞别出去，雷大叔对展白道：“我们也该休息了！”
说罢上床，和衣而卧。展白知道雷大叔的性格，当下也不多言，立刻一掌扇灭了灯火，登床就寝。
二人可说是艺高人胆大，明知危机四伏，却故示从容，不但毫无戒备，反而登床就寝，刹时间雷大叔已是鼾声如雷！
但展白却无论如何无法入睡，他心中所想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他不知都是些什么人要向他暗下毒手？但从慕容红及婉儿的口中，知道欲想抢夺《锁骨销魂天佛卷》的人当不在少数！
由此，他又想到婉儿的身上，自己与慕容红已订婚，慕容红是姐姐，既与姐姐订婚，总不能再与妹妹有什么超越，但昨夜婉儿对他的关切，溢于言表，那海样的深情，他能确切地体会得出来！
但纵是婉儿对他情深似海，他又能如何呢？……
蓦见窗上绿光一闪。
他以为是一只萤火虫，初尚未留意，但迅即冒出一袅袅向屋内飘了进来！

一般香味钻进展白鼻孔，使得他头脑为之一昏！
展白立刻警觉不好，可能是江湖人物施放的什么熏香毒气之类的暗器！
他立刻闭住呼吸，暗运一口真气，把吸进腹内的些许毒气迫出体外！
所幸他内功深厚无比，又服食过千年灵药“紫檀花”，因此，那毒气未能侵害到他！
事实上，窗外人施放的毒气，非常厉害，名为“五鼓断魂香”，纵是身负绝世武功之人嗅到后，也要当场昏迷不醒！
如果天亮时分，不以独门解药救治，便可死亡！
施毒之人，心狠手辣，算定展白武功高强，明打明斗，决不是展白的对手，故此施出这种狠毒之计！
想不到展白内功修为已到百毒不侵的地步，略一运气，即把吸入腹内的毒气迫出。
而且内身真元丝毫未受到影响！
展白逼出腹内毒气，立刻想向雷大叔打招呼，谁知一转眼，床上已失去了雷大叔的踪迹！
窗外突然传来一声闷哼！
似是有人受了一下重击，接着发出雷大叔的豪笑道：“阁下蒙住脸孔，以为别人就认不出来了吗？哼！‘穷家帮’出了你们这些败类，实在令人齿冷！”
说着，掌风破空，脚步杂沓，动手的似是不止一二人……
展白暗道一声：“惭愧！”
在这种地方，就看出江湖经验尚是不够丰富，明明雷大叔在床上打鼾，没想到比他发现窗外来人还要早。
展白此时，竟也多了一个心眼，听到雷大叔在窗外与人动手，他却从后窗悄无声息地掠出，半空中微一提气，脚未沾地，即已飘身上了屋顶！
这“陈仓暗渡”之计，还是让展白使对了，除了院中与雷大叔动手的贼人之外，屋顶上果然站着四五人之多，正在注视着院子里数人围着雷大叔厮杀！
一是展白轻身提纵术已至绝顶，跃上屋顶声息皆无，再者站在屋顶之人，全神贯注在院中数人搏斗上，展白己站在他们身后不足五尺之处，他们尚未发觉，展白目力过人，虽是黑夜，已依稀看出当中一人的背影极像“端方公子”，其余三人，皆是“穷家帮”的帮众！
展白实地发出一声冷笑！
那数人吓得周身一颤，倏然急转身子！
展白见他们都用黑中蒙面，不由冷笑道：“当真是鸡鸣狗盗之辈，为什么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当中一人，双眼露出骇人的光芒，猛然向展白劈出一掌！
掌风锐啸，功力不弱！
但展白哪里把他放在心上，迎着来势挥掌硬接！
谁知来人不等掌风接实，身如流星疾泄，直向郊外落荒而走！
随着另外的四五人，也四散逃去！
显见他们不是展白的对手，见暗算失败，展白一露面，即刻遁走！而且，似乎极不愿让展白认出本来面目。
展白大喝一声：“哪里走？”

腾身向那为首之人追去！
那人回手一扬，一道白光，疾向展白面门打开！
展白一掌把那道白光震飞半空，“啪”的一声，那道白光竟然爆炸开来，火光一闪，光雨四溅！
突然院落四周一声呐喊，数不清的弹丸，如满天飞蝗一般，齐向展白射来！
想不到这竟是万弩齐发的暗号！
展白清啸一声，在周身舞起一片掌风劲流，把所有弹丸悉数震飞！
再看院子里与雷大叔动手的贼人，也同时逸去，“太白双逸”、慕容姐妹及茹老镖头均已从房内出来，连雷大叔算上，现在几个人均被连珠急弯包围起来！
众人掌劈袖挥，震落四围乱射的弹丸，但弹丸数量极多，而且像急风骤雨一般打来，一时之间，竟使众人手忙脚乱！
这时分散住在各房的群雄，均已听到打斗之声，奔至院落中来，突闻一声大喝：“还不给我住手！”
跟着三条人影，疾如飘风门电，飘落院中！
正是“穷家帮”三大长老“风尘三丐”！
“疯丐”褚良看出埋伏四周发射弹丸的是“穷家帮”弟子，又见被围攻的竟是雷大叔、展白等人，不由怒容眦裂，高叫道：“住手！是谁下的命令，你们竟敢围攻自己人，莫非是疯了？”
四周发射弹丸的“穷家帮”弟子，被“风尘三丐”一喝，立时收手。雷大叔哈哈大笑，道：“臭叫化子！这件事你们如果不能解释清楚，老夫与你们三个立刻划地绝交！”
“疯丐”此时一收素常的嬉戏之态，面色凝重地道：“老哥哥不说，我们也要查个水落石出，这简直给我们穷人丢脸！”
雷大叔走至窗前地下，拾起一物来，抖手掷给“疯丐”道：“臭叫化！你再看看这个，想不到你们‘穷家帮’，竟也干起钱的买卖来了！”
“疯丐”伸手接住雷大叔掷来之物，拿在眼前一看，原来是一具制作得十分精巧的“白铜仙鹤”！
这玩意江湖人物就是没见过，也有个耳闻，正是江湖黑道下三流淫劫偷盗之辈作案时，所惯用的施放迷香的用具！
“疯丐”气得发眉皆炸，一时之间愣住，没有说出话来！
“穷家帮”虽是穷人的大结合，但历代祖师的垂训，第一戒便是“饿死不作贼”！如今，这作贼的工具出自“穷家帮”门下弟子之手，而且还落在雷大叔手里，真使“风尘三丐”感到理拙气短，脸上无光！
“酒丐”面色阴寒如冰，猛一回身，向隐在四周的“穷家帮”弟子厉声叱道：“是哪一个门下弟子当值，还不滚出来？”
应声踱出一个年约四旬的叫化，“风尘三丐”乃“穷家帮”的长老，掌有生杀大权，此时暴怒如雷，那中年叫化已吓得脸色惨白，走至“酒丐”丈余之处，站住身形，按帮规施了一礼，道：“弟子‘草上飞’白亮领班！”
“呸！”
“酒丐”方粥一口浓痰吐在白亮脸上，骂道：“你吃了油泥蒙了心！为什么向雷大侠施放乱弩？”
“草上飞”白亮脸上的浓痰擦都不敢擦，躬身道：“弟子只是奉命行事，

尚请三长老明察！”
“疯丐”出手如风，探臂刁住白亮的右手腕子，厉声道：“快说！你奉谁之命行事？”
“疯丐”怒极，出手极重，这一抓险些把“草上飞”白亮的一只手折断，白亮痛得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但咬牙硬挺着，道：“奉掌门人之命！”
“风尘三丐”极快地交换了一个眼色，对事实的真相似是已明白了大半。但“疯丐”抓住白亮的右手未放，紧盯了一句，道：“没有错吗？”
白亮痛得脸上豆大的汗粒向下直滚，但仍恭谨言道：“弟子焉敢撒谎！”
“疯丐”把手一松，退回两步，望了其他二丐一眼，长叹了一口气，默默不语！
此时，群雄都站在院落四周，静望着“穷家帮”如何发落此事？虽然那么多人，却是嗫嚅无声。如果是帮中某一人所为，“风尘三丐”可以以帮中长老的身份，从事整肃帮规，这样一来对雷大叔便算有了一个交持。但白亮说出是奉掌门人之命，做出这等见不得人的事，便成为“穷家帮”全帮之耻，而且也不是轻易便可处理的了，因“穷家帮”历代相传，掌门人至尊无上，帮规中没有处罚掌门人的规定！
“风尘三丐”固然在帮中身份极尊，但对掌门人犯了过错，也感束手无策！
三人互相发了一会子怔，“酒丐”突然灵机一动，又把缓缓后退的白亮喝住，道：“站住！可是掌门人亲自对你下的命令吗？”
“草上飞”白亮尚未答言，突听一声长笑响自一隅，接着飞快地掠来一条人影，那人影身形一定，影定人现，正是“穷家帮”历代最年轻的掌门人“端方公子”！
“端方公子”一现身，展白在一旁暗暗撇嘴，心说：“看你这次怎么下台？”
“端方公子”向“风尘三丐”淡然一笑，道：“这件事要查问清楚！”说着又转对白亮喝道：“可是本掌门亲自对你下的命令吗？”
白亮嗫嚅言道：“乃掌门座前‘神行太保’董清传下且奉有‘绿玉杖令’！”
“端方公子”面色一寒，历叱道：“传‘神行太保’董清！”
接着“传‘神行太保’董清！”之喝声，此起彼落，刹那时传回话来，“禅行太保”董清不见，也不知何往。
“端方公子”面寒似水，道：“请‘绿玉杖令’！”
“飞叉太保”韩玉应声前往，不久，又飞快地跑回，气极败坏地道：“启禀掌门，‘绿玉杖令’不在香堂！”
“风尘三丐”面色倏变，“端方公子”神色更见激动，急道：“何人在香堂当值？”
“‘打虎太保’林立与‘金枪太保’葛洪！”
“端方公子”面色铁青，喝道：“传他二人来见！
“飞叉太保”韩玉躬身道：“他二人也均不在！”
此言一出，“风尘三丐”及“端方公子”同时面色一变。因这“神行”、“打虎”、“飞叉”、“金枪”四太保，乃“穷家帮”掌门人座前“四大护法”，如今四失其三，倒是十分少见之事！同时，帮内掌门人信物“绿玉杖令”失踪，兹事体大！”
“穷家帮”众糟乱一团，“端方公子”下令寻找“三大太保”及搜索“绿

玉杖令”，结果是石沉大海，一无所得！

至此“瑞方公子”下了个判断，一定是“三太保”借“绿玉杖令”假传掌门人旨意，劫夺《锁骨销魂天佛卷》，事败逃走，对“端方公子”的判断，无人可提出反证，只有展白心中犯疑，因他从后窗翻上屋顶，看见四五个蒙面人，其中之一明明是“端方公子”。可是，他没有把那人当场捉住，因此，也未点破。

当“穷家帮”众在“端方公子”令下，把“四大太保”仅存其一的“飞叉太保”也押起来，并向雷大叔道歉时，展白灵机一动，当时发话叫住即将散去的群雄，道：“为了整个中原武林劫，展白冒昧，致把《锁骨销魂天佛卷》当众泄漏，据在下所知，不少人已起心争夺此一奇书，恐怕因此又要掀起另外争端，现在唯一的办法——”

说着他在怀中掏出一本彩色斑斓、封面极为华丽的小册子，向着群雄一扬，道：“就是当着群雄之面，将这本秘录毁去！”

接着他两手一拍，“啪”的一声暴响，竟把那本武林人物人人梦想争夺的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卷》拍了个粉碎！

展白此举，大大出乎群雄意料之外，一时之间，都震惊得瞪大了眼睛！

就连雷大叔也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展白双手一扬，彩色纸屑如五彩蝴蝶纷纷飘散！

展白随即大踏步走至雷大叔面前，深施一礼，道：“小侄此举，尚请大叔原谅！”

雷大叔摇头一叹，道：“毁了就毁了，只可惜‘只眼郎君’老前辈一生心血！……”

说至此，雷大叔已黯然说不下去了。

群雄至此，才喘过一口气来，纷纷叹感，怀着异样的心情准备散去……

可也有不少人暗暗起疑：“难道他真的会把这武林人物视为瑰宝的天下第一奇书毁去？……”

“会不会有假？……”“……”但谁也没有把心中的疑念说出来！

“端方公子”呆若木鸡，他一万个也想不到展白会当着群雄之面，把武林人物梦寐求之的《锁骨销魂天佛卷》毁去！至此，他一切计划落了空，心中的失望之感，比任何人来得强烈！

突地他心中一动，脱口问道：“展兄！此书会本？……”

展白心中微愠，想不到此人任一派掌门之尊，竟如此多疑？

不由冷笑道：“副本倒有，只是在展白心中！莫非贵公子尚有把展白剖腹挖心之意吗？”

“端方公子”尴尬一笑，道：“展兄说笑话了！本掌门只不过认为如此奇书，毁了可惜，随口问一句而已！”展白突地脚步前三后五，身形飘飞如电，倏忽之间，接连劈出四掌！

掌风啸尘，声势骇人！但他可都是向空处而发的。

饶就这样，站立他附近的“端方公子”及“风尘三丐”也一齐骇得惊呼暴退二丈开外！

愣了！所有的人都愣了！不知展白突展绝学是何用意？

第五九章　“ 江南二奇 ”

展白配合“ 千幻飘香步 ”、“ 无色无相身 ”，倏然劈出四掌，猛地收住势子，朗声道：“ 这是‘ 天佛录 ’一招绝学，‘ 佛光普照 ’，怎么样？可以令贵掌门参详几天的了吧？ ”

言下之意是：“ 你不要贪心妄想，吸收亘古绝学并不那么容易！ ”

展白见众人瞪着眼睛发怔，又接连施出三招，“ 佛祖降生 ”、“ 扫清妖气 ”、“ 风震雷鸣 ”。

他“ 天佛降魔 ”与“ 风雷八掌 ”同时并用，三招连环施出，只见掌风山涌，犹如怒龙闹海，平地卷起一股狂飙，尘头掀起足有十数丈之高！

这哪里是练习武功，几如平地刮起一个龙卷风，风声雷吼。声势惊人！

把那些自命不凡的武林人物，看得个个咋舌、心悸，这种前所未见的绝强掌功，不知是怎么练的？……

展白收住势子，见众人茫然地望着他，不由摇头一叹道：“ 高强武功，并非幸致，我们还是从头来吧！ ”

接着，他正襟危坐，犹如老僧说法，口中低诵道：“ 气，混沌清浊，清升浊降，这一法众…… ”

展白竟开始讲授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卷》经文了！

天下群雄身不由己地纷纷围了上来，凝神倾耳，心无旁用地谛听下去，只听展白继续道：“ ……清者为天，浊者为地，天地交泰，人神合一…… ”

听讲的人，都是武林嗜宿，就算年轻人也均有不弱的武功造诣，大家听展白讲的，竟是闻所未闻的奇奥武学，跟自己往昔所学的一比，真是判若云泥，不由一个个如醉如痴，浑然竟成，把全副心神都沉浸在其中了！

展白不徐不疾的句子，不低不昂的语调，默诵一般做法，语语珠玑，字字金玉，使众人如饮醇醪，如啜琼浆，简直废寝忘食了！

这样，展白讲授了七天，众人边听边做，按展白所授心法来修习内功，进境竟是迅速无比，众人心里不禁兴起同一的感觉，那就是以前习武，多走了不少冤枉路……

其中尤以雷大叔、慕容红、婉儿、金彩凤及樊素鸾等几人，进境更远超过别人！

因雷大叔已修习过《锁骨销魂天佛卷》，且修习的年头甚久，只是没有展白经过柳翠翠以“ 姹女迷魂大法 ”配合参悟来得透彻，有很多无法贯通的地方，经展白略一解释，立刻恍然大悟，因之，进境是一日千里！

原来“ 只眼郎君 ”绘制这本天下第一奇书时，在那些妖娆无比的赤裸女像上面，还蕴蓄了不少玄秘，不经当事人点透，光在经文上下死功夫是不够的！

这恐怕是雷大叔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赠给展白那本秘录，反从展白那里得来了好处！

可见世事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至于慕容红、婉儿、金彩凤、樊素鸾四人进境比别因，是因她四人死心塌地地信赖展白！

常言道：“ 心诚则灵 ”，又道是“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因为她四人一心一意信赖展白，把展白的每一句话都当做金科玉律，毫无一点疑问地照着去做，所以进步就快了。

展白传授众人武学秘录，这已是第八天头上，天晚时他回房睡觉，尚未就寝，突听窗外有衣袂破空之声！

这声音极微，很像檐前阵风，但却瞒不过展白的耳目，展白此时功力，在方圆十数丈以内，就是飞花落叶之声，也可清晰闻到！

因此，这衣袂破风之声虽然极微，但展白已经发觉，以为仍像前次一样，有人不死心，又向他打什么歹主意来了？只见他身形一闪，几乎以肉眼难见的速度，已从房内掠至窗外！

展白掠出窗外，凭空倏见两条黑影似流星疾射，在眼前一晃，已飘落在院墙之外！

展白“无色无相身”法已至追风无影地步，随后追了去，只三五个起落，已追了个首尾相连！

星月微光下，展白已看出在前奔跑的二人，竟是身躯娇小的两个少女！

展白暗暗纳闷，黑夜之间，两个少女到荒野去有什么事做？

那两条娇小人影，到了一片树林边上停了下来，展白掩至树后一望，原来是慕容红与展婉儿！

展白更觉奇怪，她们姐妹俩个，黑夜之间跑到荒野密林来做什么？

有了这疑问，展白可就没露面，隐身树后，一观究竟，只听得慕容红噗哧一笑，道：“妹妹！你把我引到这里来干什么？”

婉儿似是才发觉到追来的夜行人，竟是姐姐，当“啊”了一声，道：“我不知是姐姐！有什么事吗？”

慕容红哈哈笑道：“妹妹！说真心话，你很爱展哥哥吧？”

婉儿想不到姐姐会开门见山地一语道出自己的心事，又想到姐姐乃是展哥哥的未婚妻，不由秀脸通红，急道：“姐姐！你不要乱猜！我……我……”

但是她能违心而论，否认自己爱展白吗？

因此，她“我”了半天，再也呐呐地接不下去。

慕容红两只水汪汪的明眸，深情款款地望着妹妹，亲切一笑，伸出玉手拉住婉儿的皓腕，以无比温柔的语调说道：“妹妹，你不要瞒我了！从这几天的情形，我已看出你是万分爱着展哥哥的！而且，我也是最近几天才发觉，你爱展哥哥，可能比我还要早，在展哥哥第一次到我家中，你找我去向弟弟（凌风公子）说情，不要把展哥哥赶走……妹妹！从那时你便爱上展哥哥了，对不对？”

婉儿脸孔羞红得如大红布一般，只任姐姐牵着手儿，垂头默然无语。

慕容红又道：“我只是奇怪，自己怎么如此粗心大意，这么重大的事，竟未能提早发现？如果早知道妹妹爱上展哥哥，姐姐也不会做出错事……”

慕容红说至此处，婉儿突地“嘤”然一声悲泣，挣脱被慕容红握住的手，飞身向回路掠去！

慕容红急呼道：“妹妹！”

被这一喝，婉儿收住急去之势，但仍背脸站着，香肩起伏，已经伤心得哭了！

慕容红急掠至婉儿身边，又拉住婉儿素手，以同胞姐姐天性的至爱，轻轻道：“妹妹，你不要伤心，听姐姐说好吗？”

婉儿突地失声痛哭，反身扑在姐姐怀内，哭道：“姐姐！我对不起你！……”

婉儿哭得悲切，慕容红想起家庭惨变，姐妹相依为命，不由也流下泪来……

隐身树后的展白，只觉心如刀攒，他暗暗自责：“展白呀！展白！你只因一时气愤，答应了慕容红的亲事，你又怎么对得起情深似海的婉儿？……”

慕容红突地想起自己的用意，忙拭去脸上的泪水，用手扶起怀中的婉儿，掏出丝巾为婉儿擦去脸上的泪痕，道：“妹妹别哭！姐姐还有话说！”

慕容红以无比亲切的语调说道：“我们就是亲姐妹二人，虽尚有一个兄弟，可是他自幼与我们性情不投，不是跟我吵，就是跟你打。如今，父亲又被人杀害，家道大不如前。从此以后我们姐妹更要相依为命，永远相亲相爱在一起，妹妹，你答应我吗？”

婉儿不知姐姐居心，见姐姐说得恳切，连连点头。

慕容红安慰地一笑，道：“妹妹既是也爱展哥哥，那我们姐妹为了永不分离，我们就共效‘娥皇女英’，一同嫁给展哥哥，共事一夫，妹妹意下如何？”

慕容红此话一出，不但婉儿吃惊，就连隐身树后的展白，也不由大大地一震！

婉儿抬起头来，以一双明丽的大眼睛怔望了姐姐半天，见姐姐脸上慈爱的光辉及诚挚的笑容，知道不是跟她说着玩儿，心中不由一阵狂跳，但倏然又把带泪的粉脸埋在姐姐怀中，情不自禁地呼了声：“姐姐！……”就再也抬不起头来！

虽然她未亲口说出答应姐姐的提议，但从她的激动之情，及眼里闪耀的惊喜光辉，慕容红已知妹妹默允了，心头一跟着情绪也好转起来，她觉得几日来悬在心中的死结，总算让自己所想的办法解开了。又兴起顽心，笑揽着婉儿的细腰，说道：“这是妹妹的终身大事，如果使妹妹受了委屈，姐姐可不愿意。现在要妹妹亲口答应，你是不是同意了姐姐这个办法？”

婉儿头也不抬，只一昧地抱着慕容红叫姐姐，但从她的声音中，已可听出没有一丝悲伤的成份，而是充满了欣喜！

慕容红却成心逗她，一个劲地问道：“你倒是答应不答应，只一味地叫姐姐干什么？”

她见婉儿仍埋头在她怀内，又道：“你要不愿意就算了！我去告诉展哥哥，说你根本不爱他……”

婉儿娇躯一扭，双手扯住慕容红的衣襟道：“姐姐！你好坏！……”

慕容红道：“好！你既是骂我，就是表示不愿意，我这就告诉展哥哥去……”

说着推开婉儿，举步就走！

“姐——姐！……”

婉儿一声娇呼，她心中明白是姐姐成心呕她，正想再与姐姐撒娇，突然一抬头，不由惊得抽了一口冷气！

不知何时，在她二人身侧不远之处，幽灵鬼魅似地站着两个活人！

慕容红也是在推开怀中的婉儿，才突然见到身前如幽灵似地站着两个大活人，和婉儿一样震惊得瞠目结舌！

姐妹二人武功不弱，就算因为说话分心，也不能说有两个大活人来至身侧，竟一点未发觉之理？

那么，这两个人武功之高必已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再一看那二人，均已至花甲之年，一个生着满头红黝黑，只有脸蛋中间圆圆的一块白嫩鲜红，火眼金睛，极肖似一只大马猴！

另外一个瘦小枯干老头，时值盛夏，却穿了一袭又厚又重的棉长袍，外边尚罩了一件大马褂，脸上一个通红的大酒糟鼻子，十足的三家村教学冬烘先生模样！

这两个形状怪异的老头，两双眼睛如四把寒光飒飒的利剑，直盯盯地望定慕容红姐妹，嘿然阴森，一语不发！

慕容红与婉儿虽然不认识这两个幽灵般突然出现的怪老人，但隐在树后的展白却认识他们二人，正是两次与自己作对的“江南雁荡山鬼谷二奇”！

其实展白早就发现他二人蹑足潜踪，欺近慕容姐妹身边。一是慕容姐妹所谈的使他不好意思现身出来，再者他也想暗察一下这成名江湖数十年的两大高手，以花甲之年，鬼鬼祟祟地掩至两个华年少女身边，究竟意欲何为？

反正他有把握，就算二奇不顾身份，向二女偷袭，或者猛施辣手，以他隐身地点与二女的距离，亦可适付出手抢救，是以仍然隐在树后未动！

也就是慕容红与婉儿一怔的当儿，“鬼谷二奇”同时嘿嘿一阵冷笑，大奇“赤发灵猴”常去恶说道：“两个女娃儿，在此商量同嫁一个丈夫，岂不是天下奇闻？”

婉儿比较刁钻，一见身边悄无声息地掩来两个怪老人，而且出口讽刺，不由秀目一瞪，娇叱道：“谁要你管！喂，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不声不响地跑来吓人？如果说不出个理由来，别说姑娘对你们不客气！”

二奇“鬼谷隐叟”文正奇冷森森地说道：“小妮子你先别凶！老夫问你，你们二人方才口口声声展哥哥，是不是说小子？”

婉儿厉声道：“你说话客气一点！什么小子小子的？”

“鬼谷隐叟”突然探臂向婉儿抓来，同时嘴中喝道：“老夫只问你是他不是？”

“鬼谷隐叟”这随便一抓，竟是快得出奇，如果不是婉儿刚又学会“千幻飘香步”，就凭“蹑空幻影”身法，几乎躲不过“鬼谷隐叟”这一抓！

随那一抓之势，婉儿一挫步，飘然跃开三尺，怒道：“是又怎么样？没想到姑娘敬你年老，你就先出手了，你也接姑娘一招试试！”

说罢，出手如锥，竟是“搜魂指”神功，猛点“鬼谷隐叟”左胸“期门”重穴！

“鬼谷隐叟”吃了一惊，先是一抓落空，已经大出意外，又见婉儿指出啸风，且出招之疾丝毫不弱于自己，心中更是一惊，想不到看来一个弱不禁风的年轻女子，竟有出乎意外的高强武功？

他看出婉儿指风凌厉，不敢硬接，闪身跃出一丈开外，但倏退又进，只脚尖微一点地，身如飘风又跃了回来，同时向婉儿拍出两掌！

这两掌一先一后，但后发先至，又似一后一先，招式怪得出奇，而且一般阴柔暗劲汹涌涌来，竟是大得超乎想象！

婉儿也吃了一惊，看不出这冬烘先生一样的糟老头，掌力之大竟是前所未见！

婉儿一样的不敢硬接，飘身退出一丈开外！

慕容红见这怪老人出手武功高强难测，且探听展白下落，虽然出言不逊，但她素知这般江湖奇人异士多有怪癖，说不定是展哥哥的朋友，当下拦住妹妹，向“鬼谷二奇”敛衽道；“不知两位老前辈询问展小侠有何贵干？”

“鬼谷隐叟”不答反问，道：“这么说来，你们两个妮子口中的展哥哥，当真是展白了？”

慕容红点头承认道：“正是！”

在一旁的“赤发灵猴”突然哈哈大笑道：“想不到展白这小子艳福不浅，竟有两个花朵似的女娃儿，同时要嫁给他！”

这话说得慕容红满脸生霞，半羞半嗔地道：“别为老不尊，二位究竟找展小侠有什么事？”

婉儿道：“姐姐，你理他们做甚！这两个老不死决不是什么好人！”

“鬼谷隐叟”突地仰天打了哈哈，然后脸孔一沉，道：“你这小妮子活腻了！竟敢当面骂我老人家，今天，你是死定了！”说罢举掌欲劈……

“赤发灵猴”一手拦住“鬼谷隐叟”，道：“师弟，别忙！这两个女娃儿既是展白那小子的未婚妻，咱们拿住她两个，不怕展白那小子不把天下第一奇书交出来！……”

婉儿一听几乎气炸了肺，当下插嘴骂道：“别做梦了！凭你们两个老不死，妄想争夺天下第一奇书，还差得远呢！”

至此，慕容红也倏然明白，原来这两个怪老人询问展白，是想争夺《锁骨销魂天佛卷》，但她比婉儿较为沉着，展哥哥声言退出江湖，她不愿再为展哥哥多树强敌。立即说道：“可惜两位老前辈来晚了一步，展小侠已在前几天，当着群雄之面，把那本《锁骨销魂天佛卷》撕毁了！”“鬼谷隐叟”脸色一变，急问道：“此话当真？”

慕容红道：“谁还骗你不成！”

她见“鬼谷隐叟”似是不信，又接着道：“此事任人皆信，二位老前辈可以去问问！”

此事，又大出“鬼谷隐叟”意外，看慕容红所说又不似有假，一时急得吹胡子干瞪眼，半天说不出话来！

“赤发灵猴”常去恶两只猴眼一转，含着谲诡的笑容道：“女娃儿！你以为这两句话就可以骗得了我俩老人家吗？”

婉儿见他二人胡搅蛮缠，心中大怒，不等姐姐回答，立即接口道：“就是骗你们两个老不死，又该怎么样？”

“鬼谷隐叟”也似恍然大悟，怒道：“老夫就要你们两个小妮子的死命！”说罢举手又要打……

“赤发灵猴”再拦住暴怒如雷的师弟，阴沉沉地笑道：“我们不要她两个死，只要捉活的，找展白那小子去交换《锁骨销魂天佛卷》！”

婉儿怒极，脱口骂道：“说的比唱的好听，想是吃多了灯草灰，净放轻巧屁！”

“赤发灵猴”脸色一沉，也怒道：“你们两个女娃儿，是乖乖的跟我两位老人家走？还是要等我两位老人家动手拿人？”

婉儿冷笑道：“说大话不怕折了舌头！”

“赤发灵猴”面色阴沉，道：“真要动手，不出十招，我两位老人家便可把你们两个女娃儿拿下！”

婉儿道：“真要动手，不出三招我两位姑奶奶便可把你们两个老不死打发走！”

婉儿舌锋犀利，只气得“鬼谷二奇”五内生烟！

隐身树后的展白，可止不住直要笑……

“鬼谷隐叟”暴喝道：“那咱们不妨试试看！”

暴喝声中，“阴风掌”一招“鬼王撞钟”，猛向婉儿胸前抓来！

对一个少女来说，这招式有点下流！

婉儿粉脸一红，心中暴怒，但见他掌风阴气森森，狂啸暴卷，威势甚猛，也不敢轻易去接，立刻施出“千幻飘香步”，娇躯只轻一转，已脱出“鬼谷隐叟”掌风之外！

婉儿身法以轻灵见长，从学会了“千幻飘香步”，更是如虎添翼，几下动作，快得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鬼谷隐叟”的“阴风掌”绝大杀招，已告落空！

这身法，使“鬼谷隐叟”暗暗吃惊，但也更激起了他的狂怒，只见他飕风闪电似的又接连劈出七掌！

这七掌一气呵成，横劈盘打，如电光石火，力道之猛，势如骇风惊浪，但在婉儿绝妙身法之下，掌掌均告落空，徒然打得风啸尘飞，草折树断！

可也把婉儿逼退一丈开外！

婉儿大怒，在飘然躲过第七掌之后，娇叱一声，施出“搜魂指”神功，指风锐啸，猛点“鬼谷隐叟”前胸三大要害！

见婉儿招风凌厉，“鬼谷隐叟”一样不敢硬接，斜身一跃，婉儿趁机扳回劣势，也接连攻出三指四掌，一样七招！

这七招连环施出，也把“鬼谷隐叟”逼退一丈！

二人翻翻滚滚，晃眼打了十数招，仍然是个不胜不败之局！

“赤发灵猴”猴眼一转，盯在慕容红的粉脸之上，阴森森地笑道：“他们两个打上了，女娃儿，咱们也别闲着，老夫陪你玩玩！”

这话轻薄已极，慕容红玉面如冰，挖苦道：“刚才你不是说十招吗？如今廿几招都过了，你那同伴并未能把我妹妹怎么样！……”

“赤发灵猴”贼忒忒一笑，道：“十招，廿招，有什么关系，反正早晚你二人是我们两位老人家囊中之物！”说着一招“黑手套魂”，抄手向慕容红下腹部抓来！

慕容红秀脸一红，她一直尊敬他二人年老，说话都很客气，没想到这二人为老不尊，既不要脸又出手下流，她再也不留情面，搬身横步一招“风震雷鸣”，猛向对方当头拍去！

“赤发灵猴”闪身出掌，二人也打在一起，晃眼也过了十数个照面！

但动手时间一长，慕容红却不是“赤发灵猴”的对手！

“江南二奇”以“赤发灵猴”武功较高，而慕容姐妹，却以慕容红较弱，一强对一弱，几十个照面一过，慕容红已累得娇喘吁吁，周身见汗！

婉儿与“鬼谷隐叟”，却打了个棋逢对手！

认真说起来，婉儿与“鬼谷隐叟”还从一位师父学过艺，“鬼谷隐叟”是“神猴”铁凌之徒，婉儿也跟“神猴”铁凌百日习功，打着打着，二人招法竟有不少是相同的！

可是二人却从未见过面，当然谁也不认识谁。

不过都在心里纳闷，为什么对方招式，有许多与自己一样？

那边，慕容红却已险象环生！

“赤发灵猴”稳操胜算，又开始幽默起来，不时油嘴滑舌，表面上赞慕容红容貌美丽，身法窈窕，武功不弱，骨子里却是穷吃豆腐。

以他的岁数来讲，尽可做慕容红的祖父，当真是为老不尊！

慕容红又羞又气，“赤发灵猴”“黑煞手”遮天盖日，没头没脸向她盖下来，她已感力尽筋疲，无法应付这势威力猛的一招，但她恐怕失手遭擒受

辱，有损展白脸面，竟抱了同归于尽之心，不管罩向周身要害的掌影，却猛然施出一招“火中取栗”，运起家传绝艺“摘星手”，向对方扑去！

猛听一声乱响，一声暴喝，一声惨嗥……

第六〇章　群雄夺宝

激战的人影倏然分开，一人捧着腕子，惨呼后退，直踉跄退出十数步去！

再一看受伤后退的不是慕容红，而是“赤发灵猴”常去恶！

慕容红娇喘无力，粉脸煞白！

但脸上却抹过一片欣喜之色！

原来此时场中已多了一人！来人丰神如玉，态度从容，一个十足的美男子，年纪甚轻，但眉宇间英气迫人，俨然有一代宗师的风度，望着“赤发灵猴”的狼狈像，嘴角上挂着一抹淡淡嘲笑！

正是隐身树后的展白，见慕容红势危，适时出面抢救，只一掌便把狂傲不可一世的“赤发灵猴”震出了二丈开外！

婉儿一见展白出现，心中一喜，接连两掌把“鬼谷隐叟”逼退，娇躯一晃扑向展白，同时口中急呼道：“白哥哥……”

她积压在心底的热情，一下子爆发出来，但叫了一声白哥哥，突想起答应姐姐共嫁展白的事，不能当着人说出，不由娇靥羞红，千言万语，一时倒说不出话来！

但从她那激动的神情，以及因为内心欣喜而在眼中放射出来的光辉，亦可知道她心中是多么高兴了。

展白还给她一个会心的微笑，然后对“鬼谷二奇”道有事找在下，为什么不直接来找，却向两个女孩子狠下辣手，难道这也是英雄行径吗？”

“赤发灵猴”正在运功疗伤，无法答话。“鬼谷隐叟”翻了个白眼，道：“姓展的！‘亡魂谷’让你死里逃生，今夜相遇，说不得要你的死命！”

展白淡淡一笑，道：“‘亡魂谷’展白也没有输给二位，这次二位想要展白的命，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鬼谷隐叟”偷眼望了望师兄，见“赤发灵猴”仍在闭目趺坐，运功疗伤。他心中明白，就凭自己一人不一定是展白的对手，但嘴中不甘示弱，阴森一阵冷笑，道：“如果你小子把那本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卷》给交出来，老夫便可放过那段过节，甚至杀死老夫爱徒‘三寸丁’那件事，也从此不提了！”

展白道：“尊驾放弃前仇，这份宽大心胸，展白感激不尽。但想要在下交出《锁骨销魂天佛卷》，二位可是来晚了一步！”

“鬼谷隐叟”冷冷地道：“这样说，你小子还是不想把书交出来？”

展白道：“信不信由你，在下实在是当着天下群雄之面，把那本书撕毁了！”

“赤发灵猴”已运动完毕，晃晃悠悠走上前来，恶狠狠地道：“这点鬼计谋，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老人家。现在老哥俩只问一句，你是交？还是不交？”

气势汹汹，咄咄逼人！

“鬼谷隐叟”见师兄伤好，胆气为之一壮，也跨前两步，蓄满周身功力，同时嘴中喝道：“莫非一定要等我两位老人家动手吗！”

展白见他二人蛮不讲理的凶狠之态，心中一气，道这本秘录已毁，就是还在，展白也不会把它交给欺师灭祖之人！……”

这句话可以说是挖了二人的疮疤，二人同时暴喝了一声：“小子找死！”

暴喝声中，一个“黑煞手”，一个“阴风掌”，两种不同的力道，同时

向展白攻到！

展白以“千幻飘香步”法，略一回旋，即已脱出二人招式之外，但并未出手还击，冷冷笑道：“真的要动手，展白不见得惧怕二位，还是那句老话，展白退出江湖，不愿再与二位结梁子！”

二人同时暴怒，大奇“赤发灵猴”叱道：“谁管你退出江湖不退出江湖！”

二奇“鬼谷隐叟”也叱道：“不交出《锁骨销魂天佛卷》便永与你没完！”

说着“阴风掌”、“黑煞手”又同时攻到！

展白旋身闪开，只不还手，“江南二奇”倏忽之间，同时抢攻了五六招！

招招都是致命杀招！

在这两大高手全力抢攻之下，展白始终未还手，这份身法的轻灵曼妙，确旷古未闻，但也被“江南二奇”逼退了十数步出去！

展白已被迫得非要出手自卫不可了，婉儿与慕容红也同时赶上前来，准备随时接应展白……

突然——

远处传来一声豪笑，一声厉吼，交杂了一声令人毛发竖立的惨嗥！

几人同时一愣，连“江南二奇”也禁不住同时住手，掠退一丈开外，转脸向发出声响之处望去……

因这些声音，显示出恐怖，似乎有什么重大的祸害，就要发生在眼前似的！

就在众人一愣之间，一条黑影疾射而来！

黑影飞射疾掠，脚不沾地，人未至先发声叫道：“展哥……小侠！有人找你！”

展白已听出来人是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彩凤，但他听出金彩凤语调中充满了惊骇，似乎是遇到了什么重大的祸事，当即一愣，答道：“什么人找我？使得姑娘这样惊惶？”

金彩凤俊美无比的脸上一片惊容，娇喘吁吁，道：“九大门派，还有……其他很多人，以及‘南海门’的许多高手，都要找展小侠！”

展白一愣，道：“这么多人，都是找我的吗？”

金彩凤咽了口口水，连连点头，又道：“他们似乎是约集齐了来找展小侠，雷大叔说展小侠不在，他们不信，要挨屋搜查，‘穷家帮’的人出面拦阻，他们已出手伤了人，而且声言不寻出展小侠，要把在场所有之人，——杀死！……”

金彩凤一口气说到这里，展白已急道：“有这等事，我去看看！”

说罢飞身向来路掠回！

“江南二奇”陡喝一声：“哪里走！”

喝声中随后追去！

婉儿、慕容红、金彩凤也先后脚紧跟着追上！

尚距离院墙有十数丈之远，展白迫不及待，一式“直上青云”，飞身跃起，半空中双臂一抖，中间未借任何垫脚之力，已跃上了高墙！

放眼向院中一看，广大院落里足有二、三百人混战在一起！

掌风指影，刀剑光寒，不时传出受伤之人的闷哼惨嗥！

地下已倒有十数具断头残肢的尸体！

战况十分惨烈！

展白陡喝一声：“住手！”

这一声大喝，声如雷震，院落中混战之人，同时收招停身，跃步退出圈外！

噗！噗！噗！……先后六条人影纵落院中！

当先俊美少年，风度高雅，玉面生威，正是展白！

后边跟着的是“江南二奇”、婉儿、慕容红及金彩凤。

展白俊目一扫地下的横尸，心中一阵激越。昂声道：“何方高人寻找在下？为什么一言不合即开这么大的杀劫，难道这值得么？”

一声宏亮佛号，人群中走出一位身躯高大、着灰色袈裟、白发白眉，但面色红润的老僧。

高大老僧向展自单掌问讯，道：“小施主想必就是当年侠名满四海‘霹雳剑’展云天展大侠的后人了？”

展白点头称是。

高大老僧又道：“老衲乃当今少林寺掌门方丈‘智海’，现在借重九大掌门的面子，想向展小侠讨要一件东西，不知展小侠肯赏脸否？”

少林掌门“智海”话未说完，峨嵋、崆峒、武当、昆仑、点苍、华山、长白、法华八大掌门人，同时跨前两步，在“智海”身后一字并肩排开，虎视眈眈，望定展白！

展白见这少林掌门话中含意，满是强索硬讨口吻，又见八大掌门虎视眈眈的情形，显然有点仗势欺人的味道，暗忖：“怨不得掌武林牛耳达数百年的九大门派，会忽然消沉不振，凭人的嘴脸，很难成就大事……”

因为九大掌门言谈举止威胁性甚大，引起展白不快，当下瞥了九大掌门一眼，冷冷笑道：“有什么需求，大师请说就是！只要不违背武林正义，展白能力所及，一定照办！”

展白这话说得义正词严，不卑不亢，不少人心中暗暗钦佩：“凭这点子年纪，当着九大门派掌门，不谈武功，光是这份谈吐和风度，便令人心折……”

但展白话中之意，对少林掌门无礼的言词，也隐含讽刺味道。

“智海”身为少林掌门，当然不会听不出来，但因为此举关系重大，仅老脸一红，仍继续言道：“其实老衲也不会有什么额外的苛求，只希望小侠把那本《锁骨销魂天佛卷》，交回老衲，老衲连同八大掌门转脸就走，绝不多说半句废话！”

展白淡淡一笑道：“假如那本秘录还在本人身上，就凭掌门人一句话，展白即当双手奉上。可是，大师来晚了一步，那本秘录在数日之前，即已当众撕毁，此来恐怕要使九大掌门之尊空跑一趟了！”

展白实话实说，谁知少林掌门“智海禅师”脸色不变，仍向展白道：“老衲不妨实话实说，那本秘录，乃是本寺前代掌门‘苦水大师’会同武当前代掌门‘铁心道长’，对二百余年之前一代奇人‘只眼郎君’加了一次授手之恩，‘只眼郎君’为感恩图报，将耗尽终生心血所著的一本《锁骨销魂天佛卷》赠与本寺‘苦水大师’及武当‘铁心道长’，因为这本秘录于武林关系甚大，两位前代掌门商议的结果，将这本秘录交与本寺保管，本寺历代掌门均将这本秘录珍藏于本寺‘藏经楼’佛龛中，如今，江湖轰传本秘录在小施主手中，老衲一查藏经楼的藏珍，果然这本秘录失踪！”

“智海禅师”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似是惋惜寺中历代镇寺之宝的失窃，竟是轮在他担任掌门之任时发生。

众人也为这从未听说过的二百余年中的秘闻，听得入了神，都大睁双眼，

望着少林掌门说下去。
　　“智海禅师”继续道：“老衲虽然从未与小施主会过面，但从门下弟子之报告，及闻听江湖传言，知道小施主乃一代大侠‘霹雳剑’展云天之子，而且光明磊落大义凛然，丝毫不会是潜入本寺偷窃秘录之人，想是小施主从别人手中辗转得到，老衲为了取信于人，故约集八大门派掌门人，特赶来向小施主索回本寺历代相传之藏珍，尚祈小施主网开一面，将该秘录交还老衲，不但老衲感恩不尽，即少林寺历代弟子，必不忘小施主的大恩大德！”
　　“智海禅师”说完这长长的一大段话，双眼神光暴射，一瞬不瞬地望定展白，似是等着展白立刻给一个满意的答复！
　　展白微微一笑，道：“事实的真相，恐怕不是如此吧！”
　　“智海禅师”面色一寒，长眉一耸动，似是颇为不悦地道：“此事乃本寺秘密，事非得已，绝不会与外人道及，难道小施主以为老衲会说谎吗？”
　　展白整容道：“大师身任少林掌门，当然不会说谎，但据展白所知，此事的经过，确与大师所说微有出入！”
　　展白十分敬仰雷大叔，据雷大叔在秘洞内告诉他的有关《锁骨销魂天佛卷》的秘闻，与这少林掌门所说不同，他当然还是相信雷大叔说的。
　　“智海禅师”却被展白这几句话激起了怒火，只见他须眉无风自动，沉声道：“请道其详！”
　　展白道，“当初‘只眼郎君’修炼一门高强内功，正头，被天下第一尤物‘天仙魔女’以‘姹女迷魂大法’所扰，走火入魔，确曾为贵寺前代掌门‘苦水上人’及武当‘铁心道长’施救。”
　　展白继续道：“但‘只眼郎君’前辈异人，伤好之后，耗费半生心血，绘制的这本秘录，却并未赠给贵寺前代掌门！”
　　“智海禅师”面色陡变……
　　但尚未等到他有何举动，展白又道：“而是放置在‘罗浮山’一个秘洞内，在死前并故意透露消息，于是引起二百余年之前，江湖上一场争夺此一秘录的流血惨剧！”
　　这无异证明“智海禅师”所言不实，“智海禅师”冲冲大怒，猛然上前一步，叱道，“照小施主所说，难道这本秘录，还是本寺前代掌门参与群雄夺宝，争夺到手的不成吗？”
　　“智海禅师”此时功贯双掌，眦目喝问，如果展白说一个“是”字，或微一点头，他这力可开山破石的一掌，便要全力击出！
　　“智海禅师”激怒得如一只被斗败的雄鸡，展白却极为轻松地道：“大师先别急，当时贵寺前代掌门是否参与这争夺秘录之战，在下没听说起，不敢武断。倒是这本秘录落在‘法华南宗’弟子手内，确是事实！”
　　此言一出，众雄一阵骚动：“法华南宗”及“法华北宗”两位掌门人，同时挺身而出！
　　“法华南宗”掌门人“弹筝客”张强哈哈大笑道：“说来说去，《锁骨销魂天佛卷》真正的主人，应该是属于敝宗所有！”
　　“法华北宗”掌门人“铁琵琶手”范丹向展白一拱手道：“就请展小侠把二百余年的失物，交还原主如何？”
　　展白微微一笑，道：“可是这本秘录，‘法华南宗’的弟子并未能保住，略一过手，即死在当场，而且死得很惨，那本秘录，却又被武功不高的‘五爪灵狐’得去！”

群雄又是一愣，“铁琵琶手”范丹道：“我们虽未亲眼目睹，但参与夺宝之战的，想必俱是当时武功高手，怎会被一个武功不高的人得去？”

展白道：“这还不简单，武功高强的抢先出手，最后死伤殆尽，‘五爪灵狐’却始终隐身一边未出手，这叫‘坐山观虎斗’，‘卞庄刺虎’的故事你该听过吧？卞庄力不能敌一虎，但隐身一边，等到两虎恶斗，两败俱伤，他却一拳猎了两虎。‘五爪灵狐’用了同一的方法，所以他得了《锁骨销魂天佛卷》。”

突听一阵桀桀怪笑，人群中飞快掠出一个瘦骨嶙峋的老者，大声叫道：“想不到！想不到！这天下第一奇书，还是我们‘崆峒派’的！”

说着双掌一摊，对展白道：“真主人在此，交出来吧！”

众人一看，这瘦如排骨的老者，正是当今“崆峒掌门”“排骨仙”王之道！

至此，众人恍然大悟，原来展白口中的“五爪灵狐”是属于“崆峒派”！心中也均感不忿！

少林掌门“智海禅师”深恐被展白三言两语，不但剥夺了本门对秘录的主权，而且会分散了以自己为首的九大门派之团结，当时念珠一捻，强忍住满腔怒火，向展白道：“小施主，照你所知继续说下去，想那《锁骨销魂天佛卷》，既是高手环伺，以当时武功平平的‘五爪灵狐’，就是暂时得手，也不见得能保住此书！后来又落入何派手中？”

展白道：“以后的事，便不知道了！在下所知，仅仅如此！”

“智海禅师”冷笑一声，道：“小施主说话，有头无尾，分明是捏造事实，妄想抵赖，以图私吞秘录归为己有！”

关于《锁骨销魂天佛卷》之秘闻，展白本来只听到句实言说至此为止，现在听少林掌门语含谩骂，当时怒道：“大师要顾虑自己的身份，不要含血喷人！”

“智海禅师”也怒道：“江湖传言小施主光明磊落，肝胆照人，今日老衲一见，真所谓江湖传言不可尽信！”

展白道：“此话怎讲？”

“智海”道：“小施主徒有侠名，事实上是虚妄奸诈之辈，当年‘霹雳剑’展大侠的一世英名，都被小施主沾污了！……”

展白大怒，暴喝道：“住口！”

这一大喝，声如雷震，可见展白已经怒极！

“智海禅师”当场退了一步，以为展白要出手，双掌提起，蓄势以待！

展白孝心特重，最忌别人辱及先父，当时还是真想动手，但他功聚双掌，陡然记起自己答应“南海门”的约言，不再过问江湖是非，立刻又把聚至顶峰的功力撤了回去，提起的双掌又缓缓垂了下来。狠狠地道：“在下尊敬大师乃一代掌门，但大师辱及先父，若不是展白与人有约，不再过问江湖是非，哼！对大师便要不客气了！现在展白不再多说，你们走吧！”

“智海禅师”身为少林掌门，身份何等尊贵？如今，当着天下群雄，被展白像斥叱下人般一喝，竟当时怔了！

展白说完，毫不理会地转身而去！

突然“排骨仙”一声暴喝：“对九大掌门，竟敢这般无礼？小子别走，先接老夫一掌！”

暴喝声中，腾身而起，半空中挥掌，猛向展白后心要害撞去！

展白听到身后掌风狂啸，猛一转身，斜跨两步，“排骨仙”势若排山倒海的一掌，已经落空！

“轰”的一声，尘沙四溅，“排骨仙”这一掌竟把三合土的地面，硬砸了一个大坑！

“崆峒掌门”“排骨仙”掌力不弱！

“法华南宗”掌门人“弹筝客”、“法华北宗”掌门人“铁琵琶手”，同时飞身掠至，喝道：“要想走，没那么容易！除非阁下把《锁骨销魂天佛卷》交出来！”

接着，“智海禅师”及另几位掌门人同时掠上前来，把展白围在核心！

“智海禅师”道：“小施主如果不把《锁骨销魂天佛卷》交出来，可别说我们九大门派要出手得罪了！”

展白冷笑不语！

事实所迫，他非出手应敌不可，但他又不愿当着群雄自坏诺言。

是以左右为难，一时之间不知怎样才好……

突然——

雷大叔急掠而前，在展白身前一站，面向“智海禅师”道：“少林掌门，可认得老夫否？”

“智海禅师”上下打量雷大叔两眼，见雷大叔满头乱发，神态威猛，双目奇光如电，看来内力精湛，但确实没见过。当时正气头上，也未深思，随即冷冷地道：“老衲眼拙，不认得贵施主！”

雷大叔道：“难道你接任掌门时，上一代掌门，没有交代吗？”

这话说得没头没脑，“智海禅师”一愣，又狠狠地看了雷大叔两眼，道：“难道少林寺交代掌门重任，跟贵施主还有什么牵连不成？”

雷大叔微微一笑，道：“恐怕有一点！”

这涉及武林门派派内隐秘算是干涉内政，乃一派的耻辱，“智海禅师”冲冲大怒，道：“老衲与施主素不相识，如果施主不把此话交代清楚，老衲必然以性命相搏！”

跟着又加上了一句：“少林寺所有僧众，也绝不会饶过施主，就是少林寺世世代代也与施主没完！”

雷大叔又笑道：“这话说得有点过火，真要逼着老夫说出实话，恐怕对少林数百年清修有些不便！”

这话更激起了“智海禅师”的怒火，沉声道：“请道其详！”

雷大叔道：“事关贵寺数百年清誉，不要当着天下群雄说出，还是咱们二位找个无人所在，私下里谈谈比较妥当！”

“智海禅师”已经怒不可遏，叱道：“看贵施主也像个人物，怎么这般吞吞吐吐？有话快说就是！”

事实上，雷大叔介入少林寺上代掌门人门户之争，且对整个少林寺有过大恩，还是真不可当众吐露。但二人僵上了，在这种情况下，“智海禅师”决不会接受雷大叔的提议，两个人真到一边去说，而雷大叔在一连声催促之下，势也不能不说出来。

第六一章　力挫“排骨仙”

想雷大叔火暴脾气，岂能一再被逼？当下仰天一阵狂笑！

笑声悲昂，高可震天！

笑罢，面色一沉，道：“老和尚，这可是你逼出来的，一切责任由你负担！老夫再问你一句：你可知道这《锁骨销魂天佛卷》，是怎样落在贵寺手中的吗？”

“智海禅师，也在火头上，闻言毫不考虑地答道：“老衲已经说过一遍了，乃‘只眼郎君’老前辈，感念本寺上代掌门‘苦水上人’援手之恩，赠与本寺的！”

雷大叔道：“那么，适才展小侠所说的呢？”

“智海禅师”道：“分明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

展白从来未当众被人如此骂过，当时踏前两步，喝道：“住嘴！……”

雷大叔拦住展白，向“智海禅师”道：“老夫可以告诉你，展小侠所说，一点不假，那本《锁骨销魂天佛卷》确为武功平平、但心智过人的‘五爪灵狐’得去！”

“排骨仙”愕然动容……

“智海禅师”冷笑道：“一句谎话，再加上阁下一人，便可以成真了吗？”

雷大叔怒道：“事实如此，由不得你不信！”

“智海禅师”面寒如冰，道：“照你说来，这本秘录，又怎么到了本寺前代掌门手中，又怎成了本寺历代相传镇山之宝？难道以堂堂少林派，也会学那下五门的‘五爪灵狐’，从别人手中抢劫来不成？”

“智海禅师”怒极，以致口不择言，他没想到此言一出，崆峒掌门将做如何感想？

当时崆峒掌门“排骨仙”面色立变，回头以两道冷剑似的目光，狠狠地瞪住“智海禅师”，脸上抖露出无限杀机……

但未容他发作，雷大叔快嘴接过来，冷冷地道：“正是如此！”

“智海禅师”面色立变……

雷大叔也未等他发作，接下去道：“就事论事，少林前代掌门‘苦水上人’劫夺此书出发点与‘五爪灵狐’不同。‘五爪灵狐’暗下毒手，劫夺此书，是想据为己有，练成绝世武功，以便称霸江湖；但‘苦水上人’劫夺此书，却是想消弥武林浩劫，秘录到手，连看都不看一眼，即束之高阁，这也就是少林历代相传这本秘录、少林弟子却从无一人习过秘录上之武功的原因，而且历代掌门交接时，都隆重宣誓，不许私阅秘录，如胆敢偷看，即为少林叛逆。所谓‘千劫一念，一念千劫’，少林前代掌门这一片侠心义肠，老夫决不抹杀！”

这乃是少林掌门之秘，只有独任掌门之人，在接任掌门时，方由上一代掌门告知，就算寺内最亲信弟子也不得与闻。

如今，由这寺外之人口中道出，“智海禅师”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

“智海禅师”既惊且怒，暴喝道：“大胆狂徒！此事你如何得知？”

雷大叔面色一寒，道：“秃驴敢对老夫无礼！老夫句，你可知道你寺中上一代掌门人三位师兄怎么死的？”

这一问，把“智海禅师”问得瞠目结舌，半晌无言以对！

但话挤在嘴口上，“智海禅师”岂甘缄默，当下残眉倒立，怒目圆睁，

叱道：“本门三位师伯为什么死的，难道你会清楚？”

雷大叔哈哈一笑道：“我不清楚？老夫敢说，‘正心’一死，天下知道此事的，唯有老夫一人！”

“智海禅师”怒极，叱道：“完全是一派胡言！”

雷大叔一瞪眼，道：“看来你是非要逼着老夫把全部秘闻都抖露出来不可了！我老实告诉你吧！你三位师怕，就是因为偷看《锁骨销魂天佛卷》，触犯了寺规，自行震碎天灵而死的！”

“智海禅师”面色一变再变，厉叱道：“老衲三位师伯，乃上代掌门人师兄，就是暗地看了秘录，也不致于犯罪，你这狂徒，分明一派胡言乱语……”

雷大叔道：“假如你三位师伯偷看秘录，被掌门人发现喝止时，不但不听掌门人之命，反而突然出手，把掌门人制住，要置掌门人于死地时，以你们少林寺规来说，该当犯的何罪？”

“智海禅师”又是一愣！

掌门人职权高于一切，不要说是同辈的师兄，就是高一辈的师伯，师叔，如果侵害到掌门人，也是死律一条！

“智海祥师”楞了一会，突然念珠一转，道：“事关本寺隐秘，连本掌门都不知道，你这狂徒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不是胡言乱语，企图混淆视听是什么？”

雷大叔不紧不慢地答道：“当时老夫在场，怎会不清楚？”

“智海禅师”震声道：“什么，你在场？”

雷大叔沉着地点了点头，道：“一点不错！若不是老夫在场，‘正心方丈’早已没命了！就是因为老夫救了他一命，大义斥责你的三位师伯，使你三位师伯羞愧难当，自碎天灵而死！”

此时，“智海撣师”已震惊得透不过气来！……

群雄更是眼睛睁得滚圆，鸦雀无声地惊视着雷大叔！

雷大叔接下去道：“也就是为此，你师父‘正心方丈’也看到了翻开扉页的秘录，觉得此书太艳，不宜在寺中保存，又感念老夫援手之恩，使少林寺数百年命脉不致中断，才把此书转赠老夫，并且赠送了少林寺三颗价值连城的秘制丹药‘龙虎续命丹’！”

听至此处，‘智海禅师’已如冷水浇头，全身凉了！

因为少林寺已落于“南海门”掌握之中，他率领门下潜出少林寺，与门下商议的结果，想从“南海门”手中夺回数百年的基业，以少林寺秘传的“七十二种绝艺”已不敷应用，非要把这本武功奇奥、别走蹊径的秘录夺回来不可！

他探听出这本秘录，落于少年剑客展白之手，又风闻展白武功高强，独战“三煞”、“四凶”几至天下无故，是以费了不少唇舌，并答应了不少好处，才约集了八大门派掌门人，共来索回《锁骨销魂天佛卷》！

如今听雷大叔一说，无异是把少林寺对这本秘录的主权给否决了！

听雷大叔说完这段连他本人也不知道的少林寺前代秘闻，“智海禅师”怒火中烧，惊魂甫定，深觉少林寺数百年基业，成败在此一举。不由怒叱道：“尔是何人？”

雷大叔微微一笑，道：“江湖无名小卒，‘天佛掌’雷震远！”

“智海禅师”面色立变，由狞恶之态倏然变成惶恐与崇敬，连忙弯下腰去，深施了一礼，恭谨言道：“阿弥陀佛！善哉！来是雷恩公！老僧不知，

多有冒犯……”

雷大叔见报出自己名字，当今少林掌门态度立刻变得恭敬，反有点不好意思，连忙伸手搀扶，但尚未等他说出：“大师免礼，不知者不罪……”之话时，“智海禅师”突地脑筋一转，觉得不对，如果自己当众向雷大叔一认罪，那么《锁骨销魂天佛卷》少林派就算是没有资格问鼎了！

这样一来，少林寺各门武功，均不能胜过“南海门”，少林寺数百年基业，岂不就从自己手上断送了吗？

千古罪人，他自承担当不起！

想到此处，“智海禅师”脸色倏地一变，挺身叱道：“不过，就凭你一面之词，本掌门怎能轻信，你可有个凭证拿来给老衲过目吗？”

雷大叔也一愣，想不到少林掌门态度变得这样快！

于是愕道：“什么凭证？”

“智海大师”道：“你说本寺上代掌门，送了你三粒少林独门秘药‘龙虎续命丹’，又说《锁骨销魂天佛卷》也转赠了你，这两样东西，你能拿出来，给老衲过过目；你所说一切，老衲便都信以为真！如若拿不出来，哼！哼！便是阁下信口开河，戏弄老衲，那时，别说老衲对不起你！”

雷大叔心中转念：“龙虎续命丹”三粒，二粒在早年救了人，一粒在“豹突山庄”送给展白时，展白不接受，已披自己摔破地下，如今是一粒不存了；《锁骨销魂天佛卷》已被展白撕毁，两桩信物一件也没有！

但雷大叔心里明白，就是这两桩信物都还存在，“智海禅师”也不会就此罢手。雷大叔为了寻访盟兄展云天，夜入少林寺，适逢凑巧，挽救了少林寺一场浩劫，这件事除了当时少林心方丈”以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以眼前情势来看，就算他拿出这两桩信物来，“智海禅师”也不会认账！

雷大叔想到这里，仰天一阵豪笑，道：“雷震远虽是一名江湖小卒，但平生所为，大凡江湖上的朋友也有个耳闻，是否惯打诳语之人？想必老和尚也该知道！话，到此为止。信不信，全在老和尚自己了！”

“智海禅师”尚未答言，崆峒掌门“排骨仙”踏前两步，横眉冷目地道：“禅师，我们不必跟他说那多，问《锁骨销魂天佛卷》在何人身上？”

雷大叔冷笑一声道：“凭你也配！”

“排骨仙”性好渔色，夜不虚度，离开女子便夜不成眠，旦旦而伐，不但弄得一副身子骨瘦如柴，赢来了“排骨仙”的雅号，而且声名狼藉，素为江湖正派人士所不齿。

雷大叔正义凛然，最是瞧不起这些鸡鸣狗盗之辈，是以见“排骨仙”一出面，便气愤填胸，说话也就毫不客气了。

但，雷大叔这一句话却激怒了“排骨仙”！

只见“排骨仙”惨白寡绿的脸上，一阵扭曲，两只死鱼眼一瞪，怒叱道：“雷疯子，少狂！你先接本掌门一掌试试！”

怒叱声中，把运至颠峰的掌功，平胸向雷大叔椎来！

掌出，就地卷起一阵狂枫，向雷大叔呼啸而至！

“排骨仙”掌力不弱！

雷大叔冷晒一声，道：“像阁下这等脚色，十掌，百掌，老夫也接着你的！”

说话声中，右掌一挥，一股劲流，直向来势迎去！

两股力道在半空相接，“轰”的一声，尘沙四溅，“排骨仙”当场被震

退三步！雷大叔却纹丝未动。

“排骨仙”人前受挫，暴怒如雷，虎吼了一声，猛扑而上，施出“崆峒派”看家本领，倏忽之间，接连攻出三掌两脚！

只见掌影如山，夹着条条腿影，如狂风骤雨一般向雷大叔周身罩下！

“你这是找死！”

雷大叔也被激起真火，怒叱一声，施出“天佛绝学”，对狂风骤雨的招式，不躲不闪，反而掌指齐出，见招打招，见式打式，硬碰硬，和“排骨仙”对折了三招！

众人只见两条人影往上一凑，掌风腿影缤纷交错，“啪！啪！”传出几声气爆，缠斗在一起的两条人影，又倏然分开！

雷大叔傲然而立，乱发在夜风飘拂下，飘飞如蓬！

“排骨仙”脸色惨白，瘦长条的身躯摇了两摇，双目愤怒得几乎喷出火来，瞪视着雷大叔，像是亟欲再次扑上前来拼命的样子。……

待二人乍合即分，众人还未看出个所以然来，可是，激斗的二人胜负已分，强弱已判！

就在众人惊视着双方、还不知二人谁占了上风之际，只见“排骨仙”身形又摇了两摇，突然张口喷出一口鲜血，人，也跟着倒下去……

少林掌门“智海禅师”急掠而至，适时伸手扶住摇摇欲倒的“排骨仙”，一边认怀中掏出一粒丸药放进“排骨仙”口中，一边回头怒视着雷大叔喝道：“雷震远！好狠的手段！王掌门乃是老衲请来的，如今伤在你的掌下，这段梁子，九大门派是跟你结定了……”

未等“智海禅师”的话说完，“法华南宗”掌门人“弹筝客”张强，及“法华北宗”掌门人“铁琵琶手”范丹同时暴怒，不怒叱了一声。一个用“弹筝指”一个用“琵琶手”，分左右同时向雷大叔攻至！

雷大叔照样不闪不避，硬接两大掌门一招，同时，冷笑一声，道：“想不到堂堂九大门派之尊，也是以多为胜之辈！”

这话显然有点伤众！

“法华”南、北两大掌门微微一挫，欺身又进！

其他七大掌门人，一齐晃身欺上前来，个个脸露杀机！

少林掌门把“排骨仙”安顿坐在地下，令其静坐调息，也晃身扑上前来，满面怒容地道：“事关整个中原武林，如果不把《锁骨销魂天佛卷》献出来，说不得九大掌门要全力以赴！”

雷大叔晃身出掌，抵住“法华”南、北宗两大掌门的攻势，同时一阵狂笑，道：“雷某人形将就木之年，能领教九大掌门的绝艺，实乃三生有幸，你们九大门派一齐上吧！”

说话之间，倏忽劈出七掌，分袭另外七大掌门！

雷大叔是怒极了，已忘记眼前局面的严重性，连环劈出七掌，掌掌劲风狂啸，分向七大掌门卷至！

七大掌门齐声怒叱，纷纷出掌应敌！

只见人影晃动，掌指漫天，齐向雷大叔攻到！

这时，雷大叔已是力敌八大掌门，八大掌门功力均非等闲之辈，如今一齐出手，威力更是大得出奇！

雷大叔乱发飞蓬，怪目厉睁，身形电转星飞，长袍大袖被凌厉掌风吹得猎猎作响，但他在八大掌门围攻之下，竟然是有攻有守，昂然不惧！

但任何人都可看得出来，雷大叔一人力敌八大掌门，完全是凭一口真气，假如时间长了，决不是八大掌门的敌手！

突见一条人影，疾如闪电，直向激斗的人影中射去！

这时，八大掌门联手合战雷大叔一人，每个人的功力都在一个甲子以上，而且都是施的致命杀招，每一掌每一指，均可开碑裂石！

激斗场中，掌风山涌，劲风狂啸，九个顶尖高手的掌风劲流激荡在一起，犹如一个巨形的龙卷风！

危险之状，可说是间不容发！

是谁有这么大的胆量，竟敢合身扑向激斗场中？

就在众人纷纷谅诧声中，突见那条人影以肉眼难见的速度，疾射至激斗场中，只一个急旋！

也没有看出他是用什么招式，只见围攻雷大叔的八大掌门，一个个如触蛇蝎，纷纷惊叱，分向四方窜出圈外！

场中央与雷大叔并肩而立的正是少年展白！

众人暗暗吃惊！

也有不少人在心中暗暗喝彩！

雷大叔独战八大掌门，已属惊人，但雷大叔还是成名江湖多年的武功高手！

而且，力战八大掌门，也不过是勉强支持不败！

如今，展白一个年仅二十余岁的少年，竟能一招把八大掌门一齐逼出圈外，实是出乎众人想象之外！

现在算是开了眼啦，少年展白，当真是一掌震八方！

展白一招“佛光普照”，逼退八大掌门，在雷大叔身前一站，侠胆英风，俊美的仪表，真如玉树琪花，神采照人！

他用俊目一扫满脸惊容的八大掌门，朗声说道：“数百年来九大门派一直掌中原武林之牛耳，设想到轮到几位掌门头上，竟这般是非不分，善恶不明！”

这话俨然有教训口吻！

“智海禅师”有鉴于展白适才的一招，威力大得惊人，闻言虽然暴怒，但并未敢轻易出手，只满脸怒容地叱道：“此话怎讲？”展白道：“方才在下事先已经说明，《锁骨销魂天佛卷》是由在下毁去，与雷大叔毫不相干，因何九大掌门不问青红皂白，竟然冒昧向雷大叔出手？……”展白此言一出，尚未等“智海禅师”答话，突见两条人影疾射而至！

两条人影脚未落地，半空中即发言道：“姓展的小子！《锁骨销魂天佛卷》既是在你手中，那就赶紧拿出来，交给我老人家！”

话落人至，正是“江南二奇”！

大奇“赤发灵猴”常去恶，二奇“鬼谷隐叟”文正奇，衣着刺眼，而且在江湖上凶名彰著，加上武功高强，行事乖张，是令人闻名丧胆的两魔头！

如今联袂出现，场中不少人暗暗心惊！

少林掌门“智海禅师”心中也微微一惊，道：“《锁骨销魂天佛卷》乃本寺之物，不希望二位再插上一手！”

“赤发灵猴”常去恶嘿然一阵冷笑，道：“少林寺徒具虚名，自己的寺院都保持不住，有什么资格大言不惭，敢说天下第一奇书是你们寺中所有？”

“鬼谷隐叟”文正奇也冷森森地道：“我们老哥俩势在必得，谁要不服，

这就是榜样！”

话未说完，只见他单掌一挥，一股凛骨寒飙，随掌发出，狂啸着卷向武当掌门“玄清子”！

掌风未至，先感一股寒气沁人，武当掌门“玄清子”突然受袭，又见掌势来得厉害，惊呼一声，晃身躲过！

“玄清子”横飘三尺，凛冽寒飙擦身而过，他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

但在他身后二丈开外的两名“穷家帮”弟子，却未能躲开，掌风过处，只见二人发出二声惨嗥，脸色变成纸一般惨白，周身一阵抽搐，竟然萎顿倒地死去！

这是“鬼谷隐叟”不久之前才修练成的“阴风掌”，隔着二丈余远，竟能一掌连毙二人！

掌功之歹毒厉害，实在惊人！

谁知武当掌门“玄清子”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身任一派掌门，确实有些不弱的艺业，就在冷不防的暗袭之下，仍能及时施展独门身法，在危机一瞬间躲过了，“鬼谷隐叟”一记杀招！

“穷家帮”两名帮众，糊里糊涂做了替死鬼！

“鬼谷隐叟”一掌击毙“穷家帮”两名弟子，“穷家帮”的三大长老“风尘三丐”冲冲大怒，不约而同，暴叱了一声，同时腾身扑上，半空中各自劈出一掌！

三股掌风，合而为一，狂卷“鬼谷隐叟”！

未等“鬼谷隐叟”出手，“赤发灵猴”大袖一挥，叱道：“穷要饭的！你们给我退下！”

“赤发灵猴”这随手一挥，看来轻飘飘的未施出实力，事实上却是他鬼神皆惊的“黑煞手”一大杀招“冤鬼挡路”，竟把“风尘三丐”合力攻出的三股力道，化于无形！

“风尘三丐”为“穷家帮”盖世高手，就是江湖上声名也甚显著，三人武功不弱，如今三人合手攻出一掌，被“赤发灵猴”挥袖一挡，三人只觉像是遇到一面无形的钢墙，不要说掌力发不出去，连腾空的身形，也被阻挡落下地来！

“风尘三丐”不由一愕！

心说：这看来形状奇特的猴像老人，武功之高，实在前所未见！……

也就在“风尘三丐”一怔的当儿，“南海门”的高手，排成一线，缓步走了上来！

当中是潇洒无比的白衣银扇“龙神太子”及貌如天仙的羽衣丽人“南海龙女”！

左侧“海外三煞”，右翼“黑道四凶”，七个“南海门”顶尖高手，在“龙神太子”兄妹两旁雁翅排开！

这九个人向前一迈步，隐然有一股震慑人心的威势！

“龙神太子”用手中银扇一指“江南二奇”，旁若无人地道：

“你们两个闪开！”

“江南二奇”乃江湖黑道上有名的两大怪物，素常狂傲透顶，从未被人如此呼喝过，闻言怒道：“你小子是对谁说话？”

“海外三煞”之中的白发婆婆上前一步，道：“就是冲你们两个老猴崽子说的，怎么，还不服气吗？”

“赤发灵猴”再不答言，“黑煞手”一招“黑手夺魂”，猛向白发婆婆面门抓去！

“你找死！”白发婆婆怒叱一声，单指如锥，疾点“赤发灵猴”掌心穴！

“哧！”一声微响，“赤发灵猴”如被蛇咬，惨嗥一声，飞身跃出二丈开外！

一看掌心，已红肿如桃，原来是被白发婆婆“搜魂指”所伤！

“赤发灵猴”又惊又怒，赶紧从怀里掏出疗伤圣药，放在嘴里嚼了嚼，含着口水吐在掌心上，一边赶忙运功调息……

接着“嘭”的一声，一条人影踉跄退出，跌跌撞撞，直向“赤发灵猴”怀里撞来！

“赤发灵猴”举起未负伤的左掌，就要向来人劈下！

突然，他看清了那是他的师弟“鬼谷隐叟”，急急收住劈出的掌势，变打为扶，一手扶住“鬼谷隐叟”！

“鬼谷隐叟”面色惨白，被“赤发灵猴”扶住，虽未栽倒，却张口喷出一口鲜血！

“赤发灵猴”大惊，谁能有如此高强武功，举手投足把自己师兄弟二人先后打伤？

但他顾不得多加思索，赶紧又掏出一颗疗伤圣药，给“鬼谷隐叟”服了下去……

第六二章　空前一战

原来白发婆婆用“搜魂指”伤了“赤发灵猴”，未等“鬼谷隐叟”出手，“海外三煞”之中的“佛印法师”一掌敲在“鬼谷隐叟”的后心上，把“鬼谷隐叟”打出二丈开外！

“南海门”的人，连伤两大高手，仍然排成一线，若无其事地缓缓逼近展白！

“南海龙女”纤指漫空一抡，指着九大掌门．道：“你们也闪开！”

被“南海门”气势所慑，九大掌门噤若寒蝉，各自退后数步！

“龙神太子”银扇一抖，指着展白慢条斯理地道：“请阁下把《锁骨销魂天佛卷》交出来吧！”

语调虽是不疾不徐，但口气却是强硬无比，毫无转圜余地！

展白微微一笑，道：“尊驾有什么资格，可以大言不惭，叫在下把《锁骨销魂天佛卷》交给你？”

“南海龙女”美中含煞的明眸，狠狠地盯了展白一眼！

“南海龙女”一双美目仍然望着展白，莺声呖呖地道：“难道你不知道那本《锁骨销魂天佛卷》，应该是属于‘南海门’之物吗？”

此言一出，展白心中一震，群雄也无不一愕！

众人心中诧弄：《锁骨销魂天佛卷》又怎会牵扯到“头上去？

展白不禁又抬起头来，苦笑一声，道：“姑娘，说笑话了！《锁骨销魂天佛卷》又怎会是你们‘南海门’的……”

但他话到一半，见“南海龙女”情焰熔熔的眼光一直盯着他，似乎眼光中有两支利箭，直要射进他的心窝，吓得他一哆嗦，赶紧又低下头去。

见展白受窘的样子，“南海龙女”盈盈一笑，道：“你看过《锁骨销魂天佛卷》上的绘像吧！”

展白脸一红，道：“看过！”

“你可知道那绘像是谁？”

“天仙魔女’！”

“天仙魔女’是谁？”

展白一愕：“‘天仙魔女，就是‘天仙魔女’，怎么还会句‘天仙魔女’是谁？”

“南海龙女”见展白愕然的傻像，不由莞尔一笑道：“实话告诉你吧！‘天仙魔女’乃是我‘南海门’的师祖！《锁骨销魂天佛卷》上绘的都是我‘南海门’师祖的遗像，岂容落入别人之手？”

展白嗤之以鼻，笑道：“在下从未听说过，‘天仙魔女’什么时候成了贵派的师祖！”

“南海门”众人同时脸色一变，脸露凶光，几欲同时愤然出手……

“南海龙女”做了个手势，阻止住门下众人，神情颇为不悦地对展白道：“我师父是‘鬼面娇娃’，‘鬼面娇娃’乃‘天仙魔女’之徒，‘天仙魔女’不是我师祖是谁？难道师祖还有冒认的吗？如果把《锁骨销魂天佛卷》乖乖地交出来便罢，否则，哼！将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南海龙女”此言一出，天下群雄莫不吃惊，至此，大家才明白，“南海门”原是源出“天仙魔女”门下！

但展白却是天生服软不服硬的个性，“南海龙女”这极具威胁性的几句

话一出口，展白剑眉一耸，冷笑一声道：“我再说一遍，众位来晚了一步！”

“龙神太子”接口道：“六月里贴门神，我们‘南海门，做事向来不会晚的！”

展白道：“数日之前，在下已当着群雄之面，把《锁骨销魂天佛卷》撕毁，就是尊驾再能言善道，也看不见此天下第一奇书了！”

“龙神太子”银扇轻摇，漫不经心地道：“阁下说此话，请问一向在场之人，有谁会相信？”

展白抡目望了望四周虎视耽耽的群雄，事实上，众人脸上的神色，似乎无一人相信自己之言。不由暗叹了一声，道：“不相信也是枉然，在下实在是把此书撕毁了！”

“南海龙女”微微一笑，道：“我看展小侠还是把它交出来的好！”

展白一再表明，无奈别人不信，他已被逼发火，当下怒道：“别说《锁骨销魂天佛卷》已经没有了，就是还在，展白也不会把它交给杀戮中原武林人士的海外门派手里！”

“龙神太子”面色一沉，杀机甚浓地道：“这样说来，我们是非要出手不可了！”

说着银扇向后一招，“三煞”、“四凶”齐上前跨了一步，蓄势欲发！

展白横扫了“南海门”七大高手一眼，道：“莫非尊驾忘了贵派与在下之约吗？”

“龙神太子”面色阴森，嘿嘿冷笑道：“若是怕了，就趁早把秘录献出来！”

展白剑眉一立，道：“展白生平不知什么叫‘怕’字，只是恪守信义，不愿再与武林人士动武！”

白发婆婆桀桀一阵怪笑，道：“没关系！我们三个老不死的，可以把约言收回！”

“佛印法师”也阴恻恻地笑道：“小哥哥，上次输得也许不大心服，何妨重新比划一次！”

“葱岭之鹰”冷冷地又加上了一句：“这次决不再叫你活着离开此地！”

展白剑眉轩动，内心激动不已！……

“太白双逸”认为这是展白洗雪前耻的良机，同时掠身上前，向展白道：“小恩公，接受他们的挑战！”

展白也急欲打破誓言的约束，闻言点了点头，面向“三煞”说道：“既然诸位一再相逼，展白愿意舍命相陪！但不知是不是还是由你们三位一齐出手？”

长髯老人竖了竖大拇指，赞道：“小哥儿，当真是豪气干云！……”

“龙神太子”面露杀机，沉声喝道：“《锁骨销魂天佛卷》‘南海门’誓在必得，本太子以代理教主身份下令，‘三煞’、‘四凶’一齐上阵！”

“龙神太子”此言一出，关心展白的人心中暗暗发生凉意！

“龙神太子”狡诈多端，在场群雄暗为展白捏了一把冷汗，显然这是一个圈套，要使展白上当。谁知展白傲然一笑道：“展白有机会能领教一番‘南海门’七大高手的绝招，实在荣幸之至！”

展白此言一出，长髯老人坚起的大拇指没有放下道：“好！老夫尊你为武林第一人！”

“龙神太子”颇为不悦地一甩袍袖，冷冷地道：“仇公公！不要长敌人

志气！你们七位上阵吧！无论如何要把这狂妄的小子，毙在掌下！”

“南海龙女”看出哥哥的杀气甚重，当着门下，不好意思出言反对，但望着跨步上前的门下七大高手，加上了一句道：“只要《锁骨销魂天佛卷》到手！”

不知“三煞”、“四凶”有没有体会“南海龙女”话中之意，但见一个个杀气腾腾欺身来，各自圈臂立掌，亮开本门架式，长髯老人领先发言道：“今日是空前绝后的一战，请小哥儿发招吧！”

“慢着！”

展白尚未答言，婉儿急掠上前，以万种柔情的眼光看了展白一眼，道：“白哥哥！小妹愿助白哥哥一臂之力！”

展白感动地望了婉儿一眼，道：“婉妹，你不要管！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展白说罢，提掌当胸，蓄势以待！

慕容红亦飞身上前，道：“这些人不要脸，倚多为胜！我愿与展哥哥同生共死，抵抗他们一阵！”

慕容姐妹挺身而出，展白心中大受感动，但以他的个性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深爱自己的两个少女，在此危险场合，帮自己出面的。

因此，展白苦笑了一下，道：“红妹，你也不要出面，就让我一个人应付好了！”

金彩凤站立一边，心中暗暗怨恨自己胆量不够，见慕容妹妹能当众表示出深情浓意，自己也在爱着展白，为什么不敢挺身而出呢？也许她是顾虑自己的门阀和地位？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她心中犹豫，见展白拒绝了慕容红姐妹，她就更没有勇气上前了……

樊素鸾也亟有挺身上前的冲动，但她却忍隐了下来，暗想：爱他的女孩子太多了，自己何必再插上一脚……

“太白双逸”、茹老镖头，都是江湖上硬挣挣的汉子，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虽明知式功不是“三煞”、“四凶”的对子，此时，却一齐走上前，与展白并肩而站，同时说道：“我们都愿助展小侠一臂之力！”

只有雷大叔站立原地未动，因为他知道展白的性子，既经决定的事，别人绝无法使他改变！

“三煞”、“四凶”同时嘿嘿冷笑，道：“多多益善，黄泉路上绝对不在乎多添几个新鬼！”

展白衡量眼前情势，深知己方数人与“三煞”、“四凶”相比，武功实在差得太远，人多了不但白白送死，说不定还会碍手碍脚，妨害自己尽量施展所学，于是，傲然一笑，道：“不用在嘴皮子上卖狂！展白说是一人，就是一人，看看你们‘三煞’、‘四凶’，究竟有多少高深的艺业！”

说着又转头对“太白双逸”及茹老镖头道：“几位前辈的好意，展白心领，但展白既已决定之事，绝不更改，暂请几位前辈退下！”

“太白双逸”、茹老镖头，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黯然退后数步……

长髯老人又把大拇指竖了起来，连赞道：“英雄！豪杰！好汉！……”

展白圈臂立掌，功贯四梢，道：“请出招吧！”

白发婆婆性如烈火，双方噜嗦了半天，心中早已不白道请，再不发话，“搜魂指”神功运至十成，指出破风，“哧”的一声，点向展白“三阳”重穴！

招出，才干嚎了一声：“祖奶奶先打第一招！”

展白上身微晃，掌打白发婆婆右腕“关元”！

这避招打招，快逾电光石火！

白发婆婆估不到展白武功又有进境，自己招未出满，展白招已打至，她骇然而惊，急忙收招后退！

只听掌风破空，“太仓之鼠”向展白脑后劈出一掌！

展白挫步回身，连看也不看，“刷”的一掌，劈向“太仓之鼠”左臂！

仍是见招打招，快如闪电！

“太仓之鼠”惊呼暴退！

左边“佛印法师”的双撞掌，右边“葱岭之鹰”的九阳魔火功，同时袭至！

展白“巧打连环”，左掌右腿，同时把“佛印法师”及“葱岭之鹰”逼退！

但前、后双方的“沙漠之狐”、“阴山之狼”，各施煞手，又夹攻而到！

同时，斜刺里“长髯老人”运起“大手印”绝世掌功，如泰山压顶一般，向展白当顶盖下！

展白前、后、左、右受敌，当顶又有力逾万斤的掌力压下，连腾身回避都不可能！

这“南海门”七大绝世高手，各出一招，即已震惊所有在场之人！

好个展白，只见他在密如狂风暴雨的攻势之下，盘打横扫，逼退前后腹背之敌，一招“迅风疾雷”，“轰”的一声暴响老人硬对了一掌！

长髯老人那么高强的武功，被展白一掌震得上身连晃！噔！噔！后退了两步！

长髯老人长髯根根直立，狂笑道：“好雄厚的掌力！小哥儿武功又大有进境了！”

说罢，第二次猛扑急上！

展白施展开“无色无相身法”，脚踏‘千幻飘香步”，身形之快，当真是电转星飞，手上是“天佛降魔掌”与“风雷八掌”交互运用，只见他身形如幻，掌力如飘，手、眼、身、法、步，几乎以肉眼难见的速度，与“南海门”七大顶尖高手，战在一起！

“南海门”七大顶尖高手，“海外三煞”，“黑道四凶”，推出其中任何一位，均可震惊江湖，如今七人合手，战一个少年展白，更是个个拼命，均以本身苦练数十年的绝艺相拼！

看得众人暗暗吃惊，心生骇意！

白衣银扇的“龙神太子”已失去往常轻松潇洒之态，双手紧握住银扇，两只眼睛一瞬不瞬地注视着场中的打斗！

貌如天仙的“南海龙女”，双目放光，粉脸上忽喜忽忧，显示着她内心情绪的矛盾和变化……

雷大叔怪目厉睁，满头乱发如蓬……

“太白双逸”、茹老镖头都紧张得瞪大了眼睛……

慕容红、婉儿紧张得粉脸煞白……

金彩凤、樊素鸾表面上看来平静，但只要仔细注意她俩紧握着的双手，及酥胸急骤地呼吸起伏着，便知她俩也是紧张万分，表面的平静，不过是极力矜持着装出来的！

在“海外三煞”之中，虽以长髯老人心胸比较谦和，但长髯老人素常以

武功天下第一自许，一生未遇敌手，如今一旦力敌的对手，又激起了他的争胜之心，早把那谦和之心与敬佩展白之念丢在九霄云外，“大手印”掌功运至十成，车轮大的巨灵大掌，掌掌扑向展白的要害。

无奈，展白因服食千年圣药“紫檀花”，积子内腹的淤血被长髯老人震开，吐出之后，腑年真气流转，内力源源而生，掌力大得出奇，长髯老人每与展白硬对一掌，“轰”然暴响声中，便被展白震得五内生慌！

长髯老人怒啸如雷，但再怒也没有用，因此时他的掌力已没有展白的掌力雄厚！

雷大叔、“太白双逸”、茹老镖头以及慕容红与婉儿，却渐渐安心下来，因展白力战“南海门”七大高手，显然已占了上风！

九大门派掌门、武林四公子，以及天下群雄总算开了眼界，有谁能想像武林中会产生像展白这样一位后起之秀！

一人力敌“南海门”七大绝世高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龙神太子”心中却在打鼓！

他满以为展白就算武功高强，能够力战“三煞”，独战“四凶”，要让“三煞”、“四凶”合力出手，必会打败展白，很快把《锁骨销魂天佛卷》抢夺到手！

谁知合“三煞”、“四凶”之力，仍然战不过一个展白！他渐渐体会到事态的严重性！

他深恐自己率领“南海门”，倾巢侵犯中原，刚刚建立起来的霸业，将要断送在展白一人手中！

这一战关系太大，他心中的惊恐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但这也更增强了他的杀机！

他俊美的脸上阴晴不定，手握银扇，眼珠左转右转是盘算一举击毙展白之策！

突然——“龙神太子”清吟一声，朗朗念道：“万绿丛中一点红！”

激斗正烈，“龙神太子”忽然吟起诗来，众人不觉一愕……

但就在众人一愕之间，只见激斗中人影交错游走，“太仓之鼠”忽然“吱”的一声尖哨，腾身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圆弧，双掌猛向展白胸前撞去！

展白不知“太仓之鼠”为何忽然用出同归于尽的打法，尤其另外六大高手招式更使他无法闪避，只有运足内力一掌迎着飞扑来的“太仓之鼠”劈去！

“轰，的一声暴响，“太仓之鼠”半空中被展白掌力震飞二丈开外！

接着“吭，的一声厉啸，“阴山之狼”用“太仓之鼠”同样的身法和招式，腾空向展白撞来！

展白一掌再把“阴山之狼”打出圈外！紧跟着又是一声怒吼，“沙漠之狐”扑空又到！

话勿絮叨，“四凶”、“三煞”轮流向展白猛冲硬打，完全是硬碰硬，而且都采取同一方式，从同一角度向展白冲击！

众人此时才算明白，原来“龙神太子”念的那一句诗，是指示“三煞”、“四凶”改变战术方法之用！“三煞”、“四凶”七大绝世高手，成轮带方式，轮番向展白猛冲，虽然掌功内力都不及展白深厚，每对一掌，即感头昏眼花，腑内真气四窜，可是他们七个人都有缓口气调息的机会！

但展白却是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接了一个，又来一个，三个循环以后，展白己硬碰硬，连接了三七廿一掌，展白纵是铁打铜铸之人，也架不住

七大绝世高手这般不顾性命袭！

“龙神太子”果然是诡诈多端之人，这一招还真让他用对了，三个循环，四个循环，五个循环以后，展白额角上滚下豆大的汗珠，发出的掌力亦渐来渐弱，不能把凌空猛然硬冲向他的“三煞”、“四凶”震退了！众人已看得明白，“三煞”、“四凶”这种硬打硬挨的作风，是想把展白内力消耗殆尽，活活地暴死！婉儿一心爱展白，最为关心，见状不由尖叫道：“你们这是什么打法？”

慕容红急得泪珠在眼眶内打转，脱口骂道：“简直不要脸！”

“龙神太子”见狡计已售，手摇银扇，洋洋得意地笑道：“成者王侯败者贼！战场上胜者为雄，难道打仗还有一定的方法吗？哈哈哈……”笑声得意已极！

婉儿气得一跺脚，回头对慕容红道：“姐姐！我们冲过去！”

慕容红微一点头，但她姐妹二人刚一举步，“南海龙女”飞身阻在二人面前，面如寒霜，叱道：“你们老老实实地给我站在此地，谁要上前一步，姑娘便叫她死无葬身之地！”

慕容红冷冷一声：“未必！”

婉儿心急，怒叱一声，“搜魂指”神功直向“南海龙女”软肋下点去！

“南海龙女”娇叱一声：“你找死！”

娇躯一转，反臂一掌，“嘭”的一声，把婉儿震飞一丈开外！

慕容红怒叱道：“姑娘跟你拼了！……”

突听展白一声惨呼，接着传来“砰”的一声暴响！……

第六三章　盖世武神

展白一掌，把“太仓之鼠”震退一丈开外。

但由于“太仓之鼠”这迎头一击，是毕生功力之所聚，展白也被震得身形连晃了数晃！

此时，一声惨呼传来，正是婉儿赶来相助展白，被“南海龙女”一掌打倒！

展白略一分神，迎面一股劲风又告撞来！

展白此时是真急了，“天佛降魔掌”运集全身功力狂劈而出！

“轰”的一声大震，风啸尘飞，夹着一声闷哼，一个迎面撞向展白的高大黑影，已被展白掌力震飞！

这次因展白使出全力，那高大身影，直被震出三丈余远，才“砰”的一声，跌在地上！

那高大黑影踉跄爬起，嘴中喷出一口鲜血，双目狞恶地望着展白，正是“阴山之狼”！

但展白也被他这全力一击，震退了一步！

“佛印法师”更不待展白喘过一口气来，身形蹲俯在地，腹部运气如鼓，猛地“呱！呱！”厉鸣两声，两腿一弹，身形电射而起，疾向展白扑至！

半空中双掌猛推，“蛤蟆罡气”的掌功，以山崩海啸之势向展白迎面撞来！

展白关心婉儿安危，又遇“三煞”、“四凶”轮番猛冲，毫不给他喘息余地，心中又急又怒，猛见“佛印法师”又挟泰山压顶之势向他撞来，立即吐气开声，双掌以周身功力，猛劈而出！

“轰隆！”石破天惊的一声大震，砂石四卷，“佛印法师”一副肥胖的短矮身躯，犹如一个大皮球一般，直被展白一掌震出将及四丈开外！

四周观战的群雄，不论敌我双方，均不由倒抽一口冷气，连喝彩都忘了，只暗惊展白的掌力实在惊人！

可是，展白也被这一掌的反震之力，震退了三大步，才拿桩站稳……

在展白接连与“阴山之狼”及“佛印法师”硬拼两掌的同时，慕容红、“太白双逸”及茹老镖头，曾先后赶上前来想助展白！

但他几人怎是“南海龙女”的对手，方往前一凑，都被“南海龙女”纤手遥遥一拍，给挡了回去！

雷大叔正在一掌按在婉儿后心“命门”穴上，为婉儿运功疗伤，见状气得满头乱发无风自动，一双怪目更是睁得几乎突出眶外，但只是心中干着急，却无法分身上前相助！……

此时，巨大无俦的掌力撞击之声，相继传来，“轰！轰！”犹如巨雷惊庭，砂飞石走，震地惊天，声势惊人已极！

如今，在“龙神太子”指挥之下，“三煞”、“四凶”均以全身功力，轮番向他猛冲，每一次冲奇之力道，均不下千斤之重，而且，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在其中一人运集周身功力、迎头做拼命一击之时，其余六人必互相以招式配合攻击，逼使展白除开硬架之外，别无他途！

要知“三煞”、“四凶”都不是普通武林高手可比，展白武功再高，虽能一一把其震飞，但他自己也禁不住上身连晃，后退！

同时，七大高手均有调息复原的时间，展白却毫无喘息的机会！

而且，展白每把七大高手震伤之后，站在一旁督战的“龙神太子”，即刻授予一颗硕大的朱红药九，那负伤之人把药丸吞下，立时伤愈，重新加入围攻展白！

此时，已是第二个循环，换句话说，展白己接连把“三煞”、“四凶”每人震退一次，“太仓之鼠”、“阴山之狼”又做了第二次全力的一击，展白接连又把这两大高手震退之后，他自己已感到掌心火热，双臂发麻，内腑气血，更是翻滚不已！

“太仓之鼠”、“阴山之狼”这回被展白掌伤更重，跌滚两丈开外，从地上爬起来，已经溢出满口鲜血！

“龙神太子”手中拿着一个玻璃瓶，这时又从玻璃瓶中倒出两粒药丸，这正是“南海门”独制秘药，专治跌打损伤，且能振奋精力，名为“龙虎大力丸”，也可说是一极烈性的兴奋剂，普通人吃了都可增强气力数倍，必须找人扑打，或做极为劳力的工作，把药性发泄之后，才会安静下来。练武之人吃了，再经运气一催，药性激烈行开，更非要找人角力，或拼斗不可！

“龙神太子”竟以这种烈性兴奋剂，分给七大高手服用，所以“三煞”、“四凶”竟能不顾伤势，前赴后继与展白力拼！

“龙神太子”手指一弹，两粒药丸分射向“太仓之鼠”及“阴山之狼”，二人把药丸接过，看也没看便放入嘴中，“咯咔！咯咔”一阵大嚼，咽下肚去，长吸了一口气，用手摸了摸肚子，立刻虎吼一声，又双双扑上！

在这段时间，展白又接连震退“佛印法师”及“苍岭之鹰”，“太仓之鼠”、“阴山之狼”，正好补上空缺！

白发婆婆满头白发已披散了满脸，摇了摇头，露出白发遮掩住的一双因激怒而火红的双眼，桀桀惨笑道：“小哥儿！再接老太婆一招！”

话到人到，腾身猛扑，及至展白身前，运足了毕生功力的“搜魂指”神功，“磁磁”破风，猛向展白前心“三阳重穴”点到！

长髯老人、“沙漠之狐”、“太仓之鼠”、“阴山之狼”，四人八只手掌，几如一片掌山，齐向展白左、右、后三方攻至！

这正是为了配合白发婆婆冷艳红的攻势，四大高手逼使展白非要硬拼一招不可！

展白此时已满脸是汗，散乱的额发，有两绺垂至眉间，剑眉轩立，双眼怒睁，他脚踏“千幻飘香步”，左冲右闯，却未能把身形荡出四大高手的掌风之外，而白发婆婆凌厉无匹的“搜魂指”已挟着破空锐响奔他胸前！

展白咬了咬钢牙，“天佛降魔掌”力运至十成，用“佛祖参禅”招式，迎着尖锐的指风推去！

“轰！”“嗤！”

一声震天的巨响，白发婆婆应声被震飞一丈开外！

半空中即喷出一口血箭，滚跌地上，这次翻了两个身，却再也爬不起来！

“龙神太子”一掠至前，搬起白发婆婆头颅，接连按在她嘴里三颗“龙虎大力丸”，单掌并在白发婆婆后心一阵按揉，白发婆婆颤巍巍又站了起来，喘了两口长气，厉啸了一声，重又扑向展白……

这期间，“沙漠之狐”也腾身向展白猛冲而至！

方才展白掌震白发婆婆冷艳红，那“嗤“的一声微响，乃是白发婆婆的“搜魂指”神功，已使展自掌心受伤！

讲力大势猛，是指不如拳，拳不如掌，要讲尖利坚锐，则是掌不如拳，

拳不如指。
展白那一掌固然把白发婆婆打倒，并使白发婆婆受伤吐血，一时爬不起来，但白发婆婆那“ 搜魂指 ”却是无坚不摧，极为厉害的一种指功，且能穿破内家掌力伤人！
展白只感掌心一阵火炙般的痛楚，已知掌心受伤，暗道了一声：“ 不好！…… ”
可是，没容他看视掌心的伤势，“ 沙漠之狐 ”已呼啸着向他冲来！
“ 沙漠之狐 ”这招更狠，右手九十八颗胡桃木的念珠（共是一百零八颗，上次要丢了十颗。）连成一串，犹如一条怪蟒，直打展白面门，左手尚以“ 开碑掌力 ”狂劈展白颈下！
一招两式，合身猛扑，声势骇人！
展白右掌掌心火痛，一时无法运功，当时大喝一声，左掌“ 空手入白刃 ”，在大串念珠将打在面门上时，反把抓住珠串，用力往怀中一带！
同时，偏脸躲过砍向颈上的一掌，这时“ 沙漠之狐 ”乐子可大了！
因他是合身猛扑，手中珠串被展白往前一带，就着他本身前冲之势，整个身躯都向展白怀中撞去！
“ 沙漠之狐 ”无需借力，身形向前一泻，已心知不妙，口中“ 哎——呀！…… ”才尖叫了半声！
展白一腿飞去，正踢在他的肚子上！
“ 嘭！ ”
一声巨响，“ 沙漠之狐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直被踢向半天云里，怕不有三、四丈之高！
展白这一脚神力惊人！
“ 龙神太子 ”惊呼一声，及时赶至，伸手把“ 沙漠之狐 ”接住，否则“ 沙漠之狐 ”重伤之下，从三、四丈高处跌下来，必被摔死无疑！
就这样被“ 龙神太子 ”接住，又连在他嘴中塞了三颗药丸，当“ 龙神太子 ”把他放下地来时，仍然站立不住，身形摇了两摇，双眼上翻，仍然倒了下去！
显见是凶多吉少！
“ 龙神太子 ”大吃一惊，再看场中，展白依然如生龙活虎，在“ 三煞 ”、“ 三凶 ”（少了一凶）全力猛冲之下，掌打脚踢，当者披靡！
“ 龙神太子 ”脸色一变，沉声喝道：“ 山穷水尽疑无路！ ”
这无疑是一道催战符，“ 三煞 ”、“ 三凶 ”冲势更猛！
在这种情形下，展白纵是铜打铁铸，也不禁累得汗流浃背，呼呼气喘！
尤其他右手掌心被白发婆婆“ 搜魂指 ”所伤，此时已红肿好高，火烧似的痛，几使他无法出右掌应敌！
这无形中使他的功力，减低了一半左右！
现在“ 龙神太子 ”以暗语催战，“ 三煞 ”、“ 三凶 ”冲势更猛，每一人全力击出，均有海啸山崩之势！
这已不知是第几个循环了，只见“ 三煞 ”、“ 三凶 ”六大绝世高手前赴后继，轮番猛冲，风起云涌，电转星飞！双方掌力击撞之声，轰轰不绝！
展白运足周身功力，接连震飞“ 阴山之狼 ”及“ 葱岭之鹰 ”，因用力过猛，内腑气血一阵翻涌，终于忍不住，张口喷出一口鲜血来！
白发婆婆看出便宜，陡然怪啸一声，右手“ 搜魂指 ”，空掌 ”，两大杀

招同时出手，猛向展白扑来！

展白不敢再硬接她的“搜魂指”，上身一侧，“嚓”的一声，一般劲凤，擦耳而过！

展白暗道一声：“好险！”

但白发婆婆的左掌，迎面拍至，展白却再也无法躲过，百忙中举左掌一封，“嘭”的一声暴响，白发婆婆被震退五步！

展白上身也一阵摇晃！

突听身后“呱！呱！”两声急啼，有如怒蛙哀鸣，跟着两股劲风，从身后撞到！

这次“佛印法师”从身后拼全力一击，却是爆出冷门！

说是暗袭也好，说是他抓住机会也好，反正这一击来得不善！

因打了半天，左、右、后三方敌人，均是出招助攻，并不施以全力，只有迎面来敌是致命一击！

这身后一招，可说实在是抽冷子！

好展白！当真是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就在力敌七大绝世高手，身负重创之际，尤其能临危不乱！

只见他身形一旋，劈面一掌，向“佛印法师”打去！“轰！”一声暴响，“佛印法师矮胖身材，就地一路翻滚，直被展白一掌劈出三丈远近。

但展白也被这反震之力，震得踉跄后退了三步，身形摇了两摇，眼前一黑，张口又喷出一口鲜血！

长髯老人突然大喝一声：“小兄弟！再接老夫一掌！”

暴喝声中，“大手印”掌功运至十足，手拿大如车轮，劲啸破空，犹如泰山压顶一般，猛向展白当顶拍下！

这一掌来势大猛，左、右、后三方又有敌人阻路，牙，“佛光普照”，以全身功力向来势迎去！

“轰隆！”天崩地裂似的一声大震，沙飞石走，树折草飞！

长髯老人高大身躯后退了五个大步！

满头白发飘扬，根根长髯炸立，腹内真气流窜，张口溢出一口鲜血！

这回长髯老人因用真力过巨，被展白潜存体内的先天罡气震伤！

展白上身一晃，却强忍住一口鲜血未喷出来！

但他仓卒迎敌，却忘了自己右掌的伤势，此时被长髯老人掌力一震，只痛得他咬牙咧嘴，冷汗直流！

“葱岭之鹰”、“阴山之狼”觑出了好机会，“九扬魔火功”、“掌刃切木”两种惊世骇俗的硬杀手，一左一右，同时扑上！

展白双眼发黑，强忍住一口鲜血未喷出口来，昏朦中又见两股巨风般的掌力，左右扑至，暴喝一声，“扫清妖氛”倏告出手！

“葱岭之鹰”迎掌退出十个大步，“卡嚓”一声，“阴山之狼”的掌刃切木，却按在了展白左臂之上！

展白身形一路踉跄，摇摇欲倒，张口喷出一口血箭！

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谁说强人不会倒？

但展白硬是没倒下！

“阴山之狼”得意已极，哈哈一阵狂笑，暴叱道：“躺下！”

暴叱声中，“掌刃切木”第二掌又向展白砍至！

不少人出声惊呼！

这种惊心动魄的打斗，简直是前所未见，观战群雄都惊呆了，这时才是第一次发出声来！

关心展白安危的人，更是一齐大惊失色……

就在这千钧一发、极为危险的境地，展白突然星目“阴山之狼”如刃的掌锋，不但不躲，反而用臂弯肘，猛向“阴山之狼”心窝上撞去！

“阴山之狼”万也想不到，展白重伤之下，还会有这一手！

而这一手，却正是大擒拿手中的一式，“横云断峰”！

为近身搏斗的险招！

“阴山之狼”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

只听“啃”的一声，那一时正撞在“阴山之狼”心窝之上！

“阴山之狼”惨嗥一声，鲜血狂喷，翻身栽倒！

这次倒在地下，他却再爬不起来了！

“龙神太子”慌忙赶至，连在“阴山之狼”口中塞下数颗药九！

但“阴山之狼”连张嘴都不会张嘴了！

“龙神太子”用手一摸“阴山之狼”脉门，才知心脉撞断，早已死去多时！

“龙神太子”大怒，高喝一句：“柳暗花明又一村！”

展白只感左臂痛入骨髓，举起一看，才知左臂已被“阴山之狼”掌刃切木功夫把臂骨切断！

展白右手负伤，如今左臂又断，心中一凉，暗道：“这回，可真完了……”

他一个念头未转完，“龙神太子”最紧急的催战符又下，“佛印法师”“呱呱”怪啼两声，“蛤膜罡气”掌功，首先向展白推来！

展白双手均伤，见“佛印法师”又向他冲来，他一咬牙，“千幻飘香步”，跺起身形如一股轻烟般一闪，两股劲风，擦足而过！

展白自知不下狠心是不行了！

正是“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

因此，他再不留情，险上加险地以步法躲过“佛印法师”致命的一击，飞起一脚，直向“佛印法师”光头上踢去！

“波”的一声脆响，脑浆四溅，“佛印法师”光头开了花，立即倒地死去！

“佛印法师”纵横一生，杀人无算，想不到今夜死在展白脚下！

“三煞”、“四凶”都是功高盖世的高手，其中任何一位，都可成为独霸一方的巨头！

没想到七大绝世高手，合战展白一人，竟接连死了一煞一凶，另有一凶也负了重伤，爬不起来了！

七大高手去其三，只剩下了“二煞”、“二凶”！

但这“二煞”、“二凶”更加暴怒！

每个人都是拼命地猛冲猛打！

展白也身负重伤！

他右掌红肿好高，痛彻心肺，几乎无法出掌，左臂臂骨折断，已是根本不能使用了，内腑更是气血翻涌，不住口地喷出鲜血，双眼发黑，摇摇欲倒！

但他硬是未倒！

脚步踉跄，以奇幻莫测的身法和步法，与状如疯虎似的四大绝世高手喋血苦战！

而且，他以双肘，双脚出招，仍然是有攻有守！
他是一个裹创犹战的巨人！
四周观战群雄，虽然大多是老江湖，刀头舐血，油锅里打滚，大江大浪经过不少，但也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打斗！
展白负伤的情形，群雄不是没有看出来，但见此惨烈的搏斗，竟无人敢插手上前！
再者，也许是基于微妙的心理，群雄都默然如一段呆木头，袖手作壁上观！
当然，旁边“南海龙女”与“龙神太子”是一大吓阻力量，只要谁一上前，他二人立刻出手拦击，看起来，“龙神太子”兄妹是有心使门下高手，把展白毁在当场！
此期间只有慕容红、“太白双逸”、茹老镖头，数次上前想助展白，但均被“南海龙女”击退！
婉儿经过雷大叔一阵推宫活穴，伤势已愈，转眼看到展白浴血奋战的苦况，心中大急，娇躯一挺而起，娇呼了一声，飞身向场内扑去！
但她尚未扑近场中，“南海龙女”在一旁厉喝了一声：“小丫头，你给我在旁边老实一会儿！”
喝声中，纤手一扬，一股劲风，直向婉儿撞了过去！
婉儿情急拼命，不管来势凶猛，举掌一迎！
“砰！”
一声暴震，震得婉儿娇躯连晃，一连退了五六步，才拿桩站住！
婉儿大怒，运起“搜魂指”神功，腾身向“南海龙女”心愈重穴刺去！
指风锐啸，破空而至！
婉儿情急拼命，这一指确不简单！
但“南海龙女”乃数十年前把中原武林闹得天翻地覆的一代女魔头“鬼面娇娃”亲传弟子，武功和翠翠在伯仲之间，实比婉儿要高出甚多，就在婉儿指风锐啸而出之际，只听她娇喝一声：“丫头，你找死！”
死字出口，娇躯微晃，侧身躲过迎胸一指，翠袖猛挥，巧打婉儿右肩！
这避招出招，当真是快得吓人！
别小瞧那一只蝉翼薄纱的水袖，在“南海龙女”以“流云铁袖”功夫施出，不亚如一柄铁棒，不要说叫她打上，就是被袖风扫中，也可把婉儿一半香肩打碎！
婉儿微吃一惊，不敢硬进，只有踩起“蹑空幻影”步法，上左步，甩右肩，堪堪躲过那致命的一击！
谁知“南海龙女”这一招“迎风翠袖”却是虚招，就在婉儿晃肩一躲的同时，她嘴中低喝了一声：“看！”
右掌闪电穿出，猛向婉儿酥胸上拍来！
“砰！”
一声暴响，这一掌又把婉儿震出了十个大步！
婉儿粉脸煞白，秀目含泪，自知是无法上前帮助展哥哥！
再看展白，已到了最危急关头！
此时围攻他的七大高手虽然二死一伤，但剩下的“二煞”、“二凶”攻势更见猛烈！
白发婆婆的“搜魂指”飒飒破风，指指攻向展白要害！

“葱岭之鹰”九阳魔火力“枯骨掌”方展开来，热浪滚滚，煞是难当！

“太仓之鼠”缩筋功，两条长臂，犹如两根钢条，招招均可致命！

这其中仍要数长髯老人“仇如海”的“大手印”最为厉害！

只见他那大如车轮的手掌，挥舞起来，劲风激荡，掌影遮天，实有山崩海啸、地裂天开之势！

这时展白似有点昏迷之状，嘴角上染满了血迹，俊美的脸上一片惨白！

但仍然拼命力战！

只见他躲过白发婆婆“拽魂指”，震飞“太仓之鼠”，岭之鹰”，“轰”的一声巨震，再与长髯老人硬拼了一掌！

长髯老人被震得仰身后退了五步，几乎翻身跌倒！

展白身形乱晃，连喷数口鲜血！

风啸尘飞之中，长髯老人双目厉睁，似是等待着展白倒下！……

但展白硬是未倒！

长髯老人不由一竖拇指，哑声赞道：“小兄弟！你是天下武林第一人！”

展白以手背抹去嘴角上的血迹，道：“老前辈过奖了！”

长髯老人也擦了擦长髯上溅满了的血迹，道：“老夫生平从来未服过谁，更不会妄赞敌人，但，老夫今天要说句公道话，以小兄弟的岁数，能有如此高强的武功造诣，不但堪称天下第一，即称为‘武神’，也当之无愧！”

展白苦笑道：“越发的不敢当！”

长髯老人双手擦着长髯言道：“书云：‘才智胜十人者为英，胜百人者为雄，千人万人不及为圣，圣人也不可比者为神。’不是吹牛，‘三煞’、‘四凶’任何一位都敢拍胸脯说一声有‘万夫莫敌’之勇，但合我们七人之力，战不过小兄弟一人，小兄弟不是‘神’是什么？……”

长髯老人侃侃而谈，大大地冲淡了几分敌意！

就连狂傲无比的白发婆婆，以及桀傲不驯的“太仓之鼠”与“葱岭之鹰”脸上也莫不透出钦敬之色。

“南海龙女”俏目疑视展白，放出奇异光采……

“龙神太子”见状大急，翻开衣襟，从腰内掏出一个金光闪闪的小金龙来，高举过顶，高声宣道：“金龙令下！‘二煞’、‘二凶’速把展姓少年击毙当场，如有宽纵，严惩不贷！”

长髯老人脸色一变，转眼望了望“龙神太子”高举过顶的“金龙令”，长叹了一口气，又回过头来对展白道：“小兄弟！准备接招吧！看来我们不分生死，是无法住手了！”

说着功贯双掌，那两只大掌又猛地涨大了数倍，缓缓举了起来……

大如车轮的巨掌，青筋纠结，好似盘踞了无数条育色小蛇，看来凶恶吓人己极！

婉儿突然尖叫道：“慢着！……

第六四章　大侠之死

长髯老人巨掌停在空中，冷眼望了望婉儿，一语不发！

婉儿却抡指点着四周观战群雄道：“你们！鼎鼎大名的‘武林四公子’！堂堂九大门派的掌门人！侠名满四海的‘穷家帮’！难道就大睁白眼，干看着由展小侠一人，为你们大家卖命吗？”

这话说得群雄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

个个面现愧色！略有血性的人，已跃跃欲试，但尚迟疑着，未有一人出手！

婉儿抡眼看见展白面白如纸，嘴角血迹殷然，站在那里已是摇摇欲倒，而长髯老人巨掌将欲击下，“太仓之鼠”、“葱岭之鹰”及白发婆婆，均已蓄势待发，不由急道：“你们都是怕死鬼！但展小侠若是战死了，你们一个也别想活！……”

所谓“遣将不如激将”。婉儿此言一出，群雄蓦然从惊骇中醒悟各人的处境，更明白了展白拼死力战原是为了力拒“南海门”，以保存中原武林各门派的命脉，不待婉儿话了，已纷纷欺上前来……

“龙神太子”估不到婉儿两句话，便激使群雄出手。当时一声暴喝道：“站住！谁要胆敢上前一步，必杀无赦！”

这一声暴喝声如雷震！

上前欺近的群雄，不由脚步一顿……

“怕死鬼！逃命去吧！姑娘跟他们拼了……”

婉儿怒叱声中，娇躯一顿而起，左掌横劈“南海龙女”面门，右手“搜魂指”，就身形疾扑之势，猛向“龙神太子”点去！

婉儿冰雪聪明，她已看出“龙神太子”手执“金龙令”，乃是发号施令之人，故而虚打“南海龙女”一招，而以全身功力向“龙神太子”攻去！

她想一击奏功，把“龙神太子”毙在指下，则“蛇无头不行”。方可救展哥哥一命！

但她低估了“龙神太子”兄妹的武功，岂是一招便可令她得手的平庸之辈？

就在她身形刚一纵起的瞬间，只听“南海龙女”娇喝了一声：“丫头！你当真是活腻了！”

声出招至，三尺长的水袖“刷”的一声，正抽在婉儿的纤腰之上！

这一袖子，足把婉儿打得滚出一丈开外，立刻倒地昏死过去！

可是，暴喝声中，群雄已纷纷扑了上来！

“龙神太子”一见情势不好，手执“金龙令”牌，急叫道：”仇公公听着！姓展的小子是交给你了，‘金龙令’下有死无回！如果姓展的小子活过今夜，一切唯你是问！”

喝罢，收起“金龙令”，与“南海龙女”合力抵挡群雄！

武功较差、距离又近的，竟被震得跌滚在地！众人惊愕而视，待尘定人显，才看出那三声巨震，原是长髯老人仇如海，在“金龙令”的逼迫之下，汇集了百数十年的内功修为，以全力击出了三掌！

而展白竟把那三掌硬接了下来！

此时，二人对面而立，脸上表情木然，但却充满了凝重之色，四目互睁，瞪视着对方，似是等待着对方倒下……

众人都看得出，长髯老人与展白鏖斗了一夜，俱已负伤吐血，方才那三掌硬拼，必都已用出了周身最后所有的残余真力！

这三掌必已生死立判，胜负立分！

但在二人对立瞠视、还没有一方倒下之时，任何人看不出，他二人究竟是谁占了上风？

大家等着一方倒下去！

这样的等待，一刹那等于一年、十年之久！

终于——

展白身形微晃了晃……

长髯老人的身形也前后摆了摆……

“轰通！”

犹如倒了座山！

众人齐声发出惊噫！

明显地听得出来，惊噫声有的震惊，有的欣喜！

原来先倒下的竟是长髯老人仇如海！

展白此时，脚步才踉跄了两步，张口又溢出满嘴鲜血！

他投给倒在脚下的长髯老人惋惜的一瞥，喃喃自语：

“但愿我没有杀死你——老人家……”

说罢，他眼里竟滚动出粒粒如珍珠的眼泪，这才掉转头来，脚步踉跄地走去！

恋人、未婚妻、朋友、知己、敌人、仇家，甚至连雷大叔，他不看任何人一眼，一直向前走去！

他低着头，脚步踉跄，走至任何人身前，都轻轻地抚一下那人的肩膀，但却一言不发！

任何人看得出，显见这一场毫无意义的血腥惨杀，伤透了这位忠厚诚实、心地光明的少年侠士的心！

众人一齐木然瞠视着他默然离去！

突然——

一声悲惨的哭号，划破沉默的空气！

这悲号之惨，犹如杜鹃泣血，深闺断肠，闻之令人鼻酸！

众人愕然惊视！

原来是白发苍苍的白发婆婆冷艳红！

她突地扑至长髯老人身边，伸出抖颤的双手，一摸长髯老人的心窝！

触手冰冷，这武功盖世，纵横一生的长髯老人，心脉已绝，早已命绝多时！

白发婆婆心如刀搅！

这一刹那，时间静止了！

她想起了自己少女时代，绮年玉貌，武功高强，突然遇上了武功比自己更高的一个美少年仇如海——就是现在陈尸地上的长髯老人！

她与他一见钟情，互相爱慕，互订终身，新婚燕尔的欢乐；他负有一身血海深仇——否则，他怎会起那么个怪名“仇如海”——她助他雪恨，快意恩仇，然后二人并道江湖，游遍了国内名山大川，踪迹遍四海，郎才女貌，武功睥视宇内，羡煞了当时多少青年男女？

他二人比翼双飞，朝夕不离，恩爱逾恒，数十年如一日，白首偕老，只

羡鸳鸯不羡仙！
但二人武功绝高，眼空四海，少年得意，难免行事有些任性，心目中只知有己，不知有人！
敌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
后来，不为仇家所容，被仇家纠集了中原武林数十名武林高手，围殴追杀！
二人在中原不能立足，相偕亡命海外，并有多年好友、方外至交“佛印法师”同行！
亡命海外的生涯，反而使他们夫妻度过了一段平静无波的爱情生活！
舟行于海，并肩操桨，依偎山头，坐看云起；睡卧林泉，以大地为床……有爱，便有了一切！
直到头发自了，已届髦耋之年，他二人伉俪情深，犹胜青年！
爱当真是愈老弥坚！
可是，他们依仗庇护的主子“南海一君”海龙神却突然兴起了称霸中原的心理！
“吃人家的饭，给人家干！”他夫妻当然“义不容辞”，而且，他夫妻静极思动，也兴起了跃马中原驰骋壮志的雄心！
加上武功本就高强，又在岛上埋头潜修了数十年，自认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
少年谋划，老年求名，乃是人之常情……
可是——
现在呢？鸳鸯折翼，连理断枝，发现长髯老人已死，白发婆婆的伤感是无法形容的！
她突然厉叫道：“姓展的小子！站住！”
展白却充耳不闻，依然踉跄着脚步，向前走去！
残夜已逝，黎明来临！
但天边有一层灰蒙蒙的自云，朝阳有气无力的暗淡光线，照着广大院落中满地横尸，有一种令人说不出的凄惨景象！
白发婆婆见展白理也不理，心伤老伴死亡，痛不欲生，厉啸了一声，猛向展白身后扑至！
人未到，招已出，“搜魂指”神功运集指端，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向着展白后心，猛插而下！
展白腑内真气四窜，双眼发黑，右掌心、左臂骨，重伤之后，又与长髯老人硬拼了三掌，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三掌硬拼下来，死的竟是长髯老人而不是自己！
方才血溅肉飞，肝脑涂地的惨状，犹在眼前晃动，他深深觉得这样疯狂的惨杀，实在毫无意义！
他反复地在心中自问：“这样疯狂的惨杀，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名？为了利？为了那本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卷》？……”
“《锁骨销魂天佛卷》，自己早已经当众撕毁了！但贪婪愚妄的人们，硬是不相信自己！牺牲了性命，却争得是一场空的东西……”
“一场空！一场空！名和利，还不也是一场空？‘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人生数十年的生命，称雄，称霸，又能如何？……”
“金银财宝堆成山，富将王侯，又能如何？百年大限一到，还不是一场

空？准保一个子也带不定！……”

他身心两伤，因此，任何人不愿理，只想早一点离开此地，离开这愚昧的人群，离开这血腥的战场……

突然——

身后一股劲风，疾啸而至！

他下意识地侧身一躲！

但他重伤之下，身法已失去灵活，这一躲，并未能躲开！

只躲过了后心要害，“噗”的一声，他只感到右肩胛一阵锥骨的巨痛！

双眼一黑，他再也支持不住，伟岸的身躯摇了两摇，终于，推金山、倒玉柱似地倒了下去！

这回真的倒了！

一个大英雄的倒颓！一颗巨星的殒落！

无数的伤害，无数的打击，使他的思维停止，脉搏不再跳动，灵魂沉入了黑暗、无知、混沌……

重回到降生以前的渺茫！……

这一击使展白毙命的，正是白发婆婆冷艳红悲愤中集全身动力的一指！

她一指击毙展白，仅仅呆了一下，没有得胜的骄傲，也没有战败敌人的快乐！

她反身扑至长髯老人的尸身旁边，一恸而绝！

白发婆婆冷艳红也死了！

痛哭她丈夫，哭死的！

而她死时，与丈夫并肩而卧，双手紧抱着丈夫的脖颈！

诸君！您能说这爱情不伟大？您能说她不是至情至性之人？

不问她的性格如何桀傲，只凭这专情，天下有情人，必会为之一哭！

人人希望有这样专一的爱侣，“生而同衾，死而同棺”！

这突然的变化，使当场之人大大地一愕！

但真正的好人，真正舍己助人的人，死后是不会寂寞的！

因很多的人会怀念他！

首先是慕容红，“嘤”的一声悲泣，扑倒在展白身上！

接着是那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彩凤，这位娇贵的富家千金小姐，素常是极力约束着自己的情感，此时，心上人一死，再也抑制不住，她悲哭了一声，俯在展白的身上！

她的爱心，第一次当众表明，但她的爱人已经死了！

慕容红抬起泪眼，看了看这位美逾天仙的女人，但她已经没有丝毫醋意！

反而觉得她是跟自己一样，值得同情的可怜女人。

樊素鸾，那有着男儿风的少女，此时也忍不住踱到展白身边，从怀里掏出一方丝巾，轻轻为展白拭去脸上的血迹！

她没有痛哭，她只是包着满眶晶莹的眼泪，哀悼展白，像哀悼她的一个知己！

幸亏婉儿先已昏死过去，否则，不知她怎样痛哭哩！

“太白双逸”的哭声，当真是惊天动地！

因为死的是他二人的“小恩公”！

他兄弟身受“霹雳剑”展云天的大恩，展云天冤死，他兄弟无一以为报，才以“活死人”、“死活人”自称！

后来遇到展白，知是恩公后人，想对恩公之子尽己心力以报大恩，却没想到小恩公竟然战死，使他兄弟有心无法尽，所以哭得最恸。

茹老镖头老泪纵横，但他还沉得住气，连道：“先别乱哭！看看展小侠还有救没有？”

待他一探展白鼻息，不由就凉了！

原来展白早已死了！

雷大叔却硬挺着没掉泪，他木然卓立，嘴中喃喃道：“贤侄！你死得有价值，轰轰烈烈！不愧展云天后人！不愧展云天后人！……”

就连天下群雄，也莫不走至展白的身边，沉哀致意……

“闪开！”突然，众人身后传来一声暴喝！

众人悚然而惊！愕然回头一看！

只见“龙神太子”傲然而立，俊面含煞，杀气迫人！

在他身后站定“太仓之鼠”与“葱岭之鹰”，同是面目狞恶，阴森如鬼！

“南海龙女”却背脸站立一旁，双肩抽搐，看样子她也哭了，但不知她是哭谁？

——这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因为，她私恋着展白，但总无法当着群雄去哭敌人！……

“龙神太子”及“二凶”的武功，群雄早已见识过，展白一死，可说无人敢与他三人为敌！

这三人自有其不可轻视的威慑力量，大多数人均吓得身不由己后退了两步！

只有那三个痴情的少女，哀哭恋人已死，没有理会“龙神太子”的喝叱！

“龙神太子”两道细眉一挑，满面杀机，赫然劈出一掌！

掌风如飙，三女惊觉齐呼暴退！……

雷大叔怒目倏睁，叱道：“好狂妄的小辈！老夫接你一掌！”

叱声中双掌一翻，猛向来势迎去！

“轰！”暴喝声中，雷大叔被震得身形连晃，后退了三步！

“龙神太子”更不待慢，刷！刷！刷！接连三掌，环攻而出！

雷大叔竟不是他的对手，被三掌猛攻，逼退三四丈开外！

“龙神太子”倏然收住攻势，回头对“二凶”喝道：“搜！看姓展小子身上有没有那本天下第一奇书？”

“太仓之鼠”、“葱岭之鹰”大步走至展白尸身之前，探手向展白怀中抓去！

突然传来一声娇叱：“不许动他！”

飞掠而前一条娇小人影，横挡在展自身前，正是满面泪痕、伤心欲绝的慕容红！

她粉脸似冰，怒向“二凶”叱道：“谁敢动他一下，姑娘便跟谁拼命！”

她看来娇弱不胜，但为了一心维护丈夫的遗体，竟有一股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仪！

“二凶”那么狂傲的两大魔头，竟当时一怔！……

身后一声冷哼！

“南海龙女”倏地欺身而前，粉面冰寒，以阴森已极的语调，对慕容红喝道：“他是你什么人？死后还值得为他拼命！”

慕容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在仇人面前，她硬是没哭，酥胸一挺，昂

然道：“ 他是我的丈夫…… ”
　　未容她把话说完，“ 南海龙女 ” 脸色一变，狠叱道：“ 去你的！ ”
　　沉叱中，一掌向慕容红面门拍去！
　　慕容红双掌一迎，“ 砰 ” 的一声暴响，连被震退十数步出去！
　　“ 南海龙女 ” 一掌震退慕容红，并未趁势追击，抬手理了理鬓边乱发，只见她一双纤手微颤地向展白身上摸去！
　　她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异性的躯体，也是她第一次钟情一个男人，虽然那是一个死人！
　　她娇靥酡红，芳容如醉，以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奇妙心情，双手颤抖着抚摸展白的周身……
　　“ 妹妹！秘录在不在他身上？ ”
　　“ 南海龙女 ” 惊然一惊，抬头见是 “ 龙神太子 ” 向她发问，不由脸孔一红！她只顾了沉醉在一种玄妙的幻想之中，却忘了是要在展白尸体上来搜索那本天下第一奇书的。
　　她一语不发，起身便走！
　　经 “ 龙神太子 ” 一问，她才记起自己的身份，难为情，使她不知怎样说才好，只有一走了之。
　　“ 龙神太子 ” 追问了一句 “ 没有在他身上吗？ ”
　　“ 没有！ ”
　　“ 南海龙女 ” 头也不回地答道。
　　“ 我却不相信！ ” “ 龙神太子 ” 说罢，大步走向展白尸体！
　　金彩凤纵身挡在展白身前，道：“ 他已死了！请你不要再动他，使他死而不安！ ”
　　这几句话，说得很是委婉，似是一种哀求，由这美逾天人的金彩凤口中说出，更觉凄楚动人！
　　“ 龙神太子 ” 眼前一亮，金彩凤之美，真可称得起是艳光照人！
　　“ 龙神太子 ” 本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好色成性，初踞金府，他以迷药把金彩凤迷住，金彩凤撕破周身衣服，几乎得手。想起那旖旎风光，他心中不由一荡！
　　但《锁骨销魂天佛卷》的吸引力，却又比美色重要得多。“ 龙神太子 ” 不愧有 “ 枭雄之才 ”，虽喜女色，但并不迷糊，美女到处可求，《锁骨销魂天佛卷》却是百世难遇，他权衡轻重，当然是弃美色，取奇书！当时，向金彩凤一笑，道：“ 姑娘，我错过了一次机会，至今后悔！不过，我可以说句老实话，姑娘之美，可称得起天下无双！ ”
　　金彩凤心中也一动。人，没有不喜欢赞美的，尤其是女人。
　　“ 龙神太子 ” 俊美出俗，风度翩翩，含笑望着她，讲清秀俊美实要超过展白之上，但脸上轻薄的笑容及双眼的邪气的光辉，却使人觉得他远不及展白忠厚可靠。
　　她望着这暗用迷药、差一点使自己失身于他的美男子，秀脸一红，芳心乱跳，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才好…… “ 龙神太子 ” 突地伸出两指，捏住金彩凤粉脸上的一片嫩肉，摇了摇，咕咕笑道：“ 现在本太子没有兴趣，等事过之后再找你…… ” 那动作轻薄已极！
　　金彩凤想不到堂堂的 “ 龙神太子 ”，竟当众做出如此下流动作，想她乃是名门闺秀，心性素极高傲，哪能当众受到如此侮辱？不由怒极！也没有说

话，反手一掌，向“龙神太子”脸上掴去！

“啪！”

一声脆响，“龙神太子”脸上立刻暴起五条红色指印！

一是“龙神太子”不防，再者“龙神太子”对着美色究竟有点色授魂与，神不守舍。否则，以他的武功来说，金彩凤无论如何是不会一掌得手的！

但，这一掌却打出“龙神太子”的怒火！只见他脸色一变，厉叱道：“丫头，你找死！”

厉叱声中，左手五指叉开猛向金彩凤如花粉靥上抓去，右掌却由肘底穿出，疾向金彩凤酥胸上按去！一招两式，快逾电光石火！

看来他就要施展狠毒招式，不惜辣手摧花！……

第六五章　大结局

金彩凤武功虽得乃父真传，但绝不是“龙神太子”的对手！

她只觉劲风压体，蔽天指影已近面门，她自己无能躲闪，竟昂立不动，微微闭上眼帘，心中默祷：“展哥哥！慢走，小妹跟你去了！世间不能比翼，小妹愿在九泉之下跟哥哥并蒂连理……”

谁知她闭目等死，心中只默念着死后有知，追随展白于地下，但等了半天不见那沉重的一击打来，不由又睁开双眼一看！

这一看不由使她又呆了！

原来此时“龙神太子”已退出数丈开外，而且满脸惊惶之色！……

在她面前，不知何时又多了一个道装老者，及一个貌比天仙、美决不亚于自己的少女！

道装老者年约五旬，面如古月，颏下蓄着五绺长须，像貌甚是清奇，身穿一袭灰布道袍，白袜云鞋，一副仙风道骨之态，令人一望便知，必是一道行高深世外高人！

那美丽少女穿了一件钟形衫，腹部微微隆起，看来似已怀孕！

一张清水脸，脂粉未施，一头秀发，也未加梳拢，随其自然地飘垂双肩。但她的丽质天生，愈是未加人为的修饰，愈能显出其美！

但她秀美无比的脸上，却有一种哀怨忧伤之色。而她的剪水双瞳，正一眨不眨地望着倒毙在地的展白！

金彩凤一眼看出，那无比美丽的少女，正是曾救过自己一回的柳翠翠！

金彩凤暗暗纳罕：“莫非她怀孕了？……”

那道装老者突然发话道：“太子！你快回去吧！很多事要等你去做哩！”

“龙神太子”收敛了一下惊惶之态，脸泛怒容道：“柳叔！你让我回去？怎么？柳叔刚才挡我那一掌，是什么意思？”

金彩凤此时才知道是那道装老者救了自己……

道装老者两道长眉一耸，道：“很多事非一言两语说得清楚，我只告诉太子一件事，教主乘舟过海，遇到飓风，船毁人亡，教主以下，全船二百余人无一幸免！……”

不待道装老者把话说完，“龙神太子”已惊叫道：“此话当真？”

“你以为贫道会说假话吗？”

“龙神太子”与“南海龙女”对望了一眼，知道这道装老者绝不会谎言欺骗，不由得又惊又急，一言不发，双双飞身便走！

“太仓之鼠”、“葱岭之鹰”望了望横尸地下的“三煞”、“二凶”，自认已经无暇为他收尸，见“龙神太子”兄妹走得甚是慌急，二人也相互跟踪！

“还有！”道装老者道：“‘魔鬼岛’已为外敌乘虚侵占，希望太子早作准备！”

道装老者说这话时，“龙神太子”兄妹及残余“二凶”恐怕已在数十丈开外了。

但道装老者乃施用“千里传音”的功夫，相信他们清楚听到！

此时，雷大叔上前两步，冲道装老者一抱拳道：“如果老夫的老眼不花，道长敢莫是‘银扇子’柳崇厚、柳贤弟吗？”

道装老者立刻笑颜随开，趋前握住雷大叔的手道：“雷兄！好眼力！一

眼便认出小弟，小弟数十年未临中土，故人无恙乎？”
雷大叔慨然长叹下用手一指满地横尸，道：“真是一言难尽！贤弟，你看眼前便死去这样多，至于你们‘江南七侠’，恐怕贤弟是硕果仅存，唯一的一人了！……”
在雷大叔说话的当儿，柳翠翠已缓缓行至展白身前，她望着遍体鳞伤的展白尸体，呆呆发怔，既未说一句话，也未流一滴泪，凝站当场，犹如一座名家雕刻的女神塑像！
但任何人也可以看出她的伤心来！
深沉的悲伤，是使人欲哭无泪的！
此时，众人已知道道装老者，就是当年“江南七侠”的老六“银扇子”柳崇厚，无不对其现出崇敬之色！
“银扇子”柳崇厚，嘴中与雷大叔说着话，眼睛却注意到爱女忧伤的神情。
他虽然学道有成，勘破红尘，但人非太上，孰能忘情？对他这唯一的爱女，仍是非常关切的，见状他走了过来，也望了倒毙地下的展白一眼，向着爱女道：“翠儿，莫非这就是你委托终身的年轻人吗？”
翠翠点头，珍珠般的泪珠，滴滴滑下她白玉似的双颊！
雷大叔随后走上前来，忧伤逾恒地道：“柳贤弟，此子便是你大盟兄‘霹雳剑’展云天唯一的后人！”
出乎意外的，“银扇子”柳崇厚并没有现出悲痛之色，两只精光深湙的眸子上下注视着展白尸体，嘴中却冷冷地道骨格果然不凡！”随又转头对女儿道：“他已死了，难道你还非要嫁他不成吗？”
柳翠翠肯定地点头，她虽没有说话，但从她坚毅的神色上，任何人亦可看得出她的决心非常坚定。
柳崇厚又道：“孩子，你年纪太轻！一辈子的活寡，可不是容易熬的！依爸爸的意见，还是……”
翠翠黛眉一颦，粉面铁青，未等父亲把话说完，即毅然决然地道：“爸爸，这是什么话？女儿既已许身于他，终身便无更改，何况，孩儿、孩儿肚中还有了他的孩子！”
翠翠此言一出，慕容红、金彩凤、樊素鸾脸色同时一愕！
她们不知展白与翠翠，在秦淮河的舟中春风一度的那件事，只奇怪翠翠肚里怎会有了展白的孩子？
柳崇厚干咳了一声，叹道：“痴鬼！……”
可是，柳崇厚老脸究竟有些挂不住，随顾左右而言他道：“听说还有几位少女钟情于这展姓少年，不知在不在此地？”
慕容红移动莲步上前，盈盈向柳崇厚施了一礼，道：“侄女乃是展小侠的未亡人！”
柳崇厚刚一愕，雷大叔已补充道：“她叫慕容红，是老三‘摘星手’慕容涵的大女公子！”
柳崇厚“哦”了一声，忙道：“贤侄女免礼！”又转问雷大叔道：“她与展兄之子结过婚了？”
雷大叔黯然道：“还没有举行过婚礼，但已与展贤侄订过婚了，是愚兄我做的大媒！”
慕容红接口道：“并且，我妹妹也许配了展小侠，媒人是侄女自己作的！”

柳崇厚一愣，道；“有这等事？你妹妹现在哪里？”

慕容红眼圈一红，眼泪泉涌而出，道：“她已战死！就躺在那里！”

说着用手一指倒在地上的婉儿！

柳崇厚走至婉儿身前，扒开婉儿眼皮看了看，又探手摸了摸婉儿脉门，道：“她还没有死，不过因急怒攻心，内腑又受了严重内伤，是以一时背了气！”

慕容红、雷大叔急趋而前，同时急问道：“她还有救吗？”

柳崇厚也不答言，举掌朝婉儿顶门拍了一掌！

婉儿一震，樱口微张，柳崇厚以极快的动作从怀内掏出一只玉色长颈小瓶，拔开瓶塞，连在婉儿口内点了三滴仙露，不大一会儿，婉儿竟“嘤”然一声，张开了眼睛！

顶门一掌、三滴仙露竟使死人复活，真是令人不可思议！雷大叔、慕容红，同时探手把婉儿扶了起来！

柳崇厚道：“不要扶她站起，要她静坐调治一会就好了！……”

慕容红帮助婉儿坐好调息。雷大叔道：“柳贤弟医道越发通神了！不知这瓶内仙露是何药物，能有如此灵效？”

柳崇厚道：“此乃千年‘灵芝仙液’，功可白骨生肉，起死回生！”

不等柳崇厚把话说完，雷大叔急道：“那么，也可把展贤侄救活了！”

柳崇厚走到展白身边，同样扒开眼皮看了看，又用手摸了摸展白脉搏，摇摇头道：“他受伤太重，心脉已断，无法施救了！”

此言一出，“哇”的一声，同时有四个少女哭出声来！

翠翠、慕容红、金彩凤及樊素鸾都掩面失声痛哭，婉儿刚从死亡中苏醒，睁着一双大眼睛东看西看，一时不知痛哭？

柳崇厚奇异地望了望金彩凤与樊素鸾，道：“她们俩又是谁家千金？莫非也是钟情展贤侄的吗？”

雷大叔眼含痛泪道：“说起来她们也不是外人。”说着一指金彩凤道：“她就是老二‘青蚨镖’金九的掌上明珠，名叫金彩凤！”随又一指樊素鸾道：“这位是老么‘霸王鞭’樊非的女儿，名叫樊素鸾！”

金彩凤与樊素鸾，此时都已知道柳崇厚乃是她们父亲的给拜兄弟，同时施了一礼，道：“侄女拜见世叔！”

“银扇子”柳崇厚眼放奇光，看看这一个，望望那一个，见金彩凤与樊素鸾，同是貌比天仙，丝毫不亚于自己的爱女，不由点头道：“二位贤侄女免礼！”转又对雷大叔道：“难得这几位弟兄，都有这样漂亮的女儿。我听说他们的儿子，不也都在武林中很有名望了吗？有没有在此地……”

不等他把话说完，“武林四公子”都趋前见礼，雷大叔在一旁，一一为其引见。

柳崇厚见“武林四公子”个个仪表堂堂，人品出众，不由点点头，赞不绝口地道：“难得！难得！贤侄们免礼！”随又转问雷大叔道：“贤世侄们，个个人中龙凤，贤侄女们，人人貌比天仙，他，她们，为什么不互配良缘？这么多女孩子，单单都看中了展兄之子一人，这其中莫非有什么特别的缘？”

雷大叔摇头苦笑道：“对这儿女私情，我是一窍不通！这还得问问他们自己了！”

“武林四公子”个个面现愧色……

婉儿此时人已清醒，也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爱展白的心最专，所以

才不理会“端方公子”的苦苦追求，宁愿与展白。同时，她年龄幼小，口也最无遮拦，闻言走上来，道：“大叔！有什么不通的！谁能勉强自己的感情？谁能勉强别人爱、还是不爱？”

雷大叔最疼爱婉儿，闻言不但不为忤，反而对柳崇厚笑道：“这可能就是最好的答案！”

柳崇厚摇了摇头，抡指点着五个少女道：“你！你！你！你！你！难道你们都要嫁给展贤侄？”

婉儿、慕容红、翠翠、金彩凤等口女一齐点头，独有樊素鸾默默无语，也没有点头！

点头的算是承认了，抓住一个没点头的，柳崇厚道：“还是樊姑娘明白，哪有这么多女孩子，同嫁一个丈夫的道理？”

谁知樊素鸾忽然一抬头，微红着小脸说道：“世叔！您错会了侄女的意了。侄女虽然不一定要与展小侠结婚，但却要跟展小侠做个朋友！”

在这悲伤的场合，樊素鸾此言一出，柳崇厚忍不住笑了，道：“如果不是有洞庭湖之变，你们都是通家之好，不但是朋友，还是亲戚呢！……”

未等柳崇厚说完，樊索鸾却接口道，“侄女不是这个意思。侄女是说，要与展小侠做一个知己朋友，朝夕相处，永不分离！……”

樊素鸾说至最后，声音已很低，秀脸更是映上一抹红云。

柳崇厚一怔，道：“男女之间，除了做成夫妻之外，恐怕还没有做这样的朋友的！”

樊素鸾点了点头，道：“侄女与展小侠就是要做这样的朋友！”

柳崇厚望着这玉体修长、面如冠玉、两眼生辉、秀眉有几分男儿风的美女子，心中似有所悟！

男女之间，超越情爱之外的友爱，那是至高无上的！那是纯洁无比的！柳崇厚在未出道之前，原本也是个多情种，这种至高无上、纯洁无比的友情，乃是基于一种莫逆于心的知己之交。他倏然明白了樊素鸾所说“朋友”二字的含意！

同时这种超乎爱情的自私肉欲的庸俗，只把“红粉酬知己”，不占有、不嫉妒的知己之交，他在心中也曾向往过！

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世俗上也不容许青年男女有这样友谊的存在！于是，他摇头苦笑，道：“贤侄女！你还忘了一件事，展贤侄已经死了，恐怕你的理想，再也无法实现！”

樊素鸾泪珠儿在眼眶里打转，但她却毫不犹豫地道：“我要把他茔葬，然后，在他墓前结一茅庐，伴他一生！”

柳崇厚又一怔！这样的纯情出自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儿之口，实使他大大感动，他暗地里开始羡慕起展白来，是什么理由能使这女孩子对他这般倾心？

柳崇厚慨叹之余，突然灵机一动，回身对另外四个少女道：“好了！展贤侄的后事，已有樊姑娘料理，你们都可以回去了！”

谁知他的爱女翠翠首先提出异议，只见她粉脸一抬道：“爹，这是什么话！展哥哥的后事，当然应该由女儿处理！……”

翠翠的话尚未说完，慕容红、婉儿同时上前一步道：“我姊妹已三媒六证嫁给展小侠，这茔墓收葬的事，当然是我姊妹二人的事！”

柳崇厚心中暗暗称奇，一个男子死后，还有这么多少女钟情于他……这

展白不知究竟有怎样吸引人的魅力？但他胸有成竹，随又问道：“把展贤侄埋葬以后呢？”

翠翠、慕容红、婉儿，差不多是同时说道：“也学樊子，墓前结庐，伴以终生！”

柳崇厚仰头苦笑了一声，道：“四女守坟？世界再大，恐怕也不会有这等新鲜事吧！……”

谁知他的话尚未说完，金彩凤也上前一步，道：“愚侄女也愿与四位姊妹作伴！”

这一下，不但柳崇厚愣了，所有在场之人，莫不愕然！一个个心中纳罕：“世上真会有这种事！五个美女，终生不嫁，愿为一个死去的男子守一辈子坟墓！……”

柳崇厚眼放奇光，把金彩凤、婉儿、慕容红、樊素鸾，以及自己的女儿．五个美艳尘寰的少女，挨个儿看了一遍。忽然掉头道：“这事情贫道无法处理，还是叫展贤侄自己来吧！”

死人还能管事？这事透着玄虚！

就在众人齐感惊异的当儿，柳崇厚走至展白跟前，伸手向着展白顶门连拍三掌！

柳崇厚医术神通，未出家以前在“江南七侠”之中，即以医道与泅水术，名享江湖。出家证道之后，怀抱济世之旨，昔研歧黄，医道更是精进，但他与一般内家高手疗伤之法却大是不同！

武林一家高手，大多是用“推宫活穴”，或是“内功疗伤”。这柳崇厚抬手向伤者顶上拍掌，可说是从未有人见过！

事实上，在他这一掌拍出，内含道家无上玄功真炁，已从伤者顶门“华盖”穴贯注入伤者体内，“天灵”过“紫府”，直达“泥丸”“返魂”，伤者穴脉一通，气血也就活了，故不论多么严重的伤势，都可以醒转！再喂以千年“灵芝仙液”，是以起死回生灵验无比，较之一般内家高手的疗伤方法高明多了！

他救婉儿的高强手法，众人已见识过。此时，见他又去施救早已宣布死亡的展白，不仅都围拢上来观看。

这时，柳崇厚三掌拍出，道家至高无上的玄功真炁，已从展白“华盖穴”通过周身要脉！

展白周身一震，紧闭的牙关自然张开！

柳崇厚即刻以瓶中“灵芝仙液”，一滴、二滴、三滴……滴入展白口中。

直滴到第九滴，展白竟呻吟出声，缓缓张开了眼睛！

众人齐声惊呼！

雷大叔竖起拇指，由衷地赞道：“柳贤弟，真神人也！”

柳崇厚哈哈笑道：“雷兄过奖了！如果不是前几天，我在一座秘洞，巧获千年‘灵芝’，制成这一瓶功可起死回生的‘灵芝仙露’，恐怕就是真有神仙下凡，也难救展贤侄一命了！”

雷大叔灵机一动，道：“说来说去，柳贤弟早就有救活展贤侄之法，方才说不能救，只是故作姿态了！”

这回柳崇厚没有笑，回头望了望展白，点了点头道：“雷兄猜对了！我所以宣布展贤侄无救，只是希望为他解脱情孽纠缠，但是，看情形就是展贤侄真的死了，这一身情孽也解脱不开了！”

此时，五个绝美少女正在围拥着展白，有的为展白抚拭身上的血污，有的为展白包扎身上的伤口，有的为展白推官活穴……

展白却像一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幸福王子，在五个如花似玉的少女服侍之下，趺坐在地，脸上却是一片茫然的神色！

不要说展白，就是任何人从死亡的黑谷中返魂醒来，睁眼看到五个美如天仙的少女胆侍在四周，也会瞠目不解，以为身在梦中！

展白神智渐渐清醒，逐个望了望五个少女，然后，俊脸一红，显然当着眼前这么多人，身受五个少女服侍，过多的艳福，使他有点发窘！

他微微挪动了一下身躯，皱了皱两道长眉！

婉儿道：“展哥哥！你身上还痛吧？”

慕容红道：“白哥！你感觉内腑怎么样？”

金彩凤道：“展哥……小侠！你的伤好了！”

樊素鸾一时没有说出话来，一对明眸脉脉含情地望定展白，脸上笑容如花，在眼帘中还汪着晶莹泪珠……

翠翠扶着展白臂膀，细声道：“你还是多调息一下吧！你此番受伤不轻……”

五个少女，一样的细心体贴，一样的柔情蜜意！

展白摇了摇头道：“我已经好了！”

说着，在五个少女扶持之下，缓缓站了起来！

抬头看见一个仙风道骨的道长，与雷大叔并肩而立，正在双双含笑望着他！

他感到一阵难为情，同时也醒悟到一定是这位道长救了自己，才想上前拜谢！

雷大叔已经说道：“展贤侄！快来见过这位道长，他就是你父亲结义弟兄，当年‘江南七侠’的老六‘银扇子’柳崇厚，乃是贤侄的六叔！”

柳崇厚忙道：“他伤势尚未复原,不宜起来行动,还是多调息一会儿……”

但未等柳崇厚说完，展白已抢先数步，探身跪倒叩称：“六叔！小侄展白叩见！”

柳崇厚忙道：“贤侄免礼！贤侄免礼！”

但嘴中如此说，心中却暗暗地热爱展白！

一样是故人之子，一样是参见第一次见面的长辈，“武林四公子”只是微微一抱拳，展白却是大礼参拜。这虽然但也可看出“武林四公子”是狂傲无礼，恃才傲物，最低限度对长辈不大恭敬，展白却是忠厚诚朴，尊敬长上，从此一端，柳崇厚对五个少女一齐钟情展白的原因，有了部份的了解！

展白道：“听说先父遇害，六叔是对先父唯一施以援手之人，小侄理应大礼参拜！”

说着推金山、倒玉柱，接连磕了三个头，才站起身形。

“武林四公子”现。在大都已知悉当年‘江南七侠”、也就是他们父亲辈的事情，闻言不由个个面有惭色……

九大掌门见“银扇子”柳崇厚真有起死回生之能，各派下有伤残之人，一齐上前请求救治。

柳崇厚也不推辞，一一为其施救。

在这救治伤患同时，雷大叔问起“南海门”教主遇风覆舟之事，是否有假？

柳崇厚道：“ 这事倒是真的！所幸小弟未与之同来，否则，也要葬身海底了！ ”
说着，即把“ 魔鬼岛 ” 上所发生的事，从头说了一遍。
原来“ 海龙神 ” 龙啸天，先遣一子一女率领门下高手，分两批侵入中原，得到“ 龙神太子 ” 回报，中原武林大部份已入掌握，只待“ 九九重阳 ” 在嵩山少林寺召开英雄大会，把少数未曾降伏的武林人物一网打尽，便可独霸天下，“ 海龙神 ” 得信，亲率全部徒众二百余人，分乘三艘大船，第三批倾巢而出，柳崇厚因与“ 海龙神 ” 事前有默契，只在岛上修道，不问江湖是非，故而未与同行。
但“ 海龙神 ” 率众出发后不久，柳崇厚突感心神不宁，自以为思念已到中原的女儿柳翠翠所致，随也掉舟过海，但在海上遇到数艘大船扬帆而至，竟是大股海贼，早就觊觎“ 魔鬼岛 ”，想取之为海上动掠的根据地，以前也曾有几次进犯，均被“ 海退，这次想是乘虚前来。柳崇厚见他们势力众多，而且也不愿多造杀孽，随告诫贼众，小心“ 海龙神 ” 回来报复。海贼们大笑道：“ ‘ 海龙神 ’ 早落海喂王八了！还会回来？别做梦吧！ ”
柳崇厚当时尚不相信，到船行海上，才见不少浮尸及散破船板，又听当地人说前几天海上曾有飓风，不少海船翻覆，至此才知不假！
群雄闻言，面现喜色，纷纷道：“ 这样说来，我中原武林还有希望，只要把‘ 龙神太子 ’ 再赶出中原，便可天下太平了！ ”
柳崇厚道：“ 无需再赶了，‘ 龙神太子 ’ 顾虑老巢安危，必定率众连夜回岛去了！ ”
众人没想到一场弥天大劫，竟这样容易就化解了，莫不额手称庆。
柳崇厚转对展白道：“ 从此中原武林可能有一段时期的平静，贤侄，你做何打算？ ”
展白一想，自己父仇已报，孑然一身，无牵无挂，且经过一场生死惨杀，把荣辱已经看破，又见柳崇厚仙风道骨，飘然出世之态，闻言道：“ 小侄一切看穿，也想学六叔的样，出家修道！ ”
柳崇厚哈哈大笑，一指五女，道：“ 任何人出家可以，唯有贤侄你办不到，你看，你这一身情孽！ ”
五女听展白说要出家，均自一怔！现在又听柳崇厚这一说，不由个个粉面通红！
展白一看五女，心中已经了然，不由一皱眉！
五女十道眼光，都脉脉含情地望着他，他心中一阵迷惘！暗暗思量，突觉无法应付！
柳翠翠已怀身孕，脂粉不施，发也未梳，显得楚楚可怜；慕容红体态如柳，显得弱不胜衣；婉儿一派天真，真情跃然脸凤柔情万种；樊素鸾明眸含笑，似是与他无逆于心……
五个少女，一样的柔情蜜意，千万缕情丝一齐缠在他的身上！
展自左思右想，看看这个，望望那个，实在难定取舍，不由一狠心，“ 呛 ” 的一声龙吟，竟把背上的“ 无情碧剑 ” 抽出鞘来！
一道碧光耀眼，众人齐皆一怔！刚才对敌他都未取兵器，此时不知他把剑亮出来是何用意？
柳崇厚道：“ 贤侄你要如何？ ”
展白道：“ 古人云‘ 慧剑斩情丝 ’，小侄也想学学先贤，拔慧剑斩断情

丝！”

说罢，把手中“无情碧剑”在身前虚空一划，道：“五位小姐的盛情，展白心领！从此咱们一刀两断！各行其是！”

说完之后，掉头就走！

柳翠翠“嘤”然一声轻啼，飞身挡住展白去路，道：“别人不管，只有我你不能抛下！因为我身上已有了你的孩子！”

展白一愣，道：“我的孩子！……”

慕容红、婉儿双双掠至，同时道：“我们姊妹是你明媒正娶，也不能抛下！”

樊素鸾也飞掠上来，道：“出家可以不要妻子，我这知己朋友随行总无妨吧！”

金彩凤缓缓走了上来，侧着头道：“不管天边海角，小妹永远追随左右！”

愣了！展白真的愣了！

柳崇厚哈哈笑道：“剑虽无情，却斩不断柔丝万种！”

展白一跺脚道：“随你们的便吧！”

说罢，强忍着周身伤势，急掠而去！五女如影随形在他身后！

“小恩公！……”“太白双逸”刚想追去，柳崇厚一手一个拉住二人，道：“怎么？你们两人也想凑数呀！……”

说得群雄哈哈大笑起来！

群雄急于回各地料理后事，纷纷告辞，雷大叔拉住柳崇厚道：“我们弟兄多年未见，要好好喝一杯去！”

柳崇厚笑道：“可惜，小弟已吃斋了！”

雷大叔道：“素酒，也跟你干三大坛！”

太阳升了半天，众人已走了个一于二净！

事过数年，江湖上真是一波未兴。在洞庭湖附近的居民，常常看到一个俊美少年，携带着五个如花似玉的少妇，在湖中荡舟行乐！

一个人能有五个这么美的妻子，实在是不可想象，就是天上神仙，恐怕也无此艳福！

更使人惊羡的是，五个绝美少妇，每个人怀中都抱着一个粉装玉琢的婴儿，互相调笑，好不羡煞人也！

当然，这便是展白，携着五位娇妻隐居洞庭湖畔！

附　录

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书名	年份	出版者（均为台湾）
苍穹神剑[1]	1960	第一
月异星邪	1960	第一
剑气书香[2]	1960	真善美
湘妃剑	1960	真善美
剑毒梅香[3]	1960	清华
孤星传	1960	真善美
失魂引	1961	明祥
游侠录	1961	海光
护花铃	1962	春秋
彩环曲	1962	春秋
残金缺玉	1962	华源
飘香剑雨	1963	华源
剑玄录	1963	清华
剑客行	1963	明祥
浣花洗剑录[4]	1964	真善美
情人箭[5]	1964	真善美
大旗英雄传[6]	1965	真善美
武林外史	1965	春秋名剑风流[1]
	1966	春秋
绝代双骄	1967	春秋
血海飘香（《铁血传奇》之一）[2]	1968	真善美
大沙漠（《铁血传奇》之二）	1969	真善美
画眉鸟（《铁血传奇》之三）	1970	真善美
风云第一刀[3]	1970	春秋
鬼恋侠情[4]	1970	春秋
蝙蝠传奇[5]	1971	春秋

[1] 处女作

[2] 后半部由墨余生代笔

[3] 大部分由上官鼎代笔

[4] 1976 年修订，出汉麟版，改名《浣花洗剑》

[5] 1976 年修订，山汉麟版，改名《怒剑》

[6] 1976 年修订，出汉麟版，改名《铁血大旗》

[1] 结尾部分由乔奇代笔

[2] 《铁血传奇》又名《楚留香传奇》

[3] 又名《多情剑客无情剑》

[4] 《楚留香传奇》续集，又名《借尸还魂》

[5] 《楚留香》续集

欢乐英雄	1971	春秋
大人物	1971	春秋
桃花传奇[5]	1972	春秋
萧十一郎	1973	汉麟
流星・蝴蝶・剑	1973	桂冠
九月鹰飞[6]	1974	春秋
长生剑（《七种武器》之一）[7]	1974	汉麟
碧玉刀（《七种武器》之二）	1974	汉麟
孔雀翎（《七种武器》之三）	1974	汉麟
多情环（《七种武器》之四）	1974	汉麟
霸王枪（《七种武器》之五）	1975	汉麟
天涯・明月・刀	1975	汉麟
七杀手	1975	汉麟
剑・花・烟雨・江南	1975	汉麟
绝不低头[8]	1975	汉麟
三少爷的剑[9]	1975	桂冠
陆小凤传奇	1976	春秋
绣花大盗（《陆小凤传奇》之二）	1976	春秋
决战前后（《陆小凤传奇》之三）	1976	春秋
火并萧十一郎[10]	1976	汉麟拳头[1] 1976
	南琪	
边城浪子[2]	1976	汉麟
血鹦鹉[3]	1976	汉麟
白玉老虎	1976	桂冠
大地飞鹰	1976	南琪
银钩赌坊（《陆小凤传奇》之四）	1977	春秋
幽灵山庄（《陆小凤传奇》之五）	1977	春秋
圆月弯刀[4]	1977	汉麟
飞刀・又见飞刀	1977	汉麟
碧血洗银枪	1977	桂冠
离别钩（《钱种武器》之六）	1978	春秋
凤舞九天（陆小凤传奇》之六）	1978	春秋
新月传奇[5]	1978	春秋

[5] 《楚留香》续集

[6] 《风云第一刀》后传

[7] 《七种武器》仅完成六种，“ 拳头 ”并非一种武器

[8] 古龙所作带有武侠色彩的现代枪战小说

[9] 《江湖人》系列之一

[10] 《萧十一郎》后传

[1] 又名《愤怒的小马》，曾被收入《七种武器》，误

[2] 《无涯・明月・刀》后传

[3] 《惊魂六记》之一

[4] 大部分由司马紫烟代笔

英雄无泪	1978	汉麟
七星龙王	1978	春秋
午夜兰花[5]	1979	汉麟
风铃中的刀声[6]	1980	万盛
剑神一（《陆小凤传奇》之七）	1981	万盛
白玉雕龙[7]	1981	万盛
怒剑狂花[8]	1982	万盛
那一剑的风情[8]	1982	万盛
边城刀声[8]	1983	万盛
猎鹰赌局[9]	1983	万盛

[5] 《楚留香》续集

[5] 《楚留香》续集

[6] 给尾由于东楼代笔

[7] 《白玉老虎》后传，大部分由中碎梅代笔

[8]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8]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8]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9] 最后遗作，短篇